

俄國革命史

第二卷

俄國革命史

著基次洛托·昂里

譯 麟 超 鄭

十月革命
(上)

第二卷



3 0473 6573 3

目錄

第一章 「七月事變」：準備和開始..... 一

第二章 「七月事變」：高峯和潰敗..... 二三

第三章 七月時布爾雪維克派能取得政權麼？..... 四六

第四章 大綱縷底一個月..... 六四

第五章 反革命搖起頭來..... 八六

第六章 克倫斯基與哥尼洛夫..... 一〇三

第七章 莫斯科國政會議..... 一二三

第八章 克倫斯基底陰謀..... 一四一

第九章 哥尼洛夫底叛亂..... 一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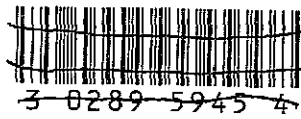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資產階級與民主派角力..... 一七〇

第十一章 羣衆在打擊之下..... 一九一

第十二章 進潮..... 二一〇

第十三章 布爾雪維克派與蘇維埃..... 二二三

第十四章 末一個合作政府..... 二四八



序

俄羅斯進行牠的資產階級革命之時，是如此之晚，以致牠不得不將牠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或者換一句話說：俄羅斯是如此遠落於其他國家之後，以致牠不得不——至少在某幾方面——越過牠們。這話好像是荒誕不經的，但歷史正充滿了這類荒誕不經的事情。資本主義的英國是如此遠走在其他國家前面，以致牠必須跟着牠們背後走。那些學究以為辯證法是精神底一種無益的遊戲，而其實不過反映那個依照矛盾而活而在運動的發展過程罷了。

本書第一卷當已解釋了：那個代替俄國帝制而起的在歷史意義上落後的民主制度，為甚麼是奄奄無生氣的二三兩卷則專論布爾雪維克派之如何取得政權。在此兩卷中也是以記載事實為基礎。讀者當能在事實本身之中，找得充足的材料以為論斷之用。

著者此言并非說他避免着做社會學上的推論。歷史若毫不教訓我們，那就沒有一點價值。俄羅斯革命底宏大規模，其中各階段底連續，羣衆壓力底頑強，政治結合底成熟形式，以及標語口號底簡潔——這一切都使人多容易去瞭解一般的革命，因之瞭解人類社會。因為我們認為整個歷史過程已經證明了：被內部矛盾所撕裂的社會，恰恰在革命中，不僅顯露了牠的「肉體機構」而且顯露了牠的「靈魂」。

本書將更加直接地幫助人去瞭解蘇聯底性質。本書主眼之契合時機，不僅在於十月革命為現仍活在一代人所親見——這一點意義自然也是非同小可——而且在於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政制此時依然活著，發展著，並且提出新而又新的疑謎於人類之前，全世界無時無刻不注意蘇維埃國家問題。然而一件存在事物，若非檢討牠的起源，

我們便無法瞭解。對於大規模的政治判斷，一種歷史的展望是最重要的。

一九一七年從二月至十月，這八個月革命，需要寫三卷書。批評界一般地並未會罵我們煩瑣。本書篇幅之多是可
以拿我們處理材料的方法來辯解的。一隻手可以用一頁的照相顯示出來，但如果用顯微鏡研究手上纖維而報告其
結果，則非寫成一卷書不可。著者絕不幻想以為他的研究是透徹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許多情形之中，他都不不得使用
那近於顯微鏡而非近於照相機的方法。

有時我們覺得過於麻煩讀者了，便大大地刪去了某證人底證言，某參加人底自白，或某件次要的事實，但以後我
們常常把刪去的東西又收回了好多。在這個細節底去取之中，我們祇願能儘可能具體地顯示革命過程本身。尤其不
能儘量利用這個便宜，使得這部歷史是依實生活寫成的。

坊間每年出版了幾千幾萬本書，為得顯示個人羅曼司底某種新型，顯示那關於癡癲病者情緒變化或某野心
家種種舉動的故事。普魯斯特⁽¹⁾小說中的女主角，需要仔細寫了好幾頁的字纔能覺得他實在沒有感覺甚麼。那麼我
們至少有同樣的權利可以要求人家注意那一連串的集體的歷史劇了，牠提拔了幾萬萬人，改變了諸民族底性質，而
且永遠深入於全人類底生活之中。

在第一卷裏，我們的事實和文字引證之確鑿，至今無人提出疑問。這點，人家本來難得提出疑問的。反對我們的人，
大部分祇限於泛論個人底成見如何能够表現於私心的和偏袒的選擇事實和文字之中。這些議論，本身雖然足難以
反駁，但若對這一著作來說則沒有甚麼意義，對於這著作底科學方法來說更加沒有意義。此外我們又可斷言：主觀性
係數，受作者本人氣質所規定，限制和考驗者較少，受他的方法本性影響者較大。

純粹心理學派，將歷史事實視為分別的個人或其集團底自由活動之交織，這派史家即使具有好奇，也很容易傾

⁽¹⁾ Marcel Proust (1871-1902) 普魯斯特

向於任意武斷。唯物論方法則限制了史家，使他們非根據社會結構的真正事實出發不可。在我們看來，歷史過程底基本勢力乃是階級；政治黨派只是在階級上面；觀念和口號，乃是客觀利益底零找幣。歷史研究底全部過程乃是從客觀的到主觀的，從社會的到個人的，從基本的到偶發的。這就嚴格限制了作史者個人的愛憎。

一個礦山工程師，在未經測探的區域鑽孔，發現了磁鐵，人家總可以說，這是出於偶然；人家難得贊成在此地開礦。但如果這個工程師根據了磁針偏向，推出有磁苗藏在地下，而且在若干地方確實發現了磁苗，那時就是最無信心的人也不敢說是出於偶然而了。最能說服人的，乃是將普通和特殊結合為一的那個系統。

科學的客觀性底證據，不應當在史家眼底光中或聲調中去尋，卻應當在記載本身底內心邏輯中去尋。如果事實證實，統計和徵引符合於史家底社會分析指針底一般方向，那麼關於他的結論底科學穩妥性，讀者就有最可靠的保證了。更具體一點說：本書著者如此忠實於客觀，以致他的書確實顯示了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以及牠的勝利諸原因。讀者早已知道了，我們在一個革命之中首先注意的乃是羣衆直接干涉社會命運。我們努力在事實背後探尋集體意識底變動。我們排斥那種關於運動「自發性」的議論，這種議論在大多數情形下，甚麼也沒有解釋，也不能教訓甚麼人。革命發生須遵守某些法則。這並不是說，在行動中的羣衆知道了革命底法則，卻是說，羣衆意識底變動並非偶然的，而是受一種客觀的必然性所支配，這必然性可以拿理論來解釋，因此預見和領導都是可能的。

某些官式的蘇維埃歷史家，出人意外地，圖謀把我們的見解當作唯心論的來批評。譬如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便硬說我們輕視了革命底客觀因素。『從二月到十月間發生了一個經濟大崩潰，』『在這期間，農民……起來反對臨時政府。』包克洛夫斯基認為，革命底助力應當『在這類客觀的變動』之中去尋，而不應當在那種不可捉摸的心理過程之中去尋。感謝他以一種簡潔的方式提出問題，包克洛夫斯基便把那個庸俗的經濟史觀底無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了。——人家往往拿這個史觀當作馬克思主義。

在革命過程中發生的急劇轉變，其實不是當時的經濟紊亂惹起來的，而是由於以前整個時代社會基礎上積累下來的根本變動所造成的。專制政體快被推翻時候，以及從二月至十月中間，經濟紊亂不斷地加深，培植並激發羣衆底怨望——這點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從來也未嘗忽視這點。但若認爲在第一次革命之後八個月發生的第二次革命，乃是因爲在這期間內口糧從一磅半麵包減至四分之三磅麵包——那就是極大的錯誤了。直接十月革命之後若干年，羣衆的食糧仍舊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反革命政客對於再來一次暴動的希望，始終不能實現。這個情形，惟有那種人纔認爲大惑不解的——他們把羣衆暴動看做是「自發的」，即看做是幾個領袖巧妙煽惑起來的一種人羣叛亂。事實上，單單困苦並不足以激成暴動，否則羣衆時時刻刻都在暴動之中了。必須社會制度底破產終於暴露出來，使得困苦成爲不可忍受的，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又開闢了一個革命的前途。以後在他們所憧憬的偉大目的之下，這同一羣衆將證明他們能够忍受兩倍以至三倍的困苦。

至於將農民底暴動當作第二種「客觀的因素」來看，那更顯然是錯誤。在無產階級看來，農民戰爭自然是一種客觀的情勢——一個階級底活動，對於別一個階級底意識一般地總是一個外來的刺激。但是農民暴動本身底直接原因卻存在於鄉村意識之變換。關於這類變換性質之研究，構成本書中一章底內容。●我們不要忘記，革命是人做成的，雖然是無名的人。唯物論並不漠視有感情、能思想、能活動的人，卻是解釋他。否則歷史家底任務又是甚麼？●

某些民主派批評家，愛用間接證據的，曾把著者對於那些妥協派領袖用的「嘲笑」態度當作一種不應有的主

●按即本書第三卷第一章十月革命的農民——譯者。

●得到包克洛夫斯基本死訊時候，我們這部書已著成了，書中不止一次同他爭辯。包克洛夫斯基本從自由派轉變到馬克思主義來時，已是一個出名的學者了。他以寶貴的著作和通條貢獻於近時史學界。然而他始終未曾完全把握了辯證唯物論底方法。爲了公正起見，必須再說一點，即包克洛夫斯基本不僅是天才和博學，而且深深忠實於他所服務的大事業。（原註）

觀成見之表現，有害於這部著作底科學性。我們認爲這個批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賓諾薩底原則：「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瞭解。」乃是警告那些不适宜的笑聲和眼淚。這原則並不是剝奪了一個人，即令一個歷史家底權利，不許他於正確瞭解之後發揮他的正當的哭或笑。那種純個人主義的嘲笑，如同一陣煙霧無差別地瀰漫於人類底一切勞績和思想上面的，那是趨炎附勢主義之最壞的形式。這種嘲笑，無論放在藝術作品裏或歷史著作裏，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種嘲笑深存於生活關係本身之中，將牠掘發出來，乃是歷史家和藝術家底責任。

主觀和客觀之間不相配合，一般說來，乃是喜劇以及悲劇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藝術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要受這條法則所支配。人物和黨派，是英勇可敬的，還是滑稽可笑的，並不關於他們本身，而是要看他們對於環境的關係如何。法蘭西革命進入決勝負的階段時候，基龍特派底最傑出的分子在雅可賓派下層分子旁邊，變成了可憐又可笑的約翰·馬黎·羅蘭做里昂工廠監察官時候本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置於一七九二年背景之前，則好像一個活的漫畫像。反之，雅可賓派則是適應潮流的。他們可以惹人仇恨、怨恨、恐怖，——但不會惹人嘲笑。

狄更斯小說底女主角想用一把掃帚來攔阻海潮前進，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爲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稱。我們若以爲這個人物可以象徵革命中妥協派底政策，那似乎是誇大了的。可是塞勒脫里，那個變權政制底真正主動者，十月革命之後自己向自由派一個領袖那包高夫表白說：「那時我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勞無功，譬如用幾塊薄薄木板來抵禦那奔騰澎湃的洪水。」這幾句話好像是惡意的諷刺，但這是妥協派關於他們自己而說的最真實的話呀。描寫那些想用薄板來抵禦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無異乎爲了討學究歡心而犧牲真理和背叛客觀。彼得·斯得魯威，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個帝制派，他亡命後曾寫過如下的話：「惟有布爾雪維克派對於革命是一貫的，而且忠實於革命底本質，所以在革命之中他們勝利了。」密留可夫，自由派領袖，關於布爾雪維克派說過差不多相同的話：「他們知道，他們走向那裏去；他們走的方向是他們以前確定下來沒有移動過的，他們的目的隨

着妥協派試驗底失敗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後，一個亡命的白黨，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瞭解革命，他這樣表示說：「惟有鐵打的人纔能走上這條道路……惟有因本身「職業」而變成革命家的人，懷有不害怕召來那個吞沒一切的反亂和暴動鬼怪的人。」以上關於雅可賓派說的話，也可以拿來說布爾雪維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們適合於時代及其使命；人家滿口咒罵他們，但不能嘲笑他們。——他們是沒有甚麼可以供人嘲笑的。

在第一卷序言中，已經解釋了；著者爲甚麼認爲最好用第三稱來寫他自己在事變之中的活動，而不用第一稱。這個人文字上的形式也保留在第二卷和第三卷裏面；這形式本身自然不能防止主觀性，但至少不會必然地出於主觀性，而且能提醒人必須避免主觀性。

在許多情形下，我們遲疑了很久，考慮着是否要引用某個當代人寫的文字，關於著者在事變潮流中的作用。倘若這當中沒有含着比「謙虛」更重要的東西，那就很容易決定不去徵引那些文字。本書著者是彼得格拉維維埃主席，當布爾雪維克派在蘇維埃中佔得多數以後；後來他又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十月暴動就是這個委員會組織的。這些事實，他既不願意也不能夠從歷史中抹煞了。現時統治蘇聯那個黨派，事後寫了許多論文，甚至不少的書，關於本書著者；他們企圖證明本書著者底活動，始終是爲着反對革命利益的。在那最危急幾年中，布爾雪維克黨爲甚麼要安置這樣一個「死敵」在那些最負責任的位置上呢？這個問題，他們始終沒有回答。這類回顧既往的爭論，若是完全不提那在某種限度之下就等於卸脫了記載真實事件的責任，而且爲了甚麼呢？惟有那種人，他們用狡詐的手段叫讀者接受那些非自事實出來的結論，他們總需要裝做不關心自己事情的樣子。我們則寧願稱呼事物以其真正的名稱，如字典上所說的。

我們不願掩蓋這事實，即是：在我們看來，這裏問題不僅是關於過去的。敵人毀壞一個人底威望，其立意是要打擊這個人底政綱；這個人若是爲了一個確定的政綱而奮鬥，那麼他就必須恢復他在事變中地位的眞面目。一個人爲了

大事業竟爲了他在戰旗下地位而奮鬥，若被人認爲是爲了私人的虛榮，那麼對於那些人，我們只好抱歉，卻不厭煩去說服他們。總而言之，我們已經注意了，不讓那些「私人的」問題在本書中佔據了比理應佔據的更大的位置。

某個「蘇聯友人」——這個名稱時常指的是現時蘇維埃政權底友人，而且僅僅當着這些當權者當權的時候——曾經責著者不該以批評的態度對付布爾雪維克黨或其中個別的領袖。然而沒有一個人出來反駁或更正著者所作關於事變中黨底狀況的描寫。那些「友人」自以爲負有責任替布爾雪維克派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做辯護來反對我們，我們則向他們警告說：我們的責，並不要教人如何於事後去愛一個勝利的革命，並且還祇愛着由革命中產生的官僚，卻僅僅要教人去知道一個革命是如何準備起來的，如何發展的，又是如何勝利的。對於我們，一個黨並不是一架機器，須用國家壓迫手段來保證牠毫無錯誤；其實一個黨乃是一個複雜的機體，同所有生物一般，也是在矛盾之中發展的。披露這些矛盾——幹部底動搖和錯誤也算在內——我們認爲絕不會被布爾雪維克黨破天荒第一次擔負起來的那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底意義。

在柏林基博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

里昂·托洛茨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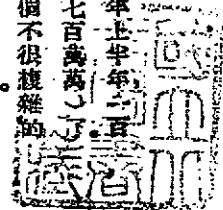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七月事變：準備和開始

在一九一五年，俄國爲戰爭耗費了一百萬萬盧布；在一九一六年，一百九十萬萬盧布；在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二百零五萬萬盧布；若到一九一八年初，國債將增加至六百萬萬，差不多將等於國家底全部財富（估計爲七百萬萬）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準備發一個宣言，號召購買戰事公債，美其名曰「自由公債」；此時政府則達到那個不很複雜的結論，認爲若非再借一大筆外債，則不能支付外國定貨，而且不能開銷國內費用。貿易上繼續一天虧負一天。協約國顯然決心不維持盧布了。當蘇維埃底新聞報第一面登滿了勸募「自由公債」那一天，政府公報給公布盧布大跌價。印鈔票的機器已跟不上通貨膨脹底速度了。以前受人重視的鈔票，當時還保存着從前購買力底若干輝光，如今則要被祇好貼瓶子用的那種紅紙頭所代替了；人家稱那種新鈔票做「克倫卡」。●資產者和工人各自放入一絲厭惡之意在這名稱裏面。

政府口頭上採取了國家統制經濟的政綱，六月末，爲此目的甚至設立一些累贅的機關。但是「二月政制」底言和行，恰如虔誠的基督教徒底靈與肉一般，是不斷地互相衝突着的。那些指定的統制機關更多關心於保護資本家利益，免受那個動搖不定的國家權力所損害，而少注意去限制私人利益。工業方面的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起了分化；上層分子看見了工人平等化底傾向害怕了，便確定地站到資本家方面去。工人們採取一種厭惡態度對待那些「戰事定貨」，那些趨於破產的工廠因此定貨預先得得到一年或二年保障。但資本家方面對於那種生產也已失去興味了，袖

●按指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譯者。

●爲克倫斯基發行的新幣，每克倫卡有值二十與四十盧布兩種——譯者。



造出的麻煩多過於利潤。從上頭下來的故意關閉工廠，現在成爲有系統的了。金屬生產減少了百分之四十；紡織工業百分之二十。一切日用品都是供不應求的。物價隨着通貨膨脹及經濟衰落而增加。工人們要求監督那個營業管理機構，因爲那個機構隱瞞了他們，決定他們的命運。勞工部長史高倍列夫，以冗長的布告，勸工人不要干預工廠管理。六月二十四日，新聞報登載消息，說人們又要關閉一大批工廠。類似的消息也從外省傳來。鐵路運輸受打擊比工業更重。機車有一半需要大大修理；大部分車輛都在前方；燃料缺乏。交通部不斷地同鐵路工人和職員相爭鬧。食糧底供給一天比一天減少了。彼得格勒存糧祇够十日或十五日之用；其他中心城市存糧也多得有限。在半死半活的車輛以及即將到來的鐵路罷工底威脅之下，存糧底不足表示一種繼續的饑荒危險。前途沒有含着絲希望。這種情形絕不是工人所希望於革命的。

在政治方面，事情還更壞些，倘若這是可能的話。遲疑不決乃是政府、民族、階級底生命上最壞的條件。——也是個人生命上最壞的條件。革命乃是解決歷史問題一切方法中最無情的方法。在革命中採取吞態度，乃是想像得到的最有毒的政策。革命底黨決不可遲疑，正如外科醫生將刀插入病人體內時候不可遲疑一般。然而這個從二月革命產生出來的雙權政制本來是徘徊不定的。一切的人都來反對政府。朋友變成了對頭，對頭變成了仇敵，仇敵則拿起武器來。反革命完全公開在動員。——那是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煽惑起來的。這黨乃是一切有利益可損失的人底政治中心。在毛奇諾夫總司令部「軍官同盟」總委員會（代表約十萬名心懷怨望的軍官）和彼得格勒「哥薩克聯盟」理事會，——就是反革命底兩個軍事重心。國會不願蘇維埃六月大會底決議，仍舊開牠的「私會」。牠的「臨時委員會」替反革命活動做一種合法的遮飾。——銀行以及協約國諸使館用很多的錢津貼這個活動。安協派有被左右夾攻的危險。政府朝這兩方面看，心裏很着急，便秘密決定支出一筆款子來組織一個「社會反間諜機關」。——即是一個秘密的政治警察局。約在同一時候，即六月中旬，政府規定九月十七日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立憲民主黨雖然

參加內閣，但自由派報紙還是猛烈攻擊這個政府規定的日子——沒有人相信這個日子，也沒有人認真擁護這個日子。『立憲會議』底關係，三月初旬頗有光輝，如今已經黯淡了。一切事情都轉而反對政府——政府的些微好意亦盡人反對。直至六月三十日，政府纔鼓起勇氣取消『鄉長』制度，那些鄉長本是貴族在鄉村利益底守衛者，全國人聽了這個名稱就惹起仇憤，自從亞力山大第三設立這個制度以來便是如此了。但這個迫不得已的而且遲延的部分改良，反而顯出臨時政府底怯懦可恥。此時貴族已經鎮靜了驚魂，地主們聯合起來，施行壓力。六月末，國會臨時委員會要求政府採取堅決手段保護地主，免受『不良份子』煽惑的農民所侵犯。七月一日，『全俄地主大會』在莫斯科開會，貴族佔其中絕大多數。政府左右做人難，一下拿空話哄騙農民，一下又哄騙地主。

然而最不好聽的是前方狀況。向敵軍進攻這件事，結果狼狽得很；此事對於克爾斯基底國內鬪爭上也是有決定作用的，兵士們不肯打。里伏夫親王手下的那些外交官無顏去見協約國底外交官。政府萬分需要一筆借款，為表示堅決起見，這個受反對而又無能力的政府，竟敢發動向芬蘭的攻擊，果然實行到底了，是借手於社會主義者來實行的，同政府底所有最醜惡的舉動一般。恰在此時，佩烏克蘭也起了衝突，而且趨於公開的決裂。

這個時候距離亞爾培·湯麥斯頌揚光榮的革命和頌揚克倫斯基的日子已經很遠了。七月初，『急進派』勞倫士代替巴雷奧老格做法國大使，那位巴大使身上還染着很濃厚的拉斯布丁客廳香味哩。新聞記者克羅德·安涅給新大使介紹彼得格勒城。他對大使說：法國大使館對面，尼瓦河那邊岸上，就是維包格區。這是一個大工廠區，完全屬於布爾雪維克。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是那裏的統治者。『機關槍團底營盤』在這個區域之內，全團約有一萬人，配備了一千架以上的機關槍。無名是社會革命黨或門雪維克派都不能到這團營盤去。其他各團不是屬於布爾雪維克的，便是守中立的。勞倫士聽着驚訝得很，便問道：『假如列寧和托洛茨基要代表彼得格勒，那麼有甚麼力量能阻止他們呢？政府怎麼能容忍這個狀況呢？』這位新聞記者回答說：『但是政府有甚麼辦法呢？您要明白，政府沒有權力，除非祇

有一種精神上的權力，而且我覺得這種精神上的權力也是很微薄的……」

羣衆精力喚起來了，無處發洩，便自己尋活動去，像海濤式的示威，零零碎碎沒收人家財產。工人、兵士和農民，企圖部分地解決他們創立的新政權所不肯解決的那些問題。短刺激羣衆神經的，乃是他們的領袖底遲疑不決。無結果的期待迫得他們漸漸堅決地去敲那個不願爲他們打開的門，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蘇維埃開大會那幾天外省代表正在出力阻止他們的領袖去打緊彼得格拉時候，工人和兵士已經有很多機會發現出蘇維埃諸領袖拿甚麼感情和態度對付他們了。崔勒脫里，繼克倫斯基之後，不僅見外於彼得格拉大多數工人和兵士，而且受他們所憎恨。在革命外國，無政府主義者底影響漸漸增大了；直至此時，他們在那個自設於杜爾諾伏別墅的「革命委員會」中起主要作用。但此時連工人中最守紀律的分子——連布爾雪維克黨內廣大羣衆——也已開始失掉了忍耐心，或至少傾聽那些失掉了忍耐心的人底說話。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告訴每個人：政府是沒有人扶助的。「他們到底在上面觀望着什麼呢？」——兵士和工人一定會這樣問，他們指的不僅是安協派諸領袖，而且是布爾雪維克派底領導機關。

在通貨膨脹的物價之下，爲增加工資的鬭爭刺激了工人，而使他們氣憤。六月間，在普地洛夫夫大工廠裏，這個問題尤其迫切。——這工廠有三萬六千人在工作。六月二十一日，廠內有幾部分熟練工人罷了工。黨很明白此類散漫的罷工沒有結果。第二天，布爾雪維克派領導的重要工人團體代表開會，有七十個工廠代表參加，宣布說：「普地洛夫夫工廠工人底事情就是全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底事情，但又可憫普地洛夫夫工廠工人，抑制他們的義憤。」罷工展期了，但以後十二日沒有改變了甚麼。廠內羣衆，怒氣填胸，找尋一個發洩之所。每個工廠都有衝突發生，所有這些衝突都歸宿於政府。機車工會給交通部的一個報告內說：「這是最後一次，我們宣布：忍耐已到極限了；在如此條件之下，我們簡直不能生活……」這話不僅是反對饑餓和貧困，而且反對雙重政權，優柔寡斷和虛偽欺騙。那個報告特別氣憤，抗議：人家「不斷地鼓勵我們盡着公民底責任，臨到餓死時候也要自己節制。」

三月間，執行委員會將政權移交給臨時政府時候，原附有條件，即革命的隊伍不能調離首都。但這個日子已經過去很久了。衛戍軍向左走，而蘇維埃當權份子則向右走。與衛戍軍之鬭爭，從不會退出於議事日程。雖然並非整個部隊調離者都，但其中最革命的部分，是被入藉口戰線上需要，抽調幾連到前線補充去，有計劃地使之減少力量了。關於前線隊伍一天多一天因抗命而遭遣散的風聲，不斷地傳到首都來。兩個西伯利亞師——西伯利亞輕步兵不是久已被認為最好的隊伍麼？——被武力遣散。僅僅第五軍團——最靠近首都的軍隊——一次集團的抗命，就有八十七個軍官和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個兵士被控犯罪。彼得格拉衛戍軍蓄積了從前方來的，從工人區域來的，從兵營來的種種不平之事，大家都在不斷發聲當中。四十歲以上生鬍子的人，堅決要求退伍回家種田去。駐紮於維包格區的兵團——第一機關槍團，第一榴彈團，莫斯科團，第一百八十八步兵團及其他各團——不斷地受無產階級市區底熱泉所沖洗。幾個工人在兵營出入，其中布爾雪維克孜孜不倦的鼓動家不佔少數。在那些污穢而傾頹的圍牆下，差不多沒有間斷地開着臨時集會。六月二十二日，那時因前線進攻而引起的愛國示威尚未銷聲匿跡，有一輛執行委員會汽車一時不當心在參孫尼也夫斯基大街經過，掛着一個牌子上寫「擁護克倫斯基」。莫斯科團於是把車內那幾個鼓動家捕起來，扯破了牌子，連那輛愛國派汽車都送到機關槍團去。

一般說來，兵士比工人更沒有耐性。——一來因為他們直接受到送上前線的恐嚇，二來因為他們更多困難去瞭解政治戰略上的顧慮。還有一層，每個人都有一桿槍，自從二月以來，兵士都傾向於過分重視了槍聲獨立的力量。一個老的工人布爾雪維克里，茲定後來說起了第一百八十八後備團兵士對他說的話：「他們在那裏做甚麼呢？差不多是在克希辛斯該雅屋子裏睡覺罷了罷，我們把克倫斯基趕走罷。」在團大會上，不斷地有議決案通過，宣布必須實行最後手段對付政府。若干工廠派代表到兵營去，問兵士們願否上街示威。機關槍團派代表去衛戍軍其他隊伍，號召他們起來反對延長戰爭。這些代表中最性急的人又說：巴夫洛夫斯基團和莫斯科團以及普地洛夫工廠四萬工人「明天」

要出來了。執行委員會底官樣報告沒有效果。危險一分鐘一分鐘地增加。彼得格拉，不得前線和外省贊助，將被打敗了。六月二十一日，列寧在真理報上號召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等。一個時候，直至事變發展使廣大後備兵站到彼得格拉方面來，再動手。「我們瞭解你們的苦痛，我們瞭解彼得堡工人們底激昂，但我們告訴你們：同志們，立刻動手進攻是不妥當的。」第二天，一部分似乎比列寧「更左」的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私下開會，談決：兵士和工人羣衆情緒雖然激昂，卻不應當動手。「最好等待至當權的政黨爲了開始進攻而完全丟臉之後——那時勝利就是我們的。」區組織員蘇齊斯便是如此報告的，他是那個時候最着急的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時時派人到軍隊和工廠去鼓勵，制止那種不合時機的行動。維包格區的布爾雪維克派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搖搖頭對着自己的人說：「我們現在做了滅火的水龍了。」然而上街示威底號召，仍未有一天停止。其中有些顯然是設下的圈套。布爾雪維克派軍事委員會覺得必須向工人和兵士發出一個宣言：「你們不要相信人家假借軍事委員會之名號召你們上街來。軍事委員會並未會號召你們來示威。」接着，還更加堅決地說：「凡是以軍事委員會之名號召你們出來的那些鼓勵者或演說者，你們應當向他們索閱主席或書記簽字的委任書。」

在克龍斯達脫那個有名的鐵礦廣場上，無政府主義者一天比一天更加放膽地提高他們的聲音，哀的美敦書寫了好幾條。六月二十三日，鐵礦廣場諸代表，越過了克龍斯達脫蘇維埃，要求司法部釋放一羣彼得格拉無政府主義者，並恐嚇說：若不容應此要求，水兵們就要攻擊監獄。次日，奧爾寧堡諸代表也通知司法部，說他們的衛戍軍對於杜爾諾伏別擊語人被捕之事，也是同克龍斯達脫一般，憤慨得很，他們「已經在擦亮機關槍了。」資產階級報紙趕緊抓着這類恐嚇來警告他們的妥協派朋友。六月二十六日，手榴彈圍徒前方派代表到他的留守營來，宣告說：「本團是反對臨時政府的，本團要求政權交給蘇維埃，本團拒絕克倫斯基所開始的進攻，本團疑惑執行委員會已經同那些社會主義部長一起走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關於此事，執行委員會機關報發表一個鐵實口氣的記載。

不僅克龍斯達脫沸騰得如爐內的湯，即以赫爾辛福爲主要軍港的整個波羅的海艦隊也是如此。布爾雪維克派在艦隊中的首領，無疑是安東諾夫·奧夫先珂，他好多年前是個青年軍官，曾參加一九〇五年塞巴斯托普魯斯。在反動那幾年中，他是一個門雪維克，戰時他是一個亡命的國際主義者，與托洛次基在巴黎同辦我們的話，回國後就加入布爾雪維克黨。政治方面動搖不定，但做人是勇敢的，——衝動的和無秩序的，但有創意力，能隨機應變，——那時雖然不大著名，但在革命後來的事變中，他的作用非同小可。他在回憶錄中記載道：「我們在赫爾辛福黨委員會裏明白了必需忍耐，必需認真準備。此外中央委員會給我們的訓令也是這樣說，但我們看見完全不能避免一次爆發，於是提心吊胆地望着彼得堡。」在彼得堡，爆發底原素一天比一天堆積起來了。第二機關槍團本沒有第一團進步，此時也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將政權移交給蘇維埃。第三步兵團拒絕了派出十四個連去補充前線。兵營內的集會愈來愈含有暴風雨性質。七月一日，手榴彈團一次集會，特別引起人家注意，因爲委員會主席被捕了，又因爲門雪維克演說人被人喝倒采，打倒進攻打倒克倫斯基衛戍軍底核心是那些機關槍兵。就是他們開了水閘，釀成了七月泛濫。

在革命頭幾個月的事變之中，我們已經見過「第一機關槍團」之名了。暴動之後不久，這團便從奧爾寧堡自動地趕到彼得格拉來，「爲了保衛革命」一到之後，執行委員會立刻同牠作對，——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向牠遣謝並派牠回奧爾寧堡去。那些機關槍兵乾脆拒絕離開首都：「反革命怕要攻擊蘇維埃並恢復舊制度。」執行委員會屈服了，幾千機關槍兵仍留在彼得格拉，連着他們的機關槍。他們紮營在「民宮」內，疑慮着他們以後的命運。然而其中有不少的彼得格拉工人，因此布爾雪維克委員會照顧這些機關槍兵並不是出於偶然的。由於這個委員會居間設法，他們從彼得·保羅堡壘取得給養。一種友誼開始了，不久就成爲不可離開了的。六月二十一日，這些機關槍兵在一次全體大會之中通過一個決議：「以後必需戰爭含有革命性質，錢可以派遣隊伍往前線去。」七月二日，這機關槍團在「民宮」內開一個歡送大會，送那「最後的」補充連出發往前方。演說者是魯那查斯基和托洛次基。政府事後企

圖給這個偶然的事實以非常的意義。士兵隊林和准尉官老布爾雪維克練舍維趣，以本團名義出來作答辭。情緒是很激昂的。他們斥責克倫斯基，並宣誓盡忠於革命——但沒有一個人提出甚麼實際的辦法以應付最近的將來。然而最近幾日來，全城都在迫切期待發生一種事故。「七月事變」預先就投射牠的陰影了。蘇漢諾夫回憶道：「無論甚麼地方，在所有的角落裏，在蘇維埃境內，在馬林斯基宮中，在人民住宅裏面，在廣場和街道上，在兵營，以及在工廠，人們都談論着某種示威即將發生，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沒有人確切知道究竟是誰來示威的，也不知道在何處示威及怎樣示威，但是全城都覺得如同置身在一種炸藥底旁邊。一炸藥果然爆發了。引火者是從上面來的，——是從統治者方面來的。」

托洛次基和魯那查斯基對那些機關槍兵演說「合作政府」之無能時候，那一天，四個立憲民主黨部長便以退出政府手段使那「合作政府」場裏。他們藉口於他們的妥協派同僚與烏克蘭訂的一個協定，——這協定是他們的帝國主義野心所不能容許的。這次公開破裂底真正原因卻在於妥協派遲疑不敢管束羣衆。恰好在此時辭職，那是受前線進攻大失敗消息所決定的，——這消息尚未正式公佈，但靈通的人已經確信是實在的了。這些自由派份子很得意讓他們左邊的盟友單獨去對付失敗，去敷衍布爾雪維克派。立憲民主黨諸部長辭職底風聲立刻傳遍了首都，遂將當時存在的衝突在政治方面綜括爲一個口號（或寧可說一種危急的呼聲），即是：「那個合作政府把戲快點完結了罷！」兵士和工人都認爲其他一切的問題——工資問題，麵包價問題，以及是否要莫名其妙地到前方送死的问题——都是要靠這個問題來決定的，即是：將來究竟誰來統治國家呢，是資產階級呢，還是他們自己的蘇維埃。這個希望含有某種幻想成分，——即是羣衆以爲政權一轉移便可以立刻解決一切種種令人煩惱的問題。但最後分析起來，他們是對的：政權問題決定了整個革命底方向，而這也是說決定了每一個人底命運。若以爲立憲民主黨人沒有預見到這個對蘇維埃公開拆台行爲底效果，那也是小覷了。密留可夫。這位自由派領袖顯然圖謀陷妥協派於一種困難境地，

迫得他們非用刺刀闢出一條道路不可。在那幾天，密留可夫堅決相信：大胆流一次血就可以衝出難關的。

七月三日早晨，幾千機關槍兵，忽然打斷木園的連委員會會議，自己選舉一個主席，並要求立即討論武裝示威問題。會議一開始就像暴風雨一般。到前線去問題和政府危機問題交纏在一起。會議主席，一個布爾雪維克，哥羅文，闕謀制止便提議：應當先同其他隊伍以及軍事委員會商議一下。但任何延緩底暗示，都惹起兵士痛恨。此次會議上出現那個無政府主義者柏來希曼，——這人在一九一七年背景下是個渺小的然而出風頭的人物，思想很簡單，但有一種可笑的嗅覺，善於察知羣衆感情，在他那個狹小的面容易燃燒的智慧中，是誠實的，他的襯衣胸扣解開着，他的拳曲的頭髮四面披散着。在這類會議上，柏來希曼是被用人用半玩笑的同情尊敬着的。不錯，工人們待他頗冷淡，有點厭煩他，——尤其金剛工人。但兵士們則很喜歡他的演說，聽時互相碰碰手，而且用些好話鼓勵他。他們顯然喜歡他的別致的眼光，他的不甚合論理的堅決，以及他的高銳的美國猶太人聲調。六月底，柏來希曼在這類臨時集會中游來游去，如同一尾魚在溪水裏。他的主張始終是：必須擔槍在手，走出去，組織廢「街道會把我們組織起來的。」做甚麼事情麼？「去推翻臨時政府，正如當初推翻帝制一般，雖然當初並沒有甚麼黨派叫人這樣做。」這類演說最投合於那時那些機關槍兵底脾胃，——而且不懂投合他們而已。好多布爾雪維克派看見下層羣衆違反他們的形式勸告而向前進時，宋嘗不表示滿意。前進的工人還記得，二月間，恰當勝利關頭，他們的領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記得，三月間，八小時工作制是由下層的發動而爭來的；又記得，四月間，密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動走出街上的兵隊所推翻的。回憶了這些事實，羣衆底情緒就更加緊張而不耐煩起來。

布爾雪維克派底軍事委員會很快得到消息，說機關槍兵開會達到了沸騰之點；於是接連派了鼓動家去演說制止。不久尼夫斯基自己也去了，他是當時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很受兵士們敬重。他們似乎留心聽他的話，但在這個老開不完的會議中，羣衆情緒以及會場成分都是時時改變的。軍事委員會另一個負責人博德魏斯基記載道：「我們非常

地驚訝，當晚上七點鐘一個人騎快馬跑了來，報告我們說……機關槍兵又決定要出來行動了。」他們選舉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每連派二人組織之，以塞馬希科爲主席，以此來代替以前的團委員會。特別委派的代表已經到各工廠和各兵團去請求援助。那些機關槍兵也未忘記了派人到克龍斯達脫去。以此方法，比正式組織低一級，而且部分地在正式組織保護之下，那些最激昂的工廠和兵團之間，就立下新的臨時關係了。羣衆並無意與蘇維埃決裂，他們反是要蘇維埃奪取政權的。羣衆更加無意與布爾雪維克黨決裂。但他們覺得這黨是優柔寡斷的。他們要來助一臂之力，要拿拳頭去嚇嚇執行委員會，而推動布爾雪維克黨前進。如此，臨時的代表制度成立了，新的關係發生了，新的活動中心創設了，——不是常設的，卻是應付現時局面。環境和情緒底變換，如此之迅速和急劇，以致如蘇維埃那般極有伸縮性的組織也不可避免地落了後，而羣衆不得不於每一新的轉瞬之時來創立一些輔助的機關以應當時需要。在這倉卒成立的組織之中，一些不相干的，甚至不很可靠的份子，時常混進來出風頭。無政府主義者在火上澆油，但有些新進的和着急的布爾雪維克黨也是如此。無疑也有好細混在裏面，也許有德國偵探，但無論如何一定有這地俄國反間諜機關底密探在內。羣衆運動底複雜之網，如何能條理爲一根一根的細線呢？至少，事變底一般性質是完全明白地顯露出來的。彼得格勒底感覺到己有力量，躍躍欲試，不管外省或前線如何，甚至布爾雪維克黨也再不能阻止他們。惟有經驗能幫助他們。

機關槍兵底代表們往各工廠和兵團號召人上街去時候，並未忘記叮嚀說：這次示威是要帶武器的。是的，此次還不能帶武器麼？你能否無武裝出來襲仇人攻打麼？還有一層——這恐怕是主要的事情——我們必須顯示我們的力量，兵士若無武器就不是一個力量了。在這一點上，所有的兵團和所有的工廠都是一條心。如果我們出去，我們一定帶子彈的。機關槍兵一分鐘也不肯浪費，已經發動了一件大事，他們就要儘可能快地實行到底。後來偵查底文件，曾以如下的話形容少尉塞馬希科（那一團重要領袖之一）底活動說：「……他向工廠索取汽車，把機關槍架上去，開到

陶立特宮及其他地點去，指定路線，自己又帶他那一團人從兵營到街上來，他騎馬到莫斯科團底後備連去勸說他們出來，居然成了功，他允許機關槍團兵士可以得到軍事委員會指揮下各團底援助，他不斷地與那設在克希辛斯該耶宅的軍事委員會相接觸，而且與布爾雪維克派領袖保持關係，他又佈置哨兵以保護軍事委員會……」其中提及列寧之處是有組織作用的。這日或以前幾日，列寧並不在彼得格勒。自從六月二十九日以後，他就生病了，在芬蘭底一個小房子裏休養。但是軍事法庭這件文書底簡括言辭，頗能表現那些機關槍兵狂熱準備的情景。在兵營院子中，工作也是這般狂熱進行着。他們發槍給那些沒有槍的兵士，又發炸彈給一部分兵士，工廠開來的每輛大汽車上各架了三挺機關槍以及開槍的人。這一團開到街上去時候，應是全副武裝着的。

在工廠裏情形也是這樣。機關槍團代表或鄰近工廠代表來了，號召工人上街去。看來，好像他們早在等待代表；工作立刻停止了。諾諾工廠一個工人說了如下的故事：「午飯後，一羣機關槍兵跑了來，要我們給他們幾輛大汽車。我們的團體（布爾雪維克派）雖然反對，仍須拿汽車給他們……他們立刻把「馬克沁」（機關槍）架在車上，而開往尼夫斯基大街去了。此時我們再不能約束我們的工人了……工人們，就穿着工衣便從各自的機旁直向門外街去……」我們可以說，在工廠的布爾雪維克派底抗議並非是很堅持的。最長久的鬭爭發生在普地洛夫工廠。大約下午二點鐘，大家傳遞機關槍團派代表來了，召集開會。約有一萬人在辦公室前面開會。在歡呼聲中，機關槍兵說：他們已經奉到命令，於七月四日開往前線，但他們決定了一不到德國前線去打德國無產階級，卻要去打他們自己的資本家部長。情緒是很高揚的。「來罷，我們行動起來罷！」工人叫喊說。工廠委員會書記，一個布爾雪維克，反對提議先問開會底意見。各方面都起了抗議聲。「打倒！你又耍延宕了……我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了……」六點鐘左右，執行委員會會派來了代表，但他們更加無法對付工人。會繼續開下去，成千成萬羣衆要尋找一條出路，而不願聽說沒有出路的話，他們開着這無窮無盡的輿論而固執的大會。有人提議派幾個代表到執行委員會去——又是一個延宕的辦法，但前以

請一棧仍無法使會不開。正在這個時候，一羣工人和兵士帶來了消息，說是維包格區已經出發往陶立特宮去了。再阻止他們是不可能的。他們決定去一個普地路夫工人那非莫夫跑到黨區委員會去，問道：「我們應當怎麼辦？」他得到回答是：「我們不願加入示威，但我們不能讓工人自生自死，我們必須跟他們一路去。」在這時候出來一個區委員，願定他說：各區工人都出來了，現在黨員底責任就是「維持秩序。」如此，布爾雪維克派被運動所迫迫，而且被牽入運動之內，一面在找藉口來辯護一種行動，一種違反了黨的正式議決而行動。

七點鐘，首都工業生活完全停止了。一工廠又一工廠底工人走出來了，排了隊，而且武裝了各自的赤衛隊。維包格區工人默特列夫記載道：「在成千成萬工人羣衆中間，幾百名青年赤衛軍來來往往，警着他們的槍托。有些人將子彈裝進槍裏去，有些人綁緊帶子，有些人在帶子上掛子彈袋，又有些人則插上刺刀。那些沒有槍械的工人則幫助赤衛軍準備一切……」麥孫尼也夫斯基大街，維包格區底大動脈，塞滿了人。左右兩旁是工人隊伍，大街中央則走着機關槍團，那是遊行隊底支柱。每連前面都有一輛汽車，架着機關槍。機關槍團過後來了工人。押陣的是幾隊莫斯科團兵士。每隊之上招展着一面大旗，上書：「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三月遼葬遊行以及五一節遊行，人數方面也許多些，但七月遊行是無比地更加熱烈，更加嚇人，——而且在成分方面也更加純粹。一個參加的人寫道：「工人和兵士在紅旗之下走着。軍官底徽章，學生底鈕扣，以及「表同情的小姐太太們」底帽子，都看不見。所有這些都是屬於四個月以前的，屬於二月革命。今日的運動則沒有這些東西。今日惟有資本底平凡奴隸在遊行着。」如以前一樣，汽車在各街道奔馳，坐滿了武裝的工人和兵士代表，鼓動者，偵察者，聯絡者，以及特別的隊伍去呼喚工人和兵士出來示威。他們的槍都是向前舉着的。這些刺刀如蠅毛的汽車復活了。「二月革命」底情景，令一部分人興奮，他部分人恐怖。立憲民主黨人那包高夫寫道：「那樣瘋狂的愚蠢的野獸一般的面孔，就是我們大家記得二月間看見的那種面孔。」——這就是說，在自由派公開歌頌為光榮的和流血的革命發生的幾日中所看見的。九點鐘，七個兵團已經向陶立特宮開動了。一路上都

有工人羣衆和其他軍隊加入。機關槍團底行動發展爲具有傳染性的一個力量。「七月事變」開始了。

一面行軍，一面開會。槍聲四起。據工人科洛特可夫說：「人們從立登尼大街一個地窖中拖出一架機關槍和一個軍官，軍官就在當地被打死了。」一切想像得到的謠言比示威隊伍走得更快。示威隊伍如同一個火炬向四方投射，恐怖由受嚇的中心區打出來的電話，有甚麼話不說呢？有一個謠言說：晚上八點鐘一輛武裝汽車向華沙車站急駛，打算逮捕克倫斯基，他本是這天出發到前線去的，但太遲了，火車已經開了，捕他不着。這個謠言後來屢次被人提起，爲的證明一個陰謀。可是究竟誰在汽車裏呢，誰又洩露了坐車人這個神祕圖謀呢？——則始終沒有人知道。在這晚上，裝載有武裝的人的汽車確實是在各處奔馳的，——華沙車站附近無疑也有這種汽車。許多地方可以聽到痛罵克倫斯基的聲。這就構成了那個神話底基礎。——倘若那個神話不是完全出於有意偽造的。

新聞報以如下的記事報告七月三日發生的事情：「晚上五點鐘，第一機關槍團，一部分莫斯科團，一部分手榴彈團，和一部分巴夫洛夫斯基團，攜帶槍械出來。幾羣工人加入他們的行列……晚上八點鐘，各隊兵士開始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周圍聚集，全副武裝，高舉紅旗以及要求政權交給蘇維埃的標語。陽台上有人演說……十點三十分鐘，在立特宮前面廣場上開大會……軍隊選舉了若干代表求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罷免十個資產階級部長，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前線停止進攻，沒收資產階級報紙底印刷廠，土地收歸國有，國家監督生產。除了某些小節以外——譬如不說某團，而說某團中的一部分，不說全工廠，而說幾羣工人——可以說崔勒脫里和但底官樣文章並未歪曲了事實底一般面貌。尤其很正確地指出示威底兩個焦點：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和陶立特宮。此次運動，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是圍繞着這三個對立的焦點的。到克希辛斯該雅邸宅來，爲了請教，爲了求得領導和鼓勵，到陶立特宮來，則爲了提出要求，以及示威一下。

下午三點鐘機關槍兵底兩個代表到布爾等維克派底全城大會來，那天是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開會，有個代表報告說，他們一團人決定要出來示威了。沒有一個人料及這件事情，沒有人願意有這件事。托姆斯基宣布說：『那群出來示威的隊伍，不把我們當同志，因為未曾邀請本黨中央委員會考慮示威問題。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提議：第一發表一個宣言阻止羣衆；第二準備給執行委員會一封信，要牠拿取政權。除非我們要再來一個革命，否則此時談不到甚麼示威的。』托姆斯基，一個老工人布爾雪維克，以多年的苦役刑證明他忠實於黨（後來他是工會有名的領袖），由於他的性格，他一般更多傾向於制止羣衆行動而少傾向於號召羣衆行動。但是這一次他僅僅發揮到底層思想：『除非我們要再來一個革命，否則此時談不到甚麼示威的。』六月十日那個和平示威企圖還被妥協派指為一種陰謀。會場中大多數人贊成托姆斯基底提議。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拖延那個最後的衝突。前線進攻正在使全國人極度緊張，這次進攻必然要失敗的，政府也必然要把整個失敗責任談話布爾雪維克派頭上。我們必須讓妥協派有足夠的時間，他自己完全破產。伏洛達斯基以大會之名回答機關槍兵，要他們那一團人服從黨底決議。那兩個代表一面抗議，一面走出去了。四點鐘，中央委員會批准了大會底決議。中央委員分散到各區各工廠去，爲的阻止羣衆示威。合此用意的宣言也送到真理報去準備次晨印在第一面上。史大林奉命以黨底決議通知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所以布爾雪維克派底真意是明白無疑的了。執行委員會發一個宣言告工人和兵士：『不知名的人……號召你們攜帶武器到街上來。』這就證明並非任何一個蘇維埃黨出來號召的……各個中央機關（黨底和蘇維埃底）便是如此勸告羣衆，但羣衆拒絕了。

晚上八點鐘，機關槍圍，接着莫斯科圍，都來到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素得羣衆信仰的布爾雪維克派——尼夫斯基，棟舍維，博德魏斯基——在陽台演說，企圖叫那些兵士回去。人們在底下拿『打倒！』『打倒！』來回答。布爾雪維克陽台上從來未曾聽到兵士叫喊這話，這是一種警報信號。兵團之後，工廠工人已經走來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打

倒十個資本家部長」那些是六月十八日的標誌，但他們現在用刺刀高舉起來了。示威已成爲無可挽回的事實。現在怎麼辦呢？布爾雪維克派能象象手旁觀麼？彼得格拉黨委員會委員，全城大會代表，以及兵團和工廠代表，共同通過一個決議，重新考慮問題，不再枉費精力來阻止羣衆，而要領導運動走上這樣的道路，使政府危機之解決有利於人民；爲此目的號召兵士和工人和平地往陶立特宮去，選出代表，經過代表向執行委員會提出要求。當時在場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批准了這個策略轉變。這個新決議從陽台上宣布出去，底下立刻歡呼起來，而且唱馬賽歌。黨已經承認此運動了。機關槍兵可以鬆一口氣了。一部分機關槍兵立刻進彼得·保羅堡去影響那裏的守軍，有必要時亦可保護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免受砲臺底打聲。——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和保羅之間祇有一條狹小的克朗維克運河隔離着。

示威頭隊走上了尼夫斯基大街，好像到了外國一般。——這條大街乃是資產階級官僚和軍官底動脈。幾千隻眼睛從人行道，從窗子，從陽台看他們，眼中含着惡意。軍隊擠着工人，工人拿着軍隊新的羣衆源源不絕地來參加。所有的旗幟，紅底寫金字，一致地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羣衆擠滿了尼夫斯基大街，如同不可抵禦的洪水，奔向陶立特宮去。「打倒戰爭」底標語最惹起軍官們仇視，軍官之中好多是戰中受了傷的。男女學生以及官吏——揮舞着手臂，拉長着喉嚨，努力要兵士相信他們背後的德國奸細圖謀讓威廉軍隊開進彼得格拉來撲滅「自由」。這些演說者認爲他們的斷語是無可辯駁的。官吏們指着這些工人說：「他們受了奸細欺騙。」工人們則用惡聲來回答他們。其中比較寬容的人說：「被那些風頭鬼帶壞了。」其他的人也附和道：「無知愚民！」但是工人自己已有量物的尺度。他們並不是從德國奸細學得了推動他們今日到街上來的那些觀念。示威者毫不客氣地將那些麻煩的說教者推在旁邊，而向前走去。這就使尼夫斯基大街那些愛國派氣憤起來了。有幾隊人，大部分是殘廢軍人和聖喬治騎士領導的，竟向個別隊伍進攻，企圖搶去示威旗幟。這裏或那裏常有衝突發生。空氣漸漸變熱了。槍聲響了。這裏一聲，那裏又一聲。從窗子裏面開槍的麼？從安尼希宮開槍的麼？街上的人回答了一排槍，朝天放的，沒有瞄準甚麼人。在短時間內，整個街道都

紛亂了。『武爾剛』工廠底一個工人記載道：在中夜時分，當手榴彈經過尼夫斯基大街開至公共圖書館近旁時候，不知從何處有人對他們開槍，槍聲繼續了幾分鐘。接着，一場大混亂。工人散到旁街去，兵士則睡在地下——他們倒並不貪白白地經過了戰爭這個學校。尼夫斯基大街上這箇中夜劇，手榴彈兵在鎗彈之下臥在人行道上，真是一個奇景。普希金和戈果爾，這二個歌詠尼夫斯基大街的詩人，萬想不到會有這箇奇景。然而這奇景並非虛幻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人行道上躺者死傷的人。

陶立特宮那日也過着一種特別的生活。爲了立憲民主黨部長底辭職，工兵蘇維埃和農民蘇維埃兩個執行委員會召集一個聯席會議以討論薩勒脫匪底報告，關於如何倒去合作政府的穢水而留着嬰兒。這個辦法底秘密，若非不支靜的民衆起來干涉，無疑早已發現出來了。電話傳來機關槍團準備示凌的消息，使領袖們臉上現出氣憤和煩惱。兵士和工人難道不能等待至我們的報紙登出一個救苦救難的議決案麼？大家斜眼望着布爾雪維克派，但這次示威也是出於布爾雪維克派意料之外的。卡明尼夫以及其他的黨代表當時在場的，也同意，日間會議之後，到工廠和兵營去阻止羣衆出來。這個舉動後來被妥協派解釋爲詭計。兩執行委員會，同平常一樣，急忙通過一個佈告，宣布任何示威都是背叛革命，但就算是這樣罷，他們又怎樣去對付政府危機呢？發現了一個辦法：他們將讓那個內閣殘缺不全，而延遲這個問題直至能召集執行委員會底外省委員到會時候。爲了自己的動搖而延宕問題，拖長時間，這豈非一切政策中技巧妙的一層？

惟在對付羣衆的關爭中，妥協派總認爲坐失時機是不智的。官式機關立刻活動起來，準備武器來對付『暴動』——他們一開始便把示威叫做暴動了。領袖們到處尋找武裝力量來保護政府和執行委員會。由契次及其他主席團份子簽名，要求各種軍事機關派裝甲汽車，三英寸大砲和鐵彈到陶立特宮來。同時差不多每團都接到命令派武裝隊

伍來保衛陶立特宮，但還不止此哩。同一日他們還用電報傳達一個命令到前方——給第五軍團，當時駐防地離首都最近——要他「派一師騎兵，一旅步兵和一些裝甲汽車到彼得格拉來。」門雪維克魏廷斯基那時奉命負責保護執行委員會之責，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了：「七月三日整天都消磨在調集隊伍來防守陶立特宮上面……我們的任務，是至少要調幾連兵來……有一個時候，我們簡直沒有一點武力，祇有六個大兵在陶立特宮門口站崗，沒有力量阻止羣衆……」然後又說：「示威第一日，我們僅能調動一百人——我們沒有其他的武力。我們派人到各團去，要求給我們兵士以為守衛之用……但各團都在觀望。我們不得不設法終止這件醜事，於是我們去調回前線的軍隊。」即使懷了惡意的人也難得想出比這更刻薄的話來諷刺妥協派了。幾十萬人示威，要求政權交給蘇維埃。契次以蘇維埃首領資格，未來內閣總理首先輪到他做，而他反在設法調集兵隊來對付那些示威者。這次龐大的運動乃是擁護民主政治的，那些民主派領袖反而說是武裝暴徒攻擊民主政治。

在陶立特宮內，同時，蘇維埃工人都正在開會——已經隔了長久不開會了。在過去兩個月中，由於工廠小選舉結果，工人都成分起了變化，使得執行委員會有理由害怕布爾雪維克派在其中佔得多數。有意拖延的工人都會議——幾日之前妥協派自己終於召集了——偶然與武裝示威同時。這點報紙也認為是布爾雪維克派詭計。齊諾維也夫對工人都的一篇演說，很能令人心服地發揮了這個思想，即說妥協派做了資產階級同盟者就不能也不願與反革命鬥爭，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反革命不過是黑色百人團流氓底個別活動而已，他們並不認為反革命是諸有財產階級底一種政治聯合，是爲了消滅蘇維埃，消滅勞動者階級底這個反抗中心的。他這篇演說很中肯。門雪維克派第一次覺得自己在蘇維埃地盤上立於少數地位了，便提議不作任何決議，大家分散到各區去維持秩序。但那已經太遲了。消息傳來，說武裝工人和機關槍兵快到陶立特宮了，會場上起了很大的激動。卡明尼夫走上講演台，他說：「我們並未會號召示威，是羣衆自動走到街上來的……但羣衆一經出來了，我們的位置就是在他們中間……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給

這運動以一種有組織的性質。卡明尼夫結束提議選舉一個二十五人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運動。托洛次基附議。契次害怕這個委員會落於布爾雪維克派手裏，便堅持把這問題提交執行委員會解決。但不成功。辯論愈來愈激烈了。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終於明白他們一起不過佔全會三分之一人數，於是退席。這就成了那些民主派愛用的策略。他們在蘇維埃內一經失去多數地位，便開始抵制蘇維埃。他們退席之後，會場中二百七十六票，無人反對，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執行委員會接受政權。立刻選舉一個二十五人委員會。留下十個位置給佔少數的一派，而這十個位置始終沒有人來擔任。委員選舉落於布爾雪維克派之手，這個事實向朋友和仇敵表示：彼得格勒蘇維埃工人都從此成為布爾雪維克派底根據地了。前進了一大步！四月間，布爾雪維克派影響差不多祇及彼得格勒工人三分之一；在那時的蘇維埃中，他們佔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現在，七月初，工人都約有三分之二是布爾雪維克派了。這就表示，他們的影響在羣衆之中已經有了決定的作用。

通到陶立特宮來的各街道，擁擠着男女工人和兵士，攜着旗幟。一面唱歌和奏樂。輕敲隊開來了，指揮官在歡呼中報告他管下各隊都是站在工人一邊的。陶立特宮近旁的街道和廣場站滿了人。大家努力擁擠在宮殿大門口演說台周圍。其次出來同示威者說話，扮着一副尷尬面孔，好像表示不相干的事情打岔了他的工作。這位蘇維埃主席受到了很不客氣的沉默接待。以一種疲倦而嘶啞的聲音，契次重複着他那一套老生常談。魏廷斯基出來幫他忙，也未曾得到更好的接待。「然而托洛次基」——據密留可夫說——「得到了雷動的掌聲，當他宣布說政權移交給蘇維埃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來了……」密留可夫這句話是故意寫得模稜兩可的。那時沒有一個布爾雪維克派宣布過「時機已經到來」。設於彼得格勒區的杜弗龍小工廠一個鎖匠後來關於陶立特宮牆下大會說道：「我記得托洛次基底前說，他說現在這不是把政權抓在我們手裏的時候。」鎖匠記載演說底要點，比歷史教授正確得多。那些示威的人，從布爾雪維克派演說者口裏聽到了剛剛在工人都得勝的消息，這個事實使他們滿意，差不多像是開始了蘇維埃政權底時

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又在午夜以前不久開會，恰當手榴彈兵睡倒在尼夫斯基大街的時候。由但提議，會場議決了一條原則，即：惟有預先決定來擁護和實行會場決議的人，纔准參加此會。這是一個新調子。蘇維埃，即被門雪維克派宣布爲工人和兵士底代議機關的，如今竟要被他們變爲妥協派多數底一個行政機關了。後來，他們成了少數以後——雖此不過兩個月罷了——同一妥協派又非常熱烈地擁護蘇維埃民主制了。然而今天——和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緊急關頭一樣——民主制就束在高閣之上了。幾個「區際派」代表提出抗議而離開會場。布爾雪維克派全體不在那兒；他們在克希斯斯該雅耶宅討論明日的的事情。聯席會議開下去，「區際派」和布爾雪維克派又來出席了，宣布說：沒有人能够取消他們被羣衆選舉得來的代表資格。估多數一派聽了這個聲明一聲不響。於是但底決議案就自然而被人忘記了。會開下去，如同臨死的人在掙扎一般。妥協派以疲倦的聲音互相保證說：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在勸脫里以郵電部長資格，控告他手下的雇員：「我剛剛聽到了郵政和電報工人罷工底消息……說到他們的政治要求，則仍然是那個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

團圍圍住陶立特宮的示威羣衆底代表，要求參加會議。他們被允許入場了，但是以憂慮和仇恨允許他們的代表們卻誠心相信，這次妥協派不能不答應他們了。今天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底報紙，爲了立憲民主黨部長辭職事件，自己不也是攻擊他們的資產階級同盟者底詭計和拆台麼？此外工人部已經出來贊成一個蘇維埃的政府。那麼還要等待甚麼呢？但是他們的熱烈呼聲——其中氣憤仍含有希望——在這個妥協派代議機關底沉濁的空氣內，變成了微弱而不投機的。領袖們祇有一個思想：如何趕快辭退這些不速之客。請他們退到會場底迴廊去罷。若趕他們回到街上示威者羣中去，那是很不謹慎的。那些機關槍兵在迴廊裏很驚訝地聽那冗長的辯論，這辯論祇有一個目的：延宕時間。妥協派正在等待救兵，但叫喊說：「革命的民衆在街道上，但那些民衆正在完成反革命的事業……」阿伯拉漢

維也贊助但阿伯拉莫維越是「猶太同盟」領袖之一，一個保守的學究，他的每個本能都被革命所傷犯了。他說：「我們眼見着一個陰謀。」他顯然是抹煞事實；他又提議要布爾雪維克公開宣布：「這是他們造出來的。」崔勒脫里更深一層說：「到街上來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是擁護蘇維埃麼？蘇維埃如果要政權，政權就可以到手。無論那方面，蘇維埃底意志都不會遭受障礙……這樣一個示威並不是照革命道路走的，而是照反革命道路走的。」這些道理，工人代表們無法懂得。他們覺得那些上層領袖頭腦有點發昏。會議最後又加一次斷定（除了十一個人以外大家都贊成）：武裝示威乃是背後打擊革命的軍隊等等。早晨五點鐘散會。

羣衆漸漸散回各自的區域去了。武裝汽車奔馳通衢，聯絡各兵團，各工廠和各區中心。同二月底一般，夜裏的時間羣衆拿來結算白天地鬪爭。但現在他們有了一種複雜的組織系統——工廠組織，黨組織和兵團組織——各種組織不間斷地開會。在各區裏，人們認為運動顯然不能半途終止的。執行委員會拖延那關於政權的決議。羣衆認為這是一種動搖。結論是明顯的：我們必須再加以壓力。布爾雪維克派和「區際派」夜裏開會，與執行委員會同時在陶立特宮內開會，會場上也是計算白天地賬，而且企圖猜測一下明天將要發生甚麼事情。從各區來的報告，證明了今日的示威不過使羣衆動起來而已，使羣衆第一次赤裸裸遇着了政權問題。明天工人和兵士將要求這問題底答覆。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取消他們從各區出來。辯論的並不是關於應否號召羣衆奪取政權的問題，如敵人後來說的，而是關於究竟阻止明日早晨的示威呢，還是領導這個示威？

夜深時候，或寧可說早晨三點鐘，普地洛夫工廠工人走到了陶立特宮——一起有三萬工人，其中好多帶着女人和小孩子。這隊伍是夜裏十一點鐘出發的，其他遲到的工廠在路上亦來參加。雖然如此之公，仍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那瓦門，使人想像到今夜全區裏沒有一個人留在家中。女人們叫喊說：「無論甚麼人都要去的。」——由我們看家好了。「救主教堂」底鐘樓一經發出信號，槍聲齊發，彷彿開的是機關槍。下面向鐘樓開了一排槍。「將近「勸業場」地方，一

隊軍官生和大學生攻擊示威羣衆，要奪去他們的標語。工人抵抗。羣衆愈聚愈多。有人開了一槍。本文作者頭被打破了，腰和胸被人踏傷。這是工人耶非莫夫的話，我們已經認識了他。普地洛夫廠工人穿過整個的城，現在城內已萬籟無聲，終於走到了陶立特宮。辛勞黎亞贊諾夫堅決努力——那時他和工會有密切關係，——工人代表團纔得允許去見執行委員會。大羣工人，餓餓而且死一般疲倦，在街道上和花園內休息，其中大多數人立刻躺在地下，以為要在那裏等待答覆。普地洛夫工廠工人就躺在地下，於早晨三點鐘時候，圍繞着陶立特宮；民主派領袖們正在那裏面等待着前線救兵到來。——這是最能感動人的情景之一，是革命從二月到十月經過此分水嶺時候獻給我們看的。十二年前，這些工人當中有不少的人也曾參加正月遊行，到各宮去，捧着神像，豎着宗教旗幟。自從那個星期日以後，許多年代過去了；在以後四個月之內又要經歷許多年代。

普地洛夫工人躺在院子內那種淒慘的景象盤繞着布爾雪維克派諸領袖和組織者底頭腦，他們正在那裏開會討論次日的計劃。明天普地洛夫工廠將不去做工的，——是的，一夜不睡覺之後他們還能做甚麼工作呢？電話叫齊諾維也夫。萊斯可尼可夫從克羅斯達脫打電話來，說明天一早要塞守兵將開往彼得格拉來，無論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們。那個青年的海軍准尉停在電話線那一頭等待訓示；中央委員會將命令他同水兵們決裂並受人家鄙視。除了普地洛夫廠工一輛流民間以外，現在又加上一輛水手海島上的同樣難堪的閱畫。他們如此深夜沒有睡眠，準備好來援助彼得格拉底工人和兵士，不形勢是太明顯了。再沒有遲疑之餘地了。托洛茨基最後一次問道：然而我們可以來一個沒有武裝的示威麼？不，這是談都談不到的。一小隊軍官生就可以驅散幾萬無武裝的人，如同驅散一羣羊。兵士和工人也將把這個提議看做一個圈套。回答的話是明白無疑又能令人信服的。於是大家一致決定以黨底名義號召羣衆次日繼續示威。齊諾維也夫趕快通知萊斯可尼可夫，他在電話線那頭等得不耐煩了。立刻起草一稿告工人和兵士書到街上去。下午中央委員會制止示威的宣言從排好的版上挖掉了，但已經太遲，不能補入新的文章進去。第二天真理

報上出現一頁空白將大大不利於布爾雪維克派；顯然是因爲到最後頃刻害怕了，纔撤回那個號召暴動的宣言；或者是恰相反的哩，——或者是他們撤回了一篇號召和平示威的宣言，爲的進而號召暴動；然而布爾雪維克派底真正決議印成傳單發出來了。其中是號召工人和兵士「以一種和平的和有組織的示威叫那正在開會的執行委員會來注意羣衆底意志。」不，這並不是號召暴動。

第二章 七月事變：高峯和潰敗

從那個時候起，運動底直接領導權終於落入黨底彼得格拉委員會之手了，其中鼓動家方面的主力就是伏洛達斯基。動員衛戍軍的責任屬於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底指導，從三月起就操在兩個老布爾雪維克手裏，以後工作發展多賴這二個人之力。博德魏斯基在布爾雪維克派幹部中是一個燦爛的與衆不同的人物，具有舊式俄羅斯革命家底特點，從神學院出來的，魄力雄偉而不守軌範，有一種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但在說，常流於幻想。「博德魏斯基主義」這個字眼，以後在列寧口中含有一種善意諷刺的和勸誡的意味。但是這個熱狂的性格底弱點，主要是到了奪取政權之後纔表現出來，那時有太多的機會和手段刺激了博德魏斯基那個過於豐富的魄力和那個對於虛誇事業的愛好。在奪取政權的革命鬭爭條件下，他的樂觀主義的果斷，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他的孜孜不倦，——都使得他成了正在覺醒的兵士羣衆底一個難以代替的領袖。尼夫斯基，過去是大學講師，性格沒有博德魏斯基那般浪漫，但其忠實於黨並不少遜，他絕不是一個組織家，一年以後他僅因不幸的偶然纔做了蘇維埃交通部長，他的直率，和氣和溫柔的性格吸引了兵士。在這兩個領袖週圍團結着一羣助手：兵士和青年軍官，——其中有些人後來很有不小的作用。七月三日夜裏，軍事委員會忽然走到舞臺中心來。博德魏斯基很勝任指揮之職，在他底下組織一個臨時司令部。簡短的宣言和訓令發到衛戍軍各部隊去。爲的保護示威者免遭攻擊起見，就在那聯絡外區和市中心的幾座橋上和幾條大街底十字街頭安置了裝甲汽車。昨夜，機關槍兵已經在發得·保羅堡壘前面佈置哨崗了。奧蘭寧堡，彼得霍夫，紅村及其他鄰近首都諸點，駐軍已經從電話和專差得知明日示威消息。一般的政治領導權，自然仍舊操在黨底中央委員會

●按指布爾雪維克派軍事委員會——譯者。

手裏。

機關槍兵回到他們的兵營時，天明了，疲乏，而且冷得發抖，雖然是七月間天氣。一陣夜雨也把當地浴夫廠工淋得透濕。示威者直至早晨十一點鐘纔會齊，軍隊來得還更遲些。今天，第一機關槍團全體又到街上來了。但他們不像昨天一般演着主動者角色。工人們走上前面去。此外昨天站着旁觀的工廠，今天也加入了。凡在領袖們動搖或反對的廠中，青年工人便強迫工廠委員會底值日委員放汽笛停工。在那門等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佔支配地位的波羅的工廠裏，五千工人約有四千出來。斯可羅霍德鞋廠，一向被認為社會革命黨底要寨，現在也改變了情緒，害得一個工廠代表，一個社會革命黨人，好多天不敢露面。所有的工廠都停了工，開會都選舉示威領導者和向執行委員會提出要求的代表。又有幾十萬人從四面八方走向陶立特宮來了；也有幾萬人半路上灣到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去。今日的運動，比昨日更莊嚴，更有組織。黨底領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空氣也比昨天熱烈。兵士和工人出來，是爲的解決危機。政府狼狽無措了，因爲在這第二日示威中，政府底無能比第一日表現得更加清楚。執行委員會在等待忠實於牠的隊伍，但各方面來的報告都說與牠敵對的隊伍向首都開來。從克龍斯達脫，從新彼得霍夫，從紅村，從紅丘要寨，從所有附近的中心，或陸軍海軍和海軍兵士都向首都開來，攜帶着樂器和槍械，尤其可怕的還攜帶着布爾雪維克標語。有幾團還帶軍官來哩，——恰如二月時候一樣，裝做是奉長官命令行動的。

密留可夫記載道：「政府會議尙未開完，司令部就傳來消息，說尼夫斯基大街開火了。於是決議遷到司令部去開會。在場者有里伏夫親王，霍勒脫里，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和軍政部兩個次長。有個時候政府陷於無望狀態。沒有附和布爾雪維克派的雷雷奧勃來順斯基團，謝米諾夫斯基團和伊士馬伊洛夫斯基團兵士向政府聲明他們保持「中立」。在宮殿廣場，祇有殘廢軍人和幾百名哥薩克兵在保衛着司令部。」波洛夫澤夫將軍於七月四日早晨發出一張佈告，說他要肅清彼得格勒底武裝匪徒，居民必須緊閉屋門，非萬分必要切勿到街上去。這個恐嚇人的布告，沒有人去理會。

這位軍區司令僅能調集幾小隊哥薩克兵和軍官生來對抗示威者。一整天中，他們放了幾次槍，又釀成了幾次流血衝突。防守冬宮的第一頓河團一個少尉，事後向偵查委員會報告道：「我們奉命解除經過的小隊伍底武裝，不管是甚麼隊伍，汽車武裝，也要解除的。爲執行這個命令，我們就時時從宮裏走出來繳人家的械……」哥薩克軍官這個老實的故事，很恰切說出勢力底對比，並描繪了一幅鬪爭畫圖。「叛變的」軍隊成營成連地從兵營出來，佔領了街道和廣場。政府底軍隊則埋伏待機，或以小隊伍突然出來襲擊——他們做的恰恰是往常叛兵所做的遊擊。這個顛倒職務，可以這樣解釋，即是：政府底差不多全體武力都是敵視政府的，——至多守中立。政府是靠執行委員會恩准而存在的，執行委員會底權力又是從羣衆希望中得來，——羣衆希望執行委員會，終於能適合羣衆底志願而奪取政權。

克龍斯達脫水兵一到彼得格拉鬪爭場，示威就達到最高之點了。機關槍兵諸代表前一日已經在這個軍港守兵之中做了工作。鐵蹄廣場開了一個大會，爲當地組織所不及料，是從彼得格拉來的幾個無政府主義者發起的。演說的人號召水兵們去援助彼得格拉。洛雪爾，一個醫科學生，是克龍斯達脫青年英雄之一，在鐵蹄廣場受人敬愛，他這天想說幾句話，勸人穩重一點。幾千人叫喊打斷他的話。洛雪爾慣於受人喝采的，此次不得不走下臺來。直到夜裏，人家纔知道，布爾等維克派在彼得格拉號召羣衆到街上來。這就解決了問題。社會革命黨左派——在克龍斯達脫沒有而且不能有的右派——宣布要參加示威。這些人本與克倫斯基同黨，他此時正在前方調集軍隊來攻打示威者。那夜，克龍斯達脫諸組織底會議上，情緒如此高漲，甚至臨時政府底特派員巴舍夫斯基，膽子小，也投票贊成向彼得格拉進軍。計劃定好了，船隻徵用了。爲了這次政治的進軍之需要，七十五普特重的軍火從儲藏庫裏拿出來分發了。約有一萬個武裝的水兵，陸軍和工人，擁擠在拖船和客輪上於中午十二點鐘開進尼瓦河口。他們在河南岸登陸，列成一隊，軍樂領頭，來福槍掛在背後。水兵和陸軍背後走着彼得格拉區和華西里島區的工人，中間雜有幾連赤衛隊，兩旁有裝甲汽車保護，又有無數的旗幟和標語在頭上飄揚。

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祇有兩步路距離。一個矮小而瘦弱的人，焦油一般黑，斯維特洛夫——黨底主要組織家之一，四月會議被選為中央委員——站在陽臺上，用他那有力的低音，向底下叫喊：「隊頭向前進，——各排靠攏些，——後排跟上去。」陽臺上還有魯那查斯基向示威者說話，他總是容易受他週圍的人情緒所感染，態度和聲音是莊嚴的，善於雄辯，——不很可靠的，但常為別人所難得代替的。底下暴風雨一般向他拍掌。但是示威者最希望的是能聽列寧親口說話。今天早晨，列寧從芬蘭臨時居留處回來了。水兵們如此堅持要聽他的意見，雖然有病，列寧也不得不出來。一陣不可抵抗的狂喜之浪，一陣真正的克龍斯達脫浪潮，迎接了領袖在陽臺上出現。不耐煩地，而且同往常一樣有點難為情地等待歡呼聲音完結，列寧就說起話來了，在采聲尚未平息之前。他的演說，敵派報紙後來幾星期之中多方狂吠和曲解，其實祇有幾句簡單的話，向示威者致敬，表示相信「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終能實現，號召羣衆堅決和鎮定。又是一陣歡呼，隊伍就奏着樂前進了。

從這個好像慶祝佳節的典禮到開始流血之間，有個奇異的插話。克龍斯達脫社會革命黨左派領袖，到了演武場之時發覺布爾等維克派中央委員會一面大旗走在示威大隊前頭。那是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停頓一會之後纔出現的。為了黨派嫉妬心所驅使，他們要求拿開這面大旗。布爾等維克派不答應。社會革命黨人於是宣布他們要全部退出了。然而沒有一個水兵或陸軍跟着這些領袖走。左派社會革命黨底整個政策便是如此反覆無常的，有時演喜劇，有時演悲劇。

在尼夫斯基大街和立登尼街轉角處，示威大隊底後衛忽然被人開槍射擊，好多人受傷。立登尼和潘特萊莫諾夫街轉角之處，槍開得更厲害，克龍斯達脫底領袖辣斯可尼可夫說：「示威者最感痛苦的，就是他們不能確定敵人在甚麼地方，從那裏開槍的。」水兵們抓起來福槍來，亂放，死傷了好多人。費了很大力量，隊伍秩序纔算恢復了。大隊又奏樂前進，但佳節歡樂的心情沒有一絲留下來了。「似乎到處有敵人隱藏着。來福槍再不和平平擲在左肩上了，而是作

預備放棄。」

這天，全城各處有不少流血的衝突。有幾處無疑是出於誤會，慌張，走火，虛驚。這類悲慘的意外事件，本是革命底不可免的浪費，——革命本身又是歷史發展底浪費。但在七月事變中也無疑有一種故意挑起流血的成分。在那幾日是很明白的，以後也證實了。博德魏斯基說：「示威的兵士開始經過尼夫斯基大街及其鄰近區域（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居住的）時候，不祥的衝突徵兆就現出來了。怪異的槍聲，沒有人知道從那裏開的或甚麼人開的。……羣衆起初慌張起來，以後有些不大鎮定的，不大能自制的人，就胡亂開火。」在官方的新聞報上，門雪維克、羅維維，以如下的話描寫一隊工人被射擊事情：「由許多工廠集成的六萬工人大隊，正沿着薩多夫街前進。他們在一個教堂前面經過時候，塔頂上鐘敲響了，彷彿信號一般，屋頂上立刻有來福槍和機關槍開下來，工人羣衆躲到街那邊去時，那邊屋頂上也有人開槍。」那些頂樓和屋蓋，二月間潛老討包包夫底「法老」曾架設機關槍的，如今則是那些軍官團體分子在做着工作。他們圖謀——也未嘗不成功——用着向示威者開火的手段引起騷惶，引起各示威軍隊之間的衝突。開槍的房子受了搜查以後，機關槍就發現了，有時還發現開槍的人。

然而這些流血事件底主使者，主要是政府軍隊，——他們無力制止運動，卻有力攔擊。約在晚上八點鐘，示威者聲勢最盛的時候，有兩連哥薩克騎兵攜帶輕砲馳往陶立特宮守衛去。路上，他們堅決拒絕同示威者說話，——這已經是不好的兆頭了。這些哥薩克兵到處扣帶武裝汽車，並解除小隊人底武裝，祇要他們辦得到。在工人和兵士佔據的街道上，哥薩克大砲分明是一種不可忍受的挑釁。甚麼事情都是表示要衝突的。將近立登尼橋，哥薩克兵遇着了密集的羣衆，那裏羣衆已經安排了一些障礙物，在那通往陶立特宮去的街道上。有一個時候亂響着不祥的寂靜，然後鄰近房屋出來的槍聲打破了寂靜。於是打起來了。工人歐特列夫寫道：「哥薩克兵用一排排子彈來射擊工人和兵士一面散開去躲藏，或簡單臥倒在人行道上，還槍。」兵士們底砲火迫得哥薩克兵後退。他們退到沿尼瓦河碼頭上時，就開了三

響大砲——新聞報也記載了開大砲事情——但經不起來砲槍射擊，他們終於向陶立特宮撤退了。路上又遇着一隊工人，哥薩克兵遂受到致命的打擊，拋棄了他們的大砲，馬匹，馬槍，而躲藏在資產階級房屋門洞，或者完全分散了。

立登尼橋的衝突，本是一場小戰，卻成爲七月事變中最大的戰役，好多示威者底回憶中都可發現關於此次戰役的故事。布新愛立克森工廠一個工人，同機關槍兵一起遊行，記載了逃見示威羣衆時，哥薩克兵立刻開槍。好多工人死在地下，就在這裏我中了一彈，射穿了一條腿而停在另一條腿內……現在我的一根拐杖和一條廢腿就是七月事變底一個紀念……立登尼橋衝突中，七個哥薩克兵打死了十九個受傷，示威者則死了六個，約有二十個受傷。這裏和那裏編着死馬。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敵方見證。那個少尉阿爾林，就是早晨以遊擊手段向那反對政府的正規軍進攻的，他說道：「晚上八點鐘，我們奉到波洛夫澤夫將軍命令，帶兩連人和兩尊輕砲到陶立特宮去。我們走到立登尼橋，看見橋上武裝的工人，兵士和水兵……我帶着前隊走近他們，要他們繳械，但無效，全隊人轉身過橋到維包格區那邊去了。我尙未去追趕他們，忽然一個矮小兵士，沒有肩章，轉過身來向我開槍，但沒有打中我。這槍如同一個信號，於是各方面開槍向我們亂放。人羣叫喊道：「哥薩克兵打我們！」這是事實，哥薩克兵下馬來，開槍。他們想開大砲哩，但兵士們如此拼命放來，哥薩克兵不得不後退，散往全城去了。」有個兵士向哥薩克少尉開槍，這並非不可能的一個哥薩克軍官，莫想得到七月事變底敬禮，送他一顆衛生丸到是有的。但更容易令人相信的，是那些豐富的見證，即說最初幾槍不是街上開的，而且從埋伏場所開出來的。與那軍官同在一連的一個哥薩克兵確實作證道：射擊哥薩克兵的槍，是從地方法院方面開出來的，以後又是從撒穆爾巷和立登尼其他房屋開來的。蘇維埃底正式機關報記載，哥薩克兵未到立登尼橋之前就有人從一個石屋對他們開機關槍了。工人默特列夫說，當兵士們搜索那個屋子時，發現一個將軍的住宅裏儲藏着許多軍械，其中有兩架機關槍和子彈。這沒有甚麼不可信的。戰時，種種武器，以這種或那種方法，堆積若干在

指揮軍官手裏，本是常事。而且從上面撒佈一陣鉛雨給那些「暴民」，這個誘惑一定也是很大的。不錯，子彈射中了薩克兵，但七月羣衆之中有一種確信，認爲反革命分子有意射擊政府軍隊，爲的激起他們施行強暴。軍官們昨天纔具有無限制的權力，到了國內戰爭來時，他們就使用無限制的詐欺和殘暴了。彼得格拉充滿了秘密的和半秘密的軍官團體，有很高的崑山和很充裕的資助。差不多在七月事變前一個月，門雪維克里倍爾寫了一個秘密的報告，其中斷言：陰謀軍官同布哈爾有聯絡。不錯，協約國外交家們又如何能不努力促成俄國強有力的政權之迅速建立呢？

自由派和妥協派都以為所有過火的舉動，是「無政府布爾雪維克」和德國奸細唆使出來的。工人和兵士則深深相信七月衝突和犧牲應歸愛國派挑唆家負責。那方面是對的呢？羣衆底判斷自然是不會錯誤。但若以爲羣衆是盲目的和易受欺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凡是羣衆親切接觸之處，事實和猜測是用千萬隻眼睛和耳朵搜集來的，他們靠自己的經驗來檢查傳聞的消息，選取了一些，拋棄了一些。關於某個羣衆運動的傳聞若是互相矛盾的，則羣衆自己採取的一個最近於眞。正爲此故，像泰因那一流的國際騙子，研究偉大的民衆運動，不去注意街上的呼聲，反而消磨時間在小心搜集和審察那些在會客室中孤獨和恐懼心境下產生的無聊閑談上面——那種人是無益於學問的。

示威羣衆又包圍了陶立特宮，要求回答。當克龍斯達脫的人來到時候，有一羣人叫欠爾諾夫出來見他們。這位向來愛說話的部長，此次感到了羣衆底情緒，祇做了一篇簡短的表演。提到政權問題底危機時候，他輕蔑地說起那幾個退出政府的立憲民主黨人。「他們走得好！」他喊道。一些喊聲打斷他的話：「那麼，以前你爲甚麼不這樣說呢？」密留可夫甚至還記載：「一個身軀高大的工人，拿拳頭在部長面前晃晃，氣憤憤地叫道：『把政權拿去罷，你這狗子養的，既然人家送給你。』」這雖是一件軼事，卻很恰切表示七月事變底精采。欠爾諾夫底回答是無所謂的：無論如何不能說服克龍斯達脫的人……剛剛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奔進大廳來，執行委員會正在那裏開會，這人叫喊說：水兵們把

欠爾諾夫捕去了，正要結果他。執行委員會說不出地慌張，派了好幾個重要委員，完全是國際主義派和布爾雪維克派的人，去營救這位部長。欠爾諾夫後來在政府委員會作證，說他從演說臺走下來時，就發現大門圓柱背後幾個人有一種惡意的動作。「他們包圍了我，不讓我通過到門去……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指揮着阻攔我的那些水兵，不斷指着停

在近旁的一輛汽車……此時，托洛茨基從陶立特宮出現了，他來到這裏，站在我坐的汽車前面，做了一篇短短演說。」

托洛茨基提議釋放欠爾諾夫，請反對此提議的人都舉起手來。「沒有一隻手舉起來。據我上汽車的那一羣人，現在站在旁邊去，帶着不高興的神氣。我記得托洛茨基說：『欠爾諾夫公民，沒有人阻止你回去了。』……這個事件底整個情形，令我斷定有些不良分子，在工人和兵士羣衆以外活動，事先定好計劃，把我叫出去，逮捕我。」

托洛茨基自己被捕以前一個星期，曾在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說過：「這些事實已經走進歷史去了，我們要設法顯出牠們的真相來……我看見了一小羣流氓站在門口。我對魯那查斯基和黎亞贊諾夫說，那些人是帝制時代秘密警察，他們想鑽進陶立特宮來的（魯那查斯基在他的坐位上說：『不錯』）……我說，縱在一萬人羣衆中間，我也分別得出他們。」在七月二十四日作的證言裏面（那時他已經關在克列斯帝監獄單人房裏了），托洛茨基寫道：「我起初決定與欠爾諾夫和要逮捕他的那些人同坐汽車開到人羣外面去，爲的避免羣衆中衝突和驚惶。但海軍准尉薩斯可尼可夫非常興奮地走了來，對我說：『那不行……倘若你和欠爾諾夫同車出去，人家明天要說是克龍斯達脫的人捕了他，必須立刻釋放欠爾諾夫。』喇叭吹號叫羣衆靜默，我遂有機會簡單說幾句話，除了問道：『這裏，凡是贊成用強暴手段的人，舉起手來。』欠爾諾夫於是可以不受阻攔，立刻轉回宮內去了。」

這二個證人，同時也是此事件底主角，他們的作證可以把事實真相弄清楚了。但這並不能阻止那些仇視布爾雪維克派的報紙，將欠爾諾夫事件以及逮捕克倫斯基的「圖謀」看做最確鑿的證據，證明布爾雪維克派組織一個武裝暴動，也不乏那種暗示，尤其在口頭鼓動時，即認爲托洛茨基指揮逮捕欠爾諾夫。這種話，陶立特宮甚至也有人說。欠

爾諸夫本人，關於他被捕半小時種種經過頗近真地寫了一篇秘密文書呈給偵查委員會，但不肯公開說出來，爲的免得妨害他的黨去煽惑人家氣憤布爾雪維克派。而且欠爾諾夫是政府大員，這個政府把托洛次基逮捕下獄，調和派一定會覺得：一羣陰謀流氓，若非希望羣衆對那個「被害人」之仇視是够保護他們，他們絕不敢進行如此駭人的計劃。青天白日之下在廣大羣衆中逮捕一個部長，在某種限度之下，事實上也是這樣。汽車旁邊沒有一個人肯自動想法釋放欠爾諾夫。假使有人於某處逮捕了克倫斯基，那工人和兵士也是不會去救他的。在此意義之下說來，羣衆雖然精神上參加了那些真實的或想像的謀害社會主義部長之行爲，因此有助於克羅斯達脫人的被人控告。但是妥協派，爲了顧慮着他們的民主威望底殘存物，不敢公然拿出這個議論。他們雖以仇視態度從示威羣衆分離出來，到底還在被圍的陶立特宮內做那工農兵蘇維埃底首腦哩。

晚上八點鐘，波洛夫將軍來的電話，給了執行委員會以若干希望：哥薩克兵帶了輕砲正向陶立特宮開來。終於有救兵了！但這次，他們的希望又是落空了的。各方面來的電話祇有更加重了執行委員會底驚惶。哥薩克兵失蹤了，好像蒸發飛散了一般，連同他們的馬匹、鞍轡和大砲也不見了。密留可夫寫道，晚上出現了一個「政府求救於軍隊的第一個效果。」譬如——他又說——第一百七十六團趕到陶立特宮來援救了。這話雖然合乎事實，然而奇怪的，此事竟可作爲那種認仇爲友或認友爲仇的事情底一個例證。——國內戰爭第一時期兩個陣營正在開始分化，難免要發生這類事情。的確有一團人開到陶立特宮來，做行軍的裝束：背負行囊和衣包，腰懸水壺和盆碗。兵士們在路上淋得透濕，疲倦得很；他們是從紅村來的。那確是一百七十六團。但他們並無援救政府之意。這一團人和區際派有聯絡，此次是由兩個布爾雪維克兵士列文孫和默德衛去領導着，來此替蘇維埃爭政權的。執行委員會諸領袖如坐針氈，忽然得到報告，說有一團人行軍裝束，從遠地開來，軍官一齊來，此時正坐在宮殿窗戶底下休息，但穿着軍醫官制服，到團長跟前，去求他派兵站崗以防護陶立特宮。不久果然派兵站崗了。我們可以設想，但很滿意地把這事實報知主席團，這消息

由此就到新聞紙上來。蘇漢諾夫在他的雜記上覺得一種布爾雪維克派兵士居然肯聽一個門客維克領袖指揮，是很滑稽的。——他想這又是一個證據，表明七月示威底「胡鬧」。事實上，這件事是簡單得多，同時也複雜得多。但請求團長佈置崗位，團長轉而請教於一個值日副官，青年少尉卜里哥洛夫斯基。是幸運還是惡運，卜里哥洛夫斯基是個布爾雪維克，是個「區隊派」分子，他立刻請教於托洛茨基，那時托洛茨基和一小羣布爾雪維克正在宮內一個旁邊房間裏觀察着。不用說，人家勸告卜里哥洛夫斯基立刻把崗位佈置起來，宮殿出入口給朋友守衛着總比給仇敵守衛着好得多如此，一百七十六團本是出來示威反對政府的，反而保護政府以抵制示威者了。倘若真的是一個暴動問題，卜里哥洛夫斯基少尉背後帶了四名兵就容易將整個執行委員會都逮捕起來。但是沒有人想到要逮捕人。布爾雪維克兵團底兵士誠心執行他們的守衛職務。

那兩連哥薩克騎兵是通到陶立特宮去的路上唯一的障礙，他們消滅了後，好多示威者就認為勝利已有保證了。事實上，主要的障礙正在陶立特宮裏面。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於晚上六點鐘開會，五十四個工廠共派九十個代表到會。大家同意讓五個演說人發言，他們一說話就抗議執行委員會底文告把示威者說做反革命派。一個說：「你們看我們的標語上寫些甚麼。這是工人們通過的決議……我們要求十個資本家部長滾蛋。我們信任蘇維埃，但不信任蘇維埃所信任的人……我們要求立即沒收土地，立即實施監督工業。我們要求解決那威嚇我們的饑荒問題……」另一個加上幾句話：「你們眼前見的不是甚麼叛亂，而是一個完全有組織的示威。我們要求土地給農民。我們要求取消那反對革命軍隊的命令……現在立憲民主黨人拒絕同你們合作了，我們問你們以後要同誰做買賣呢？我們要求政權移交蘇維埃。」六月十八日示威底宣傳口號，如今變成羣衆底一種武力的哀的美敦書了。但是妥協派仍然被太重的線子拴在有財產階級軍士。政權給蘇維埃麼？但這首先是表示一個勇敢的和平政策，與協約國決裂，與本國資產階級決裂，完全孤立，幾星期中就要滅亡。不負責任的民主派，不肯走上冒險道路的崔勒里說：「目前局勢使得在俄

得格拉環燈之中不能實行任何新的辦法。」所以祇有「承認現在剩餘的政府……兩星期之內召集一個蘇埃維非常大會……在那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開會，最好是在莫斯科。」

但是這回聯席會議接二連三地被打斷。普地洛夫廠工來敲陶立特宮底門，他們直至晚上纔出發，疲倦，氣憤，異常興奮。「崔勒脫里，——我們要崔勒脫里！」這批羣衆約有三萬人，舉代表進宮裏來，有人在代表們背後呼喊：「崔勒脫里，若是不肯自動出來，就要拉他出來。從恐嚇到行動還須走一段長路，但事情仍是會急轉直下的。布爾雪維克派趕緊起來干涉。齊諾維也夫後來報告道：「我們的同志提議要我出去同普地洛夫廠工說話……人頭如海，我從未會見過。幾萬人緊緊團聚在一處。『叫崔勒脫里！』聲音還繼續着，——我開始說：『代替了崔勒脫里，我出來見你們。』」嘲笑。這就改變了情緒。我能够做一篇很長的演說……結末，我請求聽衆和平地散回去，保持秩序，無論如何不讓人家挑撥去做甚麼進攻的行動。集會的工人暴風雨一般拍掌，排成行列，開始散去了。」這件事最能表現羣衆底深刻怨望，他們沒有甚麼進攻計劃，以及布爾雪維克派在七月事變中的真實作用。

正當齊諾維也夫同門外的普地洛夫廠工說話時，一大隊工人代表，其中有些人拿着槍，暴風雨般衝進大廳來，執行委員會正在那裏開會。那些委員從座位上跳起來。「其中有些人並未表現充足的勇氣和鎮定。」——蘇漢諾夫說他把這一幕劇寫得很生動。一個工人，「一個典型的無袴黨，戴鴨舌帽，穿藍布短衣，沒有束帶，手裏拿着一把槍。」跳到演說臺上來，爲了激昂和憤怒而戰慄着。「同志們！我們工人能容忍這個叛逆行爲至多少時候呢？你們正在同資產階級和地主做買賣……我們在這裏，我們普地洛夫工廠三萬工人……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契次表現很大的鎮靜力，那把槍就在他的鼻子之前晃着。他安靜地從主席高位上俯下身來，拿一張印好的宣言塞在那個工人底發抖的手裏：「同志，請你拿着，我請你讀一讀。裏面說了普地洛夫工廠同志應當做甚麼事情……」那篇宣言裏甚麼都沒有說，除了要示威者回家去，否則就是背叛革命。事實上，門寧維克派還有甚麼話好說呢？

在獨立特憲羣下的鼓動之中，以及在這時代鼓動狂潮之中，齊諾維也夫佔據一個大位置。他是具有非常能力的一個演說家。他的高中音起初會使你驚訝，但後來就以其奇特的樂音迷住你。齊諾維也夫是一個天生的鼓動家。他知道如何去感染羣衆底情緒，如何隨着羣衆底感動而激昂起來，及如何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找到一種雖然冗長卻很能吸引人的表現。敵人時常叫齊諾維也夫做布爾雪維克派中最大的煽惑家。這是他們常用的方式，表示敬重他的最大的優點——他能够深入民心，而彈動其弦索。然而不能否認，齊諾維也夫祇是一個鼓動家，而非理論家或革命的戰略家。若非受一種外來的紀律所裁制，他很容易流於「煽惑主義」——這裏用的不是庸俗的意義，而是科學的意義。即是說，他表現一種傾向，容易爲了眼前的成功而犧牲遠大的利益。齊諾維也夫底鼓動家敏感，每逢估計政治局勢問題發生時，使他成了一個非常可寶貴的顧問——但僅此而已。在黨底會議時，他若有一個已定的政治觀念在羣衆大會試驗過的而又浸透了工人和兵士底希望和怨恨的，那他就很能征服人，說服人，迷住人了。他方面，齊諾維也夫也能够在那種大會中，甚至在那時代的執行委員會中，給那些最極端和最易爆炸的思想以一種遮飾的和委婉的形式，而深入於那些懷有不信任成見的人底心中。爲的成就這些寶貴的效果，他除了自覺他是對的以外還須有一種別的東西，他必須還有一種使他放心的信念，以爲有一隻可靠而強壯的手替他擔負了政治的責任。列寧給了他這個信念。若有一個已定的戰略公式，透徹發揮了問題底本質，齊諾維也夫就可以巧妙而敏感地補充以他剛剛從街道，工廠或兵營搜集來的呼號、抗議和要求。在此種時機，他就是從列寧到羣衆間——有時從羣衆到列寧間——一架理想的傳達機器。齊諾維也夫總是跟隨他的教師走，除了很少幾次。但這幾次恰好是黨、階級和國家底命運懸而待決時候。這位革命鼓動家缺少革命的性格。每遇征服人心的問題時候，齊諾維也夫始終是個孜孜不倦的戰士，但一到實際行

譯者按本書中凡遇 *triflar* 均譯爲鼓動家，凡遇 *dennigono* 均譯爲煽惑家。『煽惑主義』(Demagogie) 底廣狹的意義，乃是有寬狹與民衆以便私圖，至其科學的意義，則如書中所說。

動，他忽然喪失鬪爭勇氣了。此時他忽然從羣衆後退，也從列寧後退，祇聽到動搖聲音，祇搜集疑惑，祇看見障礙。於是他的姿態的差不多女性的聲音就喪失了其說服人的力量，而表示他的內心弱點。七月那幾日在陶立特宮牆下，齊諾維也夫是非常活動，靈巧和有力的。他提起羣衆底激昂至最高點——並非號召他們做擊決的行動，反是制止他們。這個恰合於時機和黨底政策。齊諾維也夫此時如魚在水一般。

立登尼橋一仗，是示威發展上一個大轉變。從此沒有人敢在窗口和陽臺看示威了。那些富人都羣聚火車站，要離開都城。街上的鬪爭轉變為沒有確定目的的一種零星衝突。夜裏，示威者和愛國派之間發生徒手戰，或無計劃的繳械來福槍從這人手裏轉到那人手裏。散出來的小隊的兵士隨便行動。「匪徒和暗探，附和着兵士，唆使他們做無政府式行動。」——博德魏斯基說。小隊水兵和陸軍搜索那些在屋頂放槍的人，竟去檢查地窖。有幾處托辭檢查，竟實行搶劫。他方面，「虐殺」手段也用出來了。城中商人自覺有力量部分，便發狂地攻擊工人，殘暴地毆打工人。新列斯內工廠工人阿法那細夫說：「一羣人叫着，打死猶太人和布爾雪維克淹死他們！」便來攻擊我們，把我們結實打了一頓。」一個被打的人死在醫院。阿法那細夫自己從迦德運河中，被水兵們救起來，受傷和流血。

衝突，犧牲，無結果的鬪爭，無確定的目標，——這就說明了當時情況。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號召工人和兵士停止示威。這個決議立刻通知執行委員會了；此時下層分子也難得有人反對此決議。羣衆散回各區去，他們無意明日再開始鬪爭。他們覺到了那個「政權交給蘇維埃」的問題，比外表所呈獻的，要複雜得多了。

陶立特宮終於解圍了。附近街道沒有人了。但是執行委員會底會議仍舊開下去，有時中斷，有時長篇大論的演說，沒有意義，沒有目的。以後，人家纔明白，那些妥協派在等待着甚麼事情。隔壁房間裏，工廠和兵團諸代表還在呆等。默特

●譯者按 Porton 本城俄文原意指民團編製猶太人商會住宅，打傷，此語發給猶太人而言，但這個手段，有時不僅屬於猶太人。本報中凡遇 Porton 皆譯爲商會。

列夫記載道：「半夜過去好久了，我們還在等着一個『決議』……爲了疲倦和饑餓而煩躁起來，我們就在亞歷山大大大廳走來走去……到了七月五日早晨四點鐘，我們的呆等終於有個結束……一羣武裝的軍官和兵士鬧嚷嚷地經過宮殿入口開着的門衝進來。」全宮殿充滿了響亮的馬賽歌聲，當這快要天亮的時候，那種踏步聲和軍樂聲使會議廳發生一種非常的激動。代表們從各自的席上跳了起來。一個新的禍事麼？但是但正在演說臺上……他喊道：「同志們不要慌。這不是甚麼禍事。這是一些忠實於革命的兵隊開到這裏來了。」不錯，望眼欲穿的可靠的隊伍終於開到了。他們佔據了過道，殘暴地攻打那還留在宮裏的少數工人，一部分攜帶武器的工人被他們繳械了，被他們逮捕帶走。少尉顧泰，一個有名的門等維克，穿着軍裝走上演說臺去。主席，但張開兩臂來擁抱他，音樂奏着勝利的歌調。妥協派快活得透不過氣來，以得意的眼睛瞪視左邊，互相握手，張開喉嚨，傾注他們的熱情於馬賽歌聲。「反革命開始時一幅典型的畫圖，」馬爾托夫喃喃自語說，他曉得如何觀察，他也明白好多的事情。蘇漢諾夫記載的這一幕劇底政治意義還更重要些，如果你記得馬爾托夫和但同屬於一個黨，在但看來，這一幕劇恰好表示革命底最高勝利。

直至此時觀察了多數代表洋溢著喜氣之後，蘇維埃左翼纔明白：這個官式的民主力量底最高機關到了真正的民主力量出現於街上時候，是何等的孤立。在三十六個鐘頭當中，那些人輪流着退到會場外去，爲的打電話同司令或在前線的克倫斯基相聯絡，請求救兵，號召，勸說，祈求，一個個鼓勵家派出去，然後又等待着。危險過去了，但是恐懼心仍在那裏作怪。早晨五點鐘，那些「忠實分子」底踏步聲，所以在他們的耳旁，如同同一曲達凶化吉的交響樂。演說臺上終於發出坦白的演說了，說起僥倖壓平一個武裝的叛亂，說起此次必須同布爾維克派算賬。然而進入陶立特宮的那些軍隊，並不是從前線來的，有如好多人看見當時情景所猜測的一般。那些軍隊本是從彼得格勒衛戍軍中抽調而來的，主要是從最落後的三團抽調來的。濱雷與勃來順斯基團，諾夫斯基團和伊士馬伊洛夫斯基團。七月三日，這三團人聲明守中立，無論如何用政府和執行委員會威權都調他們不動。兵士們在軍營裏惶恐不安坐着等。直到七

月四日下午，政權機關想出了一個有力量的辦法：拿些文件給亞雷奧勃來順斯基團兵士看，其中證明列寧是個德國偵探，如同二加二等於四一般明白。這事成功了。各團傳遍了新聞，軍官、團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會派來的鼓動家，加倍活動。中立諸團底情緒忽然改變了。天快亮時，已經無需要他們了，人們卻成功了，把他們集合起來，帶他們穿過無人的街道直至空虛的陶立特宮。那夜，馬賽歌是伊士馬伊洛夫斯基團底軍隊奏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日，恰好是這一團（當時最反動的）奉令逮捕第一次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當時蘇維埃正在開會，由托洛茨基當主席。歷史劇底盲目導演者，每一步都演出了動人的情節，卻不是有意串這種情節；他簡單地讓事變底邏輯自由發揮罷了。

街道上肅靜了羣衆之後，那個成立不久的革命政府便伸伸牠的麻木的四肢。工人代表扣留起來了，槍械繳了，各區間的聯絡切斷了。大約早晨六點鐘，一輛汽車停在真理報編輯部門口。汽車裝來軍官生和兵士，還有一架機關槍，立刻安在窗口上。這些不速之客走後，留下了一個搗得稀爛的辦公室，抽屜撬開了，地板堆滿了扯破的稿子。電話線根根扯斷，門房和差役被打一頓，捉去了。印刷廠受的攻擊更厲害，這印刷廠是最近三個月來工人捐錢買的。旋轉印刷機搗毀了，鑄字機被壞了，排字機碎成片片了。布爾塞維克派想錯了，他們克倫斯基政府懦弱無能！

蘇漢諾夫寫道：「一般說來，此時街道已經恢復常態。差不多沒有羣衆擁聚在街上，或當街開會，差不多所有的店鋪都開了門。」早晨，布爾塞維克派號召停止示威的傳單——被搗毀的印刷廠底最後底產品——散發出去了。哥薩克兵和軍官生在街上拘捕水兵，陸軍和工人，解他們進監獄或看守所。在店鋪裏和人行道上，人家說的都是關於德國人底金錢。有人敢替布爾塞維克派辯護，立刻就要被捕。「此時沒有可能宣布列寧是一個正人君子，——人家要把你提到警察局去的。」蘇漢諾夫總是一個細心的觀察家，留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智識分子常來往的街道上發生的事情。但是工人區域情形另是一樣。工廠裏還沒有有人做工。人們小心戒備着。傳聞有隊伍從前線開回來。維包格區各

街道上成羣結隊的人討論着，若來攻擊應當怎麼辦，默特列夫說：「赤衛隊和一般工廠青年決心溝彼得·保羅堡去，幫助被圍在那裏的隊伍，他們把手榴彈塞在口袋裏，鞋子裏和衣服裏。他們坐划子過河去，一部分從橋上過去。」哥隆那區排字工人斯密諾夫，回憶道：我看見幾隻小火輪載着海軍學生，從杜德霍夫和奧蘭堡堡開下尼瓦河來。下午兩點鐘時，大家知道大局不好了……我看見水兵們一個個地由小路走向克龍斯達脫去……謠言傳開來，說所有的布爾雪維克都是德國奸細。卑鄙的迫害開始了……「歷史家密留可夫很滿意地把這一切總括起來道：『街上的人情緒和成分都完全改變了。黃昏時，彼得格拉是非常安靜的。』」

前線隊伍尚未開到以前，彼得格拉軍區司令部，得到妥協派底政治合作，繼續隱瞞着他們的真正意向。下午，有幾個執行委員，以里倍爾為首，到克希辛斯該雅邸宅來，同布爾雪維克諸領袖開談判。這次訪問表明一種最和平的態度。依照當時成立的協定，布爾雪維克派應該叫水兵們回克龍斯達脫去，叫機關槍兵退出彼得·保羅堡，並撤除巡邏隊和裝甲汽車；政府方面則應允不許人處殺或壓迫布爾雪維克派，並釋放那些被捕的人，除了犯刑事的不釋放。

但是這個協定並不能持久。關於德國金錢和前線軍隊調回的風聲傳開去，衛戍軍中漸漸有些部隊表示盡忠於民主派和克倫斯基了，他們派代表到陶立特宮或司令部去。最後，前線軍隊果真陸續開到了。妥協派方面的氣概一點鐘比一點鐘驕傲起來。前線來的隊伍本準備要用血手從那些德國奸細奪回首都。現在顯然明白無需要軍隊來做這事，但必須找個請救兵的藉口。為的避免自己陷於嫌疑之中，妥協派就盡方向帶兵官表示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是站在他們方面的，布爾雪維克派則是他們的公敵。當卡明尼夫提醒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注意幾點鐘之前成立的協定時候，里倍爾以一個鋸石心腸的政治家聲口回答說：「勢力底對比，現在已經改變了。」里倍爾從拉達爾底通俗講演裏學到：大敵是憲法底一個重要部分。一個克龍斯達脫代表團，以據斯可尼可夫為首，屢次被執行委員會底軍事部傳了去，軍事部底要求一點鐘比一點鐘加多，最後竟變為里倍爾底一個哀的美救書，要他們立刻同意解除克龍斯

達脫的人底武裝。辣斯可尼可夫說道：「我們從軍事部出來，又去同托洛次基和卡明尼夫商議。列夫·大衛這維德（即托洛次基）教我們立刻秘密送克龍斯達脫的人回去。我們決定派同志到各兵營去，並通知克龍斯達脫的人，說他們就要被強迫繳械。」大多數的水兵來得及走開了，惟有幾小隊仍留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和彼得·保羅堡。

里伏夫親王，得到社會主義部長知情和同意，早於七月四日，簽發一個命令給波洛夫澤夫將軍，要他「逮捕那些佔據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的布爾雪維克派，把那個屋子騰出來駐兵。」此時，編輯部和印刷廠被搗毀之後，布爾雪維克派大本營底命運問題就成了生死關頭的問題。必須防衛這座屋子。軍事委員會任命辣斯可尼可夫為防衛司令，他大規模地——依照一種克龍斯達脫辦法——履行他的職務；徵發大砲，甚至叫一隻小兵艦開進尼瓦河口來。辣斯可尼可夫事後以如下的話解釋他這個佈置：「這些軍事準備，在我方面，自然不是僅僅爲了自衛，因爲空氣中不僅含有火藥氣而且含有毒殺氣……我還以爲——我相信不是沒有理由的——有一隻好的兵艦在尼瓦河口就足夠大大搖動臨時政府底決心。」所有這一切是頗空泛的，而且不太認真。我們可以想得到，七月五日白天，軍事委員會諸領袖，連辣斯可尼可夫在內，尙未明白局勢改變至甚麼程度。所以在這個時候，武裝示威已經迫不得已急忙後退，爲的不被敵人追上武裝暴動了，有些軍事領袖還在實行一些偶然的未經深思的前進步驟。那些青年的克龍斯達脫領袖，這回並非第一次過了火。但若沒有那些愛過火的人底幫助，你能革命麼？事實上，一切人頭大事業之中不是必然含有百分之幾的輕率妄動成分麼？這次祇限於發出一些訓令而已，而那些訓令不久又給辣斯可尼可夫自己撤消了。當此時候，傳到這邸宅來的消息一個險似一個。有個人看見尼瓦河對岸一座屋子窗口架了機關槍，向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瞄準；又有個人看見一隊裝甲汽車向這方面開來；第三個人則報告哥薩克巡邏隊臨近來的消息。兩個軍事委員會派到軍區司令部去談判。波洛夫澤夫向他們保證說，搗毀真理報事件，他不知情，他也不準備去壓迫軍事委員會。事實上，他不過在等待前線來的足夠的救兵而已。

當此克龍斯達脫退兵之時，整個波羅的海艦隊剛準備好了前進，這艦隊底主要部分停在芬蘭海上，全體約有七萬水兵。還有一軍人也駐紮在芬蘭，此外赫爾辛福海港口廠有一萬俄國工人在做工。這是革命底一個有力的拳頭。海陸兵士底壓力如此難以抵禦，甚至社會革命黨底赫爾辛福委員會也出來反對合作政府，因此在芬蘭海陸軍中所有蘇維埃機關都一致要求執行委員會接受授權。爲了擁護這個要求，波羅的海方面的人決心隨時都可開進尼瓦河口去。然而有件事物阻止他們，就是害怕削弱了海軍防守線，讓德國艦隊容易來進攻克龍斯達脫和彼得格勒。

但是這裏發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波羅的海艦隊中，中央委員會——稱爲「波中」的——於七月四日召集各艦委員會開一個非常會議，主席狄賓科宣讀艦隊司令剛接到的兩個秘密命令，由海軍部次長杜達勒夫簽字的。第一個命令要海軍上將凡德勒夫斯派四艘驅逐艦到彼得格勒來以武力阻止克龍斯達脫水兵登陸；第二個命令要艦隊司令不許各戰艦以任何藉口從赫爾辛福開往克龍斯達脫，有不從者不惜以潛水艇擊沉之。那位海軍上將處於兩大之間，尤其要保存自己的腦殼，所以把電報交給「波中」並聲明說：即使「波中」副署，他也不執行這二個命令。這二個電報宣讀後，水兵們驚駭起來。他們固然一有機會使用那絕不客氣的話來痛罵克倫斯基和那些妥協派。但直至此時，他們還以爲此事是蘇維埃內部的鬭爭。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佔多數的一派，和芬蘭地方委員會中佔多數的一派，本是同黨派的人——這個地方委員會剛出來主張一個蘇維埃政府。顯然，無論門雪維克派或社會革命黨人都不會贊成去擊沉那些主張執行委員會拿起政權的戰艦。一個舊時海軍軍官，如杜達勒夫也者，如何能捕足在蘇維埃家務糾紛裏面，而把這糾紛變成一個海戰呢？昨天那些大戰艦被官方視爲革命底屏障，而且拿來同那些落後的驅逐艦和潛水艇相對照，革命宣傳差不多未曾送到那些艦艇哩！政府現在居然要潛水艇底幫助擊沉那些艦艇了麼？這些事實簡直不能被水兵們遲鈍的頭腦所瞭解。那兩個命令，他們以爲是屬於羅曼的，其實卻是三月播種之後七月應有的收成。從四月起，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開始號召外省起來反對彼得格勒，號召兵士起來

反對工人，號召騎兵起來反對機關槍兵了。他們在蘇維埃中給了兵士代表以特權，超出工人之上；他們優待零星小企業工人而反對金屬大工業工人。他們自己代表過去時代，所以在一切種種落後性中尋求援助。現在他們腳底下的基礎動搖了，於是使後衛來反對前鋒。政治有其自己的邏輯，尤其在革命時候。妥協派各方面受迫，不得不命令海軍上將凡德勒夫斯基擊沉比較前進的戰艦。對於妥協派最不幸的，就是他們依賴的落後分子已在日加一日地努力去趕上前進分子了。潛水艇官兵對於杜達勒夫底命令之氣憤也不減於諸戰艦官兵。

主持「波中」的人絕非哈姆刻特。一流人。他們不坐失時機立刻和各艦委員共同決議，派那隻指定來攻擊諾斯達脫的驅逐艦奧爾費號立刻到彼得格勒去，一來探聽那裏發生甚麼事情，二來「逮捕海軍部次長杜達勒夫。」這個決議雖然出人意外，但仍明白表示波羅的海水兵如何還把妥協派看作閹割的兄弟，與他們認為公敵的杜達勒夫不同。奧爾費號開進尼瓦河口時，正在一萬武裝克龍斯達脫人在此登陸之後二十四小時。但是「勢力底對比已經改變了。」水兵們一個整天不得允許登陸。直到晚上，「波中」和各艦代表共六十七個水兵總得允許到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去。——那時正在第一次結算七月事變底賬。勝利者在新勝利之中是洋洋得意的。魏廷斯基在演說，很得意地描繪懦弱和屈辱時候的情形，為的更加鮮明襯托出後來的勝利。他說：「首先來幫助我們的隊伍，是裝甲汽車隊。我們堅決計劃好了，那些武裝暴徒如果使用武力，我們就開槍……看見革命遭遇的危險如此之大，我們就發了一個命令給某些部隊（在前線）趁火車回首都來……」這個聯席會議底大多數人正在吐露他們的仇恨，反對布爾雪維克派，尤其反對水兵。就在這個空氣之中，波羅的海代表們來了，還帶了一個命令逮捕杜達勒夫。那些勝利者用狂野的叫喊，頓腳，揮拳，來迎接波羅的海艦隊底議決案。逮捕杜達勒夫，為甚麼？這位勇敢的海軍中將，不過履行他對於革命的神聖職務罷了，至於他們，水兵們，叛亂者，反革命分子，則在背後打擊革命，聯席會議以一個特別的決議案

鄭重宣佈他們與杜達勒夫一致。水兵們目瞪口呆望着演說的人，又互相望着。直至此時他們纔開始明白一向在他們眼前發生的事情了。第二天，全體代表被捕，在監牢內完成他們的政治教育。接着「波中」主席，那個海軍准尉狄賓科來援助他們，也被捕了；在他以後被捕的還有海軍上將凡德勒夫斯基，他是被召來首都問話的。

六日早晨，工人們復工了。現在惟有呵絲的軍隊在街上示威。反間諜機關的人員在街上檢查通行證，到處捉人。青年工人魏諾夫，散發「小頁真理報」，那是代替昨日被搗毀的布爾雪維克機關報而出版的，——在街上被一羣暴徒殺死了，也許就是反間諜機關人員殺死了他。黑色百人團反動分子嘗到了壓平反抗的味道。劫掠、強暴，有時開槍繼續發生於城裏各部分。這一日中，隊伍接二連三從前線開到了。騎兵師、頓河哥薩克團、輕騎兵師、伊茲波團、小俄羅斯團、龍騎兵團及其他。高爾基底報紙寫道：「哥薩克兵大批開到，器張得很。」城內有二、三地方新到的伊茲波團被人開機關槍射擊。兩處機關槍都發現了，在頂樓上，但找不到開槍的人。在其他地方，開到的軍隊也被人射擊。這種惡意的開槍事件深深陷害了工人。顯然是有經驗的挑唆家，拿衛生九來歡迎兵士，意圖播下反布爾雪維克種子。工人們急忙努力向新到的兵士解釋這種事情，但人家不許工人們接近兵士。自從二月以來，這是第一次，軍官生或軍官站在工人和兵士之間。

安協派歡天喜地歡迎新到的軍隊。在軍隊代表大會上，當着許多軍官和軍官生面前，那個魏廷斯基獻殷勤地解釋說：「現在軍隊和裝甲汽車沿着百萬大街開往宮殿廣場去了，為得接受波洛夫將軍底指揮，而這就是我們依賴的真實的力量。」為了做一種政治的掩護，四個社會主義者奉委襄助軍區司令辦事。阿夫克生底也夫和高次由執行委員會派的，史高倍列夫和欠爾諾夫由臨時政府派的。但這並不能保全那位司令。克倫斯基後來向白衛軍誇口說，他於七月事變中從前線回來時就把波洛夫免職了，為了「優柔寡斷」。

現在終於可以解決那個拖延許久的問題了，就是搗毀那個設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的布爾雪維克總黨。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尤其當革命時候，不重要的事實，以其象徵的意義作用於想像，有時卻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譬如，在反對布爾雪維克的鬭爭之中，列寧「佔奪」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問題佔據了一個不相配稱的重要位置——克希辛斯該雅是個宮廷舞姬，她底出名，由於她的舞術者少些，由於她同羅曼諾夫皇朝諸男性代表關係者則更多些。她的私邸便是這種關係底產物——好像是尼古拉第二做皇儲時給奠的基。大戰前，人家談起這個與多宮望衛對宇的爲貴官命婦所常聚會的邸宅，總帶着一種欣羨的敬意。但在大戰時候，人家則常提到「贖物」了。兵士們則甚至以更恰當的話來說，將近老年了，這位舞姬便投身於愛國生涯。那個爽直的勞強可關於此事曾說過如下的話：「總司令（尼古拉大公）曾說，他知道了舞姬克希辛斯該雅參與和影響於造廠事務，許多工廠由她得到了定貨單。」倘若革命之後無人居住的克希辛斯該雅邸宅未曾得到民衆底好感，那是毫無足怪的。那時，革命引起了難於解決的住宅缺乏問題，政府從來不敢侵犯一所私人底住宅。徵發農民底馬匹去打仗，那是一回事；徵發空邸宅爲革命之用，那又是一回事。但民衆看法則不相同。

一個裝甲車後備師，爲了尋找適宜的駐所，便於三月初開進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去，而佔據之，因爲那位舞姬有很好的車庫。裝甲車師情願把這屋子樓上讓給布爾雪維克派彼得格拉委員會。布爾雪維克派和這個裝甲車師的友誼，補充了他們和機關槍團的友誼。這個邸宅之佔據發生於列寧回國前幾個星期，此事，起初差不多沒有人注意。那個對於侵佔者的義憤是隨着布爾雪維克派影響擴大而增加的。報紙上記載的故事，關於列寧如何住宿於那個舞姬底房，宅內所有的陳設如何被人毀壞和盜取——都是純粹的謊言。列寧住在他的姊姊底簡陋的房子裏。舞姬底陳設則被屏屋管理人封存起來。蘇漢諾夫，於列寧回國那一天，參觀過這個邸宅，他描寫得很有趣。「那個有名的舞姬底房間，現出頗奇異而不配稱的情景；優雅的天花板和牆壁，絕不與那些粗笨傢俱相調和；原始的桌子，椅子和板櫈，亂七八糟安置着，隨着事務底需要。一般說來，傢俱是很少的。克希辛斯該雅底可移動的陳設已經搬到別地方去了……」報紙

小心避開了裝甲車師問題，而把列寧說做一個匪徒，以武力佔據一個無拳無勇的熱心藝術家底房屋。社論和報屁股都來發揮這個論題。衣衫襤褸的工人和兵士，跟隨了絲絨綢緞和美麗的地氈，首都所有的會客廳，都激發了義憤。當初基龍特派叫雅可賓派擔負九月屠殺，軍營失竊牀墊，以及土地法運動諸事之責；如今，立憲民主黨和民主派也藉馬布爾雪維克派摧折人頷道德柱石以及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精緻的地板上咳嗽和吐唾了。皇朝底舞女成了被野蠻釘靴踐踏下文化之象徵。這樣尊崇，令那位舞姬振作了勇氣，竟向法院控告去。法院判決布爾雪維克派應當搬出那座屋子。但這是不很容易做到的。『在院子守衛的裝甲汽車，氣概威嚴得很。』查勒志斯基回憶道，他那時是彼得格拉委員會一個委員。此外機關槍團和其他隊伍，也準備好於必要時贊助裝甲汽車師。五月二十五日，執行委員會接到那個舞姬底代表律師底控告，居然承認：『革命底利益，要求服從法院判決。』但妥協派除了這個柏拉圖式的格言之外，未敢有所動作——這事很使那個舞姬痛心，她的本性絕非傾向於柏拉圖主義的。

中央委員會，彼得格拉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繼續在那邸宅裏辦公。探斯可尼可夫說：『民衆接連不斷地在克希辛斯該雅邸宅進出。某些人有事情同這個或那個機關接頭，某些人來拿宣傳書報，某些人找兵士真理報編輯部；某些人則來參加會議。那裏時常開會，有時接連開下去，在樓下寬闊的大廳裏開，或在樓上有個長桌子的房間裏開，那個房間多半是舞姬底宴會室。』陽台上空飄揚着中央委員會那面威嚴的旗幟，開羣衆大會時演說的人就在這陽台上講話，不儘白天開大會，夜裏也開。時常黑暗中來了一隊兵士或一羣工人，要求一個人對他們演說。也有市民偶然結隊在陽台之下觀望，報紙上的胡說時時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當那危急的幾天，心懷敵意的示威者暫時行近那屋子，要求逮捕列寧和逐出布爾雪維克派。看那在宅前經過的羣衆洪流，可以覺知那沸騰起來的革命深度。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問題在七月半變中達到了最高峯。密留可夫說：『運動底大本營並非獨立特宮，而是列寧底堡壘，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及其古典風的陽台。』示威失敗必然致成布爾雪維克這個大本營底陷落。

早晨三點鐘，彼得格拉圖底後備營，一隊機關槍兵，一連謝米諾夫斯基團兵士，一連波雷奧勃來順斯基團兵士，伏倫斯基團底教導隊，兩尊大砲和八輛裝甲汽車，齊向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和彼得·保羅堡壘開來，二處祇隔一衣帶水。早晨七點鐘，軍區司令部一個副官，社會革命黨人顧子明，要求騰出房屋，那時留在屋內的克龍斯達脫水兵祇有一百二十人，不肯交出他們的槍械，就跳到彼得·保羅堡壘那邊去了。政府軍隊佔據克希辛斯該雅邸宅時，除了幾個工役以外沒有找到其他的人……現在還有彼得·保羅堡壘問題。我們還記得，青年赤衛隊早已從維包格區渡河到那裏去，以便必要時候幫助那些水兵。其中一個記載道：『保羅堡壘頭上立着幾尊大砲，顯然是水兵們安置的，以防萬一』。似乎要流血。但是外交的談判和平地解決了問題。史大林奉了中央委員會委派向妥協派領袖提議共同設法以不流血手段結束克龍斯達脫水兵底行動。由門雪維克波格丹諾夫陪伴着，他不難說服水兵接受前一日里倍爾底哀的美敦書。當政府底裝甲汽車開近堡壘時，一羣代表從堡壘門走出來，宣布守兵服從執行委員會。水兵和陸軍放下的武器，被幾輛貨車裝走了。繳了械的水兵被送到貨船上，回克龍斯達脫去。堡壘底投降，可以認為七月事變之末幕。前線召回的一個腳踏車隊佔據了業巴肅清了布爾雪維克的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和彼得·保羅堡壘。十月革命將要發生時，這隊人也站到布爾雪維克派一邊來了。

第三章 七月時布爾雪維克派能取得政權麼？

被政府和執行委員會禁止的示威，乃是一個大規模的示威。第二日參加者不下五十萬人。蘇漢諾夫演說七月事變底「血和泥」，卻不得不說：「把政治結果拋開，我們卻不能不佩服民衆底可驚異的運動。即使認爲這運動是不幸的，牠的自發的偉大的規模也能令人歎觀止矣。」根據偵查委員會底計算，二十九人被殺，一百十四人受傷，——雙方數目約略相同。

這運動是從下層發起的，與布爾雪維克派無干——在某種限度之下，甚至是反對布爾雪維克派的——這一點，起初連妥協派也承認。但在七月三日夜裏，尤其到第二天，官方意見開始改變了。這運動被宣布爲「暴動」，布爾雪維克派是牠的組織者。史丹開維奇，一個接近克倫斯基的人，後來寫道：「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之下，發生了一個有組織的布爾雪維克派暴動，反對蘇維埃中佔多數的一派，這一派人當時是諸保衛祖國的黨派組成的。」這個組織暴動的控告，不僅是政治鬭爭底一個方法。六月間，那些人感覺到布爾雪維克派對於羣衆的強大影響，從此簡直不肯相信工人和兵士能湧起一個運動超出布爾雪維克派。在執行委員會某次會議上，托洛茨基企圖解釋時局說：「他們罵我們製造羣衆情緒，這是錯誤的，我們不遺努力表達羣衆情緒罷了。」十月革命後敵派出版的著作，尤其蘇漢諾夫底書，都說布爾雪維克派祇因七月暴動失敗不得不掩飾他們的真正目的，而拿羣衆底自發運動來解嘲。但是一個武裝暴動，業已牽引幾十萬人入其漩渦之中，牠的計劃能够隱藏起來如同珠寶一般麼？十月時，布爾雪維克派爲情勢所迫不是完全公開號召羣衆起來暴動，而且當着衆人眼睛準備這個暴動麼？如果沒有人發現出七月有此計劃，那祇因爲根本沒有這個計劃。機關槍兵和克羅斯達脫水兵進入彼得·保羅堡，本是得到裏面守兵同意的——妥協派

特別堅持這堡壘是被「攻佔」的——絕非一個武裝暴動行爲。這堡壘設在一個河島上，與其說是軍事要塞，寧可說是一個監獄，也許可以用做退下來的人底避難所，絕非可以作為進攻之用的。示威者到陶立特宮去時，沒不經意地在那些最重要的政府機關前面經過，——要佔據那些機關，普地洛夫工廠底赤衛隊就有足夠的力量。他們佔領彼得堡羅堡壘，恰恰同他們佔領街道、哨崗和廣場一般。還有一個附加的動機，就是這個堡壘靠近希辛斯該雅邸宅，必要時還可以援助牠。

布爾雪維克派盡了一切力量使得七月運動祇成爲一個示威。但是這次示威，果然不會由於事物本身的邏輯，越出那些界限以外的麼？這個政治問題是比刑事事件更難於確定回答的。剛在七月事變發生過後，爲估計這個事變，列寧寫道：「一個反對政府的示威，——這是此次事變形式上最恰切的稱呼。但問題就在於：此次並不是普通的示威。比示威大得多，卻遜於一個暴動。」羣衆一旦把握了某種思想，他們就要實行起來。工人，尤其兵士，雖然信任布爾雪維克，卻未曾覺悟，他們祇有得到黨底號召和在黨領導之下纔可以出來。二月和四月之經驗，寧可說是給他們以恰恰相反的教育。如果五月間列寧說工人和農民比黨更革命一百倍，那他無疑是概括了二月和四月底經驗。但羣衆也用他們自己的方法概括了這個經驗。他們對自己說：「迪布爾雪維克派也坐失時機並拉我們後退哩。」示威羣衆在七月那幾日已有決心，若有必要則消滅那個官式政府。資產階級方面若來抵抗，則用武力對付之。在此限度之下，確有一個武裝暴動成分在。雖然有此決心，但未曾實行到一半，更不用說實行到底了；這是因爲妥協派迷亂了全部局勢之故。

在本書第一卷裏，我們詳細說了二月政制底離奇現象。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從革命民衆之手得到了政權。他們並未曾提出過爭取政權底任務。他們並未曾奪得政權。他們是反乎自己意志而被他人強迫接受政權。他們又是反乎羣衆意志，圖謀將這政權奉送給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衆並不信任自由派，但信任妥協派。可是妥協派並不信任他們自己。在他們立場上說，這是對的，即使將整個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能成爲一個力

一旦把政權抓在自己手裏了，他們連自己都要變爲零的。政權差不多要自動地從民主派手裏滑落於布爾雪維克派手裏。這個不幸是無法可以補救的，因爲俄國民主派生來就是一個零，而此不幸即含於此零之中。

七月示威者要使政權還給蘇維埃，但爲此之故，蘇維埃必須同意接受政權。然而在首都工人和衛戍軍中活動的兵士大多數人已擁護布爾雪維克派了，蘇維埃中的多數卻仍然屬於——由於那個情性定律作用，凡代議制度都受此定律所支配——那些小資產階級黨派，他們認爲損害資產階級政權就是損害他們自己。工人和兵士明白覺到了，他們的情緒和蘇維埃政策之間互相矛盾——換一句話說，即是他們的今日和他們的昨日之間互相矛盾。他們出來示威，要求一個蘇維埃政府，此時他們絕不信任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那些妥協派。但是他們不曉得如何處置那些妥協派纔好。若是用暴力推翻他們，那就等於解散蘇維埃而非送政權給蘇維埃。在找得一辦法改變蘇維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兵士同謀以直接行動方法使蘇維埃服從羣衆底意志。

兩個執行委員會關於七月事變發了一個佈告，其中妥協派氣憤號召工人和兵士起來反對示威者，據他們說，示威者「企圖以武裝底力量來壓迫你們的代表去服從他們的意志。」好像示威者和選舉者是兩種人，不是同一工人羣衆底兩個不同名稱，好像選舉者沒有權利叫被選舉的代表來服從他們的意志，好像這個意志並非要求他們履行應盡的責任——即爲了民衆利益去接受政權。聚集在陶立特宮週圍的羣衆，向執行委員會叫喊的，正是那個無名工人揮動粗率向伏爾諾夫叫喊的話：「把政權拿去罷，既然人家送給你了。」妥協派即調哥薩克兵來作爲回答。這些民主派紳士，寧可要一個國內戰爭，同民衆作對，而不願不流一滴血將政權接受在自己手裏。國內戰爭是白衛軍先開火的，但其政治的空氣，則是門寧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造成的。

工人和兵士要那個機關接受政權，那個機關偏用武力來抵抗——這事令羣衆糊塗起來。政治的軸心已經脫離牠的強大的羣衆運動了。如此，七月運動就變成了一種部分地以武裝暴動手段來實行的示威。這樣說也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半舉動，趨向於那種目的，這種目的本來於示威手段之外，是不容許用其他手段來達到的。

妥協派雖然拒絕政權，卻未曾完全交付於自由派——一來因為他們害怕自由派（小資產階級總是害怕大資產階級）二來因為他們替自由派害怕。一個純粹的立憲民主黨內閣立刻就要被羣衆推翻的此外，密留可夫說得很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反對擅自的武裝行動之時，也鞏固了那在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紛擾之中宣布的他們自己的權利，即唯有他們可任意調遣彼得格勒衛戍軍底武力。」妥協派繼續盜用着他們枕頭底下自己的權力。爲了以武力抵抗那些在旗幟上寫着「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人之故，蘇維埃不得不事實上集中權力在自己手裏。

七月那幾日，執行委員會甚至還走得更遠些：牠正式宣布牠的最高權。牠的七月四日議決案說道：「如果革命的民主派認爲必需將一切權力交於蘇維埃之手，那也祇能由兩執行委員會底全體會議來決定。」執行委員會一面宣布那個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示威爲反革命的暴動，一面又造成自己爲最高權力，並且決定政府底命運。

七月五日黎明，那些「忠實的隊伍」開進陶立特宮時候，指揮官報告說，牠的部隊完全無保留地服從執行委員會。沒有一個字提到政府！但是那些反抗者也是要服從執行委員會，認牠爲最高權力啊！彼得·保羅堡壘投降時候，守軍認爲祇消宣布他們服從執行委員會便够了。沒有人要求服從政府機關。從前線召回的隊伍也是完全接受執行委員會的調遣。如此爲甚麼還要流血呢？

這個衝突如果發生於中古時代末期，則互相屠殺的兩個營壘必然都是引用聖經文句的形式主義的歷史家事後一定要論斷說，兩方面都是爲了聖經文句底真解而戰爭。大家知道，中古時代手工業工人和不識字的農民，有一種奇異的熱情，願意爲了聖經文句示錄中文辭上的異義原故而戰死，正如俄國「分離派」不惜被人殲滅，祇爲的決定應該用二個指頭或三個指頭來劃十字的問題。其實，這種信條底下隱藏着——在中古同在現時一樣——生活利益底衝突；我們必須設法把這衝突發現出來。福音書上同一句話，在某些人看來是奴隸之意，在其他人的看來則是自由之

意。

但還有一個更新鮮更切近得多的事例。一八四八年六月在法國，兩者障礙物相打的兩方面都叫喊着「共和國萬歲」所以六月開爭，在小資產階級唯心論者看來，乃是一種誤會，因一方面底懈怠和他方面底熱烈而造成的事實。上資產者要的，是一個爲了他們自己的共和國，工人們要的，則是一個爲了大家的共和國。政治口號用來掩飾利益的時候多，用來據實表明利益的時候反而少些。

二月政制雖然離奇難解——再加上妥協派用馬克思主義的和民粹派思想的天書來裝飾這個政制——但階級間的真實關係是頗容易看得出來的。祇消注意到妥協黨派底雙重性格就夠了。受過教育的小資產者傾向於工人和農民，但同地主和廠家過從甚密。下層階級底要求係經過蘇維埃提到官式的國家來，執行委員會既爲蘇維埃組織中一個重要成分，便同時可以作爲資產階級底一種政治屏風。諸有財產的階級「服從」執行委員會，祇當執行委員會把政權推讓給牠們方面時候。羣衆服從執行委員會，也祇當他們希望執行委員會可以變成工農底統治工具時候。不能兩立的階級傾向在陶立特宮內交互錯綜着，各方都借執行委員會之名作護符：一方是出於不瞭解和輕信，一方則出於冷靜的打算。鬭爭不多不少，恰恰是爲着「誰來統治國家」的問題，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

但既然妥協派不願接受政權，資產階級又無力量保持政權，那麼在七月間布爾雪維克派可以奪取政權麼？在那危急的兩天內，彼得格拉的政權完全脫出政府機關之手了。那時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感覺到牠自己完全無能。在此情形之下，布爾雪維克派並不難奪得政權。外省某幾處，他們也可以奪得政權。既然如此，布爾雪維克黨不肯暴動，是對的麼？他們若是先在首都以及某些工業區域鞏固了地位，不可以漸漸擴張其統治至全國範圍麼？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大戰末年，最有助於歐洲帝國主義和反動之勝利的，就是那幾個月克倫斯基底統治，牠使革命的俄羅斯陷於精疲力竭，而且在歐洲交戰國軍隊和勞動羣衆眼中大大損害俄國底精神權威——他們滿含希望期待着革命底新猷。無產

階級革命若能縮短四個月的生產苦痛，那就是很大的收益了。那時布爾雪維克派接收來的國家不至如此民窮財盡，而革命在歐洲的權威也不至如此墮喪。這不僅能增高與德國進行談判時蘇維埃底地位，而且可以大大影響於歐洲和戰問題。這個推測實在是太迷人了。

然而黨底領袖們沒有走上武裝暴動之道，這是完全對的。奪得政權還不够，必須能保持政權。十月間，布爾雪維克派估量他們的時候到了，而最困難的日子還是在奪取政權以後。需要工人階級力量極度緊張，纔可以抵禦敵人無數的攻擊。七月間，連彼得格拉工人也未會有此決心做那堅忍不拔的鬪爭哩。雖然能够奪得政權，他們卻要送給執行委員會。首都無產階級雖然極大多數傾向於布爾雪維克派，卻仍未剪斷那個二月臍帶，將他們拴縛於妥協派的許多人還存了幻想，以為一切事情可以靠言語和示威辦成的。——嚇嚇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就可以使他們同布爾雪維克派合行共同的政策。連階級中前進部分，也沒有明白觀念：究竟走何道路纔可以達到政權。不久之後列寧寫道：「事情現在明白了，七月三日和四日，我們的黨底真錯誤，祇有這一點……即是黨還認為，由於蘇維埃方面政策底改變，一種和平的政治轉變是可能的事實上，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爲了與資產階級妥協，已經糾纏束縛到這個地步，而資產階級則反革命到如此程度，以致早沒有甚麼和平轉變可言了。」

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既如此不整齊一致，既如此沒有充足決心，更不用說起農民出身的軍隊了。衛戍軍以牠的七月三日和四日的行動，完全讓布爾雪維克派有可能奪取政權；但是衛戍軍中尚有一些中立的隊伍，他們在四日晚上決然傾向於愛國黨派一方面。七月五日那些中立的兵團都站到執行委員會一邊去，至於那些傾向布爾雪維克的兵團則努力表示中立的色彩。使政府能自由活動起來的，正是這個而不是紛紛來遲的從前線調回的軍隊。倘若布爾雪維克派於七月四日夜間急躁地奪得了政權，彼得格拉衛戍軍將不僅不會去保衛這個政權，而且在那從外面來的不可避免的打擊之下，將攔阻工人去保衛這個政權。

在作戰軍隊方面，局勢更加不利。要求和平和土地的鬭爭，使得軍隊對布爾雪維克派口號極表好感，尤其自從六月進攻以後。但是所謂兵士中「自發的」布爾雪維克主義，意識上並未曾與某一黨或其中央委員會或其領袖們相一致。這個時期兵士底書信明白寫出了軍中這個狀況。一個兵士從前線寫來信道：「你……龍部長先生，以及諸大領袖，我們不很明白黨派底事情，祇曉得過去和未來相隔不遠。從前皇帝把你們充軍西伯利亞或監禁在牢獄裏，將來我們要拿利刀戳過你們的屁股哩！」這幾行字固然是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那些欺騙兵士的人，但也同時承認兵士們自己沒有辦法。「我們不很明白黨派底事情。」軍隊不斷起來反抗戰爭和軍官，爲此目的從布爾雪維克字彙中選取口號。但離開那爲了送布爾雪維克派去當權的暴動，還遠得很哩。爲了鎮壓彼得格拉，政府從最近首都的防軍中挑選來一些可靠的隊伍，卻未曾遭遇其他隊伍底積極反對。隊伍開到首都來也未曾遭遇鐵路工人底阻攔。那個心懷怨望的，逃抗命令的，容易激發的軍隊，在政治上還是未曾成形的。軍中還少有堅固的布爾雪維克核心，能够給那散漫的兵士羣衆底思想和行動以一個統一的方向。

他方面，妥協派爲着唆使前線來反對彼得格拉和後方農民，又使用那個惡毒的武器而相當成功——三月間反動派曾圖謀使用這個武器來反對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對前線兵士說：彼得格拉衛戍軍，受了布爾雪維克派影響，不肯派遣補充的隊伍上前線去瓜代你們；工人不肯爲了前線需要來做工；農民若是聽了布爾雪維克派底話，現在就奪取土地，那就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留下給前線的人。兵士們需要一些補充的經驗，纔能懂得政府究竟是爲誰守護土地的，爲了在前線的農民呢，還是爲了地主。

在彼得格拉和前線軍隊中間還隔着外省人民，他們對於七月事變的反應，本身就可以作爲很重要的事後證據。判定布爾雪維克派應否於七月間直接奪取政權的問題。甚至在莫斯科，革命臟腑，也比在彼得格拉弱得多了。布爾雪維克派莫斯科委員會會議中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辯論。一些屬於黨底極左派的人，如布卜諾夫，主張佔據郵政局，電報

局、電話局、俄羅斯語報編輯部等，即是主張走上暴動道路。黨底委員會一般是很穩健的，決然拒絕了這個提議，認為莫斯科黨衆絕無決心做這行動。然而決定舉行一個示威，不管蘇維埃底反對。很廣大的工人羣衆走向史高倍列夫斯基廣場去，喊的口號與彼得格拉一樣，但遠無彼得格拉底激昂。衛戍軍底反應並不一致，有些隊伍參加示威，但祇有一隊是完全武裝的。殿兵大衛多夫斯基後來在十月鬪爭中佔一個重要位置，他在回憶錄中證明七月時莫斯科並無準備主持示威的領袖爲了失敗感覺灰心。

在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這個紡織業中心，蘇維埃早在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之下，彼得格拉事變消息傳來時還夾着一個謠言，說臨時政權倒倒了。執行李員會夜裏開會決定監督電報和電報以爲先決手段。七月六日工廠停工。四萬人參加示威，其中好多攜帶武器。到了知道彼得格拉示威沒有達到勝利時候，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蘇維埃急忙收兵。

在里加，受了彼得格拉來的消息影響，七月五日夜裏，傾向布爾雪維克的拉脫維亞輕步兵和「敢死營」發生衝突，這受國派的「敢死營」不得不退走。里加蘇維埃當夜通過一個決議案，贊成蘇維埃政府。二日之後，同樣的決議案也在烏拉爾首府也加德林堡通過了。「蘇維埃政權」這個口號，早幾個月僅僅以黨底名義提出來，自此以後成了若干地方蘇維埃底綱領。——這事無疑表示大大進了一步。但是從議決贊成蘇維埃政權，到那在布爾雪維克旗幟底下舉行暴動，還有一段長路。

在國內某些地方，彼得格拉事變成了導火線，引起了屬於一種私鬥性質的劇烈衝突。在尼齊尼·諾伏高老特，從前線退下來休息的兵士，好早就拒絕再往前線去，莫斯科派來的軍官生爲強逼他們服從的，因爲太強暴，激起了當地兩團兵士底義憤。開了火，殺死了和打傷了人。那些軍官投降了，繳械了。當地政府消滅了。莫斯科派來一技討伐軍，由三種軍隊組織而成。帶兵的是莫斯科軍區司令，那容易衝動的凡爾登夫斯基上校（後來做克倫斯基底陸軍部長）。

和莫斯科蘇維埃主席，那個老門零維克與楚克，一個沒有軍人氣質的人，後來主辦合作社，又後來做蘇聯駐德大使。然而他們尋不出人來討伐，因為變兵選舉的一個委員會，在他們開到時候已經完全恢復秩序了。

在某地夫，同夜，差不多同時，而且爲了同一理由（拒絕上前線），普魯卜特科團兵士五千人嘩變，奪取軍械庫，佔據砲台和軍區司令部，並逮捕了司令和警察長官。全城恐慌了，好幾個鐘頭。最後由於軍事機關，社會團體委員會，和烏克蘭中央議會屬下機關聯合努力，被捕的人纔得釋放，變兵也有一大部分解除武裝。

在遙遠的克拉斯諾雅斯克，由於衛戍軍情緒底激昂，布爾雪維克派自覺很有勢力，不願反動浪潮已經波及全國，仍在七月九日舉行一個示威，有八千至一萬人參加，大多數是兵士。伊爾庫次克派了四百名兵，帶着大砲，開來壓迫克拉斯諾雅斯克，軍區特派員即社會革命黨人克拉可衛茨基帶了來。兩日的會議和談判（這是雙權政制下必有的事情），那隊討伐軍已經受了兵士鼓勵的影響，害得特派員急忙撤兵回去。但在全體之中，克拉斯諾雅斯克是一個例外。在大多數省縣城方面，局勢不利得多了。譬如在薩馬拉，當地布爾雪維克派組織，接到首都鬪爭消息時，就「等待行動底信號，雖然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可以受他們倚靠的。」當地一個黨員說：「工人總開始同情布爾雪維克派，但不能希望他們會加入鬪爭，更加不能希望兵士。至於布爾雪維克組織，那『我們一起都是很薄弱的，我們祇有幾個人。在工人代表蘇維埃裏面有幾個布爾雪維克派，但在兵士蘇維埃裏面似乎沒有一個。此外，這兵士蘇維埃差不多完全是軍官組成的。』全國這種微弱而不利的反應，主要是因爲外省是從彼得格勒手裏接到二月革命，而非用鬪爭去換來，故在消化新的事實和思想方面比首都緩慢得多。必須添加一個時期，前鋒纔能將笨重的後衛拖着走。

如此，由於民衆意識狀態——這在革命政策上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七月間布爾雪維克派沒有可能奪得政權。同時，前線底進攻迫得黨去反對示威。進攻之失敗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事實上失敗已經開始了，但全國人民尙不知。危險的是在於：黨若是不小心，政府就可以將他自己瘋狂底效果歸咎於布爾雪維克派，必須讓這次進攻有足夠的

時間自己耗竭。布爾雪維克派毫不懷疑，進攻一失敗，羣衆情緒要急劇轉變的。那時就可以明白應當做甚麼事情，這個計算是絕對正確的。然而事變有其自己的邏輯，不管政治計算如何。這回邏輯殘暴地落在布爾雪維克派頭上。

進攻之失敗，到了七月六日，成爲不可收拾的了。那日德國突破了十二俄里的俄國陣線，衝進來十俄里之遠。七月七日，首都得到了這個消息，正當討伐和壓迫最猖狂時候。幾個月之後，感情比較冷靜了一點，或至少比較近於理智一點，史丹開羅奇——並非布爾雪維克派對頭中最惡毒的一個——還寫文章，關於那從塔諾普爾突破剛接着彼得格勒七月事變之後這一事實看出來的「軍隊間神祕的關聯」。這些人看不見，或不願看見事變間的真實關聯——即是在協約國鞭子底下開始的無希望的進攻，非達到軍事上大敗虧輸不可，因之同時亦非激起羣衆底憤怒不可——羣衆對於革命的希望受了欺騙。但是事變間的真實關聯，有甚麼相干呢？將彼得格勒示威和前線失敗聯繫起來，這誘惑力是很強大的。愛國派底報紙不僅不隱瞞此次失敗，反而盡力張大此次失敗，甚至洩露軍事秘密亦所不惜，如公佈師團名稱及其陣地。密留可夫自白說：「從七月八日起，報紙開始有意公佈前線來的坦白的電報，此事如雷一般打擊了俄國社會。」他們的本意，就是要使人震動，驚恐和糊塗，以便更容易把布爾雪維克派和德國人聯繫起來。

陰謀挑唆無疑也起了相當作用，在前方圍在彼得格勒街道上一樣。二月革命之後，政府安插了一大批以前的憲兵和警察在作戰軍隊裏面。其中自然沒有一個肯打仗。他們害怕俄國兵士比害怕德國人更厲害。爲得叫人家忘記他們過去的作爲，他們於是冒充軍隊中最激烈的分子，暗中煽惑兵士反對軍官，尤其反對軍紀和進攻，而且常常乾脆自命爲布爾雪維克。他們中間有一種同謀作惡的自然關係，他們形成了一種懦夫和光棍的團體。那些最無稽的謠言就是經過他們傳入和迅速傳播於全軍中的，——在那些謠言之中，極端革命的術語和黑色百人團精神，配合起來。若在危急時候，這些分子就首先發出信號叫人慌張。報紙不止一次提到了警察和憲兵做著搖動軍心的工作。軍隊本身秘密文牘中也發現常常提起這種事情。但是最高軍事機關保持戒嚴，軍服將黑色百人團挑唆者與布爾雪維克派混同。

起來。現在前方進攻大失敗之後，這個手段變成合法的了；門雪維克派報紙努力趕上愛國派最卑鄙的報紙，他們大聲疾呼攻擊「無政府」——布爾雪維克派，「攻擊德國奸細，攻擊舊時的憲兵，一時之中也居然淹沒了軍隊一般狀況問題及和平政策問題。里伏夫親王很坦白地誇口說：『我們的列寧防線被深深突破，我認爲，對於俄國，比西南防線被德國人突破更重要得多……』」政府底可尊敬的首領，有一點和舊時宮內大臣勞強可一樣，即不知道何時應當職。

七月三四兩日若是能够阻止彙乘示威，則應到塔諾魯樓突破消息後，示威也要爆發的。然而祇消遲幾日爆發，政治局勢必有重大的變更。運動將立刻採取更大的規模，不僅波及於外省，而且大大波及於前線。政府將在政治方面受人攻擊，將無比地更難於歸咎於後方的「內奸」。布爾雪維克黨底地位亦將各方兩都更有利的。然而，即令如此，事情也不會發展到立即奪取政權之地步。事實上，惟有這一點可以放心斷定的，就是：如果運動遲了一個星期爆發，七月間反動就不會勝利到那種程度。恰好是示威日子和前線突破日子之間那種「神秘的關聯」，重重打擊了布爾雪維克派。憤怒和失望底浪潮從前線滾回來，卻逢着從彼得格勒發出來的破碎的希望底浪潮。首都羣衆所得的教訓太嚴酷了，使人不敢想起立刻再開始鬭爭，然而無意義的失敗造成的悲痛感情要找機會發洩出來，而愛國派在某種限度下居然成功了轉移這關或情去反對布爾雪維克派。

在四月、六月和七月，舞台主角總是那幾個：自由派，妥協派和布爾雪維克派。在所有這些階段上，羣衆都在努力要把資產階級趕出政府。但在各階段上，羣衆干涉後的政治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四月事變結果，受苦的是資產階級。侵略政策受人指斥，——至少口頭上受人指斥，立憲民主黨屈辱了牠的外交部長一職，被人奪去了。六月運動沒有結果，造成了打擊布爾雪維克派的姿勢，但沒有打擊下來。在七月，布爾雪維克派被控賣國，被打擊了，被斷絕了水與火。在四月，密留可夫被迫退出政府，在七月，列寧被迫躲藏起來。

在十個星期之中，這個劇烈的變化有甚麼原因呢？十分明顯，統治分子內部起了很大變化，傾向於自由派資產階

級但同時從四月到七月民衆底情緒也急劇轉變傾向於布爾雪維克派。這兩個相反的過程是互相爲因果的。工人和兵士愈加接近布爾雪維克派，妥協派就不得不愈加堅決去擁護資產階級。四月間，執行委員會諸領袖替自己的影響打算，還能進一步去迎合羣衆，把密留可夫拋下水去，——自然給他一個可靠的救生圈。七月間，妥協派則同資產階級和軍官聯合來打擊布爾雪維克派。勢力底對比發生了變化，這一次也是由於政治勢力中最少穩固的勢力之轉向所造成的。這勢力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急速轉向於資產階級反革命方面。

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布爾雪維克派參加示威而且負起示威底責任，是對的麼？七月三日，托姆斯基發彈詞底思想說：「除非我們要再來一個革命，否則此種談不到甚麼示威的。」既然如此，幾點鐘之後，黨又怎樣能夠站在一個武裝的示威前面而未號召羣衆再來一個革命呢？那些學究一定認爲這中間有矛盾，或甚至是出於政治上的輕躁。譬如蘇漢諾夫就是這個見解，而且在他的雜記裏寫了不少挖苦的話，關於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們底動搖不定。然而羣衆參加暴變，並非依照學究們的命令行事的，而是他們自己政治發展的結果。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們明白，惟有再來一個革命纔能改變政局，但工人和兵士尚未明白此點。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們顯看出，廣大的後備軍——前線和外省——重要時期來自己認識前線冒險攻底意義。但是前鋒隊在這個冒險影響之下已經衝出街上來了。他們對於任務有最徹底的瞭解，鑿配上某些幻想，關於方法方面。布爾雪維克底警告沒有效力。彼得格勒工人和兵士，須得以自己的經驗來測驗時局。武裝示威就是這樣一個測驗。然而這個測驗，會違反了羣衆意志而變爲一個普通的戰鬥。因之會轉成一個確定的失敗。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黨不能束手旁觀。爲了戰略上理由而表示清白，那簡直等於放任工人和兵士給他們的敵人宰割。羣衆底黨不能不與羣衆站在同一立場上，雖然不與羣衆同抱幻想，卻爲的幫助羣衆，以儘可能的少的損失求得必需的認識。托洛茨基在報紙上回答那幾日無數的批評者說：「我們並不以爲必須替自己辯護，爲了未曾於彼得格勒夫將軍和宋威者」談判」時站在旁邊等待。無論如何，我們的參加，絕不會增加了犧牲者底數目，也

不會使一個混亂的武裝示威轉變爲一個政治暴動。」

與七月事變相類的事情，在過去各次革命中都有發現，——事變結果各不相同，但一般說來不利的居多，有時甚至是大失敗。這個階段包含在資產階級革命內部機構裏面，因爲其中有一階級爲了革命成功犧牲得最多，對於革命付託了最大的希望，然而得到的利益最少。這個過程底自然法則是完全明顯的。有財產的階級被革命送上政權，總要以爲至此革命已經成功了，所以首先要向反動勢力表示好意。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種種手段去求得牠所推翻的那些階級之好意，這便激發了羣衆底氣憤。羣衆底失望很快地隨之而來；甚至他們的前鋒隊於革命鬪爭之後尚未冷靜下來以前，就來了。民衆想像，再來一個新的打擊，就可以成就了或補救了他們以前未曾做到的事情。因此發生了再來一個革命的衝動，——一個沒有準備，沒有綱領，沒有估量後備軍，沒有計算效果的革命。他方面，那些抓着政權的資產階級分子，正巴不得下層來一個大爆發，以便把民衆徹底解決了。這就構成了那個補充的「半革命」之社會的和心理的基礎，——那個「半革命」在歷史上不止一次成了反革命勝利底出發點。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在演武場上，辣斐葉特下令開槍射擊共和派底一個和平示威，他們企圖向國民會議請願，當時國民會議正在庇護國王底反叛勾當，恰如一百二十六年後俄國底妥協派之庇護自由派底反叛勾當。王黨資產階級希望及時來一個血浴就可永遠解決了革命底黨。共和派領袖們覺得力量不夠，不能取得勝利，遂避開戰鬪，——這是完全合理的。他們甚至急忙同那些請願者分開了，——這至少可說是不漂亮的和錯誤的。資產階級恐怖統治迫得雅可賓派消沉了好幾個月。羅伯士比爾躲在木匠杜卜萊家裏。德穆郎藏起來了。丹敦在英國消隱了幾個星期。然而王黨底搖唆終於失敗了；演武場上之屠殺並不能阻止共和運動走到勝利。如此，法蘭西大革命也有牠的「七月事變」——不僅在政治上說，而且在月份上說。

五十七年後，在法國，「七月事變」發生於六月；這次規模更大得多了，而且更悲慘得多了。所謂一八四八年「六

月事變，」是不可避免地從二月革命生長出來的。法國資產階級剛得勝利時候，宣布了「做工權利」——正如在一七八九年牠宣布了許許多多好聽的話，亦正如一九一四年牠宣誓說牠這次戰爭是最後的戰爭，從那個虛有其名的「做工權利」產生出一些可憐的國有工場，在那裏面，十萬工人替他們的老闆爭得政權之後，現在每日來領一個佛郎十五生丁的工錢了。僅僅過了幾個星期，那些資產階級共和派，說話慷慨但用錢吝嗇的人物，就用種種不堪的話來痛罵這些依賴國家救濟的「寄生蟲」。二月的慷慨許諾和六月以前的巧妙挑唆，這中間極能表現法國資產階級底民族特性。即使沒有挑唆，巴黎工人尚有二月武器在手，看見寇克皇的政綱和卑鄙可憐的現實之對照，也要起反應的。——這個不能忍受的對照，每日來咬嚼他們的腸胃和良心。加魏雅克在整個統治階級眼前，以何等冷靜的而差不多不掩飾的計算，縱容暴動發展以便來一個更徹底的屠殺！不下一萬二千工人被共和派資產階級屠殺了，不下一萬工人被監禁在牢內，為得剷除其他工人對於資產階級宣布的「做工權利」所懷抱的信仰。沒有計劃，沒有政綱，沒有領袖，一八四八年六月的運動，就好像無產階級一個強有力的和不可壓制的反射動作。暴動的工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必需品，被打擊了最高的希望，不僅失敗了，而且受人譴罵。左派民主黨一個黨員，弗羅赫（他是列德魯·羅蘭底信徒，而後者又是寇勒脫里底前驅者）向國民大會聲明：暴動羣衆是受了君主黨和外國政府所收買的。一八四八年的妥協派，並不需要戰爭空氣，就可以在暴動者袋裏發現出英國和德國底金錢。那此民主派便以此手段替拿破侖主義開闢道路。

巴黎公社偉大的爆發，對於一八七〇年九月革命的關係，恰好同一八四八年六月事變對二月革命的關係一樣。巴黎無產階級底三月暴動，絕非出於甚麼戰略上的計較。這是從各種環境之悲劇的配合產生出來的，外加一種挑唆行爲，——法國資產階級每逢因恐懼而增加歹意時本來擅長各種挑唆手段。統治者首先要解除民衆武裝，工人則違反統治者底計劃而要保衛巴黎，他們第一次努力使巴黎變成他們自己的巴黎。國衛軍給了他們一個武裝的組織。

——一個很接近於蘇維埃的組織——又給了他們一個政治的領袖機關，即中央委員會。由於客觀條件不利和政治上錯誤，巴黎途和全法國對立起來——被外省誤解了，不得他們援助，一部分也是給牠們出賣了，——結果落於凡爾賽那些流氓手裏，他們背後有俾斯麥和毛奇撐腰。拿破侖第三部下那些墮落的和失敗的軍官成了不可缺少的劍子手，替那個溫柔的弼院安辦事，穿重靴的普魯士人剛把這場泥安從一個假拿破侖底懷抱裏解放出來。巴黎公社中，無產階級以反射性的抗議反對資產階級革命底衰弱。第一次達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底高度，——但立刻又低落下來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的斯巴達季週，也與彼得格勒七月事變同屬於那個中間性的半革命類型。爲了無產階級在德國民族中，尤其在德國經濟中，佔據支配的地位，十一月革命便自然而然地擔國家各種交給一個工人和兵士代表會議。但在政治上，無產階級將自己混同於社會民主黨，而社會民主黨又將自己混同於資產階級政治。那個獨立黨在德國革命中佔的位置，正是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在俄國佔的位置。所缺少的，就是一個布爾雪維克黨。

十一月九日之後，每一天德國工人都親切感覺着，好像有甚麼東西從他們手裏滑出去，從他們的指縫間溜出去。保持他們已得的地位，鞏固自己的力量，實行一種抵抗，——這個願望一天增加一天。這個自衛的傾向就是一九一九年一月關爭底基礎。斯巴達季週開始了，並非由於黨有甚麼戰略上的計算，而是義憤填胸的下層羣衆迫出來的。事情繞着一個三等意義的問題而發展，即應否保留警察總監底職位，——雖然在其傾向之中已經含有一個新的革命底發端。參加領導的兩個組織，斯巴達季團和左派獨立黨，事前毫無準備；牠們走得超過了牠們的原意，同時也未曾走到底。斯巴達季團的人還太薄弱，不能爲獨立的領導。左派獨立黨人走到那足以令他們達到目的的那些方法而前停止了。動搖了，以暴助爲兒戲，拿來配合於外交談判。

在犧牲者數目上說，一月失敗比法國六月事變少得多。但一個失敗底政治重要性，並非僅僅靠犧牲者和被殺者底數址來測定的。新生的共產黨被斬了頭，獨立黨則表明出從牠的方法本質看來，牠不能領導無產階級走到勝利。推

廣意義來說，「七月事變」在德國復演了好多次：一九一九年一月週，一九二一年三月運動，一九二三年十月退兵。以後的德國歷史都是從這事變導引出來的。未完成的革命蛻變爲法西斯。

現在，正當寫這幾行字之時——一九三一年五月初——不流血的和平的光榮的（這些術頭都是一樣的）西班牙革命，正在我們眼前準備着牠的「六月事變」（照法國月份說）或「七月事變」（照俄國月份說）。馬德里的臨時政府，用好聽的辭句——其中一大部分顯然是從俄文翻譯出來的——允許採取種種手段解決失業和土地荒，但絲毫不敢觸着舊時社會底痛癢。參加合作政府的社會主義者正在幫助共和派對革命事業怠工。工人和農民底氣憤狂熱地增長起來，豈是難於預見的麼？一面羣衆底革命運動，他面新統治階級底政策，二者不能兩立，這更是一個不可調和的衝突之源泉——此衝突發展下去，不是葬送了第一次革命（四月革命），便要引到第二次革命去。

俄國布爾雪維克派基本羣衆，一九一七年七月，雖然覺得有些界限是不能越過的，但各人的情緒並非完全一致。好多工人和兵士偏向於把那正在發展中的運動看做一個決勝負的行動。默特列夫在他五年後寫的回憶錄中，以下的話表示他對於七月事變的感想說：「在這次運動中，我們的大錯誤就在於我們勸說妥協派的執行委員會去接收政權……我們不應當獻給他人，應當自己奪取政權。我們的第二個錯誤，可以說是：我們差不多虛耗了二日在街道上走，而不立刻佔據一切機關，宮殿，銀行，車站，電報局，立刻逮捕全體臨時政府……」這話若是對暴動來說，自然令人無辭可答，但是要把七月運動轉變爲暴動，那差不多等於要把革命葬送了。

無政府主義者，號召鬧爭時總是提到這個事實，即：「二月革命發生，也是沒有甚麼黨派領導的。」但是二月革命有現成的任務，那是好幾代人底鬥爭準備好了的，而且在二月革命之上還站着一個在野的自由派和一個愛國的民主派，決心要接受政權。七月運動則不然，牠必須開闢一個全新的歷史道路。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連蘇維埃民主派在內，

希切齒痛恨牠。資產階級革命和工人革命，條件之間有些基本的差異，是無政府主義者看不見的，或雖看見卻不明白的。

但若有爾雪維克黨，堅持那種學究式的見解，一定要認爲七月運動「不合時機」，而脫離了羣衆，那時這個「半暴動」一定要落於無政府主義者、冒險家、和偶然表現羣衆氣憤的分子之手，受他們敲碎而不配合的領導，結果必致非送於無代價的血泊之中。他方面，倘若黨站在機關槍兵和普地洛夫廠工前面來領導之後，拋棄了自己對於全局的估量而走上了一個決勝負鬭爭的道路，那時暴動無疑將勇敢進行。工人和兵士在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之下將奪得政權——但不過準備着隨後的革命崩潰而已。在全國範圍說，政權問題將不是同二月時候一樣，全憑彼得格拉底勝利來決定的。外省將跟不上首都。前線將不明白革命，將不接受革命。鐵路和電話將幫助妥協派反對布爾雪維克派。克倫斯基和總司令部，將給前線和外省創立一個政府。彼得格拉底將被封鎖。彼得格拉底城內將開始分化。那個政府將能遣派很多的兵士反對彼得格拉底。在如此情形之下，暴動將以一個「彼得格拉底」底悲劇而告終的。

七月間，在歷史底岔路上，全憑布爾雪維克黨底干涉阻礙了兩條必然危險的道路：一八四八年六月事變之道路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道路。感謝黨勇敢地在運動前面，遂得於示威開始轉變爲一個武裝的衝突時候，阻止羣衆前進。七月間，羣衆和黨所受的打擊是很重的，但並非一個致命的打擊。犧牲者不過幾十人而已，並非論萬計算。勞動者階級從這次考驗出來，並未被人砍去頭顱，並未流血致死。牠完全保持着牠的鬭爭的幹部，而這幹部又長了好多的智識。

在二月革命當中，布爾雪維克派好多年前的工作收穫了果實，黨教育出來的進步的工人在鬭爭中佔得了地位，但是黨底直接領導權還是說不到的。在四月事變中，黨底口號證明有發動的力量，但運動本身仍是獨立地發展的。六月間，黨底廣大的影響表現出來了，但羣衆仍舊在教派正式劃定的示威界限內活動。惟有七月間布爾雪維克黨，感到

羣衆底壓迫，纔走到街上來，同其他一切黨派對立，不僅以牠的口號，而且以牠的有組織的領導機關，決定了運動底基本性質。一個有團結的前鋒隊，在七月事變中第一次完全表現其價值，那時黨甘心遭受重大的損失，保衛無產階級免於失敗，並拯救了未來革命和黨自身。

密留可夫論及七月事變對於布爾雪維克派的意義說：「當作一個技術的實驗來看，此次經驗對於他們無疑有非常的價值。牠顯示給他們所要對付的是些甚麼分子；如何去組織這些分子；政府，蘇維埃和軍隊等又能拿出甚麼樣的抵抗……顯然到了要重做此實驗時候，他們就將更有系統地和更自覺地做出來。」這幾句話很正確地估計了七月經驗對於布爾雪維克派政策往後發展的意義。伊在能利用七月那些教訓以前，黨必須渡過最困難的幾個星期；在這幾個星期之中，那些短視的敵人似乎覺得布爾雪維克派底勢力從此打破了。

第四章 大誣鱗底一個月

七月四日夜裏，工兵蘇維埃和農民蘇維埃兩個執行委員會，共二百個委員，在那無效果的聯席會議休息時間，正在無聊，忽然聽到了一種神祕的消息，據說，列寧和德國參謀部相勾結的證件已經發現了，明天報紙要公佈出來。主席團那些陰沉的江湖術士，穿過大廳，去開那一類無窮無盡的幕後會議時，連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問他們的話，他們也很不情願地吞吞吐吐地回答。陶立特宮差不多已無外人來旁聽了，宮內的人此時糊塗起來。「列寧替德國參謀部做好網羅」駭異，驚訝或幸災樂禍，使得代表們集成一羣羣地說話，與舊得很。七月事變之時，蘇漢諾夫很仇視布爾雪維克派，但他說：「凡是真實同革命有關係的人，不用說沒有一個不相信這消息完全是胡說窮道。」但是過去有革命歷史的人，在執行委員之中寥寥可數。三月革命者，被第一個浪潮湧上來的，偶然革命分子，甚至在蘇維埃領導機關中也佔支配的地位。那些外省代表，小縣書記，商人，村長之類，還有幾個帶着黑色百人團意味。這些人立刻得意起來，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早已預見了。

被這個意外的太突兀的變化嚇了一跳，那些領袖圖謀延宕時間。契次和崔勒脫里電話通知各報編輯部，不要發表那個驚人消息，因為「尚未證實」。各報主筆不敢違抗陶立特宮底「要求」。——除了一家報館。那個小型黃報，新時代報底大主筆蘇伏林底一個兒子出版的，第二天早晨供給牠的讀者以一個政府文件，關於列寧從德國政府領取訓令和金錢事情。禁登的命令便是如此失效了。一天之後，各報都登滿了這個驚人消息。這當於事變的一年中最荒唐的時代於是開始了：一個革命黨底領袖，幾十年生涯都為了反對統治者，反對有冤的和無冤的統治者，而鬪爭，忽然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被人揭破，是霍亨索倫皇朝雇用的密探，這個誣鱗以前所未聞的規模，在廣大羣衆之中撒佈，羣衆

大多數是到二月革命之後纔聽到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名字。誣蔑手段，這裏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我們必須將評議底整套把戲加以更仔細的研究。

這個驚人的文件的根源，是一個名叫愛莫倫科的人底見證。這位英雄底履歷，官方介紹得頗清楚：從日俄戰爭至一九一三年，他是反間諜機關一個密探；一九一三年，他正當少尉，以未曾說明的理由被革職；一九一四年，他奉召從軍，勇敢得很，故意讓人家俘虜去，在那些俘虜當中做偵探。然而集中營生活不合這個偵探胃口，由於他的朋友底懇求（他自己說），他遂替德國人做事——不用說是爲了愛國目的。這裏開始了他的新生活。四月二十五日，這位少尉奉了德國軍事機關命令，「越過」俄國防線，爲的炸毀橋樑，探聽軍機秘密，運動烏克蘭獨立，宣傳單獨媾和。德國軍官史狄茨基上尉和里別爾士上尉，委派愛莫倫科做此工作的，偶然，沒有甚麼實際的需要，顯然祇爲的鼓勵他，告訴這位少尉說：除他以外，別隊也要在俄國做同性質的工作。以上便是全部事件底根據。

甚麼人或甚麼事，唆使愛莫倫科舉列寧呢？無論如何不是德國軍官。試簡單地將日期和事實排比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這位少尉如何虛構事實。四月四日列寧發表他那有名的綱要，不遠萬里，二月政制宣戰。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發生武裝示威，反對繼續戰爭。此時，人家對列寧的攻擊有如狂風暴雨。二十五日，愛莫倫科「越過」防線來，五月上半月他和總司令部底特務機關發生了關係。報紙上列寧的論文說明列寧底政策有利於德國，送給人家以列寧是德國奸細的觀念。在前線，軍官和特派員，與士兵中不可勝數的「布爾雪維克主義」作戰時，提到列寧時候更加是口不擇言。愛莫倫科很快地跳入這個潮流。究竟是他自己想出這種無稽之談來誣毀列寧呢，還是別人示意他做呢，還是特務機關人員得到他的同意製造出來的呢？——這是不重要的問題。對於布爾雪維克派之誣毀，當時需要如此之殷，不能不有所供給。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鄧尼金將軍，後來國內戰爭時白軍底總司令，他的見識比帝制時代反間諜機關人員高不了多少，他很重視，或裝做很重視愛莫倫科底報告，於五月十六日特別寫了一封信將此報告呈上陸軍部長。

我們想得到，克倫斯基和崔勃脫里或又次交換了意見，這二人想必壓制了克倫斯基底義憤。這就顯然解釋了事情爲甚麼中止發展。克倫斯基後來寫道：愛莫倫科雖然證明列寧和德國參謀部有勾結，但「並不充分令人相信。」愛莫倫科和鄧尼金底報告便是如此在公文袋裏藏了一個半月。特務機關辭退了愛莫倫科，就他爲冗員，這位少尉於是漫遊到薩庫去，把他從雙方面掙來的錢通通買酒喝了。

然而七月事變全部顯露了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天大危險，使人記起了愛莫倫科底揭發。人家急忙把他從布拉果衛斯先斯克地方調回來了。但是由於完全缺少幻想力之故，無論人家如何唆使他，他仍不能增加一個字在他原來的報告上面。然而此時司法機關和反間諜機關正在加緊工作。關於布爾雪維克派是否有罪，人家詢問了政客，將軍，憲兵商人以及各種職業的人。帝制時代秘密警察，在此次調查中，比那些新出茅廬的民主司法代表人，要謹慎得多了。舊時彼得格拉秘密警察長，那個威嚴的格羅巴喬夫將軍寫道：「說是列寧拿德國金錢在俄國做工以陷害俄國，——此類證據，秘密警察局並沒有拿到，至少當我奉職時期是沒有的。」另一位秘密警察官長，雅庫波夫，彼得格拉軍區反間諜機關主任，證明道：「我不曉得列寧及其徒黨與德國參謀部有關係，但我也不知道列寧活動的經費是從何處來的。」帝制時代偵探機關從布爾雪維克派產生以來就密切注意布爾雪維克派底活動，如今這些機關要人底作證也沒有甚麼可以利用的。

然而既然找得長久，尤其依靠政權幫助來尋找，總歸可以找到一點東西。一個叫做布爾斯坦的人，正式稱爲商人，叫臨時政府去注意「巴武士」主持的一個德國間諜機關，設在斯篤克克霍姆。「巴武士」是一個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屬於俄國人血統。依照布爾斯坦作證的話，列寧和這個機關底聯繫，經過了幹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這兩個波蘭革命家之手。克倫斯基後來寫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質，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質。——一俟幹茨基到俄國來在邊境被捕之後，就可以絕對無問題地證實了，而且變爲法律上確定有效的證據，反對布爾雪維

克派總幹部，克倫斯基預先知道了，這些材料將變成甚麼東西。

商人布爾斯坦底見證關於幹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兩人在彼得格拉和斯篤克霍姆兩地做生意。這個戰時商業有時必須用秘密通信手段，但牠與政治無關。布爾雪維克黨與此商業沒有關係。列寧和托洛茨基公開攻擊巴武士，說他拿奸商業和惡政治配合起來，而且曾號召俄國革命黨人與巴武士斷絕一切關係。但是在事變漩渦中的人，那個有功夫來細察所有這些事情呢？一個間諜機關設在斯篤克霍姆——這句話就夠了。這樣，少尉愛莫倫科底手點不着的火，如今則從另一方面發起餞來了。自然這方面也遇着困難。總司令部特務機關主任土耳其斯坦諾夫親王，回答那位要案偵查官臣歷山德洛夫底問話，說：布爾斯坦這個人是不值得絲毫信任的。布爾斯坦是個做無廉恥生意的人，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但是布爾斯坦底狼藉聲名，能夠阻止人家對於列寧名譽的污辱麼？不能！克倫斯基毫不遲疑承認布爾斯坦底見證是「非常重要的」。從此，人家向斯篤克霍姆路上去偵查。一個在兩國參謀部做偵探的少尉和一個「不值得絲毫信任的」無恥商人，這兩個人的見證就是那個最荒唐的控告底根據——人們如此控告一個革命黨，但一萬六千萬人民大國正要擁護這個革命黨取得政權哩！

但是初步偵查底材料，怎樣發表於報紙上，而且又恰當克倫斯基底前線進攻陷於大失敗，而七月彼得格拉示威又表現布爾雪維克派勢力不可抵抗地長大起來的時候呢？這件事情底倡始人之一，檢察官員薩拉波夫，後來公開在報紙上說：當大家顯然看見臨時政府在彼得格拉毫無可靠的武力時候，軍區司令部便決定，以某些猛烈的手段在軍隊之中造成一個心理變化。「文件底要點已經通知了撥雷奧勃來順斯基團諸代表，此團最親近於司令部。這通知造成何種強烈的印象，當時在場的人都看到了。從此時候起就明白，政府手裏拿着如何厲害的武器。」這次試驗如此成功之後，司法機關，反間諜機關和司令部，趕快將他們的發現告知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回答說：正式公布是不可能的，但臨時政府現時開會中的人，不妨以私人起意的方法公布出來。司法機關和司令部底官員，爲了這事情底利益，

最好不要出面。爲使這個驚人誣讒能够傳播起見，需要一個「政治人物」以私人起見方法，那些陰謀家不難找到他們需要的人物。亞列克新斯基，舊時革命家，二屆國會議員，銳聲叫喊的演說家，熱愛陰謀的傢伙，——他有一個時候會站在布爾雪維克派底極左邊。他曾認爲列寧是個無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在反動幾年中，亞列克新斯基創立一個極左的小團體，他在國外繼續領導着直至大戰發生。大戰開始，他採取一個極端愛國的立場，不久就有了一個專業：痛罵所有的人，說人人都是替德國皇帝服務的。照着這個方向，他在巴黎發展了一個大規模的偵探事業，與同類的俄國和法國愛國派合作。巴黎「外國記者會」——即協約國和中立國通信員團體，一個很愛國的又絕不苛求的團體——不得不特別決議宣布亞列克新斯基爲一個「卑鄙的誣讒者」驅逐他出會。二月革命之後，他戴了這個頭銜回到彼得格勒來，圖謀以過去左派資格，混入執行委員會。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雖然是寬容的，這番卻不得不議決（四月十一日）拒絕他進來，勸他先去恢復他的名譽。這樣勸他是很容易的。亞列克新斯基決定了他還是去誣讒別人比去恢復自己名譽更適宜些。於是同反間諜機關連絡起來，爲他自己的陰謀本能開闢一個全國範圍的活動場地。七月下半月，他已經開始將門雪維克派納入於他的誣讒範圍內了。門雪維克派一個領袖，但拋棄了觀望政策，急忙在蘇維埃機關報新聞報上（七月二十二日）發表一封抗議信：「……現在是阻止一個人底行事的時候了，這個人被公認爲「卑鄙的誣讒者」。愛莫倫科和布爾斯田威召出來的司法女神，除了亞列克新斯基之外，竟找不出一個較好的人做她自己和輿論中間的傳送者，——這不是很明白的麼？正是他的名字副署在這些誣讒的文件之上。」

那些社會主義部長幕後反對將這些文件送交報紙發表，兩個資產階級部長尼克拉索夫和德列欽可亦然。發表那天，七月五日，配勒凡則夫不得不辭職，政府早要趕他走的。門雪維克派暗示這是他們的勝利。克倫斯基後來說，這位部長是因爲太快發表文件，妨害了偵查，種去職的。總而言之，祇要配勒凡則夫是去職而非在任，人人都覺得滿意的。

同日，執行委員會底常務局開會，齊借維也夫出席，以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名義要求立刻設法替列寧辨護，

並防止這個誣讒發生可能的影響。常務局不得不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蘇漢諾夫寫道：「這委員會自己明白，需要調查的並不是列寧出賣俄國問題，而祇是誣讒底來源問題。」但是委員會遇着司法機關和反間諜機關嫉妬競爭，此兩機關自然不願外人干涉牠們的事務。直至此時，蘇維埃機關，遇有必要干預政府機關時，從未碰到困難。但是七月事變使得政權大向右傾，何況蘇維埃委員會並不着急做牠的工作，這工作顯然是與委辦此工作的人底政治利益相衝突的。妥協派比較重要的領袖——真正說起來祇有門雪維克派——祇要辨明同誣讒之事無關就夠了，不肯多走一步。總之，凡是不能避免坦白回答之處，他們就用幾句話卸脫他們的責任。但他們不肯一動手一投足移開那懸在布爾雪維克派頭上的毒劍。他們的政策之最熟知的比喻，就是古時羅馬總督彼拉多底態度。不錯，苟非如此，他們能不拖累自己麼？七月事變中，惟有誣讒列寧，纔能使一部分衛戍軍脫離布爾雪維克派。倘若妥協派起來反對誣讒，則容易想到伊士馬伊洛夫斯基團兵士就要停止替執行委員會唱馬賽歌了，並且要回到他們的兵營去了，即使不是開往克希辛斯該雅邸宅去。

內政部長霍勃脫里負有逮捕布爾雪維克派之責，不久就實行了；他依照門雪維克派底總路線——實在說還是受布爾雪維克派之迫——認為必須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布他本人並不猜疑布爾雪維克派諸領袖犯奸細罪，但他控告他們陰謀政變和武裝暴動。七月十三日，涅博爾提出一個議決案——這個議決案本質上是宣布布爾雪維克派為非法組織的——時，在說明中也認為必須聲明：「我自己以為控告列寧和齊諾維也夫的罪狀是沒有根據的。」這種聲明聽的人都默不作聲；布爾雪維克派認為這是可恥的遁辭，愛國派則認為是多餘的，因為是不利的。

十七日在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托洛次基演說道：「一種不能忍受的空氣製造成功了，在此空氣之中，你們和我們都一樣的窒息着。人家拿無恥的謾罵辱罵和齊諾維也夫。（台下有人喊：「這是真的」）鼓噪。托洛次基繼續說。）這大廳內似乎有人同情於那些無恥的誣讒。這裏有些人是混進革命裏面來投機的。（鼓噪。主席搖了好久的鈴

纔恢復秩序。……列寧爲了革命，奮鬥了三十年。我奮鬥了二十年反對壓迫民衆。我們對於德國軍國主義滿含仇恨……惟有不知道甚麼是革命家的人，纔會猜疑我們。我被德國法庭判決了八個月徒刑，爲了反對德國軍國主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大廳內不許人說：我們受德國收買，因爲這不是真誠革命家底話，這是下流人底話。（拍掌。）——以上是反布爾雪維克的報紙登載的。布爾雪維克報紙已經封閉了。然而必須註明：拍掌的僅僅是左邊少數的人。一部分代表則滿口怒罵。大多數人不做聲。可是沒有一個人，連克倫斯基直接的走狗也沒有，敢上台去支持官方的控告，或至少間接地替那控告辯護。

在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和妥協派的鬭爭，一般比較溫和些，——到十月時反而更殘酷起來——那裏工兵兩蘇維埃聯席會議於七月十日議決「公佈並張貼一篇宣言，聲明關於布爾雪維克派做德國偵探的控告完全是造謠誣蔑，是反革命底一個陰謀。」彼得格拉蘇維埃更直接依賴於政府，不敢再走一步，祇等待着那尚未進行工作的調查委員會底結論。

七月五日，列寧與托洛次基談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決心要把我們統統槍斃了麼？」惟有這個意圖纔可以解釋政府爲甚麼要蓋印於這個荒謬絕倫的誣蔑之上。列寧認爲敵人能夠把想出的計劃實行到底，於是決意不落人他們手中。六日晚上，克倫斯基從前線回來，滿裝着將軍們底動議，要求嚴厲制裁布爾雪維克派。大約夜裏二點鐘，政府命令審判一切主持「武裝暴動」的領袖，並解散那些參加「叛亂」的兵團。他們派了一隊兵到列寧住宅去搜查和逮捕，這隊兵祇能搜查而已，因爲主人已不在宅裏。列寧仍舊在彼得格拉，不避躲在一個工人家裏，他要求蘇維埃調查委員會聽他和齊諾維也夫兩人說話，附有一個條件，即預防反革命攻擊底危險。在一篇致調查委員會宣言中，列寧和齊諾維也夫寫道：「今天早晨（七月七日星期五），卡明尼夫從國會方面得到通知，說委員會要於十二點鐘到約定的房子來。我們寫這幾行字時是七月七日晚上六點三十分鐘，我們發覺至今爲止，委員會尚未出現，也未表示一點牠

的存在……調查遲延，我們不負其咎。」蘇維埃調查委員會推辭不肯進行約好的調查，這事最後使列寧確信了妥協派是在卸除自己的罪責，而把本案交給白衛軍自由處置。那些軍官和軍官生，把黨底印刷廠搗毀了以後，此時正在街上襲擊和逮捕每一敢出來抗議譴譴布爾雪維克派當偵探的人。因此列寧終於決定隱蔽起來——不是躲避調查，而是謹防可能的謀害。

十五日，列寧和齊諾維也夫在克羅斯薩脫布爾雪維克派報紙上（這報政府不敢來封閉）解釋他們爲甚麼認爲不可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根據前任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一封信，星期日發表於新時代報上的，我們就完全明白，所謂刺客等人做偵探活動之一案，」完全是反革命黨有計劃的陰謀構陷。配勒凡則夫公然說出：他將那未經證實的控告傳抄出去，祇爲的激起兵士底氣憤（他自己的話）反對我們的黨。這是昨日的司法部長之自白呀……此時俄國毫無司法保障，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那不會是將自己交給密留可夫，亞列克新斯基，配勒凡則夫等人之手，交給那些瘋狂的反革命派之手；在反革命派看來，對於我們的控告不過是國內戰爭之中一個簡單的插話而已。」現在祇消記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底命運，就足夠解釋國內戰爭之中一個「插話」這句話底意義了。列寧曉得如何先見一著。

敵方鼓動家正在捏造千百種謠言時候——如說列寧趁輪逐艦，或趁潛艇逃到德國去了之類——執行委員會中多數人趕緊責斥列寧之逃避調查。妥協派避開了此次控告底主要政治內容問題，和此時虐殺的局面問題（此次控告正在此局面之中並正爲此局面提出的），而以保衛純粹司法的勇士資格出來說話。這是留下給他們的一切立場之中最不便利的立場。七月十三日，執行委員會一個議決案不僅宣布列寧和齊諾維也夫底行爲是「絕對不容許的」，而且要求布爾雪維克派代表「立刻堅決而明白地攻擊」他們的領袖。布爾雪維克派代表一致拒絕執行委員會底要求。然而在布爾雪維克派內部——至少其中的上層分子——關於列寧逃避調查問題，意見有點動搖。即在極

左傾的妥協派當中，列寧底逃走也惹起很大的氣憤。——並非都是假裝的氣憤，譬如蘇漢諾夫底話就可以看出。我們知道，蘇漢諾夫自始就毫不懷疑秘密警察供給的材料完全是造謠誣蔑。他寫道：「那個荒謬絕倫的控告，如煙一般消散了。沒有人來證實，再沒有人肯信了。」但蘇漢諾夫始終不明白，列寧爲甚麼能決定逃避調查。「這是一件完全特別的，前所未聞的，不可瞭解的事情。別的人一定要求調查和審判，不論環境如何惡劣。」不錯，別的人是如此。但別的人也沒有——一個能够成爲統治階級如此深仇大恨底對象。列寧不是甚麼「別的人」，他一刻不忘記了他負起的責任。他曉得如何從時局推論一切，如何爲了他畢生從事的事業而演說「輿論」底動搖。吉詞德品性與他無緣，正如他不会裝腔作勢一般。

列寧與齊諾維也夫作伴，在彼得格勒郊外靠近塞士特洛勒茨克一個森林中渡了幾個星期。他們夜裏或下雨時候就躲在一个乾草堆裏。以後，列寧扮做一個火夫，在一个火車頭內越過芬蘭邊界，藏在赫爾辛福警察局長家裏，他以前是彼得格勒工人。後來列寧搬近俄國邊境來，住在維包格。九月底以後他秘密住在彼得格勒。暴動那一日他纔出現於衆人面前，差不多躲藏四個月了。

七月成了無恥的誣蔑猖狂而得意的一個月。八月，誣蔑已經開始消沉了。恰好在發動攻擊之後一個月，崔勒脫里永遠忠實於自己，覺得必須在執行委員會一次會議上重複說道：「在捕入之後一天，我已經口頭答覆了布爾雪維克派問題；我說：『布爾雪維克派諸領袖犯了煽起七月三日至五日暴動之罪，但我並未曾疑心他們與德國參謀部相勾結。』」比這話少說一點，那是不可能的。比這話多說一點，則又是不方便的。妥協派諸黨底報紙說的從沒有超出崔勒脫里這些話以外。但因這些報紙同時嚴厲攻擊布爾雪維克派，指他們爲德國軍國主義底助手，那牠們的呼聲在政治上就與其他報紙底叫喊混和在一起了，其餘報紙不是把布爾雪維克派看做魯登道夫底助手，卻是把他們看做魯登

這夫收買的奸細，在這個合唱裏發最高音的是立憲民主黨、莫斯科自由派諸教授底機關報俄羅斯新聞發表了一個消息，說在搜查真理報編輯部時候，發現了一封德文信，從哈帕蘭達寫來的，其中一位男爵「恭賀布爾雪維克派底活動」而且預見到「這個活動將使柏林如何快活。」這位住在芬蘭邊境的德國男爵，很知道俄國愛國派需要的是甚麼樣的信，那個爲害怕布爾雪維克派野蠻而起來自衛的有教養社會底報紙，滿載了這類的消息。

那些教授和律師果真相信自己的話麼？假定他們相信，至少假定首都諸領袖相信，那未免太小覷了他們的政治情願力。即使沒有顯到主義或心理，單單就事務打算，尤其就財政打算，他們也可以明白這些控告的話是荒謬了。德國政府顯然不能拿思想來幫助布爾雪維克派，而祇能拿金錢幫助他們。但布爾雪維克派缺少的正是金錢。大戰中，黨中央在國外窮得沒有辦法；一百佛郎就是一筆大款；中央機關報一月出版一次或兩月出版一次，列寧小心計算着文章字數，免得超出預算。戰爭幾年中，彼得格勒黨組織一共用去幾千盧布，大部分是用於印刷秘密傳單。兩年半中間，祇有三十萬張傳單在彼得格勒散放。革命之後，黨員和黨費自然增加得很可觀。工人們非常努力地捐錢給蘇維埃及其各黨。律師布薩森，勞動派，在蘇維埃第一次大會上報告道：「獻金，各種會費，捐款，以及節省工資，送給蘇維埃，從我們的革命爆發第一日就開始了……你可以看見一幅非常動人的圖畫：從清早直至深夜，接連不斷地有人送錢到我們這裏，陶立特宮來。」時間過去，工人們愈來愈加熱心捐錢給布爾雪維克派，然而黨員和黨費雖然迅速增加，真理報在篇幅方面說仍舊是各黨派機關報之中最小的。列寧回到俄國不久，就寫信給那在斯篤克密姆的拉狄客說：「替真理報寫幾篇關於外交政策的文章罷——非常之短的，而且合於真理報底精神。（祇有很少很少的篇幅）——我們正在努力設法來擴大牠。」列寧雖然立了經濟上的斯巴達制，黨仍是沒有錢用的。替某個地方組織籌措二三千戰時盧布，已經使中央委員會焦頭爛額了。爲得送報紙到前線去，每次都須在工人中進行特別捐款。雖然如此，布爾雪維克派底報紙，到戰場裏，仍然比妥協派和自由派報紙少得多。關於此事，不斷地有人訴苦。「我們僅僅依賴那關於你們的報紙

底傳說而生活。兵士們寫道：四月間，彼得格勒黨員大會，號召首都工人於三日之內募集七萬五千佛郎，藉助購買一個印刷廠。結果募過了頭，黨終於有個自己的印刷廠了。——就是七月間軍官生們搞得稀爛的那個廠。布爾雪維克派口號影響有如燎原之火，但宣傳用的物質仍舊非常地微薄。布爾雪維克派個人生活尤其難於招致證據。那麼還有甚麼呢？最後分析起來，沒有別的，祇有列寧經過德國回來一件事。這件事最常被用來作為證據，向那些無經驗的羣衆證明列寧與德國政府有交情。但其實這件事證明了相反的結論：若是一個奸細，則在敵國領土旅行，一定秘密而毫無危險；惟有一個徹底自信的革命黨人，纔敢公然將戰時愛國主義的法律踐踏於腳底下。

然而司法部並不遲疑來實行牠那不愉快的任務。從過去承繼下來的辦事人員並非一無用處的，這些人都是在專制政治最後的時代訓練出來，那時自由派議員被黑色百人團暗殺了，全國皆知兇手之名，但不能有系統地破案；反之，基也夫地方一個膽太魯貨員則被控用了基督教小孩子底血。七月二十一日頒布一張拘票，以叛國罪名拘捕列寧、齊諾維也夫、柯倫泰及許多其他的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員赫爾方（即巴武士）亦在其內；拘票簽署者是要案偵查官亞歷山德洛夫和總檢察官加獲斯基。同樣的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一百條和第一百零八條，以後也援用來控告托洛次基和普那查斯基，他們是七月二十三日被幾隊兵士捕去的。照那拘票文字說，布爾雪維克派諸領袖「本屬俄國公民，因遵照他們與其他人員之間的先期約定，意圖幫助那些與俄國為敵的國家，遂與該國奸細合作，來破壞俄國軍隊和後方，為的削弱俄國軍隊底戰鬥力。爲了這個目的，他們用着從那些國家領來的金錢，在人民和軍隊之中做宣傳。號召他們立刻拒絕軍事行動，不去進攻敵人，又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之間在彼得格勒組織一個武裝暴動……」雖然那時每個能讀報的人，至少在首都的，都知道托洛次基在甚麼環境之下從紐約經過克里祥尼亞和斯哥克霍姆回到彼得格勒來的，偵查官仍然控告他經由德國回國。司法機關顯然不願質疑於反問機關交來的材料是否可靠。

反間諜機關到處都不是提倡道德的機關。在俄國，這個機關乃是拉斯布丁改制底垃圾桶。軍官、警察、憲兵底渣滓，以及舊時秘密警察、警局退職的偵探，構成了這個腐敗愚蠢和全能的機關底幹部。校官、尉官和准尉之類，在軍事上沒有作用的，便來監督各部門社會生活和政府生活，在全國中建立一種偵探封建制度。舊時的警察總督柯爾洛夫訴苦道：「局勢變成絕對危險了，當那惡名洋溢的反間諜機關開始干預行政事務時候。」柯爾洛夫，在任職時候，自己也做了不少的醜態事情——其他不說，暗殺史刀留寶首相一案，他也間接參加的。連他那有經驗的想像力也震驚於反間諜機關底活動。他寫道：「防止敵方間諜活動的鬭爭……進行得很無成績時候，」有名的冤獄常常落於完全無辜的人頭上，意在明敲竹槓。柯爾洛夫曾牽涉在這樣一個案件裏，他說：「我嚇了一跳，當我一聽到了一個秘密偵探底假名時候，我知道這個人，我在警察機關服務時他因敲竹槓被開除了。」反間諜機關外省負責人之一，一個叫做烏士丁諾夫的人，以前是個公證人，在他的回憶錄中，用了與柯爾洛夫相同的語寫了反間諜機關的生活：「那些偵探，在調查案件時候，自己偽造證據。」再拿這個人底話來檢查一下這個機關底智識水準，那更有趣味。烏士丁諾夫提到了二月革命，寫道：「俄羅斯要亡國了，這是德國好細用德國金錢造成一個革命來害牠的。」這位愛國的公證人對於布爾雪維克派的態度，是無須多加說明的。反間諜機關底報告，關於列寧過去的活動，關於他和德國參謀部的關係，以及關於他收受德國金錢，都是確實可靠得足夠立刻把他吊死。「克倫斯基沒有吊死列寧，似乎祇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買國賊。」尤其令人駭怪的，甚至令人怒憤的，就是看見猶太人中一個做桶小律師沙希卡·克倫斯基居然操縱國家大政。「烏士丁諾夫證明克倫斯基是人人所共知的一個好細，曾出賣了同志。」後來發現，法國將軍安特，一九一九年三月從彼得堡撤退並非受了布爾雪維克派壓迫，而是因為得了一筆大賄賂。布爾雪維克派給他的賄不是。烏士丁諾夫說：「布爾雪維克派與此事無關，這是共產黨活動的結果。」這一類人物便是如此。

二月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騙子，偽造文書者，和竹槓專家底機關，交給一個愛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彌羅諾夫去負責；

他剛從國外回來。一位次長因米揚諾夫，一個「人民的社會主義者」曾以如下的話介紹他：「蒲羅諾夫外表上給人一個良好的印象……但我將不驚訝，倘若聽說他不是一個完全常態的人。」這話是可信的。一個常態的人將不肯負責這樣一個機關，這個機關應當乾脆解散，牠的牆壁應當用臭氣消毒一下。革命造成了行政底混亂，反間諜機關遂對歸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管轄——一個荒唐輕率的人，祇求達到目的，不管手段如何。德米揚諾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又說他的部長「在蘇維埃中簡直沒有威望。」反間諜機關人員，起初被革命嚇怕了，但不久就鎮靜起來，在蒲羅諾夫和配勒凡則夫保護之下，用他們的惡行為去適應新政局。六月間，連政府報左翼也登載了反間諜機關最高級職員歐竹積及其他罪案的消息，那個不幸的蒲羅諾夫手下兩個要人蘇京和布洛伊也在其內。七月事變以前一個星期，執行委員會受了布爾雪維克派底壓迫，要求政府立刻查辦反間諜機關，且許蘇維埃派代表參加查辦。所以這個機關人員有其職務上的理由——或寧可說生命上的理由——來儘速儘重地打擊布爾雪維克派。里伏夫親王簽了一條恰合時宜的法律，允許反間諜機關有權將捕來的人監禁三個月。

這種控告既然如此荒誕，控告者又是那樣一種人，那就必然引起了一個問題：一個常態的人如何能相信或裝着相信這個微頭微尾的大說呢？反間諜機關底成功固然是難於瞭解的，倘若不是歸究於戰爭，失敗，破壞，革命，以及社會鬭爭底激烈所造成的一般空氣。自從一九一四年秋天以來，俄國統治階級沒有一件如意事。他們的立足地正在傾陷下去。甚麼事情都從他們的手中脫落了。不幸之事從各方面來到他們頭上。他們如何能不去找尋一隻替罪羔羊呢？舊日的總檢察官柴伐次基回憶道：「完全健全的人在戰時幾年驚惶之中都傾向於疑心此處或彼處有人賣國；其實那些地方可信地甚至無疑地不會有賣國事情。我當總檢察官時候受理的這類案件，大多數是虛構的。」這些案件並非都是惡毒的偵探製造出來的，有時發昏了的市井小民也致成這類案件。但此時戰爭神經病已和革命前的政治熱狂很快地配合，產生了更荒唐的果實。自由派和那些失敗的將軍，到處懷疑人有德國偵探作用。宮廷近侍，被人視為

親德分子。拉斯布下一派全體都被人相信爲受博茨賸。調令行軍，至少自由派是如此宣布的。很多人公然指皇后做好奸細。吉欽尼爾爵士來俄國時趁坐的船被德國擊沉，連宮廷中人都歸咎於皇后。不用說，右派也立刻還報。榮伐次基記載，內政部長貝列茨基於一九一六年初就圖謀控告國民自由派實業家顧去可夫。『犯那近於戰時賣國之罪。』柯爾洛夫，以前也是內政部長，次官，淺露了貝列茨基底計劃，他問密留可夫說：『他（密留可夫）收到二十萬盧布的「芬蘭」錢，替祖國做了甚麼光榮事業呢？——這錢是郵匯給他，以他家司關人底名字收受的。』這裏芬蘭兩字加了括弧，意思是說：這是德國錢。然而密留可夫是有名的仇德派，在政府內部，一般認爲所有反對黨派都受德國金錢收買，是明白無疑的。一九一五年八月，預期着國會解散會激起紛擾時候，海軍大臣格里高老維奇，差不多被人視爲自由派，也在某次內閣會議上說：『德國人正在加緊宣傳，而且拿錢津貼反政府的組織。』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雖然氣憤於這領隱有所指的話，卻未嘗阻止牠施於左方。關於戰爭初起時門等維克契次底一篇半愛國主義的演說，當時國會議長勞強可寫道：『後來事變證明了契次和德國人相接近。』你無論如何都等不着一絲一毫證據！

密留可夫在他的俄國第二次革命史中說道：『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中，「秘密經費」底作用始終不明瞭，但拿以後的事情來判斷，卻是難於否認的。』彼得·斯特魯威，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成爲反動的斯拉夫主義者（他本屬於德國人血統），他說的更加確定：『當德國計劃和製造的俄羅斯革命成功了，俄國本質上就已退出了戰爭。』同密留可夫一樣，斯特魯威這裏說的並非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關於那個有名的「第一號命令」，即彼得格勒衛戍軍代表起草的兵士自由大憲章，勞強可寫道：『我毫不懷疑這第一號命令是從德國來的。』某師師長巴可夫斯基將軍告訴勞強可說：那個第一號命令「從德國戰場裏大批供給於他的部隊。」顧去可夫在帝制時代被控賣國，到了自

● Pilsudan 在柏林近郊，德國皇帝有離宮在那裏——譯來。

● 譯者按：大戰時英陸軍大臣吉欽尼爾將軍（Lord Kitchener）一九一六年英海軍中，吉欽尼爾將軍被擊沉，死於海軍。

已做軍政部長時候，就急忙投告左派的人質國。顧去可夫四月告軍隊命令，說道：『有些人仇恨俄國，而且無疑替敵人辦事，他們已經混進作戰軍隊裏面了，以我們的敵人特長的堅忍心混進來的；顯然爲了實行敵入底要求，他們正在宣傳必須儘速終止戰爭。』關於反對帝國主義政策的四月示威，密留可夫寫道：『罷免兩個部長（密留可夫和顧去可夫）的任務，是德國直接指令的，』凡是參加示威的工人，每日從布爾等維克派領十五盧布。這位自由派歷史家拿着這把德國金鑰匙就解答了那些疑謎，當他做政治家時候，碰到這些疑謎幾乎把頭撞破了。

那些愛國派社會主義者，罵布爾等維克派是德國統治分子底不自覺的同盟者，即使不是德國奸細；但右派也是如此罵他們。我們已經聽過勞強可如何詳論契夫。勞強可連克倫斯基也不留情哩。『正是他，毫無疑義的，爲了暗中同情布爾等維克派，但也許兼爲了其他緣故，纔迫使臨時政府』容許布爾等維克派回俄國來。所謂『其他緣故』不外是貪求德國金錢而已。憲兵將軍斯比里多推趣，在他那怪異的回憶錄中（此書譯成了數種外國文），提到了社會革命黨上層分子有很多的猶太人，接着說：『他們之中也有二三個俄國人名字，譬如未來的農政部長，德國偵探，維克多·欠爾諾夫。』並非僅僅這個憲兵懷疑社會革命黨這位領袖。七月打整布爾等維克派之後，立憲民主黨立刻高呼反對農政部長欠爾諾夫，一個被疑爲與柏林有勾結的人。這位不幸的愛國派便不得不暫時辭職，爲的替自己辯白。一九一七年秋天，愛國的執行委員會有訓令給門雪維克史高倍列夫去參加一個國際社會黨會議，爲了這個訓令，密留可夫在預備國會上演說，以吹毛求疵的句法分析，證明這個文件顯然是『從德國來的。』這個訓令底文章，同妥協派其他文件一般的確寫得很壞的。來得太遲的民主政治，沒有思想，沒有意志，戰戰兢兢地向左右兩方觀望，文章是斟酌又斟酌，直至從外國文譯來的一篇壞的譯文，——恰好同這個民主政治自身是外國過去時代底影子一般。然而在這一點上，再登道夫並不任其咎！

列寧經過德國回來，此事供給愛國派煽惑以永不竭盡的藉口。但是資產階級報紙，好像證明：愛國主義無疑是牠

們政策之中一個柔順的工具，當列寧初來時候，牠們用虛偽的善意歡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會政綱之後，纔身無忌憚地罵列寧「親德」。牠們認為「土地、麵包與和平」這類口號，列寧祇能從德國帶來。此時還沒有愛莫倫科底發現哩。

托洛茨基和其他好多亡命者從美國回來被喬治王底軍事當局逮捕於哈里發克士以後，駐彼得格拉的英國大使，以一種難於做效的英國式俄文正式通知各報說：「克里祥尼亞號上的俄國公民被拘留在哈里發克士，因為英國政府得到消息，知道了他們與德國政府資助的一個計劃有關係，意圖推翻俄國的臨時政府……」布哈南爵士這個通知是四月十四日發的，那時不僅布爾斯田，連愛莫倫科也未露臉哩。密留可夫以外交部長底地位，卻不得不經過俄國大使那包高夫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托洛次基，並許他回俄國來。那包高夫寫道：「英國政府知道了托洛次基在美國的活動，覺得進退兩難。」這是惡意呢，還是盲目？英國人聳聳肩膀，明白了危險，警告我們：「然而路易·喬治不得不讓步。爲了回答托洛次基在彼得格拉報紙上責問英國大使的話，布哈南有點難爲情地收回了他第一次的通知，而聲明說：「我的政府拘留一羣亡命者在哈里發克士，祇爲的等待俄國政府來證明他們的身份……這便是俄國亡命者被拘留的全部故事。」布哈南不僅是紳士，他還是外交家哩。

在六月初國會議員會議上，那個被四月示威逐出政府的密留可夫，要求逮捕列寧和托洛次基，明白指出他們勾結德國。第二天在蘇維埃大會上，托洛次基宣布說：「除非密留可夫證實了或撤回了這控告的話，他的臉上總刻着無恥的諷刺者金印。」密留可夫在電報上回答說：他的確不高興看見列寧先生和托洛次基先生還在法外逍遙，但他要求逮捕他們，「並非根據他們做德國奸細爲理由，而是因爲他們充分觸犯了刑法。」密留可夫是外交家，卻不是紳士。列寧和托洛次基之必須逮捕，他是完全明白的，愛莫倫科未曾作證之前就明白了。怎樣依照法律手續來拘捕他們呢？——那是屬於技術的問題。自由派領袖在政治上玩弄這把尖刀遠遠在牠配上「法律」形式之前哩。

關於德國金錢的這個神話底作用，在臨時政府行政長官立憲民主黨人那包高夫（不可與上面說的駐倫敦德國大使混爲一人）所講的有聲有色的一件事情中見得最清楚。在某次政府會議上，密留可夫討論其他問題時候，忽然說道：「德國金錢在那推進革命諸因素之中發生了作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這話很合於密留可夫底性格，雖然說得溫和一點。「克倫斯基發了脾氣，他拿起他的公文包擗在棹上，喊道：「密留可夫既然敢在我面前醜態，俄羅斯大革命底神聖事業，我就不願意在這裏多留一分鐘。」這也非常合於克倫斯基底性格，雖然他的姿勢也許被誇大了一點。俄國一個古訓，教我們不要吐痰在我們要喝水的井裏。當十月革命損害了他時，克倫斯基想不出比這個德國金錢神話更好的手段來反對十月革命。這話在密留可夫嘴裏是「誣毀神聖事業」，在布爾斯坦嘴裏，克倫斯基就認爲是神聖事業來誣毀布爾雪維克派了。

親德和奸細的嫌疑，構成一條不斷的鎖練，從皇后拉斯布丁和宮廷近侍，經過內閣，司令部，國會，自由派報紙，直至克倫斯基和一些蘇維埃領袖，——這條鎖練，人家看來首先覺得牠單調得很。那些政敵似乎堅決不肯多勞他們的想像力，他們不過把同樣的舊罪狀，從這裏搬到那裏罷了；搬動的方向，大體是從右向左的。七月間對於布爾雪維克派的誣毀絕非一個晴天霹靂。這是張皇和仇恨底自然產物。這是那條可恥的鎖練之最後一環。這是刻板的誣毀公式應用於新的和最後的對象，容許昨日的原告和被告有調和餘地。統治集團底所有恥辱，所有恐懼和所有痛苦，現在都朝着那們黨派發洩了，——牠站在極左方，而且最完全地代表革命底不可征服的力量。事實上，有財產的階級，若非最後掙扎一下，努力使布爾雪維克派陷於血泊和污泥之中，又如何肯讓位於布爾雪維克派呢？那條誣毀鎖練，由於長久使用而捲成一團，必然註定要落在布爾雪維克派頭上。反問機關一個少尉之告發，僅僅是陷於無出路地步的有財產的階級底夢囈表現出來罷了。爲此之故，那個誣毀纔得發揮如此驚人的威力。

疑心有德國奸細，這自然不純然是夢囈。德國人在俄國進行偵探工作比俄國人在德國做的好得多倍。祇消回憶

帝制時代陸軍大臣蘇洪姆林諾夫負了柏林親信者嫌疑而被捕。這個事實就夠了。也無疑，德國好細不僥倖混進宮廷和黑色百人團裏面，而且混進左派分子裏面。奧國和德國政府，從戰事初起時便買好於分離派，首先買好於烏克蘭和高加索亡命者。一九一七年四月新招的愛莫倫科，就派過來做烏克蘭分離運動，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早在一九一四年秋天，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瑞士就在報紙上號召與那些革命家決裂，他們吞了德奧軍國主義底鈞餌。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又在紐約出版的報上，同樣警告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李卜克內西底信從者；英國大使館密探正在設法同他們發生關係。但是德國政府雖然買好於分離派，不過要削弱俄國力量，和威嚇俄國皇帝而已，並不想推翻帝制。關於此點，最好的證據就是二月革命之後，德國人在俄國戰壕發的一張傳單，此傳單曾於三月十一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宣讀。「起初英國人同你們的皇帝攜手，現在他們轉過來反對他，因為他不答應他們的自私自利要求。他們推翻了你們的皇帝，推翻了上帝賜給你們的皇帝。爲甚麼發生此事呢？因爲他明白了而且洩露了英國人底虛偽而狡詐的詭計。」這個傳單底形式和內容都可保證確是德國方面發的。正如你不能做效一個普魯士少尉，你也不能做效他的歷史哲學。霍夫曼，一個戴將軍頭銜的普魯士少尉，認爲俄國革命是在英國計劃的和準備的。這話雖然荒謬，但不如密留可夫和斯特魯威論之甚，因爲博茨膽始終希望和皇村單獨媾和，而倫敦則比甚麼都害怕這個單獨媾和。直到恢復帝位顯然成爲不可能以後，德國參謀部纔轉而希望以革命過程消耗俄國國力。就拿列寧經過德國回俄一件事來說，起意者也不在德國方面，而是列寧自己！——事實上，最初的辦法還是門雪維克馬爾托夫想出來的哩。德國參謀部不過允承此事而已，而且多分要遲疑了一會纔決定的。魯登道夫對自己說：救星或將從此方面來吧。

在七月事變時候，布爾雪維克派自己在某幾件出人意外的而且顯然有計劃的過火行爲中搜尋外來的罪惡的魔手。那幾天，托洛茨基寫道：「在這裏面，反革命挑唆和德國奸細發生了甚麼作用呢？這個問題，現在很難得確定回答。……我們必須等候確實調查的結果……但現在也可以確定地說：確實調查的結果，將使人明白黑色百人團匪徒底

工作，以及金錢賄賂底作用，不論是德國錢或英國錢或百分之百的俄國錢或三種錢都有。但是無論何種司法調查都不能改變此次事變底政治意義。彼得格拉底工人和兵士羣衆，並未被人收買，也不能被人收買。他們並沒有替威廉、魯布哈爾或替密留可夫辦事……這次運動是受激發於戰爭，於即將到來的饑荒，於抬起頭來的反動，於政府底徬徨無主，於冒險的前線進攻，於工人和兵士之政治的疑懼和革命的擔憂……一切檔案材料，文件和回憶錄，自從戰爭和兩次革命以來公佈於世的，都毫無疑義地證明了：德國奸細在俄國革命過程中之作用，從未有一個時候超出於軍事警察領域以外而進入大政治領域。自從德國自己也發生了革命以後，上面那一點還需要多說麼？那些被人認為萬能的德國奸細，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當着德國工人和兵士面前，變成了何等可憐而無力！我們的敵人送列寧到俄國來，這個算盤打得絕對正確，密留可夫說：魯登道夫自己估量這件事底效果，則完全不是這樣。他提到俄國革命，替自己辯護說：「我想不到他會成了我們自己的權力底墳墓。」這話不曾表示，兩個戰略家——一個是魯登道夫，他允許列寧回國，一個是列寧，他接受這個允許——之中，還是列寧看得更遠，更準確些。

魯登道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訴苦說：「敵人底宣傳和布爾雪維克主義，二者在德國境內尋求同一個目的。英國拿鴉片給中國，我們的敵人則拿革命給我們……」魯登道夫控告協約國的事情，正是密留可夫和克倫斯基控告德國的事情。被侮辱的歷史智慧，報復得如此殘酷，但魯登道夫並不停止於此。一九三一年二月，他通告全世界說，布爾雪維克派背後立着國際資本，尤其猶太資本，聯合起來反對帝制的俄國和帝制的德國。「托洛茨基從美國經過瑞典回到彼得格拉來，攜有國際資本家一筆大款。還有其他的錢，是猶太人麥孫從德國供給布爾雪維克派的。」（見魯登道夫底人民觀察報，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無論魯登道夫底話如何與愛莫倫科底話不符合，總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確有一部分金錢從德國方面來，——不是從魯登道夫來的，當然，卻是從他的死對頭麥孫來的。不過這個見證仍未能把整個問題解決得完美無缺。

但是這個詭計並不是魯登道夫發明的，也不是密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發明的，雖是他們第一次拿來大規模使用。「參孫」在歷史上有許多前輩，既是猶太人又是德國奸細。費孫伯爵，法蘭西大革命時候瑞典駐法大使，熱烈擁護國王政權，尤其擁護王后政權，他不止一次如此報告斯篤克霍姆他的政府：「猶太人愛弗藍，柏林勝奕堡先生（普魯士外交大臣）底密使，正在拿錢供給他們（雅可賓派）不久之前他又收到六十萬里華。」穩健的報紙巴黎革命報則揣測在共和革命期間，「歐洲外交家底密使會混入輕躁無常的羣衆中間，譬如猶太人愛弗藍，他是普魯士國王底密探……」那個費孫又報告道：「雅可賓派本來要失敗的，但是受他們收買的賤民幫助了他們。」如果布爾雪維克派每日拿錢給參加示威的人，那他們不過舉雅可賓派罷了，而且收買「賤民」之錢二派都是從柏林領來的。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革命黨人行動如此相似的確是很驚人的，但他們的敵人誣蔑他們的話更加驚人地相似。可是我們不需要限制在雅可賓派。一切革命和內戰底歷史，毫無例外地指示出：那個受威嚇的或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總不肯反身探求自己失敗底原因，而把責任推到外國奸細和密使身上去。這一點，有學問的歷史家密留可夫必然知道，就算粗粗讀過歷史的克倫斯基也必然知道。然而爲了做政治家，他們就被自己的反革命作用所欺瞞了。

關於外國奸細底革命作用諸種議論，正如一切可爲典型的羣衆誤會一般，本有一個間接的歷史根據。有意地或無意地，每個民族在其生存發生危險的時代，都要廣泛而大胆地借用其他民族底庫藏。而且住在國境以外的人或僑民回國者，也往往領導革新的運動。如此，在保守的分子看來，新思想和新制度首先就是異國的外人的物品。鄉村反對城市，外省反對首都，小資產階級反對工人——都假託是保存國粹而抵制外來的影響。密留可夫把布爾雪維克運動形容爲「德國人的運動」最後分析起來，正如俄國農奴幾百年來把所有穿城裏衣服的人都看做德國人一般的

讀者按：俄國農民稱德國人爲 Nemetz，此字本係「帽子」之意，或「不能說俄語者」之意。因之，凡外國人，農民也都習之爲 Nemetz，甚至城裏的人到鄉下去亦被稱爲 Nemetz。

道題，所不同的就在於農奴底社會是誠實的。

一九一八年，即十月革命之後，美國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專收那關於布爾雪維克派勾結德國人的文件。這個笨拙的偽造，經不起一點考證，卻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見識的人相信，直至後來發現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為是從各國產生的，其實乃是同一架機器製造出來。偽造者並未依照普通規則對待主顧，他們顯然認為政治上對於葉露布爾等維克派罪惡之要求可以蓋住考證批評底聲音。他們這樣想並沒有錯，因為他們賣得了高價。然而美國政府，同那鬮爭底舞台隔了一個大洋，對於這件事不過感覺次等的或三等的興趣罷了。

一 但是政治的輕蔑，又為甚麼如此貧乏，如此單調呢？因為社會心理是經濟的和保守的，為了目的，不願耗費超過需要的努力，寧可借用舊的，非萬不得已不去創造新的，即使非創造新的不可，也是配合了舊的原素在裏面。每個新起的宗教並不去創造一個全新的生活，不過把過去的迷信改頭換面抄襲下來而已。哲學體系也是這樣造成的，法律和道德底學說亦然。單獨的個人，連有天才者也算在內，如同養教他們的社會一樣，也是沿着不和諧的道路發展的。勇敢的德保力與那對於已成的偶像的卑鄙崇拜存於一人之心。大胆的飛揚，與鄙俗的成見相協調。莎士比亞拿古代傳下來的題材培植他的創造力。巴士噶用或然論證明上帝存在。牛頓發現萬有引力而相信啓示錄。馬可尼在教皇宮中安下無線電台，而基督底歷世代表就用無線電播散他的神祕的祝禱。在平時，這些矛盾未曾超出慣性法則以上，但在危急時候則含有爆炸力量的。那些受過教育的階級，一到自己的物質利益遭遇危險，就將所有的成見和錯誤都調動出來——這些本是人類拖在背後走的。我們能過於苛責舊俄羅斯那些倒台的主人麼？假如他們不分皂白從那些先他們被推翻的階級借來材料以構成他們失敗的神話，自然，事變之後許多年，克倫斯基還在他的回憶錄中重提愛莫倫科底舊案，至少可以說：那未免是多餘的了。

戰爭和革命那幾年，遲緩的事情，我們說過，是驚人地單調。然而也含有一點變化。量底累積可以產生一個新質。其

他黨派相互間的鬭爭，若拿來與牠們共同對付布爾雪維克派的鬭爭比較來看，不過是兄弟鬩牆罷了。牠們相互間的衝突可以說是演習另一種衝突，一種決生死的衝突。牠們相互間雖然刻薄攻擊勾結德國，不過說說罷了，從未會實行到限界。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進攻布爾雪維克派之中，一切統治勢力，政府，法院，反間諜司令部，官吏，軍，市政廳，在蘇維埃佔多數的黨派，他們的報紙，他們的演說家——都構成一個龐大的整體。他們相互間的歧異，猶如音樂合奏之中各種樂器底不同聲調，祇有加強一般的效果。兩個無聊的人底笨拙的發明，居然高陞為一個歷史因素。誣陷的謠言如同尼亞加拉瀑布傾瀉下來。倘若你注意到那個背景——戰爭和革命——和被告者底身份——幾百萬羣衆底革命領袖，他們正在領導自己的黨走上政權——那麼你就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一九一七年七月是世界歷史上最巨大的誣陷之月了。

第五章 反革命抬起頭來

起初兩個月間，政權形式上，屬於頭去可夫和密留可夫底政府，事實上完全操在蘇維埃手裏。以後兩個月間，蘇維埃漸漸衰弱了。牠對於羣衆底影響，有一部分給布爾雪維克派取去了；牠的政權，有一部分給那些社會主義部長裝在公文包裏拿進「合作政府」去了。自從前總進攻開始準備以來，司令部，財政資本機關和立憲民主黨底勢力就自動增長了。執行委員會未曾流兵士們底血以前，就將自己的血輸入資產階級脈管裏去。在幕後，所有一切的線索，都提在協約國政府和大使館之手。

倫敦有一次開協約國會議，那些西方朋友「忘記了」邀請俄國大使。以後俄國大使提醒他們注意他的存在，他們纔於開會前十分鐘請了他來，而且沒有留下坐席給他，祇好屈他擠在法國人中間。臨時政府大使受人輕侮和立憲民主黨人賄氣退出政府，這二件事同發生於七月二日，——二者目的是一樣的，叫妥協派屈膝。接着爆發的武裝示威特別刺激了蘇維埃諸領袖，他們受了兩面打擊，遂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恰相反對的方向。既然必須與協約國同盟履行血淋淋的任務，則除了立憲民主黨之外難得尋到其他更好的聯絡人。蔡考夫斯基，俄國最老的革命家之一，他在國外住了很久，遂改變爲穩健的英國自由派。他有一個警句：「打仗需要錢，協約國卻不肯拿錢給社會主義者。」妥協派被這樣的推論塞住了，卻完全明白這推論底力量。

勢力底對比顯然改變了，不利於民衆。但沒有人能說改變至甚麼程度。至少，資產階級底貪慾增高了許多，多過於牠滿足的可能。衝突便是從這個黑白未分的局勢產生出來的，因爲階級力量必須拿行動來測驗，革命中一切事變可以說都是這般重覆着測驗力量。不論權力如何大大地從左向右推移，對於臨時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少，臨時政府仍舊

是個空洞機關。在七月緊張的幾天內，關心里伏夫親王內閣的人是屈指可數的。克里木夫將軍，當初和顧去可夫曾有一次談話，關於廢黜尼古拉第二的，——我們不久就要最後一次提到這位將軍——此時他打了一個電報給里伏夫親王，以如下的教訓結束道：「現在是從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時候了。」這警告很滑稽，不過更加顯示政府底無能罷了。後來，那個自由派那包高夫寫道：「七月初，有個短時間，政府威權似乎又抬起頭來，那是在壓平了第一次布爾喬維克暴動以後。但臨時政府不能利用這個機會，竟讓有利的條件溜走了。以後就不再有這個機會。」右派其他代表人也是這樣表示。事實上，在七月事變之中，以及在一切危急時候，「合作政府」中各個成分都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妥協派本來完全決心，要徹底解決布爾喬維克派，倘若不是顯然看出，解決之後，那些軍官，哥薩克兵，聖喬治騎士和突擊隊就要連妥協派自身也清除了。立憲民主黨人要實行到底，不僅剷除布爾喬維克派，而且剷除蘇維埃。然而並非偶然的，每逢危急關頭立憲民主黨人都置身政府之外。最後分析起來，趕他們出政府的正是羣衆力量；羣衆底壓迫有不可抵抗的力量，無論妥協派如何起緩衝的作用。自由派縱能奪得了政權，卻不能保持政權。這是可以拿以後事變來確實證明的。說是七月間坐失機會，這個觀念乃是事後追思的幻想。無論如何，七月勝利並未鞏固了政府，反而開始了一個長期的政權危機，這危機形式上解決於七月二十四日，本質上則是二月政制之遷延四月的臨死掙扎底開始。

妥協派兩面徘徊，一面既需恢復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半友誼，他面又需緩和羣衆底敵意。左右搖擺，成了他們的一種生存方式。他們搖擺得同發熱時的寒熱一般，但根本路向是趨於右方的。七月七日政府議決了一連串的壓迫辦法。但在同一次會議上，——可以說是偷偷摸摸地，——那些社會主義部長竟利用「老大哥」即立憲民主黨人，不在場，提議政府者手實行六月蘇維埃大會底政綱。然而，這就更進一步惹起政府底瓦解。大地主和以前土地協會會長，里伏夫親王，罵政府以其土地政策「破壞了人民底守法精神」。地主們不僅害怕他們會被奪去祖遺產業，而且擔心妥協派是「在圖謀拿既成事實放在立憲會議面前」。帝制反動底一切支柱如今都變成了純粹民主政治底熱烈擁護

者了政府決定克倫斯基做內閣總理，仍兼任陸海軍部長。新任的內政部長崔勒脫里不得不在執行委員會上答覆關於逮捕布爾雪維克派案之責問。馬爾托夫提出責問，崔勒脫里則很無禮地回答他的老同志說：他寧願同列寧交涉，而不願同馬爾托夫辦交涉。他曉得如何對付列寧，但對於馬爾托夫則束手無策……「我個人負起此次捕人之責。」這位部長竟如此向那小心傾聽的會場挑戰。

妥協派打緊左派時，是拿右方危險來做辯護的。但在七月九日會議上宣布說：「俄羅斯有武人專政之危險。我們必須將武人專政者手裏的刺刀奪下來。但要如此，我們必須承認臨時政府為「公安委員會。」我們必須給他無限制的權力，使他能够根絕左方的無政府和右方的反革命……」好像與工農和兵士作戰的政府，手裏除了反革命刺刀以外，還能有他種刺刀。聯席會議以二百五十三票對四十七票棄權，通過如下決議案：「一、國家和革命陷於危險。二、臨時政府是革命底救星。三、承認臨時政府有無限制的權力。」這個決議如空桶一般響亮。出席的布爾雪維克派放棄投票權，這就證明此時黨內諸領袖無疑是傍徨無主的。

羣衆運動，即使被壓平了，也一定留下痕跡。政府首位本是一個有銜銜的地主佔據的，如今則給了一個急進派律師。內務部長則由以前一個做苦役的囚徒擔任。有人以為這是政府平民化哩。克倫斯基，崔勒脫里，欠羅諾夫，史高格列夫，執行委員會諸領袖，現在決定了政府底面貌。這不是實現了六月運動中「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的口號麼，這不過是暴露那個口號沒有用罷了。民主派部長接受了政權祇為的要弄回那些資本家部長來。合作政府死了，合作政府萬歲！

喜劇現在出演了，——在宮殿廣場上繳除機關槍兵武裝的那齣莊嚴而可恥的喜劇。許多兵團被解散了，兵士們編成小隊送往前方補充去。四十歲左右的人被迫服從，去守戰壕。他們都是反對克倫斯基政制的鼓動家。他們一起有

●讀者按：此處是蘇俄國大革命故事作比。一七九三年的公安委員會是「恐怖政府」的主持者。

幾萬人，到了秋天，他們將在戰場內完成一件大工作。同時工人也被繳械了，雖然較少成功。在將軍們壓迫之下，——我們不久就要看見是以甚麼形式來壓迫的，——前線恢復了死刑。但在同一天，七月十二日，政府公佈了一個命令，限制土地買賣。這個過渡的半改良手段，是受貧農斧頭威嚇，纔實行的，但惹起左方嘲笑和右方切齒。崔勒脫里一面禁止街上一切遊行——這是威嚇左方——一面又警告非法捕人——這是圖謀限制右方行動。克倫斯基將彼得·格拉軍區司令免職時候，對左方解釋是爲了他破壞工人組織，對右方解釋則是爲了他不夠堅決。

哥薩克兵成了彼得·格拉資產階級底真正英雄。哥薩克軍官格黎可夫說道：「一個穿着哥薩克制服的人，進入公共場所，譬如一個飯館時候，往往全體的人都站起來拍掌歡迎他。」戲院、電影院和遊樂園，舉行晚會捐錢送給受傷的哥薩克兵和被殺的哥薩克兵底家屬。執行委員會常務局不得不推舉一個委員會，以其次爲主席，參加那公葬。於七月三日至五日因履行革命職務而戰死的戰士之組織。妥協派不得不獻乾那杯屈辱之酒。葬禮以豐以撒大教堂新幕開始。抬棺者是勞強可、密留可夫、里伏夫親王和克倫斯基。全副儀仗往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寺院下葬。路過之處，看不見警察，秩序由哥薩克兵維持。下葬之日正是哥薩克兵完全統治彼得·格拉之日。彼得·薩克兵殺死的工人和兵士，二月烈士底兄弟輩，則秘密拿去埋葬，猶如帝制時代人家埋葬一月九日那些烈士一般。

克龍斯達脫的執行委員會奉了政府命令，交出辣斯可尼可夫、洛雪爾和少尉盧涅夫於偵查法庭，否則要封鎖該島。在赫爾辛福，社會革命黨左派第一次與布爾雪維克派一同被捕。下野了的里伏夫親王，在報上埋怨說：「蘇維埃處於政治道德水平線之下，而且未曾肅清列寧派那些德國奸細……」於是妥協派遂以顯示他們的政治道德爲有關名譽之事。七月十三日，兩執行委員會在聯席會議上通過了一個議決案：「凡被法院控告之人即不得參加執行委員會會議直至宣佈爲止。」這不啻宣布布爾雪維克派不受法律保護。克倫斯基禁止布爾雪維克派全部出版物。在外省，土地委員會被逮捕了。新聞報有氣無力地涕泣道：「僅僅幾天以前，我們看見彼得·格拉街上無政府狀

能支配者。今日在那幾條街道上則是無忌憚的黑色百人團反革命演說在大出風頭。

最革命的黨團被解散和工人被繳械後，大局更向右傾。一大部分的實權，現在明顯操在軍事領袖，工業銀行團體和立憲民主黨各團體之手。條剩下來的好處，同從前一樣，仍在蘇維埃手中。雙權政制依舊存在着，但如今不是以前二個月中那種法律承認的，相聯絡的或相合作的雙權政制了，而是那種兩派之間具有爆發性的雙權政制。資產階級及軍人底政權和妥協派底政權，二者互相懼怕，同時又互相依賴。現在怎麼辦好？恢復合作政府。密留可夫說得十分對：「七月三日至五日暴動之後，合作政府觀念不僅未曾消失，而且一時間比以前更有力量，更重要。」

國會臨時委員會此時忽然復活了，而且通過了一個激烈的議決案反對救國政府。這是最後的一個推動。所有的部長都向克倫斯基辭職，如此就使他成了全國主權底焦點。在二月革命往後發展上，以及在克倫斯基個人命運上，這個時機有重要的意義。在分合，辭職和任命底混亂狀態之中，出現了一個東西，如同不動的點，為其他一切所環繞的中心。部長們底辭職，不過是引去而立憲民主黨人和實業家們聞諷判罰了。立憲民主黨人提出他們的條件：政府大員「完全對自己良心負責；與協約國完全一致；恢復軍隊紀律；立憲會議未召集以前不談社會改良。有一條沒有寫下來的，就是要求立憲會議選舉延期舉行。這國被稱為「非黨派的和全國的政綱。」工商業代表提出的意見也是這樣的妥協派雖然努力唆使工商業代表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執行委員會又一次聲明牠那以「無限權力」賦予救國政府的議決案，這就表示同意於政府離開蘇維埃而獨立。同一天，糧食部長佩爾洪諾夫也要求終止「以一切強暴而帶進而毀滅的手段終止一切對於土地關係上不合法的行為。」糧食部長佩爾洪諾夫也要求終止「以一切強暴而帶犯罪性質的行動對付地主。」救國政府「首先表明自己是救地主財產的政府。但不止此哩！一個工業巨頭，隨欽斯基工程師，以他的工商部政務官，燃料和金屬全權管理員，及國防委員會主任等三重資格，盡力實行托辣斯資本底政策。門雲維克派經濟學家乞勒凡寧，在蘇維埃經濟部苦苦說：民主政治底良好設施被帕欽斯基底忘工所破壞了。農政部

長欠爾諾夫受立憲民主黨人攻訐有勾結德國行為，不得不辭職。以明心跡。七月十八日社會主義者佔多數的政府，竟頒佈一個命令，解散那個不服從的芬蘭議會，其中社會民主黨人佔多數。世界大戰三週年紀念日，政府致協約國的莊嚴通牒不僅照例重覆效忠誓言，而且報告德律際平了敵人好細所激發的一次暴動。一個卑鄙不堪的文件同時頒布了一條嚴厲的法律，制裁那破壞鐵路紀律之罪。政府如此表明牠的政治家風度之後，克倫斯基終於決定回答立憲民主黨人底哀的美教書。他回答的結論是：他們提出的要求「並不妨礙他們參加臨時政府。」然而這個變相的投降已經不能滿足自由派了。他們要妥協派屈膝。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聲明，合作政府破裂後七月八日的政府宣言——民主黨談而已——他們不能接受，於是斷絕了談判。

這是一個集中的攻擊：立憲民主黨人不僅與實業家和協約國外交家有密切聯合，而且和軍隊中將軍們有勾結。總司令部軍官聯盟總委員會，事實上在立憲民主黨領導之下。立憲民主黨人經過高級軍事機關向妥協派最要害地方實行壓迫。七月八日西南戰線司令哥尼洛夫將軍下令用機關槍和大砲向那撤退下來的兵士開火。在此以前，哥尼洛夫曾要求前線恢復死刑，不容應則自動棄職。前線特派員薩文可夫贊助他這個要求，薩文可夫以前是社會革命黨恐怖組織底首領。那個秘密電報立刻在報紙上登載出來。哥尼洛夫決要人家注意他這個人物。總司令勃羅西洛夫則比較慎重和狡猾，他以教訓口氣寫信給克倫斯基道：「法蘭西大革命底教訓，一部分被我們忘記了，然而迫得我們不得不回憶起來……」這個教訓就是法國革命者當時圖說：「以人道原則」改組軍隊而不得成功，後來就採取死刑手段，然後「他們的勝利大旗飄揚於半個世界。」將軍們從革命書上學來的教訓盡於此矣。七月十二日，政府恢復了死刑，爲了制裁「服軍役的人在戰時所犯的某些大罪。」然而三天之後，北方戰線司令克薩波夫斯基將軍寫道：「經驗證明，那些補充了很多生力的部隊，是完全不能作戰的。一個軍隊總不會是健全的，倘若牠的補充根源已經腐敗了。」這個腐敗的補充根源就是俄羅斯民衆。

七月十六日，克倫斯基在總司令部召集高級軍事領袖開會，總列欽可和薩文可夫也參加。哥尼洛夫沒有到會。他的戰線正在打敗仗，向後退，幾日之後直至德國兵趕到俄國以前國境自己不再前進時，纔不退。到會者：勃烈西洛夫、阿來克先也夫、羅斯士基、克薩波夫斯基、鄧尼金、羅曼諾夫斯基。——他們的名字好像是墜落於深淵的一個時代底回聲。四個月長久，這些高級將軍自覺得是半死的了。他們現在又活轉來。他們把內閣總理看做那如此煩擾他們的革命之化身，於是惡意地觸惱他，挖苦他，不給他哀憐。

依照總司令部統計，西南戰線軍隊自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六日之間，共損失五萬六千人。在大城中，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犧牲！但是兩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犧牲得比此數目少得多了。這次進攻，除了死亡、破壞和災害之外，自由派和妥協派還給人甚麼呢？一九一七年社會的震動，改變了地球上六分之一面積底相貌，替人類開闢了新的前途。革命底殘酷和恐怖——我們絕無意否認或減輕——並非憑空發生的，那是同歷史發展整個過程不相關聯的。

勃烈西洛夫做個報告關於一月以前開始的進攻所得之效果：『完全失敗。』失敗底原因，乃在於『軍官們，從連長直至總司令，都沒有威權。』他們如何失去並為甚麼失去威權呢？他沒有說。說到未來的進攻則『非到明年春天，我們準備不好。』克薩波夫斯基，同別人一樣也要求嚴厲制裁兵士，但他表示懷疑制裁底效力。『死刑麼？但全師的人可以處死麼？軍法判罪麼？但如此，全軍半數都要送到西伯利亞去了。……』總參謀長報告道：『彼得格拉五圍衛戍軍解散了；教唆者受軍法審判……總共有九萬人將調離彼得格拉。』這話，人家聽着很滿意。沒有一個人思想，彼得格拉衛戍軍調開將發生甚麼效果。

至於那些委員會，則阿來克先也夫說：『那必須取消……軍隊已有幾千年歷史，立下了自己的法則。我們圖謀侵犯這些法則，於是我們大敗虧輸。』這個人把歷史底法則和教官底規矩混為一談了。羅斯士基誇口說：『人們視老

族較如神聖，隨之赴湯蹈火。但紅旗引我們到那裏去呢？引到了全軍投降。」這位老朽的將軍忘記了他自己於一九一五年八月間報告過政府：「軍事技術底現代要求，我們是無力適應的，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追上德國人。」克薩波夫斯基用一種得意的聲口說：「軍隊並非真被布爾雪維克派破壞的，而是被『其他的人』所破壞，他們採取了一種不合用的軍事立法，他們並不明白軍隊底生活及其存在條件。」這是直接打著克倫斯基底耳光。鄧尼金則更堅決地痛罵那些部長：「你們把我們的光榮戰旗踐踏在污泥裏了，你們應當把牠再豎立起來，如果你們有良心的話……」克倫斯基呢？被人家懷疑沒有良心，他於是卑賤地感謝那個武夫：「坦白而誠實地發表了他的意見。」至於兵士權利宣言，則一起草時我如果是部長，這宣言決不會頒布的。誰先懲罰西伯利亞輕步兵呢？誰先流了血，叫抗命的隊伍服從紀律呢？是我任命的人是我的特派員！外交部長德列斯可以如下的話聊自解嘲說：「我們的進攻雖沒有成功，但增加了協約國對於我們的信任。」協約國底信任地球繞着地軸而旋轉，不是爲了這個緣故麼？

克薩波夫斯基宣說：「現時，軍官乃是自由和革命底唯一保障力。」勃羅爾洛夫解釋道：「軍官不是資產者，他是最真實的無產者。」羅斯士基補充說：「將軍也是無產者。」取消那些委員會，恢復舊時軍事領袖底權力，排除政治（即革命）於軍隊之外。——這便是那些將軍們的無產者底政綱。克倫斯基並不反對這政綱本身，他不過考慮實行的時日。他說：「至於提出來的辦法，則我想連鄧尼金將軍也不會堅持立刻施行的……」那些將軍雖然都是庸才，也不會不對自己說：「看哪，同那些傢伙說話正要用怎樣的聲調呀！」

這次會議結果，總司令換了人。那個柔順而懦弱的勃羅爾洛夫以前接替了那個謹慎的官僚阿來克先也夫做司令，因爲阿來克先也夫反對進攻；現在勃羅爾洛夫免職了，哥尼洛夫將軍要委替替他。這次調換主將有種種動機：對立憲民主黨人則說哥尼洛夫可以確立一個鐵的紀律；對索博派則說哥尼洛夫是委員會和特派員底朋友；薩文可夫自己也說哥尼洛夫處其和派情感，爲了報答他的恩官，那將軍爲向政府下哀的美教書，他，哥尼洛夫，祇能在如下條

仲之下接受此次任命：「僅對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負責；任命高級指揮軍官不受干涉；後方恢復死刑。」第一點造成了難題。那個對「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負責」本是克倫斯基始作俑的，克倫斯基不許人家在這事上同他競爭。哥尼洛夫底電報發表於銷行最廣的自由派報紙之上。反動派謹慎的政治家皺皺鼻頭。哥尼洛夫底哀的美敦書不過是立憲民主黨底哀的美敦書譯成哥薩克將軍底直爽的語言罷了。但是哥尼洛夫底計算是對的。他的哀的美敦書底過分的妥求和魯莽的聲口，令所有敵視革命的人都感快活，尤其是那些正規軍官。克倫斯基害怕起來，立刻要撤哥尼洛夫底職，但他的政府裏面沒有人贊助他。最後，得到軍師底獻計，哥尼洛夫便答應在口頭的解釋中承認：所謂對人民負責者即是對臨時政府負責之意。至於其他各點，則此哀的美敦書完全被接受了，祇加以若干輕微的修正。哥尼洛夫做了總司令。同時軍事工程師費洛寧科被派在他身邊做特派員，以前的西南戰線特派員薩文可夫則調任陸軍部政務官。前者是倖進的人物，後者則有一個大的革命歷史——兩人都是純粹的冒險家。費洛寧科無論甚麼事都做得出來，薩文可夫則好多事情都做得出來。他們與哥尼洛夫的密切關係，既扶助了哥尼洛夫高隱，在以後事變發展中，我們又可看見將有重要的作用。

安協派全線投降了。崔勒脫里重說道：「合作政府是一個救國同盟。」形式上雖然決裂了，幕後恰正加緊談判，為得促進此問題之解決，克倫斯基遂拿出一種純粹演劇式的手段，顯然是得到立憲民主黨人同意的。——這個手段完全合於他的一般政策底精神，同時對於他追求的目的也很有效力。他辭職了，離開了首都，讓安協派去獨當風浪。密留可夫論及此事說：「他的示威性質的出走，向他的敵人，他的競爭者和他的贊助者表明：無論他們如何認識他的為人，但在此時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簡單因為他在兩個對敵的營壘中間佔據的政治地位。」他倖敗取勝。安協派以暗中咒詛和公開的祈求投入「克倫斯基同志」懷裏。兩方面，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都很容易說服那個無頭政府去取消自己而賦予克倫斯基以重組政府之全權。

那些執行委員已經心驚胆怕了，爲的嚇死他們，人家就通知他們以前線局勢惡化之消息，德國人驅迫俄國軍隊自由派驅迫克倫斯基，克倫斯基又驅迫妥協派。門雪維克派黨團和社會革命黨黨團，二十三日夜間全夜開會，爲了自己的沒有出路而不耐煩起來。最後，兩執行委員會遂以一百四十七票對四十六票及四十二票棄權之多數——空前的反對——贊成無條件地和無限制地將政權交付於克倫斯基。在同時開的立憲民主黨大會上，有人提議推翻克倫斯基，但密留可夫要人家忍耐，提議目前祇消應迫政府就夠了。這並不是說密留可夫對於克倫斯基存有甚麼幻想，這不過表明他把克倫斯基看作有財產的階級政權底一個着力點罷了。政府一經從蘇維埃解放出來，就不難排除克倫斯基。

在此時候，合作政府諸神仍舊是慾望未滿的。逮捕列寧命令，頒發於七月七日過渡政府組成之前。現在需要某種堅決的行動來表明合作政府之復活。七月十三日，高爾基底報紙上——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已不存在了——已發表了托洛次基致臨時政府一封公開信，其中說：「逮捕列寧，齊諾維也夫和卡明尼夫諸人所根據的命令，你們不援用來逮捕我，那是全無邏輯根據的。關於問題底政治方面，你們毫無理由懷疑我是臨時政府一般政策底不共戴天的仇人，同上諸諸同志一樣。」新內閣組成之夜，托洛次基和魯那查斯基被捕，此外還有少尉克留連科在前線被捕，他後來是布爾雪維克派底前線總司令。

新政府經過三星期危機之後誕生出來，孱弱得很。全是些二三等的人物組成的，以最少禍害爲選擇標準。內閣協理之職給了工程師尼克拉索夫，一個左派立憲民主黨人，曾於二月二十七日提議將政權交給皇帝部下一個將軍，以此來壓平革命。一個無黨派無個性的作家，卜羅可普羅維，做了工商部長，他一向是搖擺於立憲民主黨人和門雪維克派之間。以前的檢察官，以後的急進派律師，札魯廷，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一個「自由派」大臣底兒子，被任爲司法部長。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阿夫克生底也夫則接受內政部長之職。門雪維克史高倍列夫仍做勞動部長，人民社會

主義者佩頭洪諾夫仍做糧食部長。自由派也是拿出次等的人物來置於政府之內。這些人在做官以前和以後都未曾起過領導的作用。欠爾諾夫回任農政部長，這事有點出人意外。在他辭職和新任相隔四日之間，他已經有自明心跡的時間了。密留可夫在他的歷史中冷靜地指出欠爾諾夫和德國當局的關係屬於甚隱性質，「至今尚未解釋清楚。」他又說：「俄國反間諜機關底見證，以及克倫斯基、德列欽可及其他諸人底懷疑也稍稍微過分了一點。」欠爾諾夫之再任為農政部長，沒有別的，不過是顯全當權的社會革命黨底威望罷了。——順便說一句，欠爾諾夫在這黨內的影響漸漸縮小了。反之，崔勒脫里有遠見，寧可置身政府以外。五月間，他以為他加入政府內部是便利於革命；如今，他則要在蘇維埃內部以便利於政府了。從此時起，崔勒脫里真正履行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派員在蘇維埃系統中的職務。彼得格勒蘇維埃某次會議上，他說：「若是國家利益被合作政府所損害了，我們的責任就是叫我們的同志退出政府。」現在已經不是利用完自由派之後把他們趕出政府了，如但不久以前所主張的，現在乃是你們自己已經被利用完了之後，如何找個機會退出來的問題。崔勒脫里準備着將政權完全交給資產階級。

在五月六日組織的第一次合作政府中，社會主義者佔少數，但他們事實上是政局底操縱者。在七月二十四日內閣之中，社會主義者佔多數，但他們不過是自由派底影子罷了。密留可夫自己承認：「社會主義者名義上稍佔優勢，但內閣中其實優勢毫無問題地屬於那些堅決擁護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說清楚一點，就是資產階級財產制。所謂「民主政治」含義空泛得多了。部長佩頭洪諾夫也以此精神比較五月和七月兩個合作政府，雖然他的解釋理由出人意外。他說：那時資產階級需要左方幫助；如今在反革命威嚇之下，牠就需要右方幫助了。「我們從右派拉來的勢力愈多，則留下來打擊政府的勢力就愈少。」這不啻是提出一條絕妙的政治戰略：為了解除一個要塞被人圍困，最好的方法就是從裏面把門打開來。這是新合作政府底原則。

反動取攻勢，民主派則向後退。革命初時，那些因害怕而退縮的階級和集團，現在抬起頭來了。昨天還在掩藏着的

利益，今天則公開提出來。商人和投機家要求減減布爾雪維克派，又要求自由營業。他們放聲反對一切限制營業的辦法，連帝制時代施行的也在內。那些管理食糧機關謀取締投機，卻被人攻擊應負食糧缺乏之責。人家從怨恨這些機關，進而怨恨蘇維埃。門雪維克派經濟學家格羅曼報告，商人們底運動，「自從七月三四兩日事變之後，特別激烈了。」戰事失敗，生活昂貴，以及夜間盜竊，都被認為應歸蘇維埃負責。

那時皇黨陰謀頗熾，政府害怕左方會做出甚麼激烈舉動來回答皇黨，便於八月七日送尼古拉·羅曼諾夫及其家屬到土包爾斯克去。第二天，新出的布爾雪維克派紙工人和兵士又被封閉了。兵士委員會成羣被逮捕之消息從各方面傳來。布爾雪維克派在七月底召開的大會祇能半秘密開會。軍隊會議被禁止了。現在是那些以前躲在家裏的人出來開大會。地主，工商業家，哥薩克領袖，教士，聖喬治騎士。他們的論調是一樣的，不同的祇在有些人膽子大些，有些人膽子小些而已。這個交響樂底指導者無疑是立憲民主黨，雖然不是每次公然出面的。

在八月初開的某次工商業大會上，有最重要的企業和交易所團體共三百代表參加，由紡織業大王黎亞布盧斯博致開會辭，他並不隱蔽他的意見。他說：「臨時政府不過是政權底影子罷了……事實上，一羣政治騙子操持大權……政府將捐稅負擔，首先而且嚴格地加於工商業家階級身上……拿錢給浪子用，值得麼？爲了救國去監督那些浪子不是更好些麼？」結末幾句話是一種恐嚇：「饑餓和赤貧那隻瘦骨嶙嶙的手將扼住人民之友底咽喉！」「瘦骨嶙嶙的饑餓的手」這句話表示廠主底停工政策，從此時起就寫進革命底政治字典中去了，資本家爲這句話出了不少的代價。

外省特派員也在彼得格勒開大會。他們是臨時政府遣派的人，照理應當如同一堵牆拱衛政府，事實上他們卻是聯合起來反對政府，他們在立憲民主黨核心領導之下，迫害那個不幸的內政部長阿夫克生底也夫。「你不能一臂坐雙椅，一個政府應當統治，不應當做個傀儡。」妥協派起來答辯，但不敢高聲抗議，因爲害怕布爾雪維克派會聽到了他

們和他們的盟友相爭吵。阿夫克生底也夫從會場走出來好像落水公鴨一般。

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報紙漸漸開始採收反告和誹苦底聲口。他們的報紙開始披露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八月六日，社會革命黨機關報民衆報發表一羣左派軍官生底信，那是他們到前線去路上寄來的。他們「驚訝於一般軍官生底作爲……有計劃地打人耳光，參加討伐羣衆，紙要有違長命令無需審判或偵查即可殺人……氣憤了的兵士開始暗中攻擊那單個兒走路的軍官生……」所謂恢復軍隊秩序便是如此。

反動在進攻，政府則退守。八月七日，最有名的黑色百人團份子，參加過拉斯布丁派和盧殺猶太人的，從牢獄放出來了。布爾雪維克派仍舊關在克利斯蒂牢獄內，那裏被捕的工人和海陸兵士正要絕食。彼得格拉蘇維埃工八部就在那一天派人慰問托洛次基，魯那查斯基，柯倫泰及其他的囚犯。

實業家，外省特派員，諾伏次卡，斯克的哥薩克大會，愛國派報紙，將軍，自由派，這一切人，都認爲九月間舉行選舉立憲會議是不可能的，——最好延至戰爭結束後再舉行。然而政府不能照辦。發現了一個妥協方法。立憲會議延期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召集。立憲民主黨人勉強接受了這個延期辦法。他們堅定期望，在這剩餘的三個月內能够發生甚麼重大事變，來改變立憲會議整個問題底形勢。這個期望漸漸公然地同哥尼洛夫名字聯繫起來了。

替這個新「主帥」做宣傳，從此佔據了資產階級政策底中心。這位「第一個人民總司令」底一篇傳記，大量印出來分發，各司令部積極幫助分發。薩文可夫以陸軍部政務官資格，對新聞記者談話，常說起「我們認爲……」——他的「我們」並非指薩文可夫和克倫斯基，而是指薩文可夫和哥尼洛夫。哥尼洛夫底聲名令克倫斯基警懼。風聲一天比一天更猛烈地傳播開來，說是以總司令部軍官聯誼委員會爲中心正在準備一個陰謀。八月初，政府主腦和軍隊主腦之會面，祇有更增加雙方惡感。「那個吹牛皮的小子果真以爲他能命令我麼？」——哥尼洛夫無疑對自己說。克倫斯基也這樣想：「這個愚蠢和無知的哥尼洛夫竟敢毀壞——他引二人都是想得對。哥尼洛夫底政綱，其中含有工

廠鐵路軍事化，推行死刑於後方，彼得格勒軍區以及首都衛戍軍服從總司令部管轄——那幾天，妥協派方面已經知道了。在這個官式的政綱背後，還有一個政綱——雖然未曾明白說出，卻一樣地實在——也是可想而知的。左派報紙破了警鐘。執行委員會提議以采勒爾索夫將軍為總司令。人家公開談論哥尼洛夫夫要免職了。反動派恐慌起來。

八月六日，哥薩克十二軍——額爾軍，右班軍，特維軍等——聯合會理事會，通過一個議決案——並非無稽文可夫幫助——要求政府和民衆兩分注意：「英雄和領袖」哥尼洛夫將軍若被撤職，則前線和後方哥薩克軍隊之行動，他們不負責任。聖喬治騎士某次會議還拿更危險的話恐嚇政府：「哥尼洛夫若被撤職，騎士會立刻就要發命令給一切聖喬治騎士，號召他們與哥薩克兵一致行動。」沒有一個將軍出來抗議這個積極的叛上作亂行為，而秩序黨底報紙也喜歡發表這種以國內戰爭來嚇人的議決案。海陸軍官聯盟總委員會，打出電報寄託其一切希望於「我們的親愛領袖哥尼洛夫將軍」而且號召「一切正直的人」表示信任於他。右派「名流」會議，那幾日在莫斯科開會，也打電報給哥尼洛夫，表示與軍官、聖喬治騎士和哥薩克同樣的論調：「一切能思想的俄國人都寄託希望和信任於你。」不能說得比這個更明白的了。這個會議，參加者有實業家和銀行家如黎亞布盛斯基，托勒謝可夫，有將軍阿來克先也夫和勃羅西洛夫，有教士和教授代表，也有立憲民主黨領袖，以密留可夫為首。為着掩人耳目起見，也有半虛構的「農民聯合會」代表參加，這個團體是為求得上層農民贊助立憲民主黨人而設的。坐在主席椅子上的是那個大人物勞隨可，他感謝一團哥薩克兵底代表，為他們壓平布爾雪維克派。俄羅斯有財產和受教育的階級，其最有權威諸代表者，便是如此公開推薦哥尼洛夫為國家救主底候補者。

如此準備了以後，那位總司令再一次出現於陸軍部，來談判他的救國政綱。他的總參謀長盧考姆斯將軍記他此次行動說：「一到彼得格勒，他就由特克哥薩克兵帶二架機關槍護送到冬宮來。哥尼洛夫將軍進去冬宮之後，那二架機關槍便從汽車上搬下來，特克哥薩克兵在宮門口守衛，以便必要時援助總司令。」大家認為總司令需要兵

革新的空氣，他們進行得很謹慎，害怕一不小心動搖了這全部腐朽的機構，——但仍舊不成功。無論在教士中間或在俗世革新家中間，都無一語提及政教分離。那些教會頭腦自然希望減輕國家對於他們內部事務的干涉，但同時又需要將來國家不備保障他們的特權地位，他們的土地和進款，而且繼續擔負一大部分他們的開銷。在自由派資產階級方面，固然願意繼續保障正教底支配地位，但附有一個條件，即教會要以新的方式在民衆中間爲統治階級利益服務。

但大難題正從此處開始。鄂尼金自己痛心地说：「俄國革命」並未創立一個值得注意的平民的宗教運動。一切點說，民衆參加革命愈多，則愈加自動地背棄教會，即使他們以前是依附於教會的。在鄉村，個別的教士仍能有點個人影響，若他對於土地問題的態度如何，在城市，不僅工人，便是小資產階級都未曾爲了革命引起的問題去請求教士解決。宗教大會之籌備，民衆對之完全冷淡。民衆底興趣和熱情都表現於社會主義口號上，不是在神學的經文上。落後的俄羅斯縮短了他的歷史，他不僅必須跳過宗教改革時代，而且必須跳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時代。

宗教大會雖然在革命高潮幾個月下計劃的，卻在退潮幾個星期中舉行。這更加濃了他的反動顏色。大會底成分，討論的問題，以及開會時的儀式，——一切都表明各階級對教堂的態度有根本改變。在聖母昇天大教堂行聖禮時，勞薩可和立憲民主黨人旁邊坐着克倫斯基和阿克生底也夫。莫斯科市長，社會革命黨人盧德涅夫致祝詞道：「俄羅斯人民存在一天，基督教信仰永遠活躍在他們的靈魂裏面。」不過昨天的事，這些人還自認爲俄羅斯啓蒙大師尼舍夫斯基底直接繼承人哩！

宗教大會把宣言印出來四處分散，爲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祈禱，攻擊布爾雪維克，而且恰與勞工部長史高倍列夫一鼻孔出氣勸告工人：「勞動的人呀，做你們的工罷，不要省力，犧牲你們自己的需要，爲了祖國底福利。」但這大會特別注意於土地問題。那些大主教和主教，爲了農民運動發展，而恐嚇而氣憤，並不減於地主，害怕教堂和寺院領地之被佔奪，更甚於教會民主化問題煩擾他們的靈魂。大會文告，以上帝憤怒和革除教會來威嚇，要求「立即交還教堂，寺院，

和私人地主，以人家奪去的土地，森林和收穫物品。這裏很合式地叫人記起曠野中的叫喊聲來！這次大會一星期一期期拖過去，直至十月革命以後纔達到牠的工作底高點——即是恢復二百年前彼得大帝取消了的教主制度。七月末，政府決定召集全國各階級各社團於八月十三日在莫斯科開國政會議。參加會議代表，由政府自己指定。同全國舉行的民主選舉結果直接相反，政府預先規定這個會議中有財產階級代表和人民代表數目相等。這個款國政府惟有靠這個人為的均衡手段纔能希望救得自己。這個全國會議並沒有任何確定的權利，密留可夫說：「這次會議……至多祇能有一種貢獻意見的權利。」有財產階級願意給民主派以一個自我犧牲的榜樣，為的以後更有把握抓住整個的權力。會議底正式目的據說是圖謀「使國家政權和國內一切有組織勢力相接近。」報紙上提倡必須團結，調和，振作和提高每個人底精神。換一句話，有的人不願說，另一些人則不能說：這次會議召集究竟爲了甚麼目的。在這一點上，以真名稱呼實物又是布爾雪維克派底責任了。

◎譯者按：新約馬太及約翰福音之始，都有這樣的故事：「有人要在曠野中叫喊：『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撒洗的約翰出來了，他給耶穌及千萬人施洗。」此地喚俄國教會中人於絕望中之希望教主來臨。

◎譯者按：希臘正宗教堂原有教主，如羅馬教皇地位，在俄國有自己的宮庭，自己的官制，與皇帝相稱。彼得大帝改革時取消了這個制度，從此正宗教會僅成爲國家行政的一個部分。

第六章 克倫斯基和哥尼洛夫

——俄羅斯革命中拿破侖主義底原素——

有許多的文章寫下來，以為後來種種的不幸，連布爾雪維克派掌握政權在內，都是可以避免的，倘若不是克倫斯基，而是另一個人，頭腦清楚，性格剛強，把提督政府大能無疑，克倫斯基頭腦既不清楚，性格也不剛強。但問題乃在於那些社會階級，為甚麼不得不把這個人，克倫斯基，抬於肩膀之上呢？

好像是為的使我們的歷史回憶更加清新活潑起見，現在西班牙事變又在顯示我們：一個革命，撤消了通常的政治藩籬之後，在其最初時期，如何以一種玫瑰色的雲霧包圍着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物。在此階段，即使是革命敵人，也同樣染上革命顏色。這種摹擬動作表示那些保守的階級底一種半本能的欲望，要順應於當前的變化，庶幾少受此變化所損害。這個全國一致的現象本是建立於一些浮泛的辭句之上的，但使得妥協主義演出一種不可或缺的政治腳色。小資產階級理想主義者忽視了階級差異，以死板的辭句來思想，不曉得自己要甚麼，祝福大家都好——這種人在此階段是大多數人們唯一可想像的領袖。克倫斯基若有清楚的和剛強的意志，他就完全不適宜於他的歷史作用了。這並非事後估量，布爾雪維克派於事變正熱之中便是這樣判斷的。「一個替政治案件做辯護的律師，一個社會革命黨人做了勞動派底領袖，一個急進派沒有任何社會主義修養，——克倫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完全地表現革命底第一時期，牠的「全國的」不定形性，牠的希望和期待底熱烈的唯心傾向。」——本書著者於七月事變後開在克倫斯基牢獄之內就是這樣寫的。「克倫斯基演說，論土地和自由，論法律和秩序，論各民族間的和平，論保護祖國，論李卜克內西底英勇，論俄國革命如何應當以其寬宏大量震驚世界，——說時揮着一條小紅綢手巾。那些俗人，剛剛開始在

政治上覺醒過來，聽着這些演說十分喜悅，好像是自己在演說臺上講話一般。軍隊歡迎克倫斯基，以為他從頭去可夫底下救他們出來。農民聽見說，他是個勞苦派，是農民的底代表。自由派則很稱讚他的無定形的急進辭句之下非常穩健的思想。……」

但這個大家擁抱在一塊兒的時代，並不經久。階級鬭爭暫息於革命初起之時，祇為的以後以國內戰爭形式再爆發出來。雨後春筍般勃發的妥協主義，就有他必然衰落成種子。法國御用的新聞記者克羅德·安涅，以不識相來解釋克倫斯基之迅速喪失人心，這位社會主義政客爲了不識相他的行動遂與他的地位「不大調和。」他坐在皇帝包廂看戲，住在冬宮或皇村，睡在俄國歷代皇帝底寢床。過於愛虛榮了些，而愛虛榮也過於明顯了些。——在那個世上最樸素的國家中，這事引起人家厭惡。——所謂「識相」乃是以瞭解局勢及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爲前提的，無論是大事或小事。這種瞭解，克倫斯基全無影子。他被羣衆底信任心抬上來，卻完全與羣衆生疏，不瞭解羣衆，不關心羣衆對於革命有何感想及他們從革命推出甚麼結論。羣衆期望他大刀闊斧地幹，但他要求羣衆不要干涉他的寬宏和雄辯。當克倫斯基某次以戲劇般的動作探視被捕的皇帝家族之時，在皇宮守衛的兵士就對他們的長官說：「我們在硬板床上睡覺，吃得不好，但是小尼古拉雖然被捕了還有肉丟在垃圾桶裏哩。」這並不是「寬宏大度的」話語，卻表示出兵士們底感想。

人民掙脫了多年的鎖鍊之後，每一步都要越出那些有教養的領袖替他們定下的疆界。四月末，克倫斯基曾爲此事痛哭過：「俄羅斯自由國難道是一個奴隸暴動之國麼……我惋惜我沒有死於二個月之前，我應當同那個大幻夢一齊死去的……」他希望以這批劣的辭藻影響於工農及海陸兵士。海軍司令高爾卻克後來在蘇維埃法庭之前曾陳述五月間那位急進的海陸軍部長如何巡視黑海艦隊，爲的調和水兵和軍官。每次演說之後，他似乎認爲已經達到了目的：「你看，司令，一切事情都妥協了……」但沒有一件事情是妥協的。總隊底解體正在開始哩。

時間過去，克倫斯基那種矯飾，那種驕誇，那種吹牛，更加引起羣衆厭惡。當他巡視前線期間，他曾有一次在火車裏氣憤地對他的副官叫喊道：『把那些可惡的委員會送進地獄去罷！』——當時也許故意讓將軍們聽着這話。巡視波蘭的海陸陸時，克倫斯基命令水兵中央委員會到司令坐艦上謁見他。『波中』是個蘇維埃機關，並不受部長管轄，認爲『司令是侮辱委員會主席，水兵狄賓科』回答道：『克倫斯基如果要同『波中』說話，那就叫他到我們這裏來。』這不是一件不可忍受的傲慢行爲麼？克倫斯基在船上同水兵們作政治談話時候，事情也未嘗好些，尤其是在共和國戰艦上，那裏一般情緒是布爾雪維克的，那裏人家向這位部長提出如下問題：當初他在國會爲甚麼投票贊成戰爭？四月二十一日密留可夫底帝國主義通牒上他爲甚麼簽字？他爲甚麼給帝制時代元老院議員以每年六千盧布贈養金？克倫斯基拒絕回答『敵人』向他提出的這些『奸狡的』問題。水兵們乾脆宣布部長底解釋是『不滿人意的。』在墳墓一般寂靜之中，克倫斯基離開了那隻戰艦。『暴動的奴隸！』這位急進派律師咬牙切齒自語道。但水兵們倒很得意：『不錯，我們做過奴隸，而且暴動起來了！』

克倫斯基既如此蔑視民主的輿論，就每一步都要同蘇維埃諸領袖相磨擦，他們走的道路與他一條，但比較時常回頭看看羣衆。三月八日，爲下層抗議所激發，執行委員會已經警告克倫斯基不可釋放被捕的警察。幾日之後，妥協派覺得不得不反對司法部長放逐皇族於英國的計劃。再過二三星期之後，執行委員會就提出與克倫斯基『調整關係』的問題了，但這關係從來未作調整好，而且調整不好。他在黨底方面也發生了同樣困難。六月初社會革命黨開大會時，克倫斯基沒有被選爲黨中央委員，二百七十票之中他祇得一百三十五票。領袖們祇好委曲折向右方和左方解釋：『好多人沒有選舉克倫斯基同志，祇因他的工作已經繁劇了。』事實上是在司令部和政府機關的社會革命黨人雖然對克倫斯基爲福利之源。可是那些老社會革命黨人，與羣衆接近的，並不信任他，也不尊敬他。但無論執行委員會或社會革命黨，沒有克倫斯基就不行。他是他們所需要的一環，藉以聯繫合作政府。

爾黨在蘇維埃中的聯盟，領導權屬於門雪維克派，他們發明決議案——即發明避免行動之法。但在政府機關內，社會革命黨人顯然超過門雪維克派——這事實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克倫斯基底佔支配地位。半獨立憲民主黨和半黨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在政府之內並不是像崔勒脫里或欠爾諾夫般代表蘇維埃，而是一個活的結子，連繫資產階級派和民主派。崔勒脫里和欠爾諾夫代表合作政府底一方面，克倫斯基則是合作政府本身底化身。崔勒脫里埋怨克倫斯基身上「個人動機」佔優勢，他不明白這是和克倫斯基底政治作用不可分離的。崔勒脫里自己做內務部長時也曾發出一個適合，要各省特派員依賴於當地一切「活的勢力」——即是資產階級和蘇維埃——而且屈服於「黨派影響」以執行臨時政府底政策。這個理想的特派員，超於一切敵對的階級和黨派之上，為的憑他自身和憑進令來盡他的職守的，——這就是一省的拔一縣的克倫斯基。若臨於這個系統頭上，就需要一個獨立的全權特派員在冬宮裏面。如無克倫斯基，妥協主義就好像一個教堂屋頂，上面沒有安十字架。

克倫斯基底發跡史充滿了教訓。他做了司法部長，恰好虧了他所害怕的二月暴動。「暴動的奴隸」底四月示威，使他做了海陸軍部長。「德國奸細」煽起的七月鬪爭，捧他為政府首腦。九月初，一次羣衆運動還要使這位政府首腦兼任總司令之職。妥協政制底禁證法及其刻薄的嘲諷，就在這個事實，即是羣衆必須以自己底壓力把克倫斯基捧到最高的尖峯之上然後纔推他墜入深淵。

克倫斯基輕蔑地踢開了那給他政權的羣衆，就更加渴望那有教養階級對他鼓勵的表示。革命開始那幾天，莫斯科立憲民主黨人底領袖起希命教授從彼得格勒回來時候說：「倘若沒有克倫斯基，我們就沒有現在有的東西。他的姓名將以金字寫在歷史書上。」自由派底讚美，成為克倫斯基最重要的政治準繩之一；但他不能，也不願，將他受人民擁戴的地位簡單置於資產階級足下。恰恰相反，他一天多一天更有興致看見一切階級都拜倒在他足底下。密留可夫證明道：「令資產階級代表和民主派代表雙方互相對立和平衡，這個思想，克倫斯基自從革命開始以來就有了。」這

是他的整個生命行程自然要走的道路。——這條生命行程蜿蜒於自由派律師職務和秘密團體之間。克倫斯基一面向布哈南獻媚，保證「蘇維埃將始終正寢的。」一面又時時拿蘇維埃底憤怒來恐嚇他的資產階級同僚。而且每逢執行委員會諸首領與他意見相反之時，他總是拿最可怕的災禍，即自由派辭職，來恐嚇他們。

克倫斯基屢次聲明，他不願在俄國革命中做馬拉。——這話意即說：他不願採取嚴厲手段制裁反動，但並非說他不願如此制裁「無政府。」順便說一句，凡反對政治上使用暴力的人底道德，一般都是如此的。當暴力是用來改變已成秩序時候，他們反對暴力；但在保衛已成秩序時候，他們就無論如何殘暴的行爲都做得出來了。

在準備前線進攻時期，克倫斯基成了有財產階級特別寵愛的人物。德利欽可告訴每一個人：我們的同盟國如何看重「克倫斯基底勞績。」立憲民主黨報紙言語對於妥協派很嚴厲，卻屢屢表示他們對陸軍部長的善意。勞強可自己承認：「這個青年人……每日以加倍的精力再生，爲的從事於建設的工作，並圖謀祖國底福利。」自由派自然是含有用意來恭維克倫斯基的，但他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根本上是爲他們而工作。列寧會說：「我們試想：想將是甚麼情形，倘若爾去可大開謀下令進攻，解散幾團軍隊，逮捕士兵，禁止開會，「你呀，你呀，」對士兵說話，罵他們「蠢種」等等。但克倫斯基可以享受這點「奢侈。」——固然是僅僅在他尚未會耗盡了民衆付託給他的那個容易融化的信任心以前……」

那次進攻，雖然在資產階級方面抬高了克倫斯基底聲望，卻完全敗壞了民衆對他的信仰。進攻底大失敗，本質上就是克倫斯基在兩個陣營內同時大失敗。但最可驚異的恰恰是這兩個方面失敗使得他從此以後成了「他人不能代替的人物。」關於克倫斯基在造成第二次合作政府時的作用，密留可夫這樣表示：「這是唯一可能的人物。」但可惜不是「唯一需要的人物。」須得指出一點：自由派政客領袖從來看不起克倫斯基，而資產階級廣大成分也漸漸傾向於將一切命運底打擊歸究在克倫斯基頭上。照密留可夫底見證，「那些愛國主義集團底不顧」迫得他們去尋覓

一個剛強人物。有一個時候，海軍上將高爾卻克爲人矚目。但要安置一個剛強的人於把舵地位，「不是談判和妥協的辦法可以做到的。」這話容易叫人相信。史丹開羅奇論立憲民主黨人道：「對於民主政制，人民意志，立憲會議等等之希望已經拋棄了。市政局選舉，這全俄國，都讓社會主義者獲得極大的多數……他們於是着急地謀求一個政權，牠不從事於說服，牠祇命令。」更恰切點說：他們所要的一個政權，是能夠扼住革命底咽喉的。

在哥尼洛夫底生平和他的性格之中容易看到一些特點，頗宜於充當國家救主底職務。馬丁諾夫將軍平時是哥尼洛夫底長官，戰時也會同他一起在奧地利要塞中做俘虜，曾以如下的話描寫他底性格：「工作有恆心，自信力堅強，迥異於人，但在智慧方面則是一個平凡而庸碌的人，又沒有甚麼廣大眼光。」馬丁諾夫將軍認爲哥尼洛夫有二個優點：個人勇敢和不自私自利。在那個社會中，人家首先爲自己安全打算，人家不顧一切侵佔他人利益，哥尼洛夫有這二個優點自然惹人注目的。至於戰略上才幹，尤其估計整個精神的和物質的局勢之才幹，——則哥尼洛夫全無影子。馬丁諾夫又說：「此外，他也缺乏組織才幹；他的容易生氣和缺乏均衡不很適合於有計劃的行動。」勃羅西洛夫夫在世界大戰期間觀察了他這個部下底整個軍事活動，也很看不起他：「一支勇敢的游擊隊底頭領而已，別的沒有甚麼……」官廳散播的關於哥尼洛夫一師底傳說，是爲了供應愛國派輿論底要求：事變底黑暗背景之上需要一些光明。馬丁諾夫寫道：「第四十八師毀滅了，爲了哥尼洛夫自己指揮無力，他……並不曉得如何去組織退軍，而最不好的就是他時刻改變方針，而且浪費光陰……」到最後頃刻，哥尼洛夫把那師人丟開不管了，那是他自己帶去上敵人詭計的，如今他祇圖自己脫身。然而漂泊了四日四夜之後，這位倒運的將軍終於投降奧地利人，直到後來他纔逃脫。「回到俄國來時候，哥尼洛夫與各報訪員談話，在他逃脫的故事上渲染了他自己想像出來的光明的顏色。」我們無需來說那些消息靈通的證人對他的傳說所作的煞風景的更正了。顯然，從此時起，哥尼洛夫就歡喜報紙宣傳了。

革命以前，哥尼洛夫是個帶着黑色百人團色彩的帝制黨。在俘虜期間，每逢讀報，他常說：「他願把那些過去可夫和那些密留可夫通通吊死。」但是政治思想頗複雜，如同頗受他那一類型的人一般，僅僅是在直接影響於他本人的時候，二月革命之後，哥尼洛夫很容易宣布自己是個共和派。據馬丁諾夫說：「他很少明白俄國社會各層份子間利益之交織，他既不知道黨派關係，也不知道那些社會活動家是怎樣的人。」門零維克派，社會革命黨和布爾雪維克派，在他看來，是一大團敵派，他們妨害軍官指揮軍隊，妨害地主享用地產，妨害廠主開辦工廠，妨害商人買賣貨物。

三月二日，國會委員會已經看上了哥尼洛夫將軍，由勞強可簽字要求總司令部任命這位「全俄共知的勇敢英雄」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皇帝那時已經不是皇帝了，在勞強可底電報上寫道：「照辦。」如此，革命的首都得到了牠的第一個紅色將軍。三月十日，執行委員會底記錄上，有這句話提到哥尼洛夫：「一個舊派將軍，他要終止革命。」然而在此初那幾天，這個將軍圖謀上進，甚至鬧鬧熱熱地舉行了逮捕皇后的儀式。這增加了人家對他的好感。從高比林斯基上校底回憶錄中，大家可以知道哥尼洛夫在這件事情上玩了雙重把戲。高比林斯基上校就是他任命的農村指揮長官。高比林斯基小心記載道，謁見皇后之後，「哥尼洛夫對我說：『上校，讓我們單獨談幾句。你去罷，站在門外等。』我出去了。大概五分鐘以後，哥尼洛夫喊我。我進去。皇后伸出她的手……顯然，哥尼洛夫把上校當作一個朋友來介紹。以後，我們將聽說皇帝和他的「獄吏」高比林斯基互相擁抱。哥尼洛夫就了新職，表示出他是一個最靈腳的行政家。史丹開維奇寫道：「在彼得格勒，他的最接近的同事不斷地感歎他之不能做事情或指導人家做事情。」然而哥尼洛夫在首都祇住了一個短時間。四月事變中，他同謀第一次流革命底血，並非沒有受到密留可夫底唆使，然而執行委員會反對他，他辭職了，去當軍長，以後做西南前線司令。沒有等待法律恢復死刑，哥尼洛夫在前線就下令槍斃逃兵，陳屍大路上，布告罪狀，他又以嚴刑懲嚇農民，禁止侵犯地主底財產，他又設立突擊隊，一有好機會他就架起拳頭嚇嚇彼得格勒。如此，在軍官和財產階級眼睛中，他的名字立刻刷上一輪光輝。但克倫斯基許多特派員也會這樣對自己說：

除了哥尼洛夫再沒有別的希望了。幾個星期之後，這位好關的將軍帶着做師長時的悲慘經驗，竟做那幾百萬正在解體的軍隊底總司令了。——協約國正圖謀叫這軍隊打仗以至於完全勝利哩。

哥尼洛夫頭腦昏迷了。他的眼光狹小和政治無知，使他容易成爲那些冒險家底犧牲品。「這個生着獅子底心和綿羊底頭腦的人，」如阿來克先也夫所形容的（以後凡爾登夫斯基也是這樣說），一面頑強保護他個人的特權，一面很容易受人家影響，祇要投合他的野心。密留可夫同哥尼洛夫很要好，也發覺他「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曉得如何拍他馬屁的人。」這個總司令身邊最有勢力的，是個名叫查伏衣科的人，他戴着一個謙遜的頭銜：傳令官，——一個怪異的人物，舊式地主出身，油生意投機者，冒險家，特別以他的筆感動了哥尼洛夫。查伏衣科的確有那種無所不爲的騙子底活潑的文筆。這個傳令官成了哥尼洛夫底文案師，報紙廣告是他做的，通俗的哥尼洛夫傳是他寫的，報告，哀的英救書，以及一切需要「強硬的藝術手筆」（將軍自己的話）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查伏衣科之外還有一個冒險家，阿拉丁，第一屆國會議員，曾在國外住了幾年，一根英國煙斗從不離嘴，因之自命爲國際通。這二個人站在哥尼洛夫底右手方，替他連絡反革命諸中心。他的左手方則是薩文可夫和費洛寧，斜服侍着，他們用各種方法支持將軍底誇大的自負心，同時阻止他過早地惹起民主派大惡感。容易動感情的鄂尼金將軍寫道：「君子和小人，敵實人和陰謀家，將軍領袖和冒險人物，都來投奔哥尼洛夫將軍，同聲喊道：救我們呀！」很難得確定君子和小人各佔多少成分。總之，哥尼洛夫認真以爲救國之資非己莫屬，如此就成爲克倫斯基直接的政敵了。

這兩個政敵認真地互相仇視。馬丁諾夫說：「克倫斯基對於那些老將軍一向高傲得很。阿來克先也夫是個謙虛苦幹的人，勃羅西洛夫又善於外交，這二人可以容忍此種態度。但是對於那個自負的和暴躁的哥尼洛夫，此種態度就行不通了。——何況哥尼洛夫方面也看不起那個律師克倫斯基。」雙方之中較弱者準備讓步，而且有了誠意的預示。

至少，七月底，哥尼洛夫夫對鄧尼金說，政府方面請他加入內閣。「不行！那些老爺太受蘇維埃束縛了……我對他們說，給我改權罷，我就要大幹一下。」

克倫斯基底立足地不堅牢了，如同軟泥一般。他總是在議論方面找尋出路：召集會議，發表意見，公布宣言！七月二十一日，他以「無人可以代替的」資格，超昇於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派兩個敵對陣營之上，這個成功使他想起了在莫斯科召集國政會議的計劃。在冬宮密室內做的事情，現在要拿到公衆面前來了。讓全國的人親眼看一看，如果克倫斯基不全盤繩和鞭策，甚麼事都要一場糊塗的。

依照官方條例，被請參加國政會議的，有「政治的，社會的，民主的，民族的，商業的，工業的，合作社的，各團體代表，民主總同盟領袖，軍隊，科學機關，大學校底高級代表，以及四次國會底議員。」原定共一千五百代表，但開會時約有二千五百人——人數增多完全爲了有派底利益。莫斯科社會革命黨報紙責備自己的政府說：「勞動代表一百五十八人，工商業代表一百二十八人來對抗，農民代表一百人有地主代表一百人來對抗，蘇維埃代表一百人則有舊國會議員三百人來對抗……」克倫斯基底黨底這個機關報，表示懷疑這樣一個會議能夠給政府以「牠所尋求的援助。」

妥協派是咬緊牙齒來開會的。他們相互說：我們必須真正派派努力求得一致。但是如何對付布爾雪維克派呢？無論如何不許他們干預此次民主派和有財產階級的談判。由於執行委員會一個特別議決案，各黨黨團不得主席團同意則無權在會場發言。布爾雪維克派決定以黨底名義宣讀一篇宣言，然後離開會場。主席團注意他們每一步動作，要求他們放棄這帶有犯罪意味的計劃。布爾雪維克派於是毫不遲疑地變遷他們的入場證。他們去準備另一種更有意義的答覆辦法：莫斯科無產階級起來說話。

差不多從革命第一天起，那些擁護法律和秩序的人，一有機會便拿平靜的「令國」和紛亂的彼得格勒相對比。在莫斯科開立黨會議成了資產階級口號之一。國民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鮑特勒索夫竟說彼得格勒，爲的牠以

「新巴黎」自命。當初基龍特派不會用雷和電來恐嚇舊巴黎麼？不會提議巴黎祇有應得的八十三分之一的權力麼？一個外省的門雪維克在六月間蘇維埃大會上說：「無論那個地方，譬如諾伏次斯克，都比彼得格拉更適於反映全俄國底生活條件。」根本上說來，妥協派同資產階級一樣，並非在「全國」真實的情緒之中找尋援助的，而是在他們自己幻想的安慰之中找尋援助的。現在要感到莫斯科真實的政治脈膊時候了，此次會議底發起人就要遭遇無情的失望了。

從八月初起，先後在莫斯科開的那些反革命會議，從地主會議到宗教大會，不僅動員了莫斯科有財產的人，而且使工人和兵士站立起來。黎亞布盛斯基底恐嚇，勞強可底號召，立憲民主黨人與哥薩克將軍們的聯歡——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下層人民眼前表演的。這一切都被布爾雪維克派鼓動家從報紙消息之中尋出來向羣衆解釋。但現在反革命危險呈獻出可以捉摸的形態，甚至於具有血肉之軀了。一陣氣憤浪潮瀰漫於作坊和工廠。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寫道：「如果蘇維埃沒有權力了，無產階級就必須團結於自己的活的組織週圍。」這種組織首先指明是工會，其中大多數此時已經在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之下了。工人如此仇視國政會議，以致下層提出來的總罷工思想，在全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各支部代表會議上被採取了，差不多沒有人反對。工會先倡議莫斯科蘇維埃以三百六十四票對三百零四票的多數否決罷工。但門雪維克派工人和社會革命黨工人，在他們黨團會議時，本來贊成罷工的，祇因服從黨紀律之故，他們在蘇維埃中纔沒有投票贊成罷工。這個好久以來沒有改選的蘇維埃，是違反真實的多數人意志而有此決議的。這個決議自然不能阻止莫斯科工人行動。四十一個工會負責人開會通過一個議決案，號召工人罷工一天以示抗議。各區蘇維埃大多數站在布爾雪維克黨和工會方面。各廠工人立刻要求改選莫斯科蘇維埃，這個蘇維埃不僅落於羣衆之後，而且與羣衆相衝突了。在莫斯科河外區底區蘇維埃中，與工廠委員會一致，要求召回那些「違反工人階級意志」之代表之議決，竟得一百七十五票贊成，四票反對，和十九票棄權。

然而罷工前一夜，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仍很著急。外省固然跟隨彼得格拉走，但落在牠後頭。七月示威在莫斯科沒有成功，那時不備衛戍軍，而且工人大多都害怕流蘇維埃而走到街上來。這次怎麼樣呢？第二天早上就回答了。妥協派抵制沒有有效，罷工終於成了有力的示威，反對合作政府。兩天以前，莫斯科工業家報紙纔很有自信地宣布說：「讓彼得格拉政府快到莫斯科來罷，讓牠聽聽克羅靈宮聖地，聖鐘和聖塔底聲音……」今天，聖地底聲音被一種暴風雨前的寂靜所掩蓋了。

布爾雪維克派莫斯科委員會一個委員畢亞特尼茨基後來寫道：「罷工形勢非常莊嚴。電燈不亮，電車不開，工廠作功，鐵路橋樑都關了門，連飯店侍者也不做工。」密留可夫在這畫圖上又渲染一種鮮明的顏色：「代表們來赴會……沒有電車坐，沒有地方買飯吃。」如這位自由派歷史家所承認的，這事足令代表老爺認識布爾雪維克派力量，此次會議還把他們屏於門外哩。莫斯科蘇維埃新聞報很明白八月十二日示威底意義：「不願蘇維埃底決議……羣衆跟着布爾雪維克派走。」莫斯科及其四郊，四十萬工人聽從一個黨底號召實行罷工，這黨五個星期以來不斷地受人迫害，牠的領袖或躲起來，或關在牢裏。這黨新在彼得格拉出版的機關報無產者，尙未被封閉以前，曾提出一個問題給那些妥協派：「你們從彼得格拉走到莫斯科去，現在從莫斯科你們又要走到那裏去了呢？」

當時當權的人也一定這樣自問。在基也夫，在考斯脫羅馬，在察里津，也發生這樣抗議性的一日罷工，全體的或部分的，鼓動遍於全國。到處，直至最遙遠的區域，布爾雪維克派都警告說：國政會議印着「反革命陰謀明顯的標誌。」八月末，這話底意義就展布於全國人民眼前了。

會議代表，以及莫斯科資產階級，都希望羣衆攜帶武裝出到街上來，希望衝突、戰鬥，希望來一個「八月事變。」但是若教工人跑到街上來，不啻是教他們識人家打殺；那時聖喬治騎士，軍官，軍官生，以及若干騎兵隊，都渴望要報服罷工。若是號召衛戍軍到街上來，那也不啻是惹起衛戍軍內部分裂，便利於反革命事業，反革命此時已準備好來打擊了。

竟並沒有號召他們到街上來，工人自己受了一種正確的戰略之指導也避免任何公開的衝突。一日罷工完全適合於當時局勢：這是不能被人隱瞞的，不比布爾雪維克派在會場上的宣言。但全城沉入於黑暗之中時，俄羅斯全國都看見布爾雪維克派底手正握着電燈總開關，不，彼得格勒並不是孤立的。「好多人寄託希望於莫斯科底教士氣與溫順，但那裏的工人區忽然露出兇狠的牙齒來了。」——蘇漢諾夫便是如此解釋這一日底意義。合作政府底國政會議雖無布爾雪維克派出席，但牠不得不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利尚威嚇之下開會。

莫斯科人挖苦說，克倫斯基是來此「加冕」的。但第二天，哥尼洛夫從總司令部來了，懷着同樣的目的，無數的代表歡迎他，其中也有宗教大會代表。特克哥薩克兵從那尚未停妥的火車跳下來，穿着他們的鮮紅外套，拔出他們的灣刀，排做兩行在月台之上。當他檢閱他的衛隊和那些代表時候，小姐太太們，與高采烈，拿鮮花撒在這個英雄身上。立憲民主黨人勞及喬夫，致歡迎辭後叫喊道：「請你拯救俄羅斯罷，知恩的人民會報答你的。」愛國派有人哭出來。德羅佐瓦，一個富商底太太，跪在地下。軍官們肩頭抬着哥尼洛夫出車站來。正當總司令在車站前面廣場檢閱聖喬治騎士，軍官學生和哥薩克隊伍時候，他的對頭克倫斯基以陸軍部長資格則在檢閱莫斯科衛戍軍。從車站，哥尼洛夫就沿着以前皇帝走的路線，到伊凡爾聖廟去，在那裏行祭，當着他的戴大皮帽的衛隊特克回教徒面前。哥薩克軍官格黎可夫關於此次宗教祭禮寫道：「此情此景足使虔誠的莫斯科人更加表示好感於哥尼洛夫。」反革命此時則謀佔領街道。哥尼洛夫傳記和畫像從汽車上大量散發。牆壁上貼滿了文告，號召人民起來贊助這個英雄。同皇帝一般，哥尼洛夫在他底花車內接見政治家，工業家，金融家。銀行代表向他報告全國財政狀況。十月黨人特洛夫斯基寫得很有意思：「歷屆國會議員，惟有一個人到花車內謁見哥尼洛夫，這就是密留可夫。兩人談了一會，談的甚麼我不知道。」以後我們將從密留可夫那裏知道了他認為可以說出來的此次談話情形。

正當此時，一個軍人政變在積極進行中。開會以前幾天，哥尼洛夫藉口援救里加，下令準備派四個騎兵師向彼得

格拉移動，奧倫堡哥薩克兵團奉總司令部命令來莫斯科，「維持秩序」，但克倫斯基下令中途阻止他們，後來在哥尼洛夫偵查委員會面前，克倫斯基作證道：「我們得到報告，說當莫斯科開國政會議時，有人要宣布獨裁。」如此，當那幾天俄國一致的莊嚴日子，陸軍部長和總司令正在調兵遣將互相對壘，然而在可能範圍內，表面的禮貌是保持住了。兩個陣營間之關係搖擺於表示友誼和國內戰爭之間。

在彼得格拉，羣衆雖然自己約束——七月的經驗留下教訓——但從上面，從司令部和報館編輯部，仍撒下謊言，硬說布爾雪維克派即將舉行暴動。彼得格拉黨底組織公開發表宣言警告人們當心敵人方面可能的冒名號召。同時莫斯科蘇維埃也有佈置。一個秘密的革命委員會組織起來，共六個人，每黨出二人，布爾雪維克派亦在其內。一個秘密命令發出來，禁止聖喬治騎士、軍官和軍官生，在哥尼洛夫經過的路上列成隊伍。布爾雪維克派自從七月事變以後被禁出入兵營，如今解禁了；沒有他們就無法拉攏兵士。在公開的活動方面，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正與資產階級談判成立一個強硬的政權以反對布爾雪維克派領導的羣衆；但在幕後，那些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正與那被他們屏於會場之外的布爾雪維克派合作，準備羣衆爲反對資產階級陰謀而鬪爭。妥協派昨天雖然反對罷工，今日則號召工人和兵士準備鬪爭。羣衆底鄙視和氣憤，並不能阻止羣衆以鬪爭的熱情回答這個號召。此種熱情與其說是使妥協派歡喜，寧可說是使他們害怕。這種左右開弓的行爲，這種差不多可說公開欺騙兩方面的行爲，將是不可瞭解的。倘若妥協派還是在自覺地實行他們的政策，事實上他們僅僅是在爲了那種政策而受罪而已。

大事變顯然在準備之中，但沒有一個人計劃着於開會那幾日實行推翻政府。克倫斯基後來提起的那個傳聞，始終沒有甚麼文件，或妥協派材料，或右派回憶，來證實。仍然是一種準備而已。據密留可夫說——他的見證恰與後來事變發展相合——哥尼洛夫自己於開會之前已經選定了動手的日子：八月二十七日。這個日子，自然祇有極少數人知道。然而那些模糊知道的人，在此情形之下總是把大事變底日期提早的，於是謠言預先散布開來，從各方面傳入政府。

機關時時刻刻似乎就要動手了。

資產階級和軍官方面激昂的情緒，本也可以在莫斯科發作起來；即使不是一次政變，至少也是一次反革命示威來試驗力量。更有可能以會議代表創設一個救國中心，來同蘇維埃對抗。右派報紙公開議論此事。但事情沒有走到這個地步，因為蘇素阻止了牠。即使有人想要催促決勝負的鬪爭早點實現，此次罷工也迫得他擱開這個念頭，而對自己說道：我們不能出其不意襲擊革命，工人和兵士在那裏防備着，我們必須展期動手。教士和自由派得到哥尼路夫同意，本計劃了一個各式人等的宗教儀式到伊凡爾神廟去的，——連這個計劃也不得不拋棄了。

一旦明白了沒有哥尼路夫危險之後，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就趕快宣稱沒有發生甚麼特別事情。他們甚至拒絕繼續容許布爾雪維克派出入兵營，雖然兵士們堅決要求繼續聽布爾雪維克派說話。「狡兔已死，獵狗當烹」，崔勒脫和德爾刺楚克（莫斯科蘇維埃主席）一定用奸黠的微笑互相告語。但布爾雪維克派絕無意墜入於「獵狗」地位。他們一心祇想進行他們的工作以底於成。

每個有階級分化的社會，都需要政府意志統一。兩重政權本質上乃是社會危機時一種政制，表明國家嚴重分化。雙權政制含有暗的或明的國內戰爭在內。沒有人願意這個政制再拖延一個時候。恰恰相反，大家都期待一個強硬的，一心的，「鐵一般的」政府。克倫斯基底七月政府已獲得無限的權力。這計劃本是要獲得雙方同意，在那互相削弱的民主派和資產階級之上建立一個「真實的」最高權力。超出一切階級之上而成爲命運主宰。這個觀念，不是別的，正是靠破命主義。你試將兩把叉子對稱地插於一個軟木塞，則左右大搖擺之後，甚至能在一個針頂上保持均衡；這就是拿破侖主義式的超然公斷者底力學的模式。一個這樣的權力，姑將國際條件除開不說，其鞏固程度，是以國內兩相敵對階級之均衡穩定程度來決定的。五月中旬，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上，托洛次基曾把克倫斯基說做「俄羅斯拿破

命主義之算學的中點。』這個批語之非物質性，正表明這裏並非人底問題，而是職能問題。七月初，大家還記得罷，所有的部長，依照各自的黨底訓令，都提出辭呈，好讓克倫斯基組織政府。七月二十一日，這個實驗以更明白的方式重做一次。兩個敵對陣營都求助於克倫斯基，各方都在他身上發現自己有一部分，各方都宣誓效忠於他。托洛茨基在牢內寫道：『那些長首畏尾的政客領導了蘇維埃，所以蘇維埃不敢接受政權。代表有財產者各派利益的立憲民主黨，又尚無能力拿取政權。所以必須尋覓一個調停者，一個居間人，一個仲裁法官。』

克倫斯基以自己名義發一篇告民衆書，其中他說：『我以政府首腦資格，認為沒有權利可以遲疑，如需改變（政府結構）……增加我在最高行政機關上應負的責任。』這是拿破侖主義底道地的口頭禪。然而雖受左右雙方所擁護，事情卻從未會超出於口頭禪以上。這是爲了甚麼原故呢？

那個小科西加人，能够超出於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民族之上，那必須革命已經完成了牠的根本使命：土地分配給了農民，而且在新的社會基礎之上已經創立了一枝常勝的軍隊。在十八世紀，革命不能走得更遠些：牠祇能從此點向後退。然而在後退時候，牠的根本勝利品發生危險了。無論如何犧牲，必須保護這些勝利品。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對立，一天比一天深刻，雖還未臻於成熟，但已經使得基礎本已很動搖了的國家陷於一種非常緊張的狀態。在此情形之下，一個全國的『仲裁者』是不可缺少的。拿破侖保證大資產階級可以發財，保證農民可以保持那小塊土地，保證農氏子弟和流氓有機會趁戰爭搶劫。那個仲裁者一手拿着劍，他自己也履行了法院執行吏底職務。第一個拿破侖底拿破侖主義是有鞏固基礎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並沒有拿土地給農民，而且不能拿土地給農民。這不是一個大革命，即並非以此社會制度代替被社會制度；這是在同一社會制度框架之內的政治改革。拿破侖第三背後並沒有一枝常勝的軍隊。如此，典型的拿破侖

●譯者按：拿破侖，他是科西加島人。

命主義之兩個主要原素並不存在，但此時有其他的有利條件，也是同樣真實的。無產階級在半個世紀之間成熟了，於六月事變中表現牠的驚人力量，但還不能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害怕無產階級，害怕自己的對無產階級的血淋淋的勝利。有私產的農民害怕六月暴動，希望國家能保護他們，免受那些主張平分土地的人所侵害。最後，一個工業大繁榮時代到來，足足有二十年之久，中間祇有輕微的停滯——這就開闢了前所未聞的財富源泉於資產階級面前。次代的拿破命主義有了這些條件就足够了。

俾斯麥也是「站在各階級之上的」，如人家常常指出的，他的政策也無疑含有拿破命主義原素，雖然化裝爲王統形式。俾斯麥政制之穩定是受這事實所保證的，都是這個政制在一個懦弱的革命之後發生出來，可以勉強拿來解決俾德意志全國統一那般大問題。這個政制以三次戰爭獲得勝利，賠款和資本主義底盛大發展。這就够牠延長幾十年生命了。

俄國那些候補做拿破命的人，他們的不成功並不在於他們不像第一個拿破命或俾斯麥歷史曉得如何去使用代替品。他們卻是被一個大革命阻攔着，這個革命並未解決牠的問題或踢盡牠的力量。資產階級正在強迫那向無土地的農民去爲保護地主財產而戰爭。戰爭除了失敗之外沒有甚麼結果。工業繁榮毫無影子，恰好相反，工業衰落正在造成更多的破產。如果說無產階級退守了，那祇爲的更加團結自己的隊伍。農民後退一步，祇爲的給地主以最後襲擊。那些被壓迫的民族正在對於那主持俄羅斯化的專制制度採取攻勢。爲了求得和平，軍隊愈加接近於工人及其政黨。下層正在團結，上層正在削弱。沒有均衡。革命還是生氣勃勃的。拿破命主義表現奄奄一息，那並沒有甚麼奇怪。

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拿破命政制之作用，去同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鬥爭中舊式君主專制之作用相比較。無疑有許多相似之點，但說到政權底社會內容時二者間的差異就表現出來了。在舊社會分子和新社會分子中間做仲裁法官的作用，在某一時代是可能的，那時兩種剝削人的制度都需要自衛以每

剝被剝者。但在封建地主和農奴之間，則「公正的」居間人作用不能發生。俄羅斯帝制講停了封建地主和新興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利害，其對於農民的作用則不是一個居間者了，而是剝削者階級之全權代表。

同樣，拿破侖主義也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仲裁者，事實上乃是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之最集中的統治。拿破侖以其靴子踏在全民族底頸子上以後，無論他走到那裏，他都不能不採取保護私產，地租和利潤的政策。政制底特殊點並不會超出保衛手段以外。看門巡捕現在不是站在門口，而是坐到屋頂上去了，但他的職務還是一樣的。拿破侖主義之獨立性，大部分是外表的，裝飾的，排場用的；其象徵就是那件皇袍。

俾斯麥很巧妙地利用了資產階級對於工人的恐懼心，但在他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改良之中，他始終是有財產的階級底全權代表，他始終未曾背叛過有財產的階級底利益。然而無產階級日漸增大的壓力，無疑地使得他以有力的官僚仲裁者資格超出於地主和資本家兩階級之上，這就是他的作用。

蘇維埃政制允許政府對於工農兩階級保持着很大的獨立性，因之在這兩階級之間也有一種「居間作用」，祇要兩方底利害根本上還是可以調和的，無論怎樣發生爭吵和衝突。但在蘇維埃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中間要找一個「公正的」仲裁者就不容易了，至少對於雙方底根本利害來說。在國際關係上，蘇維埃之不能加入國際聯盟，正與在一國範圍內之不能建立一個真實不虛的「公正」政府來調停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爭，出於同樣的社會原因。

克倫斯基政制沒有拿破侖主義底一切力量，卻有拿破侖主義底一切罪惡。牠之超出於全國之上祇為的以牠底無能來腐化全國的人。話頭上，資產階級和民主派雙方領袖都答應「聽從」克倫斯基，事實上，那個全能的仲裁者克倫斯基是聽從密爾可夫的，尤其聽從布哈南。克倫斯基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保護地主財產，並拖延社會改良，至於比較幸運的時日，倘若他的政府是柔弱的，那也恰與資產階級不能叫自己的人抓住政權，出於同樣的原因。然而這個「救國政府」雖然可憐得很，牠的保守的資本主義性質，卻顯然隨着牠的「獨立性」之增加而增加了。

資產階級政客雖然明白克倫斯基政制是此一時期資產階級統治之不可避免的形式，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們非常不滿意於克倫斯基，也不能阻止他們準備儘可能快地排除了他。有財產的階級中人一致認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的那個全國仲裁人，必須代替以從有財產的階級出身的人物。但爲甚麼一定要哥尼洛夫呢？因爲候補做拿破崙的人必須適合於俄國資產階級底品性。他必須是落後的，與民衆隔離的，無才幹的，衰敗的。在一枝祇見到可恥的失敗的軍隊之中，很不容易找到一個衆人愛戴的將軍。哥尼洛夫走到這個地步亦不過是矮子隊裏選將軍罷了。

如此，妥協派和自由派既不能團結於合作政府之中，又不能共同承認一個候補救主。革命底未完成的任務，妨礙了他們如此做。自由派不信任民主派，民主派不信任自由派。克倫斯基固然向資產階級張開兩臂，但哥尼洛夫則明白示意：一有機會，他就要推翻民主派底頸子。從以往發展下來，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哥尼洛夫和克倫斯基的衝突，這個衝突其實是兩重政權底矛盾翻譯成個人野心底容易爆發的語言罷了。

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軍當中，七月初，形成了一派不耐煩久待的人，不滿意於布爾雪維克派大謹慎的政策；同樣，八月初，在有財產的階級當中，也積聚了不耐煩久待的情緒，反對立憲民主黨領袖底觀望政策。這個情緒，——譬如說，——表現於立憲民主黨大會上，那裏有人要求推翻克倫斯基。在立憲民主黨以外，這個政治上不耐煩久待的情緒表現得還更明顯，譬如在那不斷受兵士威脅的司令部中，在那要被通貨膨脹淹死的銀行界中，在那着了火的地主邸宅中，「哥尼洛夫萬歲」成了希望、絕望和服仇之口號。

克倫斯基完全同意於哥尼洛夫底政綱，但關於實施時日有不同意見：「我們不能立刻施行這所有的事情。」麥可夫也承認有排除克倫斯基的必要，但他回答他的那些不耐煩的黨徒說：「我認爲還早了一點。」由於彼得格勒羣衆底急躁產生了七月的半暴動，同樣由於有財產者當中不耐煩久待的情緒也產生了八月的哥尼洛夫叛亂。布爾雪維克派不得不加入武裝示威，爲了可能時保證成功，至少爲了保證牠免於潰敗；同樣，立憲民主黨人，也不得不爲了

這種目的加入於哥尼洛夫叛亂。在這界限之內，兩種局勢有一種驚人的對照。但在這對照之中，目的，手段和結果又是完全相反的。這個情形，在往後的事變裏面，將要完全展開出來。

第七章 莫斯科國政會議

倘若象徵是一個形象底精粹，那麼革命就是最善於製造象徵的，因為革命以最精粹的形式表出一切現象和一切關係。困難的，乃在於革命底象徵化是太空大的，很不適合於個人底創作。正為此故，廣大羣衆演出的人類劇之藝術的複製品是如此之貧乏的。

莫斯科國政會議以預先註定的失敗告終。牠沒有建立甚麼，也沒有決定甚麼。然而牠留給歷史家以一個不可估價的革命照像，——雖然是一個照像底底片，暗的現為光的，弱的現為強的，貪婪的現為廉潔的，無恥的現為高貴的。革命底最有力的黨，祇消再等十個星期就獲得政權了，此時被屏於會場門外，被認為不值得提起的。同時，那個「進化社會主義黨」一向不知名的，反受人家重視。克倫斯基高視闊步，如同力與意志之化身。合作政府過去已經破產了，如今則被說成爲未來一種救國手段。幾百萬兵士共同仇恨的哥尼洛夫，當作軍民其愛的領袖而受歡迎。帝制黨和黑色百人團人物表示他們熱愛立憲會議。所有那些很快就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好像預先約好了要在舞台上唱他們的拿手戲。他們一齊熱烈地拼命叫喊：「這正是我們要做的！」「我們早就可以這樣做了，若是沒有人攔阻了我們！」攔阻他們的，正是工人，兵士，農民和被壓迫的民族。幾千萬「奴隸暴動起來」攔阻他們表忠誠於革命。他們本是來莫斯科躲避的，但罷工跟着他們來到莫斯科。受了「愚蠢」「無知」和「煽惑」底追迫，這批擁擠在一個戲院內的二千五百代表默然約定切勿打破這個舞台上的幻景。沒有一個字提起罷工。大家努力不指名喚姓提起布爾雪維克派。惟有件列漢諾夫偶然說起了「列寧底不幸的記憶力」而且好像他在說着一個棄甲丟盔完全敗北的敵人。底片底性質——一直保持到底，在這批自命爲「民族活力」而其質已經僵死了一半的人羣中，那個真實的人民領袖自然不能被

看做一具政治的屍屍。

蘇漢諾夫寫道：「光輝的會場截然分爲兩半：右邊坐着資產階級，左邊坐着民主派。右邊正廳和包廂可以看見好多將軍制服，左邊則是准尉和兵士。舞台對面，從前皇帝包廂之內，是協約國和友邦高級外交代表底座位……我們一羣人，極左派，佔據正廳一個小角。」布爾雪維克派沒有到會，所謂極左派者就是馬爾托夫底黨徒。

三點鐘至四點鐘之間，幕啓了，克倫斯基出現於舞台，兩個青年軍官伴着他，一個陸軍，一個海軍。象徵着革命政府底權力，他們站得直直地，在內閣總理背後，一動也不動，如同生了根在地板之上。爲的不用「共和國」字眼來刺激右派起見——這是預先約好的——克倫斯基以「俄羅斯國」政府之名向「俄羅斯七列位代表」致敬。我們的自由派歷史家寫道：「這篇演說底一般口氣並不表示尊嚴和自負，卻是受了最近幾日影響之結果，表示出一種恐懼，演說者要隱藏這個心境但仍露了出來；他圖謀以恐嚇高調來隱藏牠。」克倫斯基沒有直接說出布爾雪維克派，但開始恐嚇的話是指他們說的：再有甚麼舉動反對政府，「就要用血和鐵來解決。」會場中左右兩翼在暴風雨一般的掌聲中融合起來。然後又對此時尚未到會的哥尼洛夫恐嚇幾句：「無論是誰，若向我提哀的美教書，則我知道如何叫他屈服於最高權力底意志，屈服於我，我就是最高權力底首腦。」這話雖然激起狂熱拍掌，但掌聲僅僅從會場左半邊來的。克倫斯基時時聲明自己是「最高的首腦」，他需要這樣提醒人。「我告訴你們從前線來的人，我，你們的陸軍部長和最高領袖，告訴你們：軍隊中沒有甚麼意志和權力高過於臨時政府底意志和權力。」民主派十分歡迎這類空談。他們以爲如此就可以避免使用實彈了。政府首腦保證說：「人民和軍隊中的優秀分子，都把我們的軍隊在前線勝利，同俄羅斯革命底勝利聯結在一起，可是我們的希望被踐踏在污泥之中，我們的信心被睡棄。」這便是六月進攻之抒情詩般的總統克倫斯基，自己無論如何是要繼續戰爭至於完全勝利的。說起那個犧牲俄國利益以媾和的危險時候——這話是暗指八月四日教皇和平建議說的——克倫斯基大稱讚我們的同盟國底高貴的信義。他添加幾句說：「我以偉

大的俄羅斯民族之名祇要說一句話，即是：除此信義以外，我們並未會期待其他的事情，也不誰期待其他的事情。」對協約國外交家包廂的喝采，使大家站了起來，除了少數國際主義者和若干以工會代表資格出席的布爾雪維克派軍官包廂方面有人叫：「馬爾托夫站起來！」爲了他底榮譽說句實在話，馬爾托夫確有勇氣不肯向協約國底無私致敬。對於俄國那些被壓迫的民族正在圖謀重建自己命運的克倫斯基則加以教訓，難以恐嚇：「我們在帝制鎮壓下受害和死亡之時，爲了一切民族底幸福，我們並不愛惜自己的血。」他以別人帶的鎖練來自誇。以一種感激被壓迫民族的心情，他勸他們忍受着一個剝除了他們權利的政制。

出路在那裏呢？……你沒有覺得心上含有這個強烈的火燄麼？……你沒有覺得自己有能力，又有意志來守紀律，自我犧牲和刻苦工作麼？……你沒有看見這裏全國力量團結一致的奇觀麼？這話正是在莫斯科罷工那一天說的，而且說時哥尼洛夫底騎兵正在神祕移動。「我們寧願毀滅我們的靈魂，但是我們要救國的。」以上是革命政府所能告訴民衆的一切的話。

密留可夫寫道：「好多從外省來的人，在這會場內第一次看見克倫斯基；他們出了會場，一半兒失望，一半兒氣憤。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年輕的人，一臉苦相，蒼白的顏色，從戲子學來的姿態……這個人似乎要叫人害怕，要使大家得到一種印象，舊式的權力和意志之印象。事實上，他不過激起了人家一種憐憫心而已。」

其他政府大員底演說，與其說是表示個人的破產，寧可說是表示妥協政制度底破產。內政部長阿夫克生底也夫提增加間接稅手段來減輕有財產階級負擔的直接稅。右派太不當心以狂熱的拍掌歡迎這幾句話，後來崔勒脫里有點難爲情地指出這個拍掌有點缺少犧牲精神。農政部長欠爾諾夫，奉命完全不做聲，免得沒收土地這個幽靈激惱了右派盟友。爲了舉國團結的利益，決定把土地問題當作並不存在。妥協派不反對。真正農民意見從未在這會場底演

說台上響過，然而在八月間這幾個星期內，土地運動正在瀰漫於全國，準備秋天爆發爲一個不可抵禦的農民戰爭。中斷了一天——兩方面這一天都在檢查和調動自己的力量——之後，八月十四日又開會，當時空氣異常緊張。哥尼洛夫出現於他的包廂時候，會場右半邊站起來如暴風雨一般歡呼，左半邊則差不多全體坐着不動。軍官包廂中有人大叫「站起來！」繼之以粗鄙的罵聲。到了政府出現時候，左半邊則給克倫斯基以長久的歡呼，據密留可夫見證。此時右方也拒絕參加歡呼，各人坐着不動。在這互相敵對的拍掌浪潮之中，我們聽到了臨近的國內戰爭底喊聲。此時左右兩方代表還同坐在舞台上，合稱爲政府總理雖然暗中調兵遣將對付總司令，卻未會一刻忘記他是「全體俄國人民聯合」之化身。繼續扮演這個腳色，克倫斯基宣告道：「我向大家提議，總司令今日在場，我們應當向他致敬，即是向我們的爲自由和祖國而勇敢犧牲的軍隊致敬。」關於這個軍隊，第一次開會時他纔說：「我們的希望被踐踏在污泥中，我們的信心被唾棄。」但不相干一句得救的話想出來了。全場站起來，狂熱地向哥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二人拍掌歡呼。舉國團結又加一次得到保證了。

統治階級被歷史的必然性扼住了咽喉，不得不採用歷史的化裝跳舞手段。他們顯然覺得，若能將他們的一切面具裝戴起來再一次出現於民衆面前，則可以使他們更重要和更有力量。以國民良心的專家資格，他們叫四次國會底全體議員都上台來。這些人相互間的衝突以前激烈得很，如今和好了。資產階級各黨各派，現在毫不困難團結於那些名流提出的「不分黨派不分階級的政綱」，這些名流幾天之前發打了一個電報，向哥尼洛夫致敬哩。以第一國會——一九〇六年的——之名，立憲民主黨人那包高夫發言攻擊「那認爲有單獨媾和可能之假說。」這並不能阻止這位自由派政客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上記載他以及好多立憲民主黨領袖，都認爲單獨媾和是唯一得救之途。同樣，帝制時代其他幾次國會之代表，向革命要求的，首先也是血底貢禮。

「將軍，輪到你發言了！」會場現在到了沸騰之點。總司令現在要說甚麼話呢，克倫斯基已經懇求他祇限於說說

軍事狀況密留可夫以自見的證人資格寫道：「那個矮而粗但很強壯的人，出現於舞台上，一副加爾穆克人^①底面孔，那雙小黑眼睛射出銳利的光芒，兇惡得很，拍掌之聲震動了會場。大家都站起來，除了……兵士。」氣憤的叫喊，強以謾罵聲，從右方向那些未會站立的代表投過來：「亡八蛋，站起來！」那些沒有站立的代表方面回答一聲「奴才」，嘩嘩之聲成了風暴，克倫斯基要求大家靜聽。臨時政府第一個大兵^②說話，以一種尖銳的，斷續的，命令式的聲調，一種適合於意圖救國的將軍的聲調，哥尼洛夫朗誦一篇演說稿，這是冒險家費洛寧科提出大意，由另一個冒險家查伏衣科起草的。但是這篇演說稿提出的政綱，比較以後的計劃溫和得多了。哥尼洛夫毫不遲疑地把軍隊和前線境況說得異常之黑暗，顯然是要叫人家驚嚇。他的演說底中心點是一種軍事上預斷：「……敵人已經來叩里加底門，我們的容易動搖的軍隊若不能在里加灣海岸上阻止敵人，則彼得格拉就是門戶洞開了。」說到此處，哥尼洛夫重重打了政府一拳：「革命以後，那些不瞭解軍隊精神的人，創立了許多法律，因此全軍變成了如瘋如狂的暴徒，祇曉得愛惜自己的生命。」結論是明白的：里加沒有希望。總司令公然以挑釁的態度對全世界說，好像是邀請德國人來攻佔這沒有防衛的城市。彼得格拉怎樣呢？哥尼洛夫底思想是這樣：如果給我機會來實行我的政綱，彼得格拉還是可以保存的，但要趕快呀！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寫道：「這是甚麼是警告呢，這是恐嚇塔諾普爾的敗北便宜了哥尼洛夫做總司令，里加底投降怕要捧他做獨裁者哩。」這話比最多疑的布爾雪維克派所猜想的，更恰切符合於那些陰謀家底計劃。

宗教大會參加了對哥尼洛夫的盛大歡迎，如今派了牠的一個最反動的分子拉東大主教來贊助總司令。這位「活力」代表說：「你們剛纔聽見了我們的軍隊陷於何等危險的狀況。我到此地來是為的從這台上對俄羅斯說：不要悲傷，親愛的，不要害怕，同胞們……如果需要一個奇蹟來救俄羅斯，那麼上帝聽到教會底禱告，會來實現此奇蹟的……」為了保護教會底土地，那些正教首腦寧願依靠幾隊好的哥薩克兵。但大主教演說底中心並不在此。他埋怨，從

① 譯者按加爾穆克人早屬於蒙古種的民族，繁殖於俄國南部（頓河和伏爾加河中間）及西伯利亞。

政府大員底演說中「沒有聽到「上帝」二字。」哥尼洛夫攻擊革命的政府敗壞軍心，柏拉東則攻擊「現在那些站在敬愛上帝的民族底首腦地位的人，」犯了不信上帝之罪。這些教會中人，一向匍匐於拉斯布丁腳底下塵土之中，如今竟敢公然教訓革命政府了。

哥薩克十二軍底宣言，由加雷定將軍宣讀；在此時期，加雷定底名字常被提起，認為武人之中最強硬者之一。試引捧他的人底話來說：「加雷定不肯，也不會，取悅於暴民，就在這一點上與勃羅西洛夫將軍決裂了，他既然不肯附和時代精神，就解除了軍長之職。」五月初回到阿河區域，不久就被舉為頓河軍阿脫曼；現在他就是以那枝最老的和最強的哥薩克軍長官資格負責提出哥薩克有特權的上層分子底政綱。不承認反革命嫌疑他的宣言不客氣地提醒那些社會主義部長；他們在危險時候如何請求哥薩克兵幫助來反對布爾雪維克派。這位板起面孔的將軍，大聲說出了克倫斯基還不敢說的一個字眼：「共和國，」以此出人不意地大受民主派所歡迎。會場大多數，尤其部長欠爾諾夫特別熱心，都向這位哥薩克將軍拍掌，他十分認真地要求共和國給予那專制國再不能給的東西，拿破倫曾預言：「歐洲或是哥薩克的或是共和國的。」加雷定同意俄羅斯變為共和國的，但附一個條件，即牠仍舊是哥薩克的。讀了「失敗主義者不應在政府之中佔據位置」這句話之後，那個不知感恩的將軍就轉過臉來粗暴而兇惡地看著那個不幸的欠爾諾夫。自由派報紙記載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欠爾諾夫，他的頭直低在桌面上。」加雷定不受任何官式地位所拘束，徹底宣布反動的軍事綱領：取消委員會，恢復指揮官權力，前線和後方平等，改定兵士權利，即是縮小之，以至於零。右派底攻擊此時雖有左派底抗議，甚至吹噓哨。為了能安靜與有計畫地工作，「立憲會議應當在莫斯科開會。這篇演說是開會以前準備好的，加雷定直至總罷工第二日纔宣讀。那句關於在莫斯科「安靜工作」的話好像是說笑一般。這位哥薩克共和派底演說終於使全場情緒達於沸騰之點，使得克倫斯基不能不趕緊表示他的威權：「此次開會，無論何人，向政府提出要求都是不合適的。」但如此，他又為甚麼召集會議呢？卜立希開羅奇，有名的黑色百人團人物，在他

座位上大叫道：「我們替政府當跑龍套呀！」兩個月之前，這位屠殺事件底主謀者還不敢露面哩。

民主派底正式宣言是一個冗長的文件，企圖回答所有的問題，而不去解決一個問題。這個文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契次宜讀，他上台時得到左派熱烈的歡迎。他們叫喊：「俄羅斯革命領袖萬歲！」這位謙卑的高加索人聽着未免有點難為情罷，他是世界上最不敢以領袖自居的一個人。民主派用一種替自己辯護的聲調，宣告說：「他們並不貪圖政權，並不想自己壟斷政權。」他們準備擁護任何能够保護國家和革命利益的權力。但是你們切勿取消蘇維埃，惟有蘇維埃能够救護國家免得陷於無政府狀態。你們切勿取消兵士委員會，惟有兵士委員會能够保證繼續戰爭。那些特權階級應該爲了全民利益而讓一點步。然而地主利益必須保護的，不可強迫沒收土地。民族問題必須延緩至立憲會議解決。他方面也必須立刻實行最迫切的改良。關於積極的和平政策，這宣言沒有說一個字。總之，這篇文件似乎特意寫來激起羣衆底憤怒，而又未能令資產階級滿意。

蘇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代表，在一篇無精打彩的演說中，叫聽衆記起了「土地和自由」口號，「我們的最優秀的戰士爲牠而死。」莫斯科某報記載一段插話，但正式記錄漏略不載：「全場站起來，給希呂塞爾堡囚徒們一馮熱烈的歡呼，他們同坐在一個包廂內。」革命底驚人的鬼臉，「全場」向那幾個做苦工的政治犯行敬禮，他們僥倖未曾瘦斃於阿來克先也夫，哥尼洛夫，加雷定，柏拉東大主教，勞強可，賴去可夫，以及密留可夫等人所設的監獄之中。這些劊子手或其同僚，現在要以被他們陷害的殉道者底光榮來裝飾自己了！

十五年前，這個會場右半邊諸領袖正在慶祝彼得第一佔領希呂塞爾堡的第二百週年紀念。火花報，社會民主黨革命派底機關報，那幾天寫道：「想到愛國派慶祝這個可咒詛的海島時，不由人心頭燃起一把無名之火，那裏是彌那可夫，米希金，羅加喬夫，斯特龍傑，烏里安諾夫，根內拉洛夫，奧西班諾夫，希維勒夫，安德柳希金等人底刑場；在那些石牢之內，克里綿科拿一根繩子自縊了，格拉采夫斯基自己拿火油淋在身上放火燒死，蘇菲亞·金士堡用一把剪刀猛

刺自己；在那些圍牆之中，希捷德冷，尤華喬夫，康納魯維德，普喜吞諾夫，伊雅秀斯，伊凡諾夫，阿隆奇克和梯洪諾維德都發了瘋，永未治愈，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因衰弱，貧血，結核病而死去。你們儘管去作愛國的狂歡罷，因為你們今天還是希呂塞爾堡底主人。」火花報名稱就是取義於一個被判做苦工的十二月黨人致普希金信中一句話：「火花將燃起烈燄，」報名之下也印着這一句話。今日烈燄已經燃燒起來了，君主專制及其希呂塞爾堡苦工監獄都已燃成灰燼了。今日在這國政會議會場中，昨天的牢頭禁子向他們的囚徒拍掌歡呼，這幾個囚徒是革命從那些禁子手裏搶出來的哩！然而最難者的一樁事情：禁子們和囚徒們居然聯合起來共同仇恨布爾雪維克派，——仇恨列寧，他曾是火花報底主筆，仇恨托洛茨基，他曾寫了上面引的幾行文字，仇恨那些抗命的工人和不服從的兵士，他們充塞了共和國底監獄。

國民自由派頭法可夫，第三屆國會底議長，他當日不許左派議員加入國防委員會，爲此之故那些妥協派總委任他做革命後第一任陸軍部長，——這天他說了一篇很有趣味的話，用俏皮話抵禦絕望的心理，但沒有抵禦成功。他暗指克倫斯基的話而說：「那麼爲了甚麼呢？……政府諸代表爲甚麼嚇得要死，歇斯的里地叫喊無望，大敲警鐘，來找我們呢？爲甚麼有這個警鐘，這個叫喊呢？他們爲甚麼在我們的靈魂內發現一種相類似的刺心的苦痛，如同將死的人底苦痛？」代表那些過去操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說話，這位莫斯科富商竟公然承認感到了「將死的人底苦痛。」他又說：「政府不過是權力底影子。」法可夫說得不錯，但他自己也不過是過去的他底影子罷了；他過去是史刀留賓底伴侶。

開會那一天，高爾基底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消息，說勞強可如何供給不能用的木料去做來福槍托桿，而發了財。這個不合時宜的發現——是加拉罕做的，他後來成了蘇維埃外交官，當時則是無名人物——並不能阻止這位宮內大臣在會議上很威風地督軍火製造高爾基愛國政綱做辯護。他說，一切不幸，都是從臨時政府未曾與國會攜手同行而發生出來的，國會是俄國唯一合法的和絕對代表全國的代議機關。這話似乎過分了一點。左邊有笑聲，有人叫喊：「六

月三日」以前有一個時候，這個日子，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飲賜的憲法被踐踏在腳底下的日子，如同同一顆恥辱之印，蓋在專制政權及其與黨底額頭上。現在僅僅留着一個模糊的回憶了。但勞強可自己，連同他的洪大的低音，笨重而威嚴，當他站在演說台上時候，也不過是過去時代一座活的紀念碑，已非政治腳色了。

爲着對抗國內的攻擊，政府於是拿出若干從國外來的鼓勵，來得恰合時機。克倫斯基宣讀美國總統威爾遜一封賀電，文中允許「以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援助給予俄國政府，以求得那聯合兩國人民的共同事業之成功，在此事業之中他們並不追求自私的目的。」大家再向外交官包廂拍掌，但這個拍掌並不能遮飾華盛頓來的這封電報激起了會場右方底驚惶。稱讚他們的不自私，這在俄羅斯帝國主義者是大清楚了，那意思就是開了一張飢餓療法底藥方。

以妥協的民主派之名，崔勒脫里，這派底公認的首領，起來替蘇維埃和兵士委員會做辯護，好像爲了榮譽之故起來辯護一件業已失敗的事情一般。「革命的自由的俄羅斯大廈尚未完全建築好以前，我們不能撤去這些棚架。」革命之後，「民衆根本上不信任別人，祇信任自己。」惟有妥協派蘇維埃底努力，有財產的階級纔能依舊站在上面，雖然在初時沒有往常那樣舒服。崔勒脫里特別替蘇維埃誇口的，就是蘇維埃「將一切國家職能都移交於合作政府。」他問，這個犧牲難道是「人家用武力迫民主派做出來的麼？」這個演說者，好像一位要選司令，他公然誇口說他沒有作戰就獻他負責防衛的要塞。……而且在七月事變中，「誰挺身而出保衛國家，免陷於無政府局面呢？」右邊有人說：「哥薩克和軍官生。」這簡單幾個字好像一個鞭子突然打斷民主派底老生常談。會場中資產階級派完全明白妥協派救了他們；但「感激」並不是一種政治的感情。資產階級很快從民主派援救他們這事實之中求出他們的結論。這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底時代快過完了，接着開始的是哥薩克和軍官生底時代。

崔勒脫里特別謹慎提到政權問題。最近幾個月來，各地市政局以及一部分紳董會（即齊姆斯特伏）根據普選制舉行了選舉，——結果怎麼樣呢？這些民主的自治機關之代表，在國政會議中，都站在左邊，與蘇維埃一起，受共同的

政黨——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所領導。如果立憲民主黨人堅決要求消除政府對於民主勢力的種種依賴，那麼立憲會議有甚麼用處呢？崔勒脫里不過暗示這個議論底要點而已，若徹底發揮則將攻擊那與立憲民主黨人合作的政策，因為這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也與此不相容。他又說，人家罵革命侈談和平，但是有財產的階級不明白麼，和平口號現在是能繼續戰爭的唯一手段？資產階級很明白這個，他們不過要將這個能繼續戰爭的手段，連同政權一起，抓在自己手裏而已。崔勒脫里以讚美合作政府結束他的演說。在這分為兩半的會場上，沒有出路，妥協主義的常談遂最後一次喚醒一絲希望。但崔勒脫里根本上也已經是他自己的幽靈了。

密留可夫以會場右半邊之名回答民主派。他是有財產的階級底極端清醒的代表人，但歷史已經不許這些階級施行清醒的政策了。在他的歷史中，這位自由派領袖詳細寫下他自己在國政會議上的演說。密留可夫……從事實際上把「革命的民主派」底錯誤檢查了一下，歸結為幾點……在「軍隊民主化」問題上屈服了，激起願去可夫退出政府；在「齊梅爾瓦爾特派」外交政策問題上屈服了，激起外交部長（密留可夫）退出政府；在工人階級空想的要索之前屈服了，激起康諾瓦洛夫（工商部長）退出政府；在少數民族過分的要索之前屈服了，激起其餘的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第五次屈服，——在事乘於土地問題中取捨劫行動的傾向之前……激起了臨時政府第一任總理里伏夫親王退出政府。這段階症史寫得不壞。可是提到藥方時候，密留可夫底智慧並不能超出警察手段以外，我們必須撲滅布爾雪維克派。他責備妥協派說：「這些比較溫和的黨派，為顯赫的事實所迫，不得不承認布爾雪維克派之中確有罪犯和叛逆。但他們還未承認把那些主張無政府工團主義關於行動的黨徒結合起來的那個根本思想，就是大逆不道的（拍掌）。」

那個極端溫和的欠爾諾夫似乎還是聯結合作政府於革命的一個圈子。代表右派說話的人，加雷定、麥克拉克可夫（立憲民主黨人）、阿斯特羅夫（立憲民主黨人）等，差不多都要打擊欠爾諾夫一下，他預先奉命不能做聲，也沒有

人出來替他做辯護。密留可夫這回也教人注意此事實：即農政部長「自己曾到齊梅爾瓦爾特和京塔爾去，且在那裏提出一些最激烈的議決案。」這一下不是打着眉毛，而是打中眼睛了。欠爾諾夫本做部長以前，未做帝國主義戰爭底部長以前，確曾簽名於齊梅爾瓦爾特左派即列寧派底某些文件。

密留可夫並不向會場隱瞞這個事實，即他一開始就反對合作政府，認爲這不會「比從革命產生出來的政府更強些，反而更弱些。」——所謂從革命產生出來的政府者，願去可夫和密留可夫政府也。現在他「很害怕此時行政機關底首腦部……不能保障人身和財產底安全。」但雖如此，他，密留可夫，仍允許「自願而無異議地」支持政府。這個寬宏的諾言二星期後就證明是欺騙了。此時他的演說既未激起熱情的歡迎也未激起猛烈的反對。冷然的掌聲，迎他上臺，又送他下台。

崔勒脫里底第二次演說，歸結於保證、發誓和哭求：你們不明白，這一切，蘇維埃、委員會、民主政綱、和平口號，都是爲了你們，爲了保護你們的麼？「誰更有本事調動俄羅斯革命國家底軍隊？是陸軍部長願去可夫呢，還是陸軍部長克倫斯基？」崔勒脫里此處差不多是逐字逐句重述列寧底話，不過妥協派領袖以爲是一種功績的，革命領袖則指爲背叛。崔勒脫里甚至爲了他過分寬待布爾雪維克派而請人原諒：「我告訴你們，革命與左方的無政府勢力和鬪爭時，並無經驗（右派熱烈拍掌）。」但得到「幾次教訓」之後，革命纔糾正了錯誤。「已經通過了一條取締的法律。」恰在此時，莫斯科是受一個六人組織的委員會秘密領導着的（二個門雪維克派，二個社會革命黨人，二個布爾雪維克派），防備那些人在此舉行政變，但妥協派公開許諾那些人說：他們要粉碎布爾雪維克派。

臨了一天之最高點乃是阿來克先也夫將軍底演說，他的威權就是舊派軍事實僚庸碌無能底化身。在右派熱烈歡迎之下，齊日尼古拉第二底參謀總長和俄國軍隊處處失敗底組織者，評論那些搗亂份子說：「他們的袋袋響着德國馬克底悅耳之聲。」要復興軍隊，紀律是必需的；要維持紀律，指揮長官底權威是必需的；要建立長官底權威，紀律又

是必需的。「鐵的紀律，自覺的紀律，真正的紀律……根本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在阿來克先也夫看來，一切歷史可以拿內部服務規則盡之。「先生們，犧牲一些幻想的利益是如此困難的麼？」譬如在相當時期之中犧牲那些組織（左邊有人笑，有人嘩噪和叫喊）「這位將軍勸人家將那解除了武裝的革命付託給他保管，不是永久的。」呵，上帝在上——「就是——在相當時期之中！」他答應，戰爭一停止，就要原封歸還。但是阿來克先也夫以一句格言結束他的演說，這格言很不壞：「我們要的是辦法，而不是敷衍。」這兩句話是迎頭打擊契次底宣言，臨時政府，合作政權，以及整個的二月政制。辦法而非敷衍！——布爾雪維克派也贊成這兩句話。

阿來克先也夫演說之後，立刻有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左派軍官代表底演說來對抗，他們說話據說「我們的最高領袖陸軍部長。」他們之後，顧秦中尉，一個老門等維克，以「國政會議前線諸代表」發言人資格，上台說話；他自命為代表幾百萬兵士，但兵士們在妥協主義的鏡子裏而差不多認不得自己的面目了。「我們大家都讀了盧考姆斯基將軍底談話，發表於一切報紙之上，其中說，協約國如果不來幫助我們，聖加就守不住了……」最高司令部，一向都是隱瞞着失敗，現在為甚麼要說得那麼悲慘呢？左邊有人對着哥尼格夫喊「可恥！」他前一天曾在會場上表示同樣的思想。顧秦這裏觸到了有財產的階級最感痛苦之點。資產階級上層，軍事領袖，以及會場整個的右半邊，都抱持失敗主義，在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三方面。這些堅定而鎮靜的愛爾派都奉「金壇就愈好」為座右銘。但是這位妥協派演說家，趕緊中途停止，因為不然他自己的立足地也要動搖了。顧秦說：「我們能否救得了軍隊，尙未可知。但即使我們救不了，司令部也是救不了的……」軍官席上有人叫「救得了！」顧秦說：「不然，救不了！」左派方面大拍其掌。如此，指揮軍官和兵士委員會，雙方在會場上互爭，但復興軍隊之政綱正建立在幻想的雙方團結一致上面的。同樣，會場兩半也是這樣互相罵着，人家還希望這會場是「精誠合作」之基礎吧。會場中的衝突，其實不過是此時瀾漫全國的大矛盾之一種微弱的，空塞的和議會化的迴聲罷了。

遵照拿破侖主義的舞臺導演，左右雙方演說者先後相開着，儘可能地求得均衡。如果正教會諸首領擁護哥尼洛夫，那麼福音教會諸牧師就同臨時政府一致。神黨會和市政局底代表暨舞臺上台演說，一個代表多數派贊成黎大底宣言，另一個則代表少數派擁護國會底宣言。

被壓迫民族諸代表，一個又一個向政府保證他們是愛國的，但勸政府不要再欺騙他們：在各地地方，有着與從前一樣的官吏，一樣的法律，一樣的壓迫。「你們不可再延緩了——沒有人能靠純然底許諾來過活。」革命的俄羅斯必須表示：她是「國內一切民族底親母，而非繼母。」這些畏怯的責言和護送的所請，連會場左邊也難得引起同情的回聲。帝國主義戰爭底精神是最不能與一種正直的民族政策相融洽了。

門雪維克程克里以喬治亞人之名宣告道：「外高加索諸民族直至如今未曾有過一次分離運動，將來也不會有。」這語言博得會場掌聲，但無須過多久就證明是騙人的話：從十月革命時候起，程克里就變成了分離運動諸領袖之一。然而這裏並沒有矛盾：民主派底愛國心，並不起出資產階級制度範圍之外。

有時過去時代一些更可悲的幽靈也出現於舞臺上；殘廢軍人出來說話。他們也是不一致的。斷手的，瞎眼的，其中也有貴族平民之分。一個殘廢軍官，「以人數衆多和勢力強大的聖喬治騎士會之名，以牠的全俄一百二十八分部之名，」爲了愛國感情被人凌辱，遂表示擁護哥尼洛夫（右邊拍掌）。全俄殘廢軍人會代表則贊助黎大底宣言（左邊拍掌）。

新近成立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簡稱「鐵委」——以後幾個月有很大的作用——贊成妥協派底宣言。「鐵委」主席，一個穩健的民主派和極端的愛國派，把鐵路當局反革命陰謀說得很生動：惡毒地進攻工人，成羣開除，任意違犯八小時工作制，逮捕和控告。他說，秘密的勢力，受了隱蔽的然而有力的中心所指揮，顯然圖謀搖撥鐵道的鐵路工人起來鬭爭。敵人始終捕捉不着。「反間諜機關在做夢，檢察員在睡覺。」這位穩健派中最穩健的人物，也以恐嚇的話

結束他的演說：「如果反革命毒蛇敢抬起頭來，我們就要走出來，以我們自己的手扼殺牠。」

此時，一個鐵路大亨立刻上台來，反攻道：「那個品性的革命泉源被下毒了。」爲甚麼？「因爲革命底唯一的目的，被代替以唯物的目的。」（右邊拍掌）立憲民主黨地主勞及喬夫以同一精神罵工人從法國學來那個「無恥的口號：發財」布爾雪維克派不久就要使勞及喬夫這句話得到異常的成功，雖然不是說這話的人所希望的那種成功。與剛羅夫教授，一個純粹科學家，代表農業銀行說話，高呼道：「兵士在戰場裏，應該想着如何打仗，不應該想着怎樣分田。」這是毫不奇怪的。私有土地被沒收就等於銀行資本被沒收。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地主負債超過三十五萬萬盧布。

右邊上台說話的，有高級軍事長官，有工商金融家代表，有賽馬會代表，又有其他名流團體代表；左邊上台說話的，則有蘇維埃代表，有兵士委員會代表，有工會代表，有民主的市政局代表，有合作社代表，他們背後遠距離之處站着幾百萬幾千萬的無名人物。在通常時候，槓桿上總是短的一臂佔優勢，崔勃脫里教訓人道：「尤其在這樣一個時候，我們更不能否認，那些因有財產而有努力的人有大的比重和大的意義。」但問題要點乃在於這個比重漸漸不重了。在物理學上，重並不是個別物體底一個內在屬性，而是許多物體之間的一個相互關係；同樣，社會的重，也不是人們一個天賦的品性，而祇是那稱階級屬性，其他的階級不得不承認牠。然而革命已經走到了這個地步，不承認統治階級這個最根本的「屬性」了。正是爲了這個原故，站在槓桿上短臂一邊的有名字的少數人底地位變變成如此不舒適的了。妥協派拚死命維持平衡，但他們也已經沒有力量了。羣衆太頑強地向長臂一邊壓下來。那些大地主，銀行家，工業家等，出來保衛他們的利益時候，是何等地小心謹慎！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利益麼？彷彿不是的。他們是在稱讚唯心論，宣揚文化，議論未來的立憲會議底權力。重工業領袖豐、狄特瑪甚至以頌揚「自由平等博愛」來結束他的演說。利潤底鏗聲和地租底嘶聲那裏去了呢？——躲藏在甚麼地方了呢？惟有慷慨犧牲底甜蜜歌聲充滿了會場。但細聽一會這甜水之中含有多少膽汁和酸鹼！這抒情的歌調如何出人意地洩露浪聲！全俄農業會主席加巴泰斯基誠心贊助未

來的土地改革，但並不忘記說：「我們的純潔的崔勒脫里」，爲了他的通告，維持法律，抵抗無政府，但是土地委員會呢？他們直接要把政權交給農民之手！」——至於要把國家立法之權付託於那些愚蠢不識字，一快樂就失去理智的人們，而且把土地也要交給他們！——如果與這些愚蠢的農民鬭爭，地主們竟去保衛財產，那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原故，呵——不是的！——而祇是爲的後來能把財產獻於自由之神底祭壇上。

社會黨底作用現在似乎差不多完盡了。但此時克倫斯基又得靈感。他提議讓另一羣人發言：——「一案關於俄羅斯歷史的人物，卽是勃來希可·勃來希考夫斯卡雅，克洛泡特金和普列漢諾夫。」俄羅斯的民粹主義，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和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其老輩爲代表上台發言，——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是以其最傑出的創立者爲代表上台發言哩。

克洛泡特金自願表示他贊成：「那些人底主張，他們號召全體俄國人民永久與普梅爾瓦爾特主義斷絕關係。」這位傳播無政府福音的使徒，急急忙忙加入於會場底右翼。他喊道：我們的失敗不僅要使我们損失廣大的土地和償付多量的賠款，——同志們，你們必須知道，還有比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就是要給我們一個被征服國家底心理。」這位老國際主義者寧願看見一個被征服國家底心理產生於……國境以外他提醒人家，當初被征服的法蘭西是如何卑躬屈節於俄羅斯諸帝之前，——可是他沒有預見到一個勝利的法蘭西又如何卑躬屈節於美國銀行家之前，——他喊道：「我們要去過那種生活麼？無論如何不！」全場都向他拍掌。接着他又說：何況戰爭開闢了燦爛的前途，「大家開始明白，我們必須在新的社會主義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新生活……路易喬治近日的演說沾染了社會主義精神……在英國，在法國，在德國，發生了一種新的人生觀，沾染了社會主義，——可惜是國家社會主義。」如果路易喬治和普恩凱齊，「可惜，」尙未曾拋棄國家原則，那至少克洛泡特金已經公然接受國家原則了。他說：「我想，我們並非要侵佔立憲會議任何權利，——我完全承認立憲會議有最後決定這種問題之權，——如果我們在這俄國上大會之中，大聲

表自我們願望俄羅斯宣佈爲共和國。克洛泡特金聲稱要一個聯邦共和國：「我們需要一個聯邦，如同美國那樣。」巴枯寧底「自由公社聯盟」墮落至於如此地步結束時，克洛泡特金懇求道：「讓我們最後互相約定，我們不再分化爲這個戲院中左半邊和右半邊了……因爲我們大家祇有一個祖國爲了牠，我們應當團結一起，必要時應當共同爲牠犧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地主，資本家，將軍，聖喬治騎士，所有不承認普梅爾瓦爾特的人，都給這位無政府使徒一陣熱烈的歡呼——這是他應當得到的。

自由主義原則，從有同警察制度結合起來，纔能真實存在。無政府主義企圖使自由主義脫離了警察制度。但是純粹的空氣是不能呼吸的，同樣沒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義也等於社會死滅。無政府主義既是自由主義底漫畫式的陰影，便必須一般地分辯自由主義底命運。階級鬥爭之發展殺死了自由主義，也殺死了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同所有的教派一般，牠的學說不是建立在人類社會真實發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特點引伸至於荒謬程度之上，故當社會矛盾達到戰爭或革命之點時候，無政府主義便同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克洛泡特金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恐怕是國政會議一切幽靈之中最淫相的。

在西班牙，這個巴枯寧主義典型國家中，那些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那些所謂「禿頭無字的」或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形式上不問政治，事實上正在重復俄國門雪維克派底政策這些誇口否認國家的人，到了國家換了一點皮毛時候，就恭恭敬敬向國家底權力磕頭了。他們警告了無產階級不要受政權所誘惑，自己卻去出力擁護「左派」資產階級底政權。他們一面咒詛議會主義毒疽，一面秘密地叫黨徒投庸俗的共和派之票。西班牙革命無論如何發展，至少無政府主義要被牠送進墳墓去的。

普爾蓋諾夫上台，全場熱烈拍掌歡迎他；左派哩，尊敬他們的舊教師，右派哩，尊敬他們的新盟友。他代表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發言，這樣馬克思主義底眼光在這幾十年中都不出於政治自由底界限以外。布爾雪維克派認爲革命

剛剛開始之處；普列漢諾夫當便作是革命底終點了。普列漢諾夫一面勸告實業家「設法同勞動階級和好」，一面教訓民主派，「你們絕對必須與工商業階級諸代表求得一致。」普列漢諾夫舉出一件可怕例子，就是「列寧底不幸的記憶力」竟低落到如此程度，至於號召無產階級「立刻奪取政權。」國政會議需要普列漢諾夫做的正是這個「不可奪取政權」的警告，他臨到革命時候，連一個革命家底最後的武裝也拋棄了。

「俄羅斯歷史人物」發言那一日晚上，克倫斯基又請農業會和養馬會一個代表上台發言，——也是一個姓克洛泡特金的人，也屬於那個貴族舊家，這家庭族譜如果是可信的，則比羅曼諾夫族更有權利做俄羅斯皇帝。這位封建貴族說道：「我不是社會主義者，雖然我很敬重真正的社會主義。但我看見了估奪、搶劫和強暴時候，我就不得不說：『政府應當責令那些假冒社會主義招牌的人離開建國事業。』」這個第二克洛泡特金顯然是腦準欠爾諾夫開槍的，並不是反對那些社會主義者如路易喬治或普恩凱齊一流人。這個帝國黨克洛泡特金與他的本家無政府黨克洛泡特金，一同反對普梅爾瓦爾特，反對階級鬭爭和估奪土地——可惜依照習慣稱之為「無政府」——也一同要求團結和勝利。可惜會場記錄未曾寫明白，這兩個克洛泡特金是否互相拍掌的。

人家在這個被仇恨所分裂的會場上修談團結，談得如此之多，非至少實現一秒鐘不可，——在那個不可免的象徵的握手之中來實現。門雪維克報紙很快活報告這件事情：「當布卜里可夫演說時候，發生一件事情，給了全場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卜里可夫說：『如果，昨天，一位高貴的革命領袖霍勒脫里向實業界伸出手來，那麼我要使他知道，這隻手不會懸在空中。』……布卜里可夫說完了以後，霍勒脫里就走到他身邊，同他握手。暴風雨般的拍掌歡呼！」

那麼多的拍掌歡呼未免過多了一點。這幕戲演出以前一個星期，那個布卜里可夫，一位鐵路大亨，出席實業家大會，極端罵過蘇維埃領袖：「那些無恥的無知的傢伙滾開去罷……所有趕我們走到毀滅去的人都滾開去罷！」他這

幾句話還有餘音在莫斯科空氣之中。老馬克思主義者黎亞費諾夫，以工會代表資格參加會議，把這次握手比做聖神主教拉穆列底接吻，「比得很恰當。」立法會議中兩部份人——不是工人和資產階級，而是這派資產階級和那派資產階級——互相擁抱接吻，但接吻過後，雙方鬭爭比前更加激烈了。「密留可夫非常坦白承認，這個團結，在實業家方面，「並非誠意的，而是一個將有重大損失的階級底無可奈何的作爲。有名的布卜里可夫握手，正是那種面和心不和的和解。」

會場大多數人果真相信握手和政治接吻底效力麼？他們果真相信自己麼？他們的感情是矛盾的，如同他們的計劃。固然，某些人底演說，尤其邊區來的人底演說，還含有初期的熱忱、希望、幻想。但在這樣一個會議之中，左半邊既然失望了，頹喪了，右半邊又氣憤填胸！那種三月初回聲就像一對夫妻求愛的情書於離婚訴訟時宣讀出來的一般。這些政治家已經走向陰國去了，仍努力以虛幻的手段來保存一個虛幻的政制。死人一般冰冷的絕望氣息，瀰漫於此「活力」會議場中，籠罩着這些垂死人的檢閱。

會議快結束時發生了一件事，表明在那個被認爲團結一致和忠誠報國的模範集團中，即哥薩克中，也已有了深刻的分化。那加也夫，一個青年哥薩克軍官，蘇維埃代表之一，宣告說勞動的哥薩克並非與加雷定一致的。他說：在前線的哥薩克並不信任他們的首領。這是真的，但這抓住了此次會議之最癢處。報紙記載，此時是整個會議最騷動的一幕。左派熱烈拍掌，還有人高喊：「革命的哥薩克萬歲！」右派則氣憤抗議：「你們要替這話負責的！」軍官席上有個人叫道：「德國馬克」這話本是愛國主義最後的法寶，必然要拿出來，但此次仍有炸彈爆炸底效力。全場陷於極端騷擾之

●譯者按：法國四大革命時，一七九二年七月七日，立法會議上，一個議員，里昂主教阿德里央·拉穆列，說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話，感動得互相擁抱，兩派議員起來互相擁抱接吻，一個代表顯由前邊列自己領導跑去報告國王。但是當晚，人家就將近事情都乾淨了，兩派依舊衝突起來。

中。當維康代表跳起來，拳拳頭成嚇軍官席上的人。有人叫喊：「搗毀者！」主席不斷搖鈴：「下一瞬間，好像就要打架了。」

這一切事情過後，克倫斯基在他的閉會辭中保證說：「我相信，而且知道……我們成就了大家更能瞭解，我們成了互相更加尊敬……」二月政制底口是心非，以前未曾達到如此令人生厭的高度。克倫斯基自己也不能維持這個保證說下去。他在最後幾句話中忽然爆發出恐懼和絕望底哀號。如密留可夫所形容的：「克倫斯基以一種斷斷續續聲音，從歐斯的重的叫喊變為悲哀的墜泣，來恐嚇一個幻想的敵人，用他那發酸的眼睛在全會場中尋找這個敵人……」其實，密留可夫比誰都更知道，這個敵人並非是幻想的。克倫斯基狂亂地說道：「今天，俄羅斯士諸位公民，我再不做夢了……願我的心變為石塊……讓那些花都乾枯了罷，讓一切為人類而做的夢都清醒了罷。（樓座有女人聲音：「不可以！」）這些花和這些夢，今天在這個演說台上被人踐踏於腳底下。好的，我自己也要來踐踏。從此再沒有這些東西了！（樓座又有女人聲音：「你不能這樣。你的心不許你這樣。」）我把我的愛人類的心鎖起來，把鑰匙拋到遠處去，我一心祇想着國家。」

全場都驚呆了，這一次左右兩方都驚呆了。國政會議底社會象徵，以一個不可忍受的劇中獨白告終。那個女人聲音，替心頭的花做辯護的，好像是一個求救的呼聲——和平的，不流血的，光輝的二月革命底S. O. S. 舞台的幕終於落下來，遮蓋了國政會議。

●註者說：S. O. S. 是英文 save our souls. (救我們的靈魂)之縮寫，船舶遇險時用無線電求救之記號。

第八章 克倫斯基底陰謀

莫斯科國政會議更加惡化了政府底地位，因為暴謔了：「全國分爲兩個陣營，根本上不能和解或妥協。」——如密留可夫說的，而且說得很對。國政會議提高了資產階級底自覺，加增了他們的不耐煩久待。他方面，羣衆運動也得到了一個新的推動。莫斯科罷工開始加速工人和兵士左傾。從此時起，布爾雪維克派勢力不可抑制地長大起來了。在羣衆之中，惟有左派社會革命黨，至多左派門雪維克，能够立足。門雪維克派彼得格拉組織，在本城市政局候補名單中途去崔勃脫里名字，以此表示左傾。八月十六日，彼得格拉社會革命黨會議以二十二票對一票要求解散總司令部軍官同盟及採取其他堅決手段以防備反革命。八月十八日，彼得格拉蘇維埃，不顧主席契次之反對，提出廢除死刑問題於議事日程。表決前，崔勃脫里提出一個問題向人挑釁：「如果你們議決之後，死刑仍舊不肯廢除，那時你們是否要號召羣衆上街來，要求推翻政府呢？」「是的！」布爾雪維克派大聲回答，「是的，我們要號召羣衆出來，我們要盡力量去推翻政府。」崔勃脫里說：「這幾天你們的頭擡高來了。」不錯，布爾雪維克派和羣衆一起擡起頭來。但羣衆擡頭時妥協派就低頭。廢除死刑之要求可說是全體通過，差不多九百票對四票。這四票就是崔勃脫里，契次，但，里倍爾！四天之後，門雪維克派及其外圍團體聯合開會，關於根本問題，崔勃脫里底主張被採取了，反對馬爾托夫底主張，但立刻廢除死刑之要求則沒有經過辯論就通過。崔勃脫里再不能抵抗羣衆壓迫了，祇好不說話。

這個漸漸帶電的政治空氣，被前線大事所觸發了。八月十九日，德國人在伊克斯庫爾附近突破俄軍防線；二十一日，佔領了里加。哥尼洛夫底預言實現了，同預先約好了一般。此事遂成了資產階級政治進攻底信號。報紙加緊十倍攻擊那「不肯做工的工人」和那「不肯打仗的兵士」。革命黨負一切責任。黨斷送了里加；牠正在準備斷送彼得格

抗。訓練兵士的話，同一個半月或二個月以前一般瘋狂，但此次毫無根據。六月間，兵士的確拒絕進攻，他們不願攪擾前線交鋒，不願打破德國消極守勢，不願恢復戰線。但在里加，是敵人先進攻的，兵士應付就完全不同了。此外，最受宣傳影響的第十二軍團表明是最不慌張失措的。

軍團長巴斯蒂將軍誇口，此次撤退「堪為模範」，甚至勝於從加里西亞和東普魯士之撤退。——這話也不是沒有根據的。特派員魏廷斯基報告道：「我們的隊伍在敵軍突破的區域內尤愛地和絕對服從地履行了應負的使命，但他們所處的條件不能容許長久抵禦敵軍攻擊，祇好漸漸撤退，一步一步地退，受了很大的損失。我認為必須說一說拉脫維亞輕步兵底異常英勇，其中殘餘下來的，不願精疲力竭，仍聽命前往作戰……」軍團委員會主席門雪維克編奏底報告，道更動人：「兵士底精神是非常驚人的。據委員和軍官底見證，兵士們之堅忍真是前所未見的。」同一軍團其他的代表，以後幾日在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報告：「惟有拉脫維亞旅獨當着被突破的防線，其中差不多都是布爾塞維克派；這旅人奉了前進的命令就高聲紅旗，奏着軍樂出發，打得異常之勇敢。」史丹關維奇後來也是這樣說，雖然說得更誇些：「在軍團司令部裏大家知道有人找藉口把責任推到兵士頭上去，但在那裏人家也不能告訴我一件事具體的事實，證明兵士沒有執行作戰命令或任何其他命令。」水兵登陸參加孟澤戰爭的，如官方文件記載，也表示奮勇抵抗。陸軍尤其拉脫維亞輕步兵，以及波羅的海水兵，他們的情緒激昂一部分也是受這事實所決定的，即此次問題乃是直接保衛兩個革命中心里加和彼得格勒。最前進的隊伍已經接受了布爾塞維克思想，認為「把刺刀插進土匪」並不能解決戰爭問題，要求和平的鬭爭，是不能與奪取政權的鬭爭分離的，即不能與新的革命分離的。

即使有幾個特派員被將軍們底攻擊所恐嚇，故意誇大兵士底勇敢抵抗，但那事實仍然存在，即海陸兵士服從命令，作戰而死，他們不能比這做得更多。然而問題本質還在於沒有防衛。說起來似乎不能相信，第十二軍團完全沒有準備作戰。甚麼東西都缺少，人軍器彈藥，防毒面具。交通聯絡是說不出地境。攻擊延期了，祇因為發下的日本式子彈配不

上俄國步槍。並非前線一部分偶然如此。里加失陷之意義，對於最高將官並非秘密。否則如何解釋第十二軍團防守和給養條件如此之惡劣呢？史丹開維奇寫道：「布爾雪維克派早已散佈風聲，說這城市將被奉送給德國人的，因為高級將官要擺脫了布爾雪維克主義這個巢穴和苗圃。這個宣傳卻能使兵士相信，他們知道那裏根本沒有防衛或抵抗。」事實是：早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羅斯士基將軍和勃羅西洛夫將軍便埋怨里加是「北方戰線之禍害」，那裏是「一個宣傳巢穴」，除了槍斃，別無辦法對付。北方戰線好多將軍一定暗中夢想要里加工人和兵士去管管德國兵隊佔領底滋味。自然，沒有人設想，總司令下了命令奉送里加給德國人。然而所有的將官都讀了哥尼洛夫底演說，和他的參謀長慮考姆斯基底談話。如此就無需要再發甚麼命令了。北方戰線司令克薩被夫斯基將軍，是秘密的陰謀分子之一，區之等待里加失陷，以之為開始救國運動底信號。何況，在普通情形之下，俄國那些將軍也是寧願失地和退兵的。這一次總司令都預先脫卸了他們的責任，他們的政治利益又迫得他們向失敗主義路上走，於是連防守準備都不去做了。是否有個將軍在這消極的對防守怠工之上再加以甚麼積極的有害行動——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難於解決的。然而在這種國行為可以不受處罰情形之下，若以為那些將軍不肯幫助一下命運，那也是太忠厚了。

英國新聞記者約翰·里德，善於見聞，曾留下一本不朽的史書關於十月革命那幾日事情，他毫不遲疑證明俄國有財產的階級大部分人寧願德國勝利而不願革命勝利，而且公然說這樣的話。里德曾舉出一個事實：「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某富商家中作客，喝茶時同桌者有十一人，提出問題：『要威廉，還是要布爾雪維克派？』十一個之中有十個人要威廉。」這個美國記者又曾和北方戰線軍官談過話，他們「公然說寧願軍事失敗，而不願同兵士委員會合作。」要支持布爾雪維克派提出的政治控告（而且不僅是他們提出的哩），祇消舉出里加失陷本是陰謀計劃中一個部分，而且失陷日子恰合於陰謀日程表之規定，——就夠了。這本是可以從哥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說字裏行間明白看得出來的。後來事變完全證明了事情底這一方面。但我們也有一個直接的證據，作證人底可靠在這一件事情上是

毫無問題的。密留可夫在他的歷史中說道：「哥尼洛夫在莫斯科的演說已經指示一個時限，過了此時限，他就不願延遲堅決的行動，爲了「救出國家免於淪亡，救出軍隊免於瓦解。」這個時限就是他所預言的里加陷落。他意料這件事一定會引起……一陣愛國狂潮……八月十三日我們在莫斯科會面時，哥尼洛夫親自對我說，他不敢放過這個機會。同克倫斯基政府公開衝突，在他心裏完全確定了，連衝突的日子也預先定好了八月二十七日。」還能說得比這個更明白的麼？爲的實行向彼得格勒進軍，哥尼洛夫需要里加陷落於他選定的日子之前數日。若是鞏固里加陣地，認真佈置防衛，那就等於破壞另一軍事行動底計劃；對於哥尼洛夫，這另一行動重要得多了。如果爲了一場彌撒值得犧牲巴黎，那麼爲了政權而犧牲里加要值得多了。

從里加失陷至哥尼洛夫叛亂這一星期之中，總司令部不斷湧出誹謗兵士的話。俄國報紙印出的俄國司令部通告，立刻在協約國報紙之中得到回聲。俄國愛國派報紙反過來熱心轉載英國泰晤士報、法國時報和晨報上嘲笑和咒罵俄國兵士的話。前線兵士一致感覺驚訝、氣憤和嫌惡。特派員和委員會——差不多都是妥協派的和愛國派的——也感覺受了重大侮辱。各方面提出抗議。尤其激烈的，是羅馬尼亞戰線，彼得薩軍區和黑海艦隊等執行委員會——所謂「羅黑教」——底信，這信要求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全俄國表彰羅馬尼亞戰線兵士底勇敢和忠誠；禁止報紙再攻擊兵士」——兵士每天死幾千人，在殘酷的戰爭中，爲了保衛革命的俄羅斯……」在這些下層抗議影響之下，妥協派領袖們纔拋棄他們的消極旁觀。新聞報論牠的政治盟友說：「似乎沒有一句惡毒的話，資產階級報紙不拿來辱罵革命軍隊的。」但毫無效力。這種辱罵本是陰謀中一個必需的部分，陰謀中心就在總司令部。

拋棄里加之後，哥尼洛夫立刻用電報傳令在大路上當着其他兵士面前槍斃幾個兵士，以懲一儆百。特派員魏廷斯基和軍團長巴斯基回答：他們認爲兵士底行爲不應受此種刑罰。哥尼洛夫生氣來，在司令部各委員會代表會議席上宣布說：他要用軍法審判魏廷斯基和巴斯基，爲了報告軍隊狀況不合實情——這話，如史丹開維奇解釋的，等於

說「爲了沒有歸罪於兵士」還須說一件事，就是同一日哥尼洛夫又命令各軍團司令部把布爾喬維克派軍官名單開給軍官同盟總委員會——即是開給立憲民主黨人諾伏西爾吹夫主持的那個反革命團體，那是陰謀底最重要的動力。看哪，這個總司令，這個「革命底第一個大兵！」

新聞報已有決心掀起黑幕底一角，寫道：「與高級指揮將官非常接近的一些曖昧分子，正在做那可惡的挑唆工作……」「曖昧分子」一語就是暗示哥尼洛夫及其部屬。漸漸近來的國內戰爭，牠的電閃投射新的光輝，不僅在今日的事情上，而且在昨日的事情上。妥協派爲了自衛，開始暴露高級指揮將官在六月進攻中一些可疑的行動。報紙上漸漸發表關於被司令部惡意譴責的各師和各團底詳細消息。新聞報寫道：「俄羅斯有權要求人家把七月退兵之責和全部公佈出來。」這幾句話很受工人和海陸兵士歡迎，尤其受那些人歡迎，他們被告應負那次前線大敗之責，如今還充滿了監獄的。二日之後，新聞報覺得不得不更坦白地宣布：「總司令部以其通告玩出一種政治把戲，以反對臨時政府和革命的民主派。」這幾行字，把政府寫做也是總司令部陰謀下無辜的犧牲者。但其實，大家想得到政府很有可能約束那些將軍。如果政府沒有這樣做，那祇因爲牠不願這樣做。

在上述的「羅黑教」那封抗議人家誹謗兵士的信中，還特別氣憤地指出「司令部通告……誇獎軍官底勇敢，似乎是有意輕視兵士們保衛革命的熱心。」「羅黑教」底抗議發表於八月二十二日報紙上，第二天克倫斯基就頒布一個特別命令，頌揚軍官，說「他們從革命第一天起就容忍減少自己的權利。」而且無辜受了兵士羣衆的侮辱，「兵士們以理想主義的口號來遮飾他們的怯懦。」正當他的心腹助手史丹開維奇、魏廷斯基及其他諸人出來抗議人家誹謗兵士之時，克倫斯基反表示參加這個無恥工作，而且以陸軍部長和政府首腦底命令完成這個工作。克倫斯基後來承認，早在七月底，他就得到「可靠的報告」關於團結在總司令部的軍官底陰謀。他說：「軍官同盟總委員會派出活動的陰謀分子，牠的會長就是各地陰謀主持人，他們給同盟底合法行動以必需的音調。」這是完全對的。我們祇

須添加一點，即這「必需的音調」就是訓練兵士，委員會和革命的音調，——就是八月二十三日合於克倫斯基命令之內的那個音調。

此謎應當怎樣解答呢？克倫斯基沒有深思熟慮的和徹底一貫的政策，那是絕對無疑的。但他除非是完全發瘋了，纔肯拿他的頭送給那些陰謀家去宰割，同時幫助他們化裝，——既然他知道了軍官們底陰謀。克倫斯基底行舉，初看是不可了解的，其實解釋起來頗爲簡單：此時他自己也參加了陰謀，反對二月革命那個沒有出路的政制。

後來，暴露的時候到了，克倫斯基自己也證明哥薩克軍官以及資產階級政客方面，不止一次有人向他提議實行個人獨裁，「但是他們猶如播種於不毛之地……」無論如何，克倫斯基是處於這樣的地位，反革命派領袖們能嘗不冒險，同他交換關於政變的意見。「最初幾次談話關於獨裁問題，是屬於測探性質，」這幾次談話，據鄂尼金說，開始於六月初，即是說正當準備六月進攻時候。克倫斯基也常常參加這類談話；在此情形之下，自然是他佔據獨裁制底中心，尤其他自己如此想。蘇漢諾夫說得很好：「他是一個哥尼洛夫黨，——不過以他自己做哥尼洛夫黨首領爲條件。」在進攻失敗時候，克倫斯基允許於哥尼洛夫及其他將軍的，多過於他所能做到的。盧考姆斯基記道：「克倫斯基往 frontline 巡視時，常常自誇大膽，而且屢次同他的旅伴討論問題，關於創立強硬的政權，組織執政局，或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者。」克倫斯基在這些談話中，照他的性格，一定說得很籠統的，隨便的與假充行家的。反之那些將軍則趨向於軍事計劃一般確定的思想。

克倫斯基之自願參加將軍們這類談話，使得軍事獨裁觀念相當合法化，在革命尚未被扼殺以前，爲了謹慎之故，這個獨裁制時常被稱爲「執政制」。法蘭西大革命時熱月政變之後產生的政府就是執政制。●這個歷史回憶在此

●譯者按：熱月 (Thermidor) 爲深澤曆來各月，共和二年熱月九日羅伯士比爾被推翻，反動派擁舉五人組織政府，名曰「執政局」。從此革命既落，結果造成拿破侖政制。

地起了何等作用，是難說的。但除開純然字面的掩飾作用不說，執政制首先有這個不容置疑的便利，即可以同時容納各個人野心。在執政局裏，不懂克倫斯基和哥尼洛夫有位置，連薩文可夫和費洛寧科也有位置，——一般說來，那些具有一致的意志的人，如那些候補執政自己所表示的，都有位置，其中每一個人都懷抱那種思想，準備以後從集體的獨裁走到個人的獨裁。

所以克倫斯基與總司令部進行陰謀時，他那方面並無須甚麼急劇的轉變，祇消發展和繼續他已開始的工作就夠了。此外，他還以為他可以給將軍們底陰謀以適宜的指導，不僅去對付布爾雪維克派，而且在相當限度之下也要對付他的同盟者和討厭的監督者，那些妥協派。克倫斯基這樣安排，他不完全揭穿陰謀，卻能恐嚇那些陰謀家，使他們走入他的圈套。這真就走到了最遠的限界了，過此限界政府首腦即要變成非法的陰謀家。九月初，托洛茨基寫道：「克倫斯基需要從右邊來的，從資產階級黨派，從協約國大使館，尤其從總司令部來的一種重力，壓迫他，他纔好自由行動。克倫斯基要利用將軍們底叛亂以鞏固他自己的獨裁。」

國政會議是個轉變關頭。克倫斯基從莫斯科回來，帶來了無限制機會的幻想，又帶來了個人失敗的屈辱感覺，於是他決定拋棄一切顧慮，把全面貌露給「他們」看看。給「他們」看看麼？給誰看呢？給一切的人看，——首先給布爾雪維克派看，他們階級以總罷工來搗亂他的全民團結美劇。這樣一來，他就同右派算了賬，同所有那些顯去可夫派和密留可夫派算了賬，他們一向看不起他，嘲笑他的舉動，把他的權力看做某種權力底影子。最後，他也可以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教訓那些妥協派監護者，那個可恨的崔勒脫里，那個傢伙敢於糾正他，教訓他這個全國領袖，甚至在國政會議會場上。克倫斯基終於堅決地決定向所有的人表白，他絕不是一個「歇斯的里病者」，一個「變戲法的人」，一個「戲子」，如德衛軍和哥薩克軍官們漸漸公然稱他的，他卻是一個鐵人，他已經把他的心門都閉緊了，把鎗匙投入大海去了，不願戲院樓座上不知名的美人底懇求。

史丹開維奇覺得，這幾天，克倫斯基有一「個欲望，要說出一些新的字眼，符合於全國底恐慌和騷亂的。克倫斯基……決定在軍隊中實行紀律懲戒；也許他還提議政府採取其他的堅決設施。」史丹開維奇祇曉得他的領袖這一部分意向，這是克倫斯基認為可以告知他的事實。此時克倫斯基底計劃已經走得更遠了。他已經決定實行哥尼洛夫夫底政綱，藉此實好於資產階級，而摧毀了哥尼洛夫夫底立足地。顯去可夫不能調動軍隊去進攻，而他克倫斯基做到了。哥尼洛夫夫不能實行哥尼洛夫夫政綱，而他克倫斯基是能實行的。莫斯科罷工固然提醒他：這條道路有障礙；但七月事變表示過了，這障礙是可以克服的。這次祇要能實行到底就好，再不許左派朋友來掣肘。首先必須完全改換彼得格拉德成軍，革命的部隊必須代替以「健全的」部隊，他們不會眼睛望着蘇維埃。拿這個計劃去同執行委員會討論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還有甚麼必要呢？政府已被承認為獨立的，而且以獨立的資格在莫斯科加冕。固然，妥協派心中將政府獨立看做形式的，看做為緩和自由派而用的一種手段。但他，克倫斯基，要把形式的變為實質的。他在莫斯科宣告，他不屬於右派，也不屬於左派，他這話不是白說的；而這裏就是他的力量。現在他要以行動來證明牠。

國政會議之後那幾天，克倫斯基底路線和執行委員會底路線，愈走愈遠了。妥協派害怕羣衆，克倫斯基則害怕有財產的階級。人民羣衆要求前線廢除死刑；哥尼洛夫夫，立憲民主黨和協約國大使館則要求後方恢復死刑。

八月十九日，哥尼洛夫夫打電報給內閣總理：「我堅決認為彼得格拉德軍區必須受我管轄。」總司令部公然伸手來拿首都。八月二十四日，執行委員會鼓起勇氣，公然要求政府終止「反革命手段」，並「不再延緩，以全力」實行民主改革。這是新的調子。克倫斯基不得不選擇一條路：或者順應於民主政綱，那政綱雖然瘦弱可憐，也能導成與自由派和將軍們決裂；或者實行哥尼洛夫夫政綱，那就必然導成與蘇維埃衝突。克倫斯基決定伸手給哥尼洛夫夫，立憲民主黨和協約國。他要不惜任何代價，避免與右派公開戰爭。

不錯，八月二十一日，米哈伊爾·亞歷山德洛維奇大公和保羅·亞歷山德洛維奇大公被禁止出屋門了，同時還

有若干其他的人也被監視行動了。但這一切都不是認真做的，克倫斯基不久就恢復他們自由。後來他在哥尼路夫案中作證道：「我們似乎上了當，弄錯了人。」這話不錯，但須添加一句：「也是上了自己的當。」完全明白，在那些鄭重其事陰謀家看來，即在莫斯科國政會議底整頓右半邊看來，此時絕非恢復帝制問題，而是建立資產階級對於民衆的獨裁問題。在此意義之下，哥尼路夫及其徒黨都氣憤人家罵他們進行「反革命的」——即帝制派的——活動。固然有舊時顯貴，侍從女官，黑色百人團，廷臣，巫士，修道士，舞姬等，這裏或那裏，在密室中悄悄私語。但那是沒有多大影響的。資產階級惟有採取軍人獨裁形式方能勝利。帝制問題須待將來某一階段纔可提出，那時也是立足在資產階級反革命基礎之上，而非依靠拉斯布丁派侍從女官幫助的。在那個時期中，真實的事情乃是資產階級打着哥尼路夫旗幟同人民相鬭爭。克倫斯基要與資產階級聯盟，遂監押那兩個大公來做幌子，免得左派猜疑。這詭計如此明顯，連此時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報紙也把牠拆穿了：「逮捕羅曼諾夫家族中一兩個庸庸碌碌的傀儡，而讓哥尼路夫為首的那些將官自在逍遙——那是欺騙民衆的……」布爾雪維克派受人憎恨，也是因為他們甚麼事情都看得到，而且大聲說出來。

在這危急的幾天中，克倫斯基底軍師和嚮導就是薩文可夫——一個大冒險家，一個賭徒型的革命家，做慣了個人恐怖就看不起琴琴，一個有才幹和意志的人——他雖有此本事，在好多年中仍做了那個有名的密探阿則甫手中的工具——一個懷疑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自信（並非無理由的）他有權利輕視克倫斯基，他右手舉起來行軍禮，左手就牽着克倫斯基鼻子走。薩文可夫在克倫斯基面前拿出行動家底資格，在哥尼路夫面前就拿出有歷史的真正革命家資格。密留可夫說了一件有趣故事，關於這特派員和遣將軍第一次見面的事情，那是薩文可夫自己說出來的。薩文可夫說：「將軍，我知道，如果形勢所迫，你應當槍斃我時候，你一定槍斃我的。」停了一會，他又說：「但如果形勢所迫，我應當槍斃你時候，我也一定槍斃你的。」薩文可夫很愛文學，讀過哥乃依和雨果，傾心於高貴的文體。哥尼路夫則

要撲滅革命，而不管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底法式，但這位將軍也並非不愛「強硬的藝術文筆的。」這位舊時恐怖主義者底話，一定抓住了這位舊時黑色百人團人物胸中埋藏的英雄主義底癡處。

後來報紙上一些文章，顯然是薩文可夫不意的，也許是他自己寫的，其中有一篇很明白解釋他自己的計劃，其中說：「薩文可夫還是特派員時，就有這個結論，認為臨時政府不能使國家走出難關，必須由其他力量來幹。但是這方面底一切工作，祇能在臨時政府旗幟之下，尤其克倫斯基旗幟之下，來做的。這就是一個革命的獨裁制，借助於一隻鐵手管理出來的。這隻鐵手，薩文可夫希望於哥尼洛夫將軍。」克倫斯基作為「革命的面具」，而哥尼洛夫則作為鐵手。至於第三者底作用，這篇文章沒有說，但它無疑問，薩文可夫在調和總司令和內閣總理之中，懷有將來把二者都排擠出去的思想。有個時候，這個沒有說出的思想變成如此明顯，以致克倫斯基，恰於國政會議開會之前，不顧哥尼洛夫抗議，竟強迫薩文可夫辭職。然而同這範圍內發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般，這個辭職沒有確定的性質。費洛寧科作證道：「八月十七日宣佈，薩文可夫和我仍舊供職，而且內閣總理原則上已經接受了哥尼洛夫將軍，薩文可夫和我提出的報告中所發揮的政綱。」克倫斯基八月十七日「命令薩文可夫起草關於後方應取手段的法律。」薩文可夫於是成立一個委員會做此工作，以阿普希金將軍為主席。雖然被薩文可夫嚇得心驚膽怕了，克倫斯基仍舊決定利用他做自己的大計劃，不僅保存了他在陸軍部的地位，而且再給他一個海軍部位置。據密留可夫說，這是表示，政府認為「行動的時機已到了，即使引起布爾雪維克派到街上來，亦所不惜。」薩文可夫關於此事，「明白說出若有兩國人在手就容易壓平布爾雪維克派暴動，並解散其組織。」

克倫斯基和薩文可夫完全明白，尤其在莫斯科會議之後，妥協派蘇維埃無論如何不肯接受哥尼洛夫綱領。彼得格勒蘇維埃昨天纔要求前線廢除死刑，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來反對後方恢復死刑。所以危險的是反對克倫斯基所計劃的改變之運動，將不是布爾雪維克派來領導的，而是蘇維埃來領導的。然而人們當然不會為此停止的。這是一個

救國的三題

克·斯基寫道：「八月二十二日，我派薩文可夫往司令部去，辦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求哥尼洛夫將軍派一軍騎兵供政府差遣。」薩文可夫到了必須在輿論之前替自己辯護時候，也以如下的話說明他的使命，就是「到哥尼洛夫將軍那裏討一軍騎兵，來彼得格勒實施戒嚴令，保衛臨時政府免受何種攻擊，尤其（一）布爾雪維克派底攻擊……據一個得自外國反間諜機關的情報，布爾雪維克派又在準備於德國兵登陸和芬蘭暴動時，再來一個進攻……」反間諜機關底無稽的消息，不過是用來遮掩那事實而已。即如密留可夫說的，政府自己要動作了，「不惜引起布爾雪維克派到街上來。」換一句話說，政府已決心挑起一個暴動。關於建立軍事獨裁之命令，既然定於八月底公佈，薩文可夫就是將那預期的暴動配合於此日子。

八月二十五日，布爾雪維克機關報無產者被禁了，沒有任何理由。續出的工人報宣佈：「無產者被封，是因為牠頭一日曾爲里加戰線被突破事，號召工人和兵士鎮靜自制。究竟是誰不願意工人知道黨在警告他們莫受挑唆呢？」這話問得很恰當。布爾雪維克派報紙之命運操在薩文可夫手裏。報紙之封閉對他有兩重利益：一來刺激了羣衆，二來使黨不能保護羣衆免受人家挑唆，此時挑唆正是從政府大員方面來的。

根據總司令部底記錄——其中寫的也許誇飾了一點，但一般適合於時局及所牽涉的人物——薩文可夫通知哥尼洛夫道：「拉佛爾·格奧吉也維趣（即哥尼洛夫）你的要求，幾天之後就可以實現了。但政府害怕因此在彼得格勒激起嚴重糾紛……你的要求公布出來，會成爲布爾雪維克派一個發動信號……蘇維埃對於新法令究竟採取甚麼態度，還不知道，恐怕也要起來反對政府……所以我求你命令騎兵第三軍於八月底開往彼得格勒，交給臨時政府差遣。如果蘇維埃人員連合布爾雪維克派動手時，我們就要對付他們。」克倫斯基這位密使又聲明，此次行動將是最堅決的，最不留情的。——哥尼洛夫回答此點說：「他只懂得最堅決的纔是行動。」後來，薩文可夫爲了替自己辯護時，

解釋道：「如果在布爾等維克派暴動時，蘇維埃已變成了布爾等維克派的哩……」但這不過是笨拙的遁辭。克倫斯基宣布政變之法令定於三四日後公佈，如此，就不是甚麼未來的蘇維埃了，而是八月底存在的蘇維埃。

爲的不發生誤會，不在「預定的時間」以前激起布爾等維克派動手起見，大家約定如下的步驟：騎兵軍先在彼得格拉集中，然後宣布首都戒嚴，然後公佈那足以激起布爾等維克派暴動的新法令。在總司令部底記錄中，這計劃是用黑字寫在白紙之上的：「爲使臨時政府能恰切知道應於何時宣布彼得格拉軍區戒嚴，及應於何時公佈新法令，哥尼洛夫將軍必需以電報通知他（薩文可夫）騎兵軍確於何時能開到彼得格拉。」

借用史丹開羅奇底話，那些陰謀將軍明白：「克倫斯基和薩文可夫……要利用司令部幫助來實行一個政變。祇消明白這點就夠了。他們趕緊答應了一切的請求和條件……」史丹開羅奇本是忠實於克倫斯基的，他辨白這一點，即是總司令部的人「誤將」克倫斯基和薩文可夫「聯在一起」。但這兩個人如何可以分開呢，既然薩文可夫是奉了克倫斯基底明確訓令到總司令部去的，克倫斯基自己寫道：「八月二十五日，薩文可夫從總司令部回來，報告我說：交給臨時政府差遣的隊伍將照訓令說的派來了。」預定二十六日晚上，政府通過後方治安法，這是騎兵軍下辣手的先聲。一切事情都準備好了，祇差按下電鈕。

事實，參加人底見證，最後克倫斯基自己的供辭，都一致證明：內閣總理，瞞騙了自己政府底一部分大員，瞞騙了給他政權的蘇維埃，又瞞騙了他所屬的政黨，而去同軍隊諸最高將官相勾結，圖謀以軍隊力量根本改變國家政制。用刑法術語說來，這種行爲有個完全確定的名稱——至少在此類圖謀未得成功的情形下是如此。克倫斯基政策底「民主性」和他借助刀劍來救國的計劃，這中間的矛盾，惟有膚淺的觀察者纔覺得是不可調和的事實上，這騎兵計劃是不可避免地從妥協政策產生出來的。要解釋這個過程底法則，儘可以大大地加以抽象化，不僅可以把克倫斯基個人品性除開不論，而且可以把俄羅斯特別國情除開不論。這是在革命條件下，妥協主義底客觀邏輯問題。

弗里德里越·哀倍爾脫，德國底人民全權代表，也是一個妥協派和民主派，他不僅背着自己的幕去受索寧索倫兩將軍們指揮行事，而且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便直接參加一個軍事陰謀，以逮捕代表會議底最高機關，並宣布哀倍爾脫自己爲共和國總統。克倫斯基後來稱哀倍爾脫爲理想的政治家，這並不是偶然的。

所有他們的陰謀——克倫斯基、薩文可夫、哥尼洛夫——都粉碎了以後，克倫斯基要銷滅罪證是不容易的事，他供認如下的話：『莫斯科會議之後，我明白了，下次攻擊政府，將是從右邊來的，而不是從左邊來的。』無疑，克倫斯基害怕總司令部，害怕資產階級之同情於陰謀軍官，但問題乃在於克倫斯基認爲司令部鬧爭，不當依靠騎兵軍，而必須借助於以自己之名實行哥尼洛夫底政綱。內閣總理那個雙重面孔的同謀者薩文可夫，奉行的使命實非平常——若是平常使命，則從冬宮打個密碼電報到毛奇，夫去就夠了。不，他是以一箇居間者資格去調停哥尼洛夫和克倫斯基，去調停兩入底計劃，以此保證此次政變不會超出合法的形式以外。好像克倫斯基叫薩文可夫傳說話：『幹罷，但不要超出我的計劃底界限。這樣你就不至失敗，而且得到你所要的差不多一切的東西。』薩文可夫自己再加暗示：『不要過早，超出克倫斯基計劃底界限。』這便是那含有三個未知數的奇怪方程式。惟有這樣解釋纔能够明白克倫斯基派薩文可夫向總司令部求派騎兵軍之意義。一個高級職位的陰謀家求援於那些陰謀家同時又保存他的合法地位，而他自己又圖謀充當陰謀首領。

給薩文可夫的訓令之中，惟有一條似乎是確實對付右派陰謀家的，即解散軍官同盟總委員會——克倫斯基基本黨的某次彼得格拉會議中曾提出這個要求。但這條訓令原文是值得注意的：『……如屬可能，則解散軍官同盟。』尤其值得注意的，即薩文可夫不僅沒有發現這個可能，而且未曾去尋覓這個可能。問題簡單地被認爲不合時宜而擱置了。這條訓令本身是爲着敷衍左派編寫在紙上的，『如屬可能』這幾個字，不曾表明無須實行此條訓令。好像爲着加重這條訓令底點綴作用，人家拿牠來放在第一條。

爲了預防右方來的打擊，克倫斯基反把革命的隊伍調離首都，而請求哥尼洛夫派「可靠的」隊伍來此接防——這事本是無從辯證起的。他後來爲了減輕這事底意義起見，曾舉三個表面的條件，關於召喚騎兵軍。第一他同意將彼得格拉軍區劃歸哥尼洛夫管轄，但以首都及其近郊從軍區劃出爲條件，如此政府就不至完全落於總司令部之手了。克倫斯基自己向他的朋友表示說：「否則，我們這裏將被吞食了。」這個條件不過表示他夢想將軍們屈服於他的計劃，而其實他手裏除了無力的狡計之外沒有其他武器。克倫斯基不肯被人活活吞食，這話是可信的，無需要證明。其他兩個條件也不過如此：即哥尼洛夫莫把由高加索山民組成的所謂「野蠻師」調來，且莫任克里木夫將軍爲軍長。若就保衛民、主利益來說，這兩條件不啻是嚙下駱駝而咬住蚊子。但若就掩飾那對於革命之打擊來說，則克倫斯基提出此種條件就有更深刻的意義了。派這那由高加索山民組成的「野蠻師」來鎮壓彼得格拉工人（這些兵士連俄國話都不會說），那將是太不謹慎的，以前俄國皇帝還不敢這樣做。至於克里木夫將軍，則執行委員會得有很確實的報告，關於他的事情，任命他爲軍長是不合適的。薩文可夫根據其共同利益向總司令部解釋此點，他說：「彼得格拉若發生騷擾，而此騷擾由克里木夫來壓平，那是很不好，那時輿論也許要從他的名字推測種種動機，其實他與那些動機沒有干涉……」最後，政府首腦召喚一校軍隊到首都來，而預先要求莫派野蠻師和莫任克里木夫——這個事實也已足够判定克倫斯基有罪了。他預先知道了：不僅陰謀底一級計劃，而且派出軍隊底成分以及較重要工作底執行人。

其實，不管這些次要之點如何解釋，哥尼洛夫派來的騎兵軍之不能保衛「民主」是顯而易見的。恰好相反，克倫斯基毫不懷疑，所有軍隊之中，惟有這一軍人是最可靠的武器來反對革命。不錯，彼得格拉若有一校軍隊忠實於克倫斯基個人，於這位超出右派和左派之上的政府首領，那是更好些。但如往後事變發展所證明的，事實上並無此種軍隊存在。能够與革命作戰的，除了哥尼洛夫一派以外，沒有別人；克倫斯基向之求救的，也正是他們。

以上種種軍事上的準備，不過補足了政治上的準備。從莫斯科會議到哥尼洛夫叛亂，這不足二個星期中，臨時政

府底一般工作根本上也就能够證明克倫斯基已有決心了，不是同右派鬪爭，而是同左派聯合來反對民衆。政府不理會執行委員會對於這個反革命政策之抗議，竟於八月二十六日大膽進一步用那出人意外的倍增麥價的命令來迎合地主。這個手段之受人憎恨，——這個手段而且是根據勞強可底公開要求而採取的，——使政府差不多是站在有意挑唆俄俄羣衆之立場。克倫斯基顯然圖謀以一大賄賂收買莫斯科會議中極右的一派。薩文可夫前住總司令部談判去那一日，克倫斯基發的那個阿諛的命令，不啻是對軍官同盟說：『我是你們的人。』如今騎兵將對二月革命留下的勢力進攻了，克倫斯基又趕快向地主們喊道：『我是你們的人。』

克倫斯基在他自己任命的偵查委員會之前作證，他的供辭是非常丟臉的。雖以證人資格出庭，政府首腦仍感覺自己是本案主犯，而且是現行犯。有經驗的司法官吏，本很明白事變底機構，但裝做認真重視政府首腦底解釋。至於其他的人，——其中有克倫斯基本黨底黨員，——則顯然驚愕地自問：同一軍騎兵如何能够用來一面進行政變，一面又制止政變呢。這位『社會革命黨人』已經太過於疏忽了，把一枝意圖扼殺革命的軍隊召進首都來。特洛伊人固然有一次把一枝敵軍弄進特洛伊城內來，但他們至少不知道那隻木馬肚裏藏着甚麼東西。何況古代一位史家還反駁詩人唱的這個故事哩：據包散牛士底意見，你若信荷馬底話，除非你把特洛伊人都看做『蠢才，沒有一絲理性。』這位古人有靈，對於克倫斯基底證辭，又將說甚麼話呢？

●譯者按：荷馬史詩伊里亞德敘述希臘軍圍攻特洛伊城的故事。圍了十年城不能破，後來希臘人想出一個計策，假裝運兵，遺留了一隻木馬在城下，特洛伊人開城門出去，把這木馬搬進城裏去，遂知木馬肚裏裝的那是希臘兵，把城外合，遂把城攻破了。這本是古代神話，並無其事。
包散牛士 (Pausanias) 三世紀時希臘歷史家和地理家。

第九章 哥尼洛夫底叛亂

早在八月初，哥尼洛夫就下令將「野蠻師」和騎兵第三軍從西南前線調到尼維爾——諾伏索可尼基——維里基路。這個三角形鐵路地帶來，藉口做保衛里加の後備隊。這是進攻彼得格拉時一個很便利的根據地。——總司令又調動一個哥薩克師到維包格和白羅鄂斯特羅夫中間的地帶來。這個笨頭直對着首都底面孔打去。——從白羅鄂斯特羅夫到彼得格拉祇有三十公里——但人家仍解釋這是一種準備爲了芬蘭可能的作戰。如此，在莫斯科會議以前就有四師騎兵佈置好了，爲了打擊彼得格拉。這幾師人而且被認爲是反對布爾雪維克派最有用的軍隊哩。哥尼洛夫近旁的人，一提起那個高加索師，便很簡單地說：「這些山民不管他們殺的是甚麼人。」戰略上的計劃是簡單的。從南方開來的三個師，將由鐵路運至皇村、喀琴那和紅村，爲的「一開彼得格拉開始騷擾之消息，而且最遲不得過九月一日早晨。」就可以從那裏全副武裝開動去佔據首都南邊尼五河左岸地。同時駐防芬蘭那一師則佔據首都北邊部分。

經過軍官同盟介紹，哥尼洛夫和彼得格拉愛國派團體有勾結，這些團體自己說能調動二千備備有很好武裝的人，但需要經驗的軍官來率領他們。哥尼洛夫允許從前方抽派軍官回彼得格拉來，託辭請假。爲的注意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底情緒，以及革命分子底活動，特組織一個秘密的特務機關，由「野蠻師」一個土校海曼主持。事情完全在軍事規則之內進行。總司令部各機關全供陰謀使用。

莫斯科會議祇有加強了哥尼洛夫底計劃。固然，密留可夫自己說，他曾勸告延期動手，爲了外省還有相當的人擁護克倫斯基。但是這種勸告不能影響於那個急躁的將軍。問題究竟不是關於克倫斯基的，而是關於蘇維埃的。此外，密留可夫不是一個行動家，他是一個文人，而且是一個教授，這就更糟。銀行家，實業家，哥薩克將軍，都來催促哥尼洛夫去

教員已經給他說了，傳令官查伏衣科擔保他成功。各方恭維的電報如雪片飛來。協約國外交官也積極參加動員反革命力量。布哈南爵士手中握着這陰謀底許多線索。協約國派駐總司令部的武官們向哥尼洛夫夫表示最親切的同情。鄧尼金作證道：「英國參贊表示得尤其動人。」大使背後，有他們的政府。八月二十三日，臨時政府在外國的一個特派員史華爾可夫從巴黎報告道：辭行時，外交部長黎波「非常關心」地探問克倫斯基身旁那一個是有魄力的人物。普恩凱齊總統也「問了好多問題關於……哥尼洛夫夫」。這一切，總司令部都知道的。哥尼洛夫夫看不出有甚麼理由，必需延期和等待。大約八月二十日，又有二師騎兵開向彼得格拉克去。里加陷落那一天，全軍每團都有四個軍官奉召到司令部來，一起約四千人，「拿了研究英國式日徽」。這些軍官之中最可靠的，立刻就獲悉了要進行的事情乃是根絕「布爾雪維克派底彼得格拉克」。同一天，總司令部命令立刻發給騎兵師以好多箱手榴彈。此物在巷戰時候最有用。總參謀長盧考姆斯基寫道：「約定了，一切事情都要於八月二十六日以前準備好。」

哥尼洛夫夫軍隊臨近彼得格拉克時候，內應的組織「應當在彼得格拉克發動佔據斯摩尼學院和逮捕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布爾雪維克派領袖不過開會時候到斯摩尼學院來，經常在那裏的乃是執行委員會，牠委任了部長在政府裏，而且繼續將克倫斯基看做牠的副主席之一。但在做大事情時候，是不可能也無必要，分別得這般清楚。至少，哥尼洛夫夫不關心這些小事。他對盧考姆斯基說：「現在是吊死德國奸細和偵探的時候了，頭一個就是列寧，現在也要解散工廠代表蘇維埃了。」——不錯，而且要解散得使他們永遠聚不攏來。」

哥尼洛夫夫堅決要把指揮作戰之權交給克里木夫，他在那一夥人中素以勇敢而果斷的將軍著名。鄧尼金說：「克里木夫此時高興而快活，對於將來很有把握。」總司令部的人很信任克里木夫。哥尼洛夫夫說：「我確信，如有必要，他將不遲疑吊死工兵代表蘇維埃底全體人物。」選任這個「高興而快活」的將軍可見是最恰當的。

進行這些工作自然疏忽了一點德國戰線方面的事情；這工作做得正忙時候，薩文可夫到總司令部來了，爲的確

定密約，並加以若干次要的修正。薩文可夫定了一個日子來打擊共同的敵人，恰好同好久以前哥尼洛夫定下以打擊克倫斯基的是一個日子，即革命半週年紀念日。這次陰謀雖然分化為兩派，但每派都圖謀依照計劃中其同因素而行動。——哥尼洛夫意圖掩藏真面目，克倫斯基則為了支持他自己的幻想。薩文可夫底提議正合總司令部那些將官之意。政府自己送頭來，薩文可夫則準備拉緊繩套。總司令部那些軍官磨拳擦掌。「他來上鉤了！」——他們同走運的漁夫一般叫喊。哥尼洛夫一口答應那三個條件，——這並不費他的事。哥尼洛夫自己軍隊開進首都之後，彼得格拉術戍軍不受司令部管轄，那又有甚麼關係呢？至於其他兩個條件，則哥尼洛夫答應之後，隨即食言：「野蠻師」調做先鋒，克里木夫則任為全軍總指揮。哥尼洛夫連蚊子也不讓人咬住哩。

布爾雪維克派公開討論他們的政策底根本問題：一個羣衆底黨不能不這樣做。政府和總司令部不會不知道，布爾雪維克派正在約束羣衆，而非號召他們起來行動。但欲望既是思想之父，則政治需要遂成了診斷時局之母。全體統治階級，都在談論那迫在眉睫的暴動，因為他們十分需要一個暴動。暴動日子有時提前了幾天，有時推後了幾天。據報紙說，陸軍部中人，即薩文可夫辦公室裏面的人，都「很認真重視」那即將發生的暴動。言語報說，彼得格拉蘇維埃內布爾雪維克派黨團負起了領導運動之責。密留可夫以政治家資格，既然參加杜撰一個在布爾雪維克派暴動，則他以歷史家資格為了信譽起見，自非支持這個謠言不可。他寫道：「後來公布的反間諜機關文件，說及德國新付一筆大款為托洛茨基活動之用的，恰好在這個時期。」這位博學的歷史家，連同俄國反間諜機關人員，都忘記了托洛茨基「恰好在這個時期」從七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四日，關在牢獄之內。地球中軸雖是一根幻想的軸，卻不妨容地球繞軸而旋轉。同樣，哥尼洛夫底行動計劃也是以一根幻想的布爾雪維克派暴動為中軸，而繞軸旋轉的。這在華爾期間是很容易的，但要實行起來，則需要一件比較切實的東西。

領頭的陰謀軍官之一，文伯格，在他的有趣味的雜記中洩露了此事內幕，完全證實了布爾雪維克派底話，即有一

個廣大的軍事搖曳工作在進行。密留可夫在事實和文件面前也不得不承認：「極左派底疑心是對的，工廠鼓動無疑是軍官團體擔負的職務之一。」但這仍無多大助力。同一歷史家訴苦道：「布爾雪維克派決定不去上當，」沒有布爾雪維克派領導工人也不願意出來。然而這個障礙，計劃中也考慮到的，而且預先有了對策。在彼得格拉指導陰謀的團體叫做「共和中心」，這個「中心」乾脆決定出來代替布爾雪維克派。假扮一個革命暴動之職務，交給哥薩克上校杜托夫負責去辦。一九一八年一月，杜托夫請政友問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究竟要發生甚麼事情呢？」杜托夫回答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二日之間，我要假裝布爾雪維克派而行動。」（這段引文是逐字逐句的。）一切事情都預先見到了。總司令部軍官們擬定這計劃，並非茫然的。

他方面，薩文可夫從毛奇路夫回來以後，克倫斯基便認為一切誤會都除去了，總司令部完全落於他的計中。史丹開維奇寫道：「有一個時期，所有活動人物，不僅相信他們的行動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相信他們的行動方法也是一致的。」這個得意時期，並不經久。一件偶然的事情發生了，同一切歷史的偶然事件一樣，開闢了「必然」底水閘。那個十月黨人里伏夫，來見克倫斯基，——他是第一個臨時政府底閣員，他曾以易感的宗教會議檢事長資格宣告這個機關充滿了「癡子和騙子」。命運委托了里伏夫去揭破：所謂單一計劃也者，其實是兩個互相敵對的計劃。

里伏夫以賦閑之身，卻掌管閑事，麥預無窮無盡的談話，關於改造政府和救護國家的，有時在總司令部，有時在冬宮。這次，他到冬宮來，自薦做房間人，依照舉國一致的精神以改造政府談話時候，他裝着出於好意，拿生氣的總司令部底雷電來恐嚇克倫斯基。克倫斯基有點擔心，於是決定利用里伏夫來試探總司令部底誠意，——似乎同時也試探他的同謀者薩文可夫底誠意。克倫斯基表示贊成獨裁計劃，這並非假裝的；他又鼓勵里伏夫繼續轉旋，這就會有詭詐在內了。

里伏夫又到總司令部去，是受了克倫斯基付託的全權的，將軍們便以此為證據，認為政府投降業已成熟了。昨天

克倫斯基委託陸文可夫來此請派一軍哥薩克兵去保護他實行哥尼洛夫政綱。今天克倫斯基就已向總司令部提議合作改組政府了。將軍們於是決定：『這是把他解決的時候了。』決定得很對。於是哥尼洛夫對里伏夫說，即將發生的布爾維維克派暴動，既然目的在於『推翻臨時政府，與德國媾和，奉送波羅的海艦隊給德國』，那麼除了『臨時政府將政權立即交付於總司令之手』就沒有其他出路。哥尼洛夫又聲明說：『……無論做總司令的是誰，』——然而他並沒有讓位於他人的念頭。由於聖喬治騎士會軍官同盟和哥薩克全軍代表會之宣誓盡忠，他的地位已是不可動搖的了。為克倫斯基和陸文可夫二人『安全』之故，哥尼洛夫敦促他們二人到總司令部來，受他個人保護，免得落入於布爾維維克派之手。那個傳令官查伏表科，明白示意里伏夫這個保護是甚麼一回事。

里伏夫一回到莫斯科，便以『朋友』資格熱心致勸克倫斯基接受哥尼洛夫之提議，『為的保存臨時政府諸閣員底生命，尤其他自己的生命。』克倫斯基終於明白他在政治上玩弄獨裁觀念臨到緊急關頭了，會因此得到最不幸的結局。決定動手幹，他於是打電話給哥尼洛夫，為的證明里伏夫是否正確傳達總司令底意旨。克倫斯基不僅以自己名義問他，而且以里伏夫名義問他，雖然打電話時里伏夫並不在場。馬丁諾夫評論此事說：『這是包探用的手段，政府首腦不當用的。』克倫斯基說他明天就動身到總司令部來，同陸文可夫一起來，說時彷彿是早已決定的事。這次電話似乎難於令人相信的。民主派的政府首腦和『共和派的』將軍，談論推讓政權，好像談論推讓臥車中的鋪位一般。『密留可夫認為哥尼洛夫要求政權移交給他，不過是『那些談話之繼續罷了，好久以前人家就公然開始談論獨裁，談論改組政府等等。』密留可夫這話是完全對的。但以此為根據，他把這回事件看作根本上總司令部方面沒有陰謀，那他就走得太遠了。無疑，哥尼洛夫若非先與克倫斯基共同進行陰謀，就不會經過里伏夫提出他的要求。但這並不

●譯者按：此處應作『彼得格勒』。因為克倫斯基此時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但俄英法三種版本皆作『莫斯科』，似係原文筆誤，譯本沿襲未改。

能改變此事實，即哥尼洛夫夫以此陰謀（共同的）來掩飾彼陰謀（他自己的）。正當克倫斯基和薩文可夫圖謀肅清布爾雪維克派以及蘇維埃時候，哥尼洛夫夫則想連臨時政府也肅清了。這一點恰是克倫斯基所不願意的。

二十六日晚上有好幾個鐘頭，總司令部確實相信政府正在不戰而降。但這並不能說沒有陰謀；這不過說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一個陰謀勝利了，總有方法使自己變為合法。代表外交部在總司令部做事的一個人，特得別次哥尼洛夫夫說：「此次電話之後，我見到了哥尼洛夫夫將軍，他鬆了一口氣，我問他：『這是表示政府完全照您的計劃行事麼？』」他回答：「是的。」哥尼洛夫夫錯了。正從這個時候起，以克倫斯基為代表的政府，就不照他的計劃行事了。

那麼總司令部另有自己的計劃了麼？那麼不是一般獨裁問題，而是哥尼洛夫夫獨裁問題了麼？他們也許同開玩笑一般請他，克倫斯基當一個司法部長罷？哥尼洛夫夫確曾小心翼翼地對里伏夫暗示這一點。克倫斯基對財政部長尼克拉斯夫喊道：「我不願意將革命交給他們……」革命就是克倫斯基！那個為他人作嫁的里伏夫立刻被捕了，在冬宮過了一夜，不能睡覺，兩個兵看守着他，他咬牙切齒，聽着「那個得意的克倫斯基在隔壁亞歷山大第三大廳內，高興自己事業順利，不停地哼着歌劇中一支小曲。」在這幾個鐘頭之內，克倫斯基感覺精力異常豐滿。

那幾日，彼得格勒在雙重驚慌之下過生活。報紙故意誇大了的政治緊張，含有一種爆炸素質。里加陷落使前線更加臨近了。帝制未倒以前好久，為了戰爭而起的遷都問題，現在又以新的力量提出來了。有錢的搬到別地方去。資產階級底驚惶與其說是敵軍前進所引起的，寧可說是新的暴動所引起的。八月二十六日，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再警告道：「有奸人……假借本黨名義進行挑唆煽動。」彼得格勒蘇維埃、工會、工廠委員會等底領導機關，同一日也宣布說：沒有一個工人團體沒有一個政黨，在號召甚惡示威。然而關於明日推翻政府之謠言沒有一刻停息。報紙說：「接近政府方面的人傳說政府一致決定，凡有示威一律壓平。」而且在壓平之前，人家先用種種手段來激起示威。

二十七日早晨報紙上不僅沒有總司令部圖謀叛亂的消息，而且相反的，薩文可夫有一篇談話，聲明：「臨時政府

絕對信任哥尼洛夫將軍。總之，這個半週年紀念日以真爭尋常的爭論來開始。工人和兵士避免任何可視為示威的行爲；資產階級害怕擾亂，安坐家中，街上空無人行；演武場上二月烈士墳墓似乎被人忘記了。

這個望眼欲穿的救國日子到來了，早晨，總司令得到電報，那是內閣總理底命令：要他把職權交卸於總參謀長，立刻到彼得格勒來。事情如此轉變，全非意料所及。將軍明白了——借用他自己的話——「這中間有雙重陰謀。」他應當這樣說更合於事實些，即是他自己的雙重陰謀被人發現了。哥尼洛夫決定不屈服。羅文可夫打直接電話來致勸，仍不能改變他的決定。總司令於是發表他的告人民書，其中說：「我，哥尼洛夫將軍，不得不公開行動了；我宣佈臨時政府受了蘇維埃中佔多數的布爾雪維克派之脅迫，行事完全依照德國總參謀部底計劃，且與敵軍在里加登陸同時，謀害軍隊並擾亂祖國。」他，哥尼洛夫，不肯將權力交給猶賊，「寧願死於光榮與戰鬥之場。」起草這個告人民書的人，密留可夫後來說起時很佩服：「堅決的，輕視法律潤飾的，而且習慣於直接走向他的目的，——一旦他認為這目的是正當的時候。」一個總司令，從前線撤兵回來爲的推翻本國的政府，自然不會重視「法律潤飾」的。

克倫斯基以個人命令免了哥尼洛夫之職。臨時政府此時已不存在了。二十六日晚上各位部長先生都辭職，——此事，偶然地，適合於各方面底願望。總司令部和政府決裂以前好多天，盧考夫斯基將軍早就經過阿拉丁示意於里伏夫說：「最好，立憲民主黨人當於八月二十七日之前退出臨時政府，讓政府陷於窘境，而自己也可以避免種種不快的事情。」立憲民主黨人不會不明白這番話底含意。他方面，克倫斯基自己告訴政府人員說：他認爲「祇有將全部權力集於他一人之身，」纔能對付哥尼洛夫底叛亂。其餘的部長似乎也祇等待這個好機會來提出辭呈。如此，合作政府又受一次考驗了。密留可夫寫道：「立憲民主黨諸部長宣布：他們現時辭職，並不妨害他們未來參加臨時政府。」立憲民主黨人仍舊遵守他們的傳統，即：站在旁觀地位直至鬭爭結束爲止，以便依照誰勝誰敗來決定他們的政策。他們不懷疑妥協派會留下位置給他們的。立憲民主黨人如此解除責任之後，仍舊同其他辭了職的部長一起參加好幾次政府

會議，所謂「私的」會議。兩個敵對營壘準備國內戰爭，卻「私下」集合於政府首腦之週圍，這位首腦具有一切可能的權柄，但沒有一點真實的力量。

司令部得到克倫斯基底電報：「阻止那開向彼得格拉及其近郊來的一切軍車，叫他們退回原來的駐防地。」哥尼洛夫在此電報之上批道：「不實行這個命令，隊伍仍向彼得格拉開去。」武裝叛亂便是如此堅定地踏上軌道了。這句話是該從字面上了解的，三師騎兵，裝在軍用車上，由鐵路開向首都去。

克倫斯基給彼得格拉兵士底命令說：「哥尼洛夫將軍，表示過愛國家和盡忠人民的……如今卻從前線撤退軍隊……派來攻擊彼得格拉。」克倫斯基很聰明地隱瞞了這事實，即軍隊從前線撤下來，不僅爲他所知，而且是他直接要求的，爲的來肅清彼得格拉戍軍；在這衛戍軍之前，他現在揭被哥尼洛夫底叛亂了。那位抗命的總司令，自然不精還回答他的通電說：「……叛道並不在我們中間，而在彼得格拉，那裏他們得到政府默許，向德國人拿錢，出賣俄羅斯。」裡薩布爾等維克派的話，現在走上新的道路了。

退了職的內閣底總理，那夜吟小曲時的得意情緒很快就過去了。對付哥尼洛夫的鬭爭，無論如何變化，總要產生最嚴重的後果。克倫斯基寫道：「總司令部叛亂第一夜，彼得堡兵士和工人方面紛紛傳說薩文可夫與哥尼洛夫有勾結。」其實據傳說中，薩文可夫名字之後還有克倫斯基名字，而這傳說並不錯誤。非常可怕的暴露還在未來哩。

克倫斯基又說：「八月二十六日」深夜，陸軍部政務官非常興奮地走進我的辦公室來。薩文可夫行立正禮對我說：「總理先生，我求您立刻逮捕我，辦我與哥尼洛夫將軍同謀之罪；但如果你信任我，則請你給我機會，以行動向民眾表明，我與那些叛軍沒有關係……」爲了回答這個聲明，我立刻任命薩文可夫爲彼得堡臨時總督，給他以最廣大的權力，保衛彼得堡，抵禦哥尼洛夫將軍底軍隊。」不僅此哩，由於薩文可夫底請求，克倫斯基還任命費洛那科做他的副

手。叛亂和壓平，這兩個職務同集中於「執政局」那個小範圍內了。

如此迅速任命薩文可夫為總督，是出於克倫斯基圖謀政治自救之動機。如果克倫斯基告發薩文可夫給蘇維埃，薩文可夫就立刻告發克倫斯基。反之，克倫斯基給他機會，讓他公開參加反哥尼洛夫的鬥爭，免他受法律制裁，薩文可夫——他之得到這個機會並非沒有用敲詐手段——也必然要盡力幫幫克倫斯基脫罪的。不是爲了對付反革命而需要這個「總督」，而是爲了消滅陰謀底罪證。同謀者在這方面互相照顧的工作，立刻就開始了。

薩文可夫作證道：「八月二十八日早晨四點鐘，我回到冬宮來，克倫斯基召我回來；我在那裏看見阿來克先也夫將軍和德列欽可。我們四人一致認爲里伏夫底哀的美敦書不過是一種誤會。」這日清晨，在這密談之中，居間人底任務落在新總督頭上了。密留可夫在幕後指揮這一切。這日，他將整天出現於舞台上。阿來克先也夫雖然稱哥尼洛夫做「綿羊底頭腦」，卻與哥尼洛夫同屬於一個營壘。陰謀者及其助手，最後一次企圖將整個事件宣布爲「誤會」——這就是說，他們互相攜手以欺騙輿論，爲的盡可能保全他們的共同計劃。野蠻師克里木夫將軍，哥羅克騎兵，向首都進軍，以及哥尼洛夫之拒絕解職，——這一切都不過是出於「誤會」罷了。看見境況如此凶險，克倫斯基再不敢叫喊：「我不願意將革命交給他們」了。與阿來克先也夫商定了之後，克倫斯基立刻到冬宮底訪員接見室裏去，要求各報訪員抽去他宣布哥尼洛夫爲叛逆的宣言。訪員們回答他，說此事在技術上已經做不到了，克倫斯基於是感歎道：「那就遺憾得很！」這件小插話第二天給報紙登了出來，何等明白表現這位全副仲裁者如今陷於絕望時的情景。克倫斯基如此完全地以一身兼代表民主派和資產階級，以致現在他同時是國家權力之最高的化身，又是反對此權力的犯法的陰謀人物。

二十八日早晨，政府和總司令之決裂，已成事實，擺在全國人眼前了。證券交易立刻參加一手。哥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說，宣告里加要陷落時，俄國證券立刻跌價；如今將軍們公然暴動了，一切證券反而漲價起來。證券交易如此仇視二

月政制價值底上落極可表現有財產的階級底情緒和希望；此次他們確信哥尼洛夫會得勝利。

總參謀長庫考姆斯基前一日奉了克倫斯基暫時接受軍權的命令，今天回答道：「我不以為從哥尼洛夫將軍接受軍權是可能的，因為那時軍隊要爆發起來，會葬送俄國。」除了高加索軍區司令——他延遲數日後，宣布忠於臨時政府——之外，其他高級將官用各種辭調擁護哥尼洛夫底要求。受了立憲民主黨指使，軍官同盟總委員會發了一個通電給海陸軍各指揮部，其中說：「臨時政府不止一次向我們表示牠的政治上無能了，如今又以挑唆的行爲污辱牠的名譽，牠再不能領率俄羅斯了……」庫考姆斯基就是軍官同盟底尊貴的主席。總司令部的人對騎兵第三軍軍長克拉斯諾夫將軍說：「沒有一個人擁護克倫斯基的。此次進軍不過是旅行罷了。一切事情都已準備妥貼了。」

陰謀底首領和贊助者，如何樂於算計，我們可以從上述的特魯別茨基親王打給外交部的密碼電報中看得出來；他寫道：「清醒地估計局勢，必須承認整個司令部，絕大部分軍官，以及最好的作戰部隊，都是擁護哥尼洛夫的。後方所有的哥薩克兵，大部分軍官學校，以及最好的戰鬥隊伍，也都站在他一邊。這些物質的力量之外還必須加上……全國非社會主義分子之精神上的同情，以及下層分子中……一種冷淡態度，準備對任何打擊屈服。無疑，那些三月間社會主義者也有好多人會站到哥尼洛夫一邊來的，若是他得到勝利。特魯別茨基這表示的，不僅是總司令部底希望，而且是協約國軍事團底態度。在哥尼洛夫派出去進攻彼得格勒之隊伍裏面，有英國底裝甲汽車和英國底司機——這些應該認為是最可靠的分子。英國駐俄軍事團領袖諾克斯將軍肯博美國羅賓上校不贊助哥尼洛夫，這位英國將軍說：「我對於克倫斯基政府沒有興趣，牠太懦弱了。我們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人獨裁。我們要的是哥薩克。此土人民需要鞭子獨裁制正是他們所需要的。」

所有這些論調從各方面傳到冬宮來，引起裏面任的人恐慌。哥尼洛夫底成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財政部長尼克拉索夫通知他的親友說：大勢已經去了，現在祇有慷慨就義罷了。密留可夫說：「蘇維埃中某些有名領袖，預見到哥尼

洛夫勝利時他們要走甚麼命運，早已辦了一張外國護照在身邊了。」

一點鐘又一點鐘，傳來哥尼洛夫夫軍隊漸走漸近的消息，一次比一次更加嚇人。資產階級報紙極歡迎這種消息，拿來誇張，累積，造成一種驚惶空氣。八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哥尼洛夫夫將軍派來的軍隊已經集合在魯加附近了。」下午二點三十分：「又有九列車滿載哥尼洛夫夫軍隊，經過奧雷德志車站。有一營鐵路兵在前列車之中。」下午三點鐘：「魯加衛戍軍投降了哥尼洛夫夫軍隊，而且交出一切武器。魯加車站以及所有政府機關都給哥尼洛夫夫軍隊佔領了。」晚上六點鐘：「哥尼洛夫夫軍隊兩梯隊已經從那瓦街來，離彼得格拉三十三公里。」政府軍隊和哥尼洛夫夫軍隊開來的路上。「二十九日晨二點鐘：在安特羅希諾車站（離彼得格拉三十三公里）政府軍隊和哥尼洛夫夫軍隊開始打仗。雙方都有死傷。」同一夜傳來消息，說加清定要切斷彼得格拉和莫斯科至那產麥的南俄之交通。「總司令部」「前線總司令」「英國軍事團」「軍官」「梯隊」「鐵路營」「哥薩克」「加雷定」——所有這些字眼，在冬宮孔雀石大廳內響着，如同「最後審判」底號角。

克倫斯基自己也承認這次恐慌，不過話說得婉轉些。他寫道：「八月二十八日是民主派方面最動搖，最慌張，最猜疑敵人哥尼洛夫夫實力之一天。」絕不困難可以想到這幾句話背後藏着甚麼意思。政府首腦正在考慮，不僅關於兩個陣營之中誰最有力，而且關於那個陣營對他個人的危險較大些。「我們既不同你們右派在一起，也不同你們左派在一起。」——這幾句話在莫斯科戲院內似乎很有效力的；但若翻譯為正要爆發的國內戰爭語言來說，這幾句話不會表示，克倫斯基一夥，對右方也無用處，對左方也無用處了。史丹開維奇寫道：「我們大家好像因絕望而麻木了，看見這個把戲開演着，要毀壞一切。我們的麻木程度可以用此事實來判斷，即是：總司令部和政府已在全國範圍內相決裂了之後，還有人圖謀進行調和哩……」

「密留可夫說：『調和思想，在這個情況之下是自然而發生出來的。』密留可夫自己事願以第三者資格出來活動。」

二十八日晚上，他到冬宮去，勸告克倫斯基拋棄那關於犯法問題的太形式的觀點。這位自由派領袖懂得區別仁和果，此時正是最適宜的人物負起調停責任。八月十三日，密留可夫就從哥尼洛夫知道了他定好二十七日為叛亂底日子。第二天十四日，密留可夫在會場上演說，要求「總司令提出的種種辦法立刻實行起來，不可以作為藉口來猜疑，來恐嚇，或甚至於免職。」二十七日以前，哥尼洛夫是不許人懷疑的。同時密留可夫答應支持克倫斯基，自願地，無須說明理由地。「這話使人想起了絞刑架上用的繩索，那也是無須說明理由地支持着的。」

克倫斯基方面也承認密留可夫來見他，自薦做調人，「選了一個最適宜的機會，向我證明其實權力是在哥尼洛夫方面。」這次談話結果如此成功，談話後密留可夫竟敢叫他的政友們把阿來克先也夫將軍看做克倫斯基底繼承者，對他，哥尼洛夫絕不會有異議的。阿來克先也夫也很寬大地同意了。

密留可夫之後來了一個比他更大的人物。晚上很遲，英國大使布哈南交給外交部長一個宣言，其中協約國代表一致表示願意幫忙，「爲了人類利益，希望避免那不能補救的災害。」如此公然在政府和反叛的將軍之間作調人，無非是贊助和保障反叛而已。德列欽可在覆文之中以臨時政府名義表示對於哥尼洛夫底叛亂「異常驚訝」，因爲他的政綱大部分已經政府採納了。

在這孤獨和屈辱情景之中，克倫斯基想不出較好的辦法，祇有再召集一次那種開不完的會議，他的那些辭了職的部長仍舊出席。在這個完全消磨時間的會議之中，一些特別嚇人的消息傳來了，敵人軍隊漸漸開近來了。尼克拉索夫佔址，幾個鐘頭內哥尼洛夫軍隊可以到彼得格勒。「以前的部長們開始推測，在此情形下政權將如何組成的。」「執政制」思想又活躍起來，阿來克先也夫將軍加入「執政局」之內，這個念頭，左右兩派都贊成。立憲民主黨人可希金認爲阿來克先也夫應當做政府首腦。據某些證據，克倫斯基自己也提議將政權移交給另一個，而且直接引發他同密留可夫的談話。沒有人反對。阿來克先也夫做候補，調停了大家的意見。密留可夫底計劃似乎就要實現。

了。但恰在此時，恰在最緊張的時刻，有人像演戲似的來叩門。「鎮壓反革命委員會」派了幾位代表在隔壁房間候見他們來得正好。反革命底最危險的巢穴之一，正是哥尼洛夫派，調停派，投降派，在冬宮大廳內圍的這個可憐的可恥的和叛逆的會議呀！

這新的蘇維埃機關，「鎮壓反革命委員會」是二十七日晚上，兵蘇維埃和農民蘇維埃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設立的；其中包含蘇維埃三黨，兩執行委員會，工會中心，以及彼得格拉蘇維埃所委派的代表。特爲此事而設立這個戰國的委員會，根本上就是承認蘇維埃領導機關已經自知衰朽無能，需要灌輸鮮血以爲革命行動之用了。

妥協派，不得不求助於羣衆以抵禦反叛的將軍，於是趕緊左傾，他們立刻忘記了，他們以前關於一切原則問題須待立憲會議來解決之演說。門雪維克派聲明他們要壓迫政府立刻宣布民主共和國，解散國會，實施土地改革。正爲這個原故，「共和國」一詞纔第一次發現於政府宣布總司令反叛的文告之中。

關於政權問題，兩執行委員會認爲目前必須讓政府保持原來的形態——立憲民主黨人辭職者以民主派代替之，——至於此問題之最後解決則待不久之後召集在莫斯科時贊成契次政綱的一切組織開個大會討論。然而半夜談判之後，大家明白了，克倫斯基堅決排斥民主派控制政府的觀念。克倫斯基覺得他的左邊和右邊立足地都喪失了，更加全力抓緊「執政制」，因爲這裏面還有餘地讓他的尙未死去的強硬政權之夢想活動活動。斯摩尼學院中反覆討論沒有結果，最後纔決定仍舊去求助於那個無人可代替的唯一的克倫斯基，不過要求他贊成兩執行委員會底初步計劃而已。早晨七點三十分鐘，崔勃脫里回來報告道：克倫斯基不肯讓步，他要求「無條件擁護」他，但他同意使用「所有的國家權力」來對付反革命。兩執行委員會徹夜開會，疲倦了，終於對那個空洞的「執政局」觀念讓步。

克倫斯基莊重許諾，將「所有的國家權力」都用來對付反革命；但如我們所見的，這並不能阻止他與密爾柯夫，阿來克先也夫及辭了職的部長們進行談判，討論如何和平地投降於總司令部之前——幸而這個談判被半夜敲門

聲所打斷了。好多日之後，門雪維克波格丹諾夫，防衛委員會委員之一，向彼得格拉蘇維埃報告，以謹慎而不含糊的話說起克倫斯基底背叛，「當臨時政府猶豫不決，不明白哥尼洛夫底冒險將如何結局時候，調停的人跑出來了，譬如密留可夫和阿來克先也夫將軍……」但是防衛委員會干涉進去，而且「用盡一切力量」要求公開鬭爭。波格丹諾夫接着說：「在我們的影響之下，政府停止了一切談判，而且拒絕考慮哥尼洛夫方面來的任何建議了……」

政府首腦，昨天是反對左派的陰謀家，今日則變成左派底政治俘虜了；二十六日辭職的立憲民主黨部長們，起初還是猶豫的，從此以後就宣布他們確定退出政府了，因為他們不願意分擔克倫斯基行動底責任——克倫斯基竟敢壓迫一個如此愛國，如此忠勇，如此救世的暴動辭了職的部長們，顧問們，朋友們，一個個離開了冬宮。令克倫斯基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大批的人離開一個被註定要遭毀滅的地方。」有一個夜間，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夜間，克倫斯基確實是在冬宮內「差不多完全孤寂的情景之下走來走去。」歌劇底美妙曲子，再也不闖進他底頭腦了。在這長長的痛苦的幾日幾夜之中，一種真正超人的責任壓在我的身上。其實這不過是關於克倫斯基本人命運的責任罷了；其他的事情早已無須他過問而成就了，而且毫不注意到他。

◎譯者按即上述的臨時反革命委員會。

第十章 資產階級與民主派角力

八月二十八日，冬宮正在驚惶如發熱病時候，野蠻師師長巴格拉蒂翁親王打電報報告哥尼洛夫說：「土人兵士將要履行他們對於祖國的義務的，他們在最高英雄指揮之下將流最後一滴血的。」不過幾個鐘頭之後，這師兵停頓下來了；到了八月三十一日，一個特別的代表團，由同一巴格拉蒂翁領導着，向克倫斯基表示本師絕對服從臨時政府命令。這一切發生得不僅沒有打一次仗，而且沒有開一響槍；這師兵連最初的一滴血都未曾流過，不用說最後的一滴血了。哥尼洛夫底兵士甚至不會企圖使用武器來開闢他們到達彼得格勒的道路。軍官們不敢指揮他們這樣做。無論何處，政府軍隊也未曾被迫用武力阻止哥尼洛夫軍隊之前進。陰謀解體了，粉碎了，煙消雲散了。

要明白這個，祇須仔細看看互相鬭爭的各種力量就夠了。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這並非意外的發現——主持陰謀的總參謀部仍是舊時帝制的總參謀部，仍是那些沒有頭腦的事務員，進行如此重大的事情，不能預先多想兩步或三步。哥尼洛夫雖然幾個星期以前就定下暴動日子，但甚麼都未曾預見到或妥適地預算到。暴動準備之純屬於軍事方面的，也是進行得很笨拙，疏忽而輕率。行動之前不久，甚至已開始行動，在組織和軍官人選方面發生了複雜的變化。野蠻師準備給革命以第一個打擊，這師連官兵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卻缺少六百桿槍，一千枝長矛和五百把佩刀。開始行動以前五日，哥尼洛夫下令將此師擴充成軍。這種辦法，無論那本教科書都不以為然的，顯然是為的拿較高的薪俸來買好那些軍官的原故。馬丁諾夫寫道：「有個電報說，缺少武器可以在喀斯可夫補充，但此電報，直至八月三十一日整個事業完全崩潰之後，巴格拉蒂翁纔收到。」總司令部也直至最後頃刻纔從前方派教練官赴彼得格勒。按此委任的軍官們，有大量金錢和包車給他們使用，但那些愛國英雄似乎並不着急去救國。一日之後，總司令部至首都之

鐵路交通被切斷了，那些英雄大多數還未到遼服務地點哩！

但首都裏面本有哥尼洛夫派組織，共有二千人。這些陰謀分子，依照所負的特別使命，分爲許多小團，有佔奪裝甲汽車的，有拘捕和謀殺蘇維埃要人的，有拘捕臨時政府的，有佔據較重要的公共機關的。文伯格，軍役同盟主席，我們早知道他這個人，他說：「原來假定克里木夫隊伍開到時候，革命底主要力量已經被打破了，消滅了，無能爲害了，克里木夫底責任就是恢復城內的治安。」在毛奇路夫的人固然認爲這個計劃是誇大的，他們把主要責任付託給克里木夫，但總司令部仍是期待共和中心那些部隊能很認真幫助他。然而彼得格拉那些陰謀家，從未有個時候露過臉，高聲說過一句話，勸過一下小指頭，完全好像世界上未曾有他們這批人存在一個樣。文伯格解釋這個神祕頗爲簡單。好像是主持特務工作的海曼上校消磨那幾個緊急的鎖頭於城外某處小旅館中，而同時薛獨靈上校和杜謝門蒂耶上校又「失蹤了，甚麼地方都找不到他們。」前者直接受哥尼洛夫委派，配合首都一切愛國團體底活動；後者則是軍事部底主持人。哥薩克上校杜托夫本是要「假冒布爾雪維克派」而行動的，他後來埋怨道：「我四處奔走……叫人出街上來，但沒有人跟隨我。」據文伯格說，指定做組織用的金錢，被主持其事的那些要人侵吞了，浪費於宴會上。又據那尼金說，薛獨靈上校「逃到芬蘭去，組織經費最後的殘餘都給他帶走了，約有十萬以至十五萬盧布。」里伏夫，我們知道，他在冬宮被押過，後來他說起有個秘密捐款者，正送一筆大款給某些軍官，但到了約定之地，看見那些陰謀家如此喝醉了酒，以致他不肯付給他的錢。文伯格自己認爲若無此種真正討厭的「意外事件」，那計劃一定可以完全成功的。但問題仍舊在於：一個愛國的事業，爲甚麼落入於魔鬼，浪子和叛徒等人之手呢？豈非因爲每個歷史任務都是動員那些適宜於此任務的人來執行麼？

關於人物方面，則從最高位起，陰謀一邊處於很不利的地位。右派立憲民主黨人伊志哥耶夫說：「哥尼洛夫將軍是贏得人心的將軍……但是在和平的人民之中，而非在兵士之中，至少非在我有機會觀察的後方兵士之中。」所謂

和平的人民，伊志哥耶夫是指那些住在尼夫斯基大街上的人說的。對於一般民衆，則無論前方或後方，哥尼洛夫都是被當作異類的，被怨恨的，被仇視的。

哥尼洛夫任命克拉斯諾夫為騎兵第三軍軍長；克拉斯諾夫是個帝制黨，不久之後就努力去做威廉第二庶臣。他表示很驚訝，「哥尼洛夫立下這樣一個大計劃，但他自己留在毛奇路夫，一個宮殿之內，由土耳其曼人和突擊隊拱衛着，好像他不相信自己會成功的。」法國訪員克羅德·安涅問哥尼洛夫：「當那緊急時候他自己為甚麼不到彼得格勒去呢？」這位陰謀首領回答道：「我病了。我害了很重的瘧疾，沒有平時那種精力。」

這頗不幸的偶然事件實在太多了；每逢一件事情預先註定歸於失敗時候，總是這樣的。陰謀者底情緒搖擺於沉醉時的傲慢（不承認有任何障礙）和完全的屈服（於第一個真實的障礙面前）中間。討厭的並非哥尼洛夫底癆疾，而是更深刻，更致命，更不可救藥得多的病症，他麻痺了有財產的階級底意志。

立憲民主黨人莊重否認哥尼洛夫方面有任何反革命意向——他們所謂反革命乃指恢復羅曼諾夫皇朝而言。好像問題底爭執就在這裏！哥尼洛夫底「共和主義」，它不能阻止帝制黨人盧考姆斯基與他攜手並進，也不能阻止「俄羅斯人民聯合會」主席，黑色百人團員，羅斯基·高隆可夫於暴動之日致電哥尼洛夫：「我誠心祈禱上帝幫助你拯救俄羅斯。我願完全供你驅策。」擁護帝制的黑色百人團，絕不會為共和旗那樣的小事情所窘的。他們明白哥尼洛夫底政綱是出於他自己，出於他的過去，出於他的哥薩克制服，出於他的社會關係和財政來源，首先出於他的誠實的決心要割斷革命底喉管。

哥尼洛夫在他的告人民書中自命為「農民之子」，他的暴動計劃則完全立足於哥薩克兵和山居民族上面。派去進攻彼得格勒的隊伍之中沒有一隊是步兵。這位將軍並不接近於農民，也不想同農民接近。固然，在總司令部，有個土地改革家，一位「教授」，他準備許給每一兵士以幻想的土地畝數，但為此問題準備的實言甚至還不公佈哩。將軍

們不敢拿土地改革來煽惑農民，祇因他們害怕嚇壞了和惹厭了地主——而這個害怕是很有理由的。

毛奇略夫地方一個農民塔對希，仔細觀察了那幾日總司令部週圍的情形，他作證道：兵士和村人中間沒有一個肯信哥尼洛夫將軍底告民衆書。他們說：『他想奪取政權，但他沒有一字說到土地，也沒有一个字說到終止戰爭。』對於那些有關生死問題，羣衆在這革命六個月當中已經曉得如何去尋找自己出路了。哥尼洛夫要民衆打仗，要民衆保衛將軍底特權和地主底財產。他不能給民衆甚麼，民衆也未會期待他甚麼。他不能依靠農民出身的步兵——這是陰謀者自己預先明白的——他更不能依靠工人，這就表明哥尼洛夫一派人之失卻社會基礎了。

總司令部底外交官特魯別茨哥衣親王，描寫政治力量底境況，在許多方面是正確的，但有一點錯誤。說是民衆冷淡，『準備屈服於任何打擊』，則我們看不到這個冷淡底蹤影。恰好相反，羣衆好像在等待着這個打擊，而起來表示他們內心深處含有多少的魄力及自我犧牲精神！估量羣衆情緒時犯了這個錯誤，就使其他一切估計都化為灰塵了。陰謀是那些分子領導的，他們向來不習慣於做甚麼事情，而且不能做甚麼事情，倘若沒有下層兵士，沒有工人勞力，沒有做礮灰的材料，沒有傳令兵，勤務兵，書記，司機，廚子，洗衣匠，轉轍手，電報生，馬夫，車夫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小人物，無人注意的，無窮數量的，不可缺少的，——都是擁護蘇維埃而反對哥尼洛夫。革命是無所不在的。牠鑽入一切處所，纏繞着陰謀，牠到處生着眼睛，耳朵和手。

軍事教育底理想，就是使得兵士一舉一動在軍官沒有看見時候同在軍官看見時候都是一個樣。但是一九一七年俄國海陸兵士，即使在長官眼前也不肯執行正式命令了；他們熱心地奉行革命底命令，有時命令未到，他們就自動地做好了。無量數替革命服務的人，替革命當偵探，傳情報，作戰士，他們並無須人家督促，也無須人家監察。

形式上說，陰謀之肅清是政府做的，執行委員會幫助牠。事實上，鬭爭是在完全不同的路線上進行。正當克倫斯基在『超人的責任』重壓之下孤獨地於冬宮內走來走去時候，防衛委員會，亦稱革命軍事委員會，則在進行大規模的

活動。一清早就有訓令由電報傳給鐵路郵政和電報工人以及兵士。那日但報告說：「一切軍隊行動皆應歸臨時政府指揮，但須有防衛委員會副署之命令。」把修飾的字眼除開，這話就是說：防衛委員會以政府之名指揮軍隊。同時也採取種種辦法去擒殺彼得格拉城內哥尼洛夫派底巢穴。軍事學校和軍官組織之中曾有搜查和逮捕之事。「委員會」底手處處都可以覺到，人家很少注意或簡直不注意甚麼總督。

下層蘇維埃組織方面也不等待上層來號召。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工人區裏。正當政府徘徊不定和執行委員會與克倫斯基之間反覆談判那幾個鐘頭以內，各區蘇維埃和互間更加接近了，而且決議宣布各區間會議繼續開着；派代表參加執行委員會組織的參謀部；成立工人自衛軍；各區蘇維埃監督政府特派員；組織飛巡隊去捉拿反革命派鼓動家。總而言之，這些決議不僅是侵佔了很大部分政府的職權，而且侵佔了彼得格拉蘇維埃底職權。時勢底演變迫得蘇維埃上層機關縮小權限而使下層有更多的活動餘地。彼得格拉各區之走上鬪爭舞台，立刻就改變了鬪爭底規模和方向。蘇維埃這個組織形式具有不可窮盡的活力，又一次在經驗上證明出來了：雖然被上層妥協派領袖所癱瘓了，但到生死關頭，受了羣衆底壓迫，蘇維埃仍舊從下層再生出來。

在各區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看來，哥尼洛夫底叛亂一點也不是出乎意外的事情。他們預先見到了，預先警告過；他們首先出現於自己的崗位上。八月二十七日在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索可尼可夫就宣布布爾雪維克黨已採取了種種適宜的辦法，爲的告知民衆以危險情勢並準備防衛；布爾雪維克派宣布，他們願意將他們的軍事工作與執行委員會所設機關相調整。布爾雪維克派軍事委員會某次夜間會議上——此會議有許多隊伍代表參加——決定要求逮捕一切陰謀家，武裝工人，派遣兵士教練工人，保證以下層民衆保衛首都，並同時準備創立一個工人和兵士底革命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全城衛戍軍中召集會議。教兵士們執槍待命，一有警報便出來作戰。

蘇漢諾夫寫道：「布爾雪維克派雖佔少數，但革命軍事委員會顯然可見地是受他們領導的。」他以如下的話解

釋此點：「委員會若要認真行動，就不得不以革命手段來行動。」至於革命行動，「那惟有布爾雪維克派有真實的辦法。」因為羣衆是跟隨他們的。鬥爭底緊張無論何時何處都提撥了最積極的和最勇敢的分子。這種自動的選擇必然擡高了布爾雪維克派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集中了發動力在他們手裏，事實上給予他們領導權，連他們佔少數的組織也要受他們領導。愈加接近各區，接近工廠，接近兵營，則布爾雪維克派領導權就愈加完全，愈加沒有疑問。黨底一切支部都活動起來了。大工廠底各工場中組織了布爾雪維克派底不斷值勤制度。黨底區委員會中，則由小企業支部代表輪流值日。形成了一條線索，從下而上地，將各工場支部，通過區委員會，一直聯繫於黨底中央委員會。

受了布爾雪維克派及其領導的團體之直接的壓迫，防衛委員會承認可以武裝個別的工作人隊伍來保衛工人住宅，作坊和工廠。羣衆所要的正是這個承認。在各區，據工人報紙說，立刻出現「一隊隊的人熱心加入赤衛隊」。訓練，以練習射擊和使用武器來開始。有經驗的兵士派來做教練。二十九日，差不多各區都成立赤衛隊了。赤衛隊宣布他們已成立了一枝軍隊，有四萬來福槍，可以作戰。沒有武裝的工人也組成隊伍，擔任挖掘戰壕，架設鐵絲網和建築防衛工程。新總督帕欽斯基——他接了薩文可夫底職務，克倫斯基不能保持他的同謀者底位置至三天以上——不能不以特別通告承認，為保衛首都需要建築防禦工程時候，「幾千工人自告奮勇，不要求報償，以自己的勞力，幾點鐘之內成就了偉大的事業，若無他們幫助，這種事業需要好多天的工作。」但這並不能阻止帕欽斯基，學了薩文可夫底榜樣，禁止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出版，——那是工人視為自己所有的唯一的報紙。

那個普地洛夫大工廠成了彼得堡法蘭抵抗中心。那裏，戰鬥的隊伍迅速組成了，工廠日夜工作，新大廠製造出來，以便組成無產階級砲兵師。工人羅尼喬夫說：「那幾天，我們每日做十六小時工……我們一起製造了一百尊大砲。」新組織的「鐵委」（全俄鐵路工人執行委員會）立刻得到火底洗禮。鐵路工人有特別理由害怕哥尼洛夫勝利，因為哥尼洛夫政綱中有一條要在鐵路上實行戒嚴法。這裏下層羣衆也是遠超過他們的領袖的。鐵路工人拆散了

軌道築下了障礙物，阻止哥尼洛夫軍隊過去。戰爭經驗有用，他們也採取了種種手段，使陰謀中心毛奇略夫陷於孤立，來往總司令部都受阻擋。郵電工人把總司令部底電報和命令扣留下來，或將原件或將副本送給「委員會」。將軍們在戰爭幾年中習慣於將運輸和交通看作技術的問題，他們現在纔發覺這些乃是政治的問題了。

工會更不肯政治上守中立，無須等待人家邀請就站立在戰鬥崗位上。鐵路工會把會員武裝起來，派出去沿路檢查，挖掘鐵軌，守衛橋樑等。工人們以其熱情和堅決推動那個較官僚氣的和較溫和的「鐵委」前進。金屬工會以其無數的辦事人員和一筆大款交給防衛委員會使用。汽車夫工會貢獻委員會以技術的和交通的便利。印刷工會設法於幾點鐘之間出版了星期一的報紙，好讓民衆知道事變，同時使用最有效的方法來監督出版機關。叛亂的將軍一頓腳，地底下就踏出兵來，然而鑽出來的兵乃是他的敵人底軍隊。

彼得格拉周圍，鄰近的衛戍軍中，鐵路大站中，艦隊中——工作日夜進行：人們檢查自己的隊伍，武裝工人，派出巡邏隊觀察道路，與鄰近區域以及斯摩尼學院建立交通。防衛委員會底工作很少是發動羣衆和號召羣衆，而僅僅是登記羣衆的活動而指導之罷了。牠底計劃時常是羣衆先已幹過了的。抵禦將軍們叛亂之工作，變成了勦滅他們。

在赫爾辛福，一切蘇維埃機關召集大會，設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特派代表去監督總督，司令，特務機關及其他重要機關。從此以後，沒有這個革命委員會署名，一切命令都不生效力了。電話和電報受了監督。駐在赫爾辛福的一團哥薩克兵底正式代表團——主要是軍官——聲明他們守中立。他們是秘密的哥尼洛夫派。第二天，一個哥薩克兵到委員會來，聲明全團兵士都反對哥尼洛夫。哥薩克代表第一次加入蘇維埃。此事同其他的事情一樣，階級衝突激烈，推動軍官更向右傾，而兵士更向左傾。

克龍斯達脫蘇維埃此時完全養好七月間的傷痛了，發出一個通電說：「克龍斯達脫衛戍軍決定一得到執行委員會命令就要一致地出來保衛革命。」克龍斯達脫的人那幾日還不知道保衛革命就是保衛他們自己免受毀滅的。

——那時候他們還不能想到一點罷了。

七月事變之後不久，臨時政府就決定撤退克龍斯達脫要塞駐軍，認為那裏是布爾雪維克派底巢穴。這個手段是得到哥尼洛夫同意的，但官方解釋此手段是出於「戰略上的必要」，水兵們覺到其中有甚麼詭計，便反抗撤退。克倫斯基自己罵哥尼洛夫是叛逆之後，寫道：「關於司令部有叛逆行為之傳說，在克龍斯達脫生了很深的根，以致每次要撤退砲兵都引起那裏的羣衆猛烈反對。」如何消滅克龍斯達脫，政府是要哥尼洛夫去計劃的。哥尼洛夫定了這樣一個計劃：佔領了彼得格拉之後，克里木將軍應立刻遣派一旅砲兵到奧蘭寧堡去，以岸上開砲轟擊之感嚇，要求克龍斯達脫衛戍軍解除要塞武裝，移駐陸地上來，那些水兵然後在陸地遭受成羣屠殺。然而當克里木執行政府委託他的職務時候，政府已不得不請求克龍斯達脫的人來救護他以抵禦克里木了。

執行委員會打電話給克龍斯達脫和維包格兩地要求派遣大批隊伍到彼得格拉來。二十九日早晨，隊伍開始到了。那主要是布爾雪維克派的隊伍。執行委員會底號令要能生效，必須經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認可。較早一點，二十八日中午，奉了克倫斯基一道好像是讓步請求的命令，巡洋艦曙光水兵負起了保護冬宮的責任。這條船上有一部分水兵此時還關在克利斯帝監獄哩，爲了他們參加七月示威。水兵們服務餘暇，曾到監獄來探望關在其中的克龍斯達脫水兵，以及托洛茨基、傑斯可尼可夫及其他諸人。探監的人問道：「現在不是逮捕政府的時候麼？」回答：「不，還不是。我們應當利用克倫斯基做破壞來射擊哥尼洛夫。以後我們再解決克倫斯基。」在六月間和七月間，這些水兵並不復注意革命的戰略；他們在不到兩個月中學得很多了。他們提出這個逮捕政府問題，寧可說是爲了考驗自己已澄清自己的意識。他們自己開始把握着事變之間那種必然的演變。他們七月上半月受人打擊，判罪和誣讒；八月底受人付託保護冬宮以抵禦哥尼洛夫派；十月底則要以曙光艦底大砲來轟擊冬宮了。

但水兵們雖然肯拖延一個時候再同二月政制總算罷，卻不願再容忍一日他們上頭的哥尼洛夫派軍官了。七月

事變之後，政府派來指揮他們的那些軍官，差不多都是切實地站在陰謀者方面。克龍斯達脫、蘇維埃立刻罷免了政府派來的要塞司令而代之以自己派的司令。妥協派現在再不叫喊甚麼克龍斯達脫共和國分離獨立了。然而事情並非處處都限於罷免舊軍官就了事；有許多地方發生了流血的衝突。

蘇漢諾夫說：「在維包格，那些將軍和軍官被瘋狂而慌張的海陸兵士鞭打至死。」不，這些兵士羣衆並不瘋狂，他們當時也談不上慌張。二十九日早晨，「波中」（波羅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打了一個電報給維包格司令沃爾諾夫。將軍叫他通知衛戍兵士以總司令部叛亂消息。司令把這電報扣留了一天，人家問他有甚麼新聞，他說沒有得到消息。後來那個電報給水兵們搜出了，賊匪當前，那個司令就宣布自己是擁護哥尼洛夫的。水兵們拿槍把他打死，此外還殺了兩個軍官，他們宣布與司令同黨。水兵們要求波羅的海艦隊諸軍官簽字宣言盡忠於革命；戰艦做得保羅號上四個軍官不肯簽字，而且自承為哥尼洛夫派，全體水兵遂決議立刻把他們槍斃了。

海陸兵士此時遭遇致命的危險，不僅彼得格勒和克龍斯達脫，而且全國的衛戍軍，都要受血淋淋的清洗。從他們上頭那些又復大膽的軍官底行為上，從那些軍官底聲音和願盼上，海陸兵士都能明白預見到。如果總司令部勝利，有甚麼命運等待他們。在那些空氣特別熱烈的地方，他們急忙截斷敵人底道路，以兵士舉行的清洗來預防軍官舉行的清洗。大家知道，國內戰爭有其自己的法律，從未被別人視為同人道慈悲法律一個樣的。

契次立刻打電報給維包格和赫爾辛福責斥自由處決的事情，認為是「對於革命的致命打擊。」克倫斯基方面也打電報給赫爾辛福說：「我要求立刻停止那種令人厭惡的強暴行為。」這種自由處決的單零案件，——不要忘記，整個地說，革命就是一種自由處決的事情，——如要探究其政治責任，則在此時候是應歸政府和妥協派負責的，他們遇到危險便來求救於革命的羣衆，為的以後再把羣衆交付於反革命的軍官。

同在莫斯科國政會議中害怕軍人叛亂時刻有爆發危險時候一般，現在與總司令部決裂之後，克倫斯基又來請

求布爾雪維克派「去影響兵士出來保衛革命」了。然而召布爾雪維克派水兵來保衛冬宮之時，克倫斯基並不釋放他們的同志，那些爲七月事變坐牢的人，蘇漢諾夫關於此事寫道：「阿來克先也夫和克倫斯基交頭接耳，而托洛茨基還關在牢內，這種局勢是絕對不能忍受的。」不難想像，擁擠的監獄中情緒如何激昂。海軍准尉萊斯可尼可夫記道：「我們大家都氣憤填胸反對臨時政府，牠在如此危急的日子……這把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監禁在克列斯滯獄中不能做事……散步中，我們幾個人一起兜圈子時，托洛茨基說道：他們是何等怯懦呀！他們應當立刻宣布哥尼洛夫夫不受法律保護，如此凡是盡忠於革命的兵士都能覺得他有權利結果哥尼洛夫夫。」

哥尼洛夫夫軍隊若進彼得格勒，首先在獄中的布爾雪維克派逃不了屠殺。預備帶前鋒隊進城的巴格拉蒂翁將軍，奉了克里木夫底命令，特別要他「防守監獄和看守所，無論如何不讓囚犯逃出去。」這是一個共同商定的綱領，四件事變之後，密留可夫所授意的：「無論如何不讓他們逃出去。」那幾日中，彼得格勒城裏沒有一個會議不通過議決案，要求釋放七月犯人。一批一批代表派到執行委員會去，執行委員會又派領袖到冬宮談判去。不成功，克倫斯基在此問題上之固執，是最引人注意的，因爲在起初一天半或兩天之中，他已認爲政府地位全無希望，所以他就來充當牢頭，子——禁閉着布爾雪維克派，好讓將軍們絞死他們。

布爾雪維克派領導的羣衆，一面與哥尼洛夫夫作戰，一面毫不信任克倫斯基，這是絕不奇怪的事情。在他們看來，問題並不是保衛政府，而是保衛革命。因此他們的鬥爭就愈加堅決和盡力。對於叛軍之抵抗，從鐵軌上生長出來，從石頭裏生長出來，從空氣中生長出來。克里木夫所到的魯加車站，鐵路工人頑強拒絕開動軍車，託辭沒有機車。哥薩克兵也感到立刻被魯加衛戍軍中武裝的兵士包圍起來了；那裏共有二萬衛戍軍，沒有衝突，但有更更危險得多的事情：互相接觸，交換意見，混雜一起。魯加蘇維埃來得及把政府解除哥尼洛夫夫職權之命令印出來，在哥薩克兵中廣大散佈。軍官們努力勸告哥薩克兵不要相信鼓動者底說語；但需要這個勸告，就已經是一個不祥的兆頭了。

奉到哥尼洛夫底繼續進軍命令，克里木夫便以刺刀來威嚇，假令於半個鐘頭之內備好機車，這威嚇似乎有效力的。雖然過了限定時間，機車居然備辦好了，但雖如此，仍是不能開動的，因為前而路軌損壞了，而且車輛擠着，非二十四個鐘頭整頓不好。爲的避免受宣傳影響，使軍心渙散起見，施里沐沃於二十八日晚上下命令將他的隊伍調至離魯加若干里地方。但是那些鼓動家立刻在鄉村出現了。那是一些工人，兵士和鐵路人員，——無法躲避他們，他們處處都有。哥薩克兵甚至閉起會來。如此，克里木夫在鼓動襲擊之下，咒詛自己的無能等待着巴格拉蒂諾到來。鐵路工人此時也正在阻止野蠻師前進。那幾個鐘頭內，這師人也正受着最可驚的精神上的攻擊。

不論妥協的民主派本身如何軟弱，甚至怯懦，他們與哥尼洛夫鬪爭時又部分地依賴的那些羣衆勢力，仍然在他們面前開闢了不可窮盡的活動泉源。社會革命黨人和門羅維克派，並不以爲自己的任務是在以公開的戰爭去打敗哥尼洛夫底軍隊，他們是要把那些軍隊拿到自己一邊來。這是對的。循此路線來實行「妥協手段」，布爾雪維克派也沒有異議。這本是布爾雪維克派底根本方法。布爾雪維克派不過要求，在鼓動家和折衝家背後，須有武裝的工人和兵士準備好等着罷了。爲的從精神方面去進攻哥尼洛夫軍隊，忽然發現了許許多多的手段和方法。譬如派了一個回教代表團去見野蠻師，代表之中有土著要人，他們自行告白，爲首的有那個有名的沙羅爾底孫子，他的祖父曾英勇地保衛高加索反對俄國皇帝。那些山居的人絕不會容許他們的軍官逮捕代表團的。那是違反了古時傳下來的待遇賓客底習俗。談判開始了，不久也就開始完成了。哥尼洛夫手下的將官，爲要解釋此次進軍，便說起了德國奸細底暴動，據稱此時正在彼得格勒開始。但那些代表們纔直接從首都來的，不僅否認有此暴動，而且具有文件在手證明克里木夫就是一個叛賊，現在正帶兵進攻政府。哥尼洛夫底軍官如何回答呢？

在野蠻師師部車廂上，兵士們插了一面紅旗，寫着「土地和自由」。師長命令把旗捲起來，——「純爲避免與鐵路信號旗混雜了。」如那位中校所客氣解釋的。師部兵士們不滿意於這個怯懦的解釋，便把那位中校逮捕了。難道總

司令部說錯了麼？他們說這些山居的高加索人不管殺的是甚麼人。

第二天早晨，一位上校奉了哥尼洛夫底命令到克里木夫司令部來，要他集合他的全軍，迅速地向彼得格拉前進，「出其不意地」佔領了牠。總司令部的人顯然還在努力閉着眼睛不理事實。克里木夫回答他的一軍人分散於幾條鐵路之上，而且有些地方兵士已經離開火車了，現在他祇能調動八連哥羅克兵，鐵路又損壞了，車輛擁擠，設下障礙物，非步行不能再向前進了，至於出其不意佔領彼得格拉，那是談不到的，現在首都及其近郊，工人和兵士已經武裝起來了。事情更加麻煩了，即是克里木夫部隊本身也沒有可能來實行「出其不意的」進軍了。兵士們覺得有甚麼不好的事情，於是要求解釋，必須報告他們關於哥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之衝突，——即是說必須把兵士會議正式列入於議事日程。

恰在這個時候，克里木夫發佈了一個命令，其中說：「今晚我從總司令部和彼得格拉得到情報，說叛亂已經開始於彼得格拉……」這個欺騙的話，意在替那業已完全公開反對政府的軍事行動做辯護。八月二十九日，哥尼洛夫自己有一命令說：「從荷蘭來的情報告訴我們：一、幾日之內，全線同時發動進攻，意圖擊潰和衝散我們的正在解體的軍隊；二、芬蘭準備一個暴動；三、第斯伯河和伏爾加河上的橋樑要被炸斷；四、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拉組織暴動。」這些「情報」，薩文可夫在二十三日就引用過了。這裏提起了荷蘭，祇為的迷人耳目。由種種證據，知道這文件是法國軍事團製造的，或參加製造的。

同日，克倫斯基打電報給克里木夫：「彼得格拉完全安靜，不會有不威。你的一軍人無需要開來。」克倫斯基自己的戒嚴令公布出來纔會激起示威，如今政府既然延緩了牠的挑唆，克倫斯基自然完全有理由斷定：「不會有示威」了。

沒有出路，克里木夫不顧一切帶着他那八連騎兵向彼得格拉進發。這不過是盡其心意的一種姿態罷了，自然沒

有一點結果。離開魯加幾里路，碰到一些前哨兵，克里木夫就回頭了，連仗都沒有打。關於這個唯一的而且完全幻想的「戰役」騎兵第三軍長克拉斯諾夫後來寫道：「我們應當以八十六連騎兵的力量去打擊彼得格勒，然而我們祇用八連柔弱的騎兵，其中一半還沒有官長哩。我們不用拳頭去打，祇用小指頭去敲一下。小指頭敲痛了，但是被我們敲着的人毫不覺痛。」其實連一個小指頭也未曾敲過哩。沒有一個人感着甚麼疼痛。

那幾天，鐵路工人盡了他們的責任。哥尼洛夫底軍隊很神秘地走錯了路。本團不能與本師會合，砲兵走到斷頭路去了，指揮部和指揮的部隊隔斷了聯繫。所有大車站都設了蘇維埃，鐵路工人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電報工人通知他們以一切新聞、活動和變化。電報工人也扣留哥尼洛夫底命令。凡是不利於哥尼洛夫派的消息，立刻被謄寫了，散佈了，張貼了，從這人嘴裏傳至那人嘴裏。機器工人，轉轍工人，加油工人都成了鼓動家。哥尼洛夫底軍隊就是在這種空氣之中前進的，或在這種空氣之中停頓下來的。——那就更加糟糕。指揮部不久就覺到大勢沒有希望了，顯然不忙着前進，他們的消極正好促進交通機關底反陰謀工作。克里木夫底部隊，便是如此分散於八條不同鐵路底車站上和支線上了。你如果在地圖上探究哥尼洛夫軍隊之命運，你就可以覺得那些陰謀派是在鐵路線上玩捉迷藏把戲的。

克拉斯諾夫將軍寫下他在八月二十九日夜間所見，說道：「我們差不多處處看見同樣的景象。在軌道上，或車廂內，或黑馬或栗馬身旁鞍子之上（那馬時常垂下頭來望望他們），那些騎兵站着或蹲着，他們之中還有個穿步兵大衣的人在那裏指手劃腳。」這種「指手劃腳人物」愈來愈多。無量數的代表團繼續從彼得格勒方面來，他們是奉令來抵禦哥尼洛夫的各團軍隊的。在打仗之前，他們要把事情說明白。革命的隊伍很有信心，希望事情無需打仗就可解決。這個希望果然證實了：哥尼洛夫兵歡迎他們來。本軍交通隊要扣下一架機車，送代表至各鐵路線上。人家要向一切部隊解釋現時局勢。會議開個不停，開會時大家都叫喊：「他們欺騙了我們！」

克拉斯諾夫又說：「不僅是師長，連團長也不知道屬下各營各連確在何處……糧食和飼料之缺乏自然更加激

攪了兵士。兵士們……看見了周圍這般莫名其妙的紛亂，於是開始逮捕他們的指揮和軍官。『蘇維埃組織了自己的司令部，派一個代表團來報告說：『聯歡很快地進行……我們深信衝突之事可以認爲了結了。各方面都有代表派來……』兵士委員會代替了軍官來指揮部隊。軍代表蘇維埃不久就成立了，派了四十個人組織一個代表團去見臨時政府。哥薩克兵開始大聲宣布，他們祇待彼得格勒有命令來，就要逮捕克里木夫及其他軍官。

史丹閣雅奇描寫了他在路上所見的景象，當他三十日同魏廷斯基出發往撒斯可夫去時候。他說，在彼得格勒人家以爲皇村已被哥尼洛夫派佔據了，但那裏簡直沒有人。『在喀琴那，沒有人……在魯加路上，沒有人，在魯加和平而安靜……我們到那個鄉村，據說軍司令部駐在那裏……空空如也……我們聽人說，一清早，哥薩克兵就離開了，向那與彼得格勒相反的方向走去。』暴動滾回去了，粉碎了，沒人地中了。

但是冬宮裏，人家還在懼怕敵人哩。克倫斯基要同叛軍司令部進行談判。這個辦法，他認爲比較下層『無政府主義的』發動更有希望些。他派代表來見克里木夫，『以救國之名，』請克里木夫來彼得格勒，以他的榮譽保證這位將軍平安無事，將軍各方面受了壓迫，頭腦完全糊塗了，自然急忙接受這個邀請。哥薩克兵也派了一個代表團，跟在他的後面到彼得格勒來。

前線並不擁護總司令部。惟有西南前線有較認真的舉動。都尼金底司令部及時地採取了種種預備的步驟。司令部底不可靠的衛兵，用哥薩克兵來接替了。印刷機關於二十七日夜裏被佔據，司令部企圖如意操縱時局，甚至禁止前線委員會使用電報。但這幻想祇有幾個鐘頭壽命。各部隊代表開始到委員會來，表示擁護委員會裝車汽車出現了，還有機關槍和野戰砲。委員會立刻實行監督司令部底活動，除了與敵軍作戰事務外一切都要干涉。二十八日三點鐘，西南前線底權力完全操在委員會之手了。都尼金哭道：『國家前途從未會如此黑暗的，我們的無能也從未會如此令人難堪而可恥的。』

其他前線事情沒有如此有聲有色。前線司令祇要一看，就覺得了兵士們底好感如潮一般湧向臨時政府特派員。二十九日早晨，表示忠誠之電報紛紛打到冬宮來了。綏巴喬夫將軍從羅馬尼亞前線打來，瓦魯也夫將軍從西方前線打來，普爾瓦爾斯基將軍從高加索前線打來。北方前線司令是人所共知的哥尼洛夫派，克盧波夫斯基，那裏，史丹開維奇任命了一個名叫薩味茨基的人做自己的代理人。史丹開維奇自己寫道：「薩味茨基當時很少知名，他恰在衝突時候得到這報委任，就能够號令各種兵士，無論是步兵，騎兵，傳令兵，甚至軍官學生，無論甚麼命令都行得通，那怕是要逮捕司令，而且各種命令都很快迅速被奉行的……」毫無困難地，克盧波夫斯基將軍被免職，而代之以明希·布魯也維奇將軍。經過他的兄弟，一個有名布爾雪維克之介紹，這位新司令後來是首先替布爾雪維克政府服務的將軍之一。

軍人派南方支柱，頓河哥薩克阿脫曼加雷定，遭遇的命運稍微好些。在彼得格拉，人們傳說，加雷定正在動員哥薩克人，前線哥薩克隊伍正開往頓河去同他聯合。而其實，據某傳記家說，這位阿脫曼此時正在騎馬從這鄉村到那鄉村，遠離鐵路線……和平平地同鄉下人說話哩！加雷定底行動比革命派方面所想像的，的確謹慎得多了。他早就知道了公關叛亂的日子，他恰好選擇這個時候到鄉下去。「和平」巡視，為的在那緊急的幾日不受電報或其他騷擾，同時又可以考察哥薩克人底情緒。二十七日他在路上打電報給他的代理人波加也夫斯基說：「必須以一切手段和力量擁護哥尼洛夫。」然而恰在此時，他同鄉下人直接談話證明了，既無手段，又無力量。那些種田的哥薩克人簡直不想舉動以擁護哥尼洛夫。到了叛亂顯然要失敗了時，頓河區那個所謂「軍政府」便決定不表示意見，「直至真實的勢力關係看得清楚時候。」感謝這種詭計，頓河哥薩克諸首領總能及時地跳到旁觀地位去。

在彼得格拉，在莫斯科，在頓河，在前線，在哥尼洛夫派道軍一路所過之處，這裏，那裏，無論甚麼地方，哥尼洛夫都有同情者，黨徒，朋友。若是照電報，祝辭和報紙論文來判斷，他們的人數似乎很多的。但奇怪得很，現在到了應該出頭露面的時候，他們反而銷聲匿跡了。在好多情形之下並非出於個人怯懦。哥尼洛夫派軍官之中很有些勇敢人物。但是他們的

勇敢無用武之地。羣衆一經動起來，單獨的人物就難於在事變之中發生作用。不僅大工農家，銀行家，教授，工程師，甚至學生和有作戰經驗的軍官，也覺得被人推開了，排擠了，摒諸門外了。他們好像坐在包廂裏靜看事變向前發展。他們同鄒尼金將軍一樣，沒有別的事情好做，祇好咒詛着自己的令人難堪而可恥的無能罷了。

八月三十日，執行委員會發給各級蘇維埃以可喜的消息說：「哥尼洛夫軍隊完全潰散了。」他們一時間忘記了哥尼洛夫進行這次事情，是選擇那些最愛國的，最有戰鬥精神的，最不受布爾雪維克派影響的部隊。軍心渙散之過程在於這個事實，即兵士們決然停止信任他們的軍官了，發覺軍官是敵人了。擁護革命以反對哥尼洛夫之鬪爭，表示軍隊渙散之更深一層。這恰好是人們所攻擊於布爾雪維克派的。

將軍老爺們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來證驗革命所具有的抵抗力；在他們看來，這個革命是如此脆弱和衰疲的，當初不過偶然戰勝了舊制度而已。自從二月革命以來，每有機會，那些誇口的軍人總愛說一句話：「給我一團有力的軍隊罷，我要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二月底，哈巴洛夫將軍和伊凡諾夫將軍之經驗，沒有教訓了那些大言不慚的戰士，他們打了仗之後纔拿出拳頭來示威。那些文人戰略家，也常常與他們同唱這個曲調。十月黨人雪特洛夫斯基斷言，二月間首都若有「一支隊伍，人數不一定特別多，但有紀律和戰鬥精神，則幾天之內就可以把二月革命壓平了。」有名的鐵路巨頭布下里可夫寫道：「前線調來一師有紀律的軍隊就足夠徹底粉碎暴動了。」身與其事的許多軍官，對鄒尼金說：「若有一營強硬的軍隊，由一個知道自己要來的軍官統帶着，就可以徹頭徹尾改變了局勢。」斯去可夫做陸軍部長時代，克里木將軍從前線來找他，提議「帶一師軍隊來肅彼得格勒。」——自然不是不流血的。」這件事情沒有實行，純然因為「斯去可夫不同意。」最後，薩文可夫爲了未來「執政局」利益，也準備下他自己的「八月二十七日」，他斷定兩團人就綽有餘裕，將布爾雪維克派碎爲灰塵了。現在命運將那位「高興而快活的」將軍之身給這些文武老爺以一個良好的機會了，讓他們那種英雄計算是否合於事實。沒有打擊一下，低着頭，慚愧而屈

辱，克里木夫來到冬宮。克倫斯基沒有放過機會，同他串演一齣有聲有色的戲劇——這齣戲之易得成功是預先有了保證的。從總理辦公室回到陸軍部來，克里木夫便以一響手槍了結自己的一生。他的「不是不流血地」撲滅革命之企圖便是這樣結束了。

在冬宮，人們鬆了一口氣，看見含有重重困難的事情，得到了順利的結果。人們於是趕緊回到議事日程去——即是繼續那中斷了的事情。克倫斯基自任爲總司令，爲了保持他與舊將軍們政治聯絡起見，他儘難找到比自己更適宜的人物。他還任阿來克先也夫做總參謀長，阿來克先也夫兩天之前幾乎要做內閣總理了。這位將軍遲疑了一下，同他的朋友們商議了之後，纔接受這個任命，但並非沒有扮着不屑神氣的——如他對自己的人解釋的，他的目的是在以和平手段解決此次衝突。尼古拉·羅曼諾夫兼任總司令時，是他當總參謀長，如今在克倫斯基治下他又來供舊職了。還是可驚訝的事情！克倫斯基後來解釋這個可驚訝的任命，說道：「阿來克先也夫與總司令部人員接近，對於高級軍官有巨大的影響，惟他纔能成功使軍權從哥尼洛夫夫手裏和平地移轉至新人手裏。」事實恰好是相反的。阿來克先也夫是陰謀者之一，任命他，祇能鼓勵陰謀者繼續抵抗，倘若還留有一點抵抗可能性的話。其實，在叛亂失敗之後，克倫斯基之提拔阿來克先也夫恰與叛亂開始時之任命薩文可夫出於同一理由：不惜任何代價必須保留通到右邊去的橋樑。這位新任總司令認爲恢復他與將軍們的友誼，現時是特別需要的。紛亂之後必須建立堅固的秩序，因之需要一個加倍強硬的政權。

在總司令部方面，兩日前那種樂觀，現在毫無蹤影了。那些陰謀者正在找尋一個退守的方法。一個電報打給克倫斯基，說哥尼洛夫夫「爲了戰略上形勢原故」願意和平地交出軍權，祇要他得到保證，「將有一個強硬的政府組織起來」。投降者在這個大哀的美敦書之後附了一個小哀的美敦書：他，哥尼洛夫夫，認爲「軍隊最必需的將軍們及其他人，才一般是不可以逮捕的」。克倫斯基快活起來，立刻進一步去迎合他的仇敵，遂用無線電宣布哥尼洛夫將軍底命令，

關於對敵軍事行動的，大家都應遵守，同日哥尼洛夫夫自己寫信給克里木夫道：『世界歷史上一件空前絕後的事情：一位司令被告反叛祖國，正爲此罪要受法庭審判，卻接到一個命令，要他繼續指揮軍隊……』克倫斯基這個懦弱的新表示，立刻燃起了陰謀者底希望，他們還害怕自己太便宜出賣了哩。哥尼洛夫夫幾點鐘之前雖有電報聲明『在這可怕的時機』不容許內部衝突，如今恢復了一半權利之後，又派兩個人去見加雷定，要求他『施行壓力』，同時提示陀里木夫：『若是環境允許，不妨依照我給你的訓令底精神獨立行動。』這些訓令底精神，就是推翻政府，殺殺所有的蘇維埃委員。

新任總參謀長阿來克先也夫將軍動身去接收總司令部。冬宮的人還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嚴重哩。其實哥尼洛夫夫能直接指揮的祇有一個聖喬治騎士營，一個哥尼洛夫步兵團和一個特克騎兵團。聖喬治騎士營一開始就站在政府方面了，哥尼洛夫團和特克團還可說忠實於他，但也有一部分分裂出去。總司令部簡直沒有戰兵。如此情形之下談不上甚麼抵抗。阿來克先也夫以循例拜謁哥尼洛夫和盧考姆斯基開始他的使命。——我們想像得到，在這會見之中，雙方一致地都在以軍人聲口咒罵克倫斯基這位新任總司令。哥尼洛夫和阿來克先也夫一般明白，救國事業，無論如何必須延緩一個時候了。

可是正當總司令部如此倏倏地締結那個無勝負可分的和平時候，彼得格拉底空氣卻變成異常之熱，人們在宮裏不耐煩地等着毛高路夫能來甚麼好消息，可以告訴民眾。他們不斷地拿問題去麻煩阿來克先也夫。巴蘭諾夫斯基上校，克倫斯基心腹之一，在直接電話線上訴苦道：『蘇維埃發脾氣，這空氣，惟有表示威權，逮捕哥尼洛夫及其他的人方能緩和……』這個絕不適合於阿來克先也夫之本意。這位將軍回答道：『我深深惋惜，我本來害怕我們會完全落入蘇維埃爪裏的，現在果然落入那些爪裏了。』此處用的『我們』二字是指克倫斯基一派而言。阿來克先也夫爲了和緩口氣，有條件地也把自己含在此派之內。巴蘭諾夫斯基上校以同樣口氣回答道：『上帝保佑，我們將從蘇維埃

爪裏逃出來的。」羣衆剛剛從哥尼洛夫爪裏救出克倫斯基來，這個民主派首領就趕緊和阿克先也夫同謀反對羣衆了。「我們將從蘇維埃爪裏逃出來的。」然而阿克先也夫不得不屈服於必然的事實，執行了捕逮主要陰謀者之儀式。哥尼洛夫並不抵抗，安心受嚴密監視之處分，在他向民衆宣布如下的話四天以後，他說：「我寧願死，不肯被人免去總司令之職。」「非常偵查委員會」到了毛奇路夫之後，又逮捕了交通次長，總司令部許多軍官，那個未入仕的外交官阿拉丁，以及軍官同盟總委員會全體人員。

勝利之後最初幾個鐘頭，妥協派威風得很。連阿克生底也夫也來鳴雷閃電，足有三日之久，那些叛逆把前線拋棄了，不發一個命令。「殺死賣國賊！」——那些執行委員如此叫喊。阿克生底也夫附和這種聲音，不錯，由於哥尼洛夫及其徒黨底要求，死刑已經恢復了，如今死刑「要更加堅決地用於他們的頭上。」暴風雨一般拍擊，拍了很長久。

莫斯科宗教大會，二個星期以前纔低頭崇拜這位恢復死刑的哥尼洛夫將軍，現在則打電報懇求政府，「爲了上帝和基督教徒愛人如己的精神，」保存這位走入迷途的將軍之生命。其他的勢力也活動起來。但政府絕不想採取流血解決的手段。野蠻師一個代表剛到冬宮來見克倫斯基時候，聽了這位新任總司令幾句空洞的話，一個兵士回答道：「那些反叛軍官必須嚴厲處罰。」克倫斯基立刻打斷他的話：「現在你們的責任就是服從你們的新官長，一切必需的事情，我們自己會去做的。」這個克倫斯基，顯然以爲他：一頓左腳，羣衆應當出現於舞台上，他一頓右腳，羣衆又當從舞台上消失了。

「一切必需的事情，我們自己會去做的。」可是他們所做的一切，羣衆認爲並不必需，即使不認爲是可疑的和有害的。羣衆猜的並不錯：上層分子大多數是忙着恢復哥尼洛夫叛變所由發生的那種局勢。感考斯基記道：「偵查委員會委員提出幾個問題之後，我們就明白他們都是祖護我們的。」根本上他們就是同謀者和遮蓋者。軍法檢察官夏布洛夫斯基教被告如何去欺騙司法。前線各種團體起來抗議：「將軍們及其同謀者，並未曾被視爲對於國家和人民

犯了罪的人而拘押着……那些反叛完全能自由與外界通消息。『盧考姆斯基證明了此事。』總司令底僚屬通知我們以一切有關於我們的事情。『氣憤的兵士不止一次要自己組織法庭來審判那些將軍。那些被捕的人能够倖免於難，祇因有一師反革命的波蘭兵派駐在拘押他們的俾羅夫地方。』

九月十二日，阿萊克先也夫將軍從總司令部寫了一信給密留可夫，信內反映着那些陰謀家對於大資產階級行為之合理的氣憤。『大資產階級推動他們進行陰謀，但是失敗之後不管他們。這位將軍筆頭有毒寫道：『你也相當知道，我們社會的某些分子不僅曉得這一切事情，不僅精神上同情於哥尼洛夫，而且魄力之所及來幫助他……』以軍官同盟名義，阿萊克先也夫要求那些大資本家，拋下失敗者不管的，如維希涅格拉德斯基，普地洛夫及其他的人立刻捐助三十萬盧布，維持『那些人底忍饑挨餓的家庭，他們會與這些資本家聯合，爲了共同的想法和準備……』這封信以公然的恐嚇結束：『如果正派的報紙不立刻開始有力地辯解這件事情……哥尼洛夫就要在法庭面前大大暴露一切準備的行動，一切與個人及團體的談話，以及他們所演的作用等等……』關於這個痛哭流涕的哀的美敦書之實際效果，鄧尼金報告道：『直至十月底，他們總從莫斯科送了約四萬盧布給哥尼洛夫。』密留可夫在此期間，可說是退出了政治舞台，據立憲民主黨正式解釋，他是『到克里米休養去了。』經過這一番勞苦之後，這位自由派領袖確實需要休養的。

偵查委員會底滑稽戲，竟拖延到布爾雪維克派暴動時候，此後哥尼洛夫及其同謀者不僅釋放自由了，克倫斯基底總司令部而且供給他們以一切必需的文件。正是這些脫逃的將軍，發動了國內戰爭。所謂神聖的目的聯合了哥尼洛夫，自由派密留可夫和黑色百人團羅斯基·高薩可夫，爲了這些神聖目的，幾十萬人被殺死了，俄國南部和東部被劫掠了，荒蕪了，國家經濟差不多完全毀壞了，革命不得不實行紅色恐怖了。哥尼洛夫本人輕易逃出了克倫斯基底法庭之後，不久就在國內戰爭中被一顆布爾雪維克砲彈結果了生命。加雷定底命運也差不多。頓河區『軍政府』不僅

要求撤回逮捕加雷定之命令，而且要求恢復他的阿脫曼職權。這裏，克倫斯基也不放棄了出爾反爾的機會。史高倍列夫奉命往諾伏卡斯克去，向「軍大會」道歉。這位民主派部長，受了加雷定指使的巧妙挪揄。然而這位哥薩克將軍得意的時間並不長久。在頓河爆發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從各方面壓迫他，他幾個月之後就自殺死了。哥尼洛夫底族總於是落入於鄧尼金和高爾卸克海陸兩將軍之手了。這兩人名字與國內戰爭重大階段有關係。但這一切是一九一八年及以後諸年的事情了。

第十一章 羣衆在打擊之下

一個革命的事變底直接原因，乃是互相鬥爭的階級底意識狀態之變更。社會底物質關係，不過測定這些過程底路向罷了。集體意識之變更自然帶有一種半隱藏的性質。須待變更至某種強度，新情緒和新思想纔以羣衆行動形式顯露出來，這個行動立下了一個新的，雖然又是很不穩的，社會均衡。革命底發展，每到一個新階段，都要揭出政權問題，但立刻又把這個問題遮飾起來了，——直至於再揭出來為止。反革命也有同樣的動態，除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政府和蘇維埃上層做的事情，對於事變進程絕非沒有影響的。但若不尋出羣衆意識中深刻的分子動作過程，你就不能瞭解一個政黨底政策底真實意義，或你要迷困於領袖們底縱橫闖蕩中間。七月間，工人和兵士被打敗了，但到了十月他們就以一種不可抵禦的突擊奪得了政權。在這四個月當中，他們的頭腦裏如何變化呢？從上面如雨點般降落的打擊之下，他們如何生存呢？他們用甚麼思想和感情去對付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公然企圖呢？說到這裏，讀者必須回到七月失敗去。常常必須後退幾步，爲的好好跳躍一下。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正是十月跳躍呀。

在官式的蘇維埃歷史文獻中，確立了一種見解，且變成了一種常識，——即認爲七月間黨所受的打擊——壓迫和譴議和配合的打擊——差不多沒有留下一點痕跡於工人組織之上，便過去了。這個見解絕對不合於事實。固然，黨員羣衆之減少以及工人和兵士之背棄黨，僅僅是短期間內的現象，——沒有多過於幾個星期。進潮開始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這是更重要的），以致抹去了一大半關於壓迫和退潮時期之回憶。勝利總要投射另一種光輝於臨勝利前的失敗之上。但是黨底地方組織底記錄漸漸公布出來之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七月退潮就漸漸露出顯明的形態了，——在那幾日中，爲了以前不斷的上級原故，人們感覺得更加淒慘。

大凡失敗總是社會力量之間某種對比底結果；失敗又改變了這個對比，使失敗者更趨於不利，因為勝利者獲得了自信心，而失敗者喪失了自信心。何況對於自己力量之估計本是客觀的力量對比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素。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遭受了一次直接的失敗，他們鼓勇前進時，一面碰着自己的目的底模糊和矛盾，一面碰着外省和前線底落後不前。所以失敗底效果，在首都首先表現出來，而且表現得最明顯。然而若說七月失敗在外省差不多沒有感覺就過去了，那也是不合於事實——那種說法也時常可發現於官式文獻之中。那樣說，在理論上既說不過去，在實際上也為事實和文件所反駁了。無論何時，凡有大問題提出來，全國不由得不推彼得格拉馬首是瞻。所以首都工人和兵士底失敗，必然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印象，尤其對於外省最前進的分子。驚恐，失望，冷淡，雖以不同的形態發生於全國不同的部分，然而到處都可觀察出來的。

革命壓力之降抵首先表現於羣衆對敵人的抵抗異常減弱。調來彼得格拉的軍隊，以解除兵士和工人武裝之手段來施行正式的討伐；同時那些半志願的匪黨則在軍隊保護之下攻擊工人組織而不受處罰。真理報編輯部和布爾等維克派印刷廠被搗毀之後，金屬工會機關也被搗毀了。以後的打擊則落於區蘇維埃身上。妥協派也躲避不了。七月十日，內務部長崔勒脫里領導的黨底一個機關也受了攻擊。關於軍隊間那件事，但寫的幾句話確實有不少的自己犧牲精神，他說：「本來我們要看見革命破產的，現在卻看見革命底新勝利了。」勝利到了如此程度，至於——借用門等維克派傳喜表其底話來說——「街上行路者，若是工人形狀或有布爾雪維克嫌疑，則隨時都有被人毒打一頓的危險。這能有比這更可怕的徵兆表明全盤局勢有個劇烈的變更麼？」

布爾等維克派彼得格拉委員會一個委員辣齊斯——他後來是個有名的「切卡」人員——在日記之中寫道：「七月九日，全城我們的印刷所都被破壞了。沒有人敢印我們的報紙和傳單。我們不得不設立一個秘密的印刷機關。維克格區成了大家的避難所。彼得格拉委員會和受通緝的中央委員，都到這裏來。雷諾工廠底更夫房間內，彼得格拉

委員會開了一次會議，列寧也到會。總罷工問題提出來。我們中間發生了不同意見。我贊成號召罷工。列寧分析了大局之後，主張我們放棄罷工。……七月十二日。反革命勝利了，蘇維埃沒有權力。那些軍官學生野性大發，甚至開始攻擊門寧維克派。黨底某些分子動搖起來。黨員增加之趨勢停止了。……但還沒有人逃離我們的隊伍。工人西斯哥寫道：七月事變之後，社會革命黨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響強大起來。布爾雪維克派之孤立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妥協派底比重和自信。七月十六日，華西里烏區底一個代表，在布爾雪維克派全城會議上報告道：他那區的情緒「一般地」是熱烈的，除了幾個工廠。在波羅的工廠裏，社會革命黨人和門寧維克派排擠了我們。這裏事情走得太遠了：工廠委員會竟議決布爾雪維克派應替打死的哥薩克兵送葬，他們居然照辦。……黨員數目之減少，固然不多，全區四千黨員公開脫黨的不到一百人。但在那頭幾日中，有比這更多的人數袖手旁觀。一個工人彌尼喬夫後來回憶道：「七月事變告訴了我們，在我們隊伍中間也有些人貪生怕死，吞下了」他們的黨證，否認與黨有關係。」他又安獄人說：「但這種人並不多。……」希里亞被尼高夫寫道：「七月事變及伴隨而來的種種強暴和誣蔑打擊我們的組織，使我們的影響停止增長了，七月初我們的影響本已達到很高的程度。……黨本身成了半合法的，必須進行一種防禦的鬭爭，主要依靠於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之上。」

布爾雪維克派受了替德國人做奸細的控告，此事甚至也給彼得格勒工人以很大的印象。——至少對於一大部分工人，過去動搖的人，現在脫離了。正要加入的人，現在動搖了。甚至已經加入的人也有很多退出。七月示威，與布爾雪維克派一起的，還有好多屬於社會革命黨和門寧維克派的工人，受了打擊之後，他們首先跑回原黨旗幟之下。他們現在覺得，此次違反了黨紀律，確實是錯誤。廣大的無黨工人羣衆，本來跟着黨走，現在因為受了官廳宣布的和法律裝璜的誣毀影響，也離開黨了。

在政治空氣如此改變之下，高壓的打擊造成了更可怕的效果。鄂爾嘉·辣維趣，一個活動的老女黨員，彼得格勒

委員會委員，後來在一次報告之中說道：「七月事變如此破壞了組織，以至在最初三個星期之內一切活動都談不上了。」據維德此地說的，大部分是指黨底公開活動而言。好長久時間無法安排出版黨底報紙；沒有一家印刷廠肯替布爾等維克派服務。並非都是因為老闆不肯。有一家印刷廠，工人以停止工作來拒絕印刷布爾等維克派東西，老闆祇好把那訂好的合同撕毀了。有一個時候，祇有克龍斯達脫報紙供給彼得格勒。

那幾個星期之內能公然活動的極左派，是那個所謂「門雪維克國際主義者」一派人。工人們熱心傾聽馬爾托夫底演說，他的戰士本能覺醒了，在這樣一個退守時代，此時無需要替革命開闢新的道路，祇須為了保護殘存的革命勝利品而奮鬥。馬爾托夫底勇敢是一種悲觀情緒的勇敢。他在執行委員會某次會議上說：「人們好像是停止了革命……倘若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使得工人和農民在俄羅斯革命中無發言餘地，那麼我們祇好光榮地下台了。讓我們接受這個挑戰，不是以默然棄權來接受的，而是以光榮的戰鬥來接受的。」以光榮的戰鬥來下台，這話，馬爾托夫是拿來對他的同志如但和崔勒脫里一般人說的，他們認為將軍和哥薩克戰勝了工人和兵士，乃是革命戰勝了無政府。在那無忌憚地打擊布爾等維克派和那妥協派不斷地對哥薩克軍官屈服的背景之下，馬爾托夫在那困苦的几个星期內的行為抬高了他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

七月危機打擊了彼得格勒衛戍軍，尤其嚴重。在政治上說，兵士們遠落於工人背後。蘇維埃工人都走過布爾等維克派一邊之後，兵士部依然是妥協派底堡壘。這點，同兵士們動不動便拿槍毆出來幹，是不相矛盾的。在示威之中，兵士比工人更有進攻的作用，但一受打擊他們也比工人後退得更遠些。彼得格勒衛戍軍中，仇視布爾等維克派之風潮，動盪得很高。兵士彌特列維說：「失敗之後，我沒有出現於我那一團人中間，因為狂風暴雨尚未過完之前，我會被人殺死的。」恰恰是在那些最革命的隊伍之中，黨底影響降得最低下，——那些隊伍，七月事變中走在最前列，因之受打擊亦最重。黨底影響降落得如此低下，甚至三個月之後不能在其中恢復組織，好像這些隊伍受了太重的打擊，精神上

粉碎了。黨軍事委員會不得不決然退縮。普道兵的羅尼塞夫寫道：「七月失敗之後，我們的黨，不僅上層同志，甚至有些區委員會同志，都對於軍事委員會沒有好感。」

在克羅斯達說，黨大約失去了二百五十個黨員。這個布爾雪維克要守兵們底情緒，低落得很厲害。反動潮流也波及於赫爾辛福。阿夫克生底也夫，布那可夫和律師索可洛夫，都到那裏去過，叫那幾隻布爾雪維克軍艦改過自新。他們得到相當的成功。逮捕了布爾雪維克派領導分子，散播了官方譴護，又施行了恐嚇，他們終於得到了各艦効忠的宣言，連布爾雪維克艦艇彼得保羅號也發了這個宣言。但他們要求交出「教唆者」，則受各艦拒絕了。

莫斯科也不會兩樣。華亞特尼茨回憶道：「資產階級報紙之惡毒攻擊，甚至引起了莫斯科委員會某些委員慌張失措。」七月事變之後，黨員人數減少了。莫斯科工人揀特奧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了一個非常悲苦的時候。某次召開全體大會，（莫斯科河外區蘇維埃大會）……我看見我們布爾雪維克派同志人數不很多……一個很有魄力的同志史鐵克洛夫，直向我身邊走來，幾乎說不出話，問我道：「人家果真是拿鉛皮車廂把列寧和齊諾維也夫裝來的麼？他們果真是拿德國金錢做工作麼……」我的心碎了，當我聽到這些問題時候。另一個同志康士但丁諾夫也走了來。「列寧那裏去呢？人家說，他逃走了……現在怎麼辦？」諸如此類。「這個活靈活現的描寫，使得我們明白當時前進工人底心理如何。莫斯科砲兵大衛多夫斯基寫道：「亞列克新斯基把文件公佈出來，使這一旅人發生了可怕的混亂。連我們這一隊最傾向於布爾雪維克派的砲兵，在那無恥的謊言打擊之下，也動搖起來了……好像我們失卻了一切的信心。」

巴巴拉·雅可弗列娃那時是個中央委員，兼指導廣闊的莫斯科地方工作，她寫道：「七月事變之後，各地來的報告，象口一醉地說起，不僅華亞特尼茨劇低落，而且有一種激說本黨之傾向。我們的演說者有好多被人打了。黨員人數減少得很慢，好多組織，尤其在南方諸省的，甚至於完全消滅了。」八月中旬也未嘗有甚麼顯然的改變，轉到較好方

而去。羣衆中的工作祇能保持黨的影響，看不出組織有甚麼發展。在黎亞魯省和湯包夫省，沒有發生甚麼新的關係，沒有成立甚麼新的支部。一般說來，那些省份乃是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底地盤。

指導蘇產階級城市革命馬工作的歐萊諾夫，回憶七月事變之後狀況如何困難：當時所有社會團體開了一樞大會，會中提出開除布爾雪維克派出蘇維埃的問題。同志說黨如此之多，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新登記，黨組織祇能照常存在。在土拉，蘇聯預先認真挑選過工人，黨組織祇沒有減少人數，但與羣衆之關係減弱了。在尼齊尼·諾伏高老特，經過阿爾霍夫斯其上校和門雪維克與楚克領導的一番壓迫之後，黨底力量大大衰落。市政局選舉時，黨祇有四個代表當選。在加魯迪，布爾雪維克派黨團考慮着他們會被蘇維埃開除問題。莫斯科地方某些區域，布爾雪維克派不僅被迫退出蘇維埃，而且被迫退出工會。

在薩拉托夫，布爾雪維克派一向與妥協派和平相處的，六月底甚至要同他們共同提出市政局候選人。但七月風暴之後，兵士們如亂反對布爾雪維克派，至於衝入選舉大會，奪去布爾雪維克派底選舉票，毆打布爾雪維克派底宣傳員。列貝德夫寫道：「我們在選舉會場上演說是很困難的，人家常常要對我們叫喊：『德國好細！』……」薩拉托夫布爾雪維克派之中頹喪的人很多：「好多人宣布脫黨，好多人匿藏起來。」

在基也夫，那個久已有名的黑色百人團中心，迫害布爾雪維克派的事情特別地猖獗，不久甚至波及到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革命運動底低落此處成覺得特別清楚。市政局選舉時，布爾雪維克派祇佔得百分之六票數。某次全城會議，演說者訴苦道：「冷淡和消極到處都可覺到的。」黨底報紙不得不停止每日出版，而改爲每週出版。

最革命的隊伍之被解散和調防，不僅降低了衛戍軍底政治水平，而且令當地工人寒心，若有表示友誼的隊伍站在背後，工人膽子自然大些。譬如第五十七團調開了脫威爾，便忽然改變了兵士和工人兩方面的政治局勢。即使在工會之中，布爾雪維克派底影響也變成微不足道。這個情形在湯夫里斯更明顯些，那裏門雪維克派與司令部合作，

把傾向布爾雪維克派的隊伍調開，而代之以完全灰色的隊伍。

在一些地方，爲了衛戍軍底成分，當地工人底水平，以及其他偶然的原因，政治反動遂表現一種離奇的現象。譬如在雅洛斯拉夫爾，布爾雪維克派七月間差不多完全從工人蘇維埃被排擠出來了，但在兵士代表蘇維埃中仍保持其支配的勢力。此外，在某幾個區域，七月事變似乎沒有發生影響就過去了，黨並不停止增長。就我們能夠判斷的範圍內說，這個情形之發生，乃在於較落後階層之走上革命舞台，恰與總退卻同時。譬如在某些紡織業區域，女工大批加入組織可以在七月間看到。但這些情形並不能更改一般的退潮形勢。

對於此大部分失敗之反應，其無疑的甚至誇大的銳敏性，可以說是工人尤其兵士支付的一種代價，以購贖以前幾個月他們過於輕易，過於迅速，過於連續傾向布爾雪維克派之罪。羣衆情緒這個劇烈轉變，造成一種自動而無誤的黨幹部底淘汰。凡在那幾日中不驚惶失措的人，以後就是可靠的。他們構成了各工場，各工廠，各市區底核心。十月暴動前幾日，每逢委派同志做甚麼事情時候，負組織責任的人都要再三返顧，並記起這個同志在七月間取甚麼態度。

在前線，一切關係顯露得都更明白，七月反動尤其猖狂。總司令部利用這事變，主要是爲的成立一些「忠於自由祖國的」特別隊伍。每團都要組織突擊隊。鄒尼金記載道：「我時常看見這些突擊員，他們總是惶恐而愛鬱的，團中其餘的兵士對於他們疏遠得很，甚至含有敵意。」兵士是對的，他們把這些「忠心隊伍」視爲一種羽林軍之核心。「反動蔓延得很快。」——社會革命黨人德蒂亞勒夫說，他後來加入布爾雪維克派。他說起落後的羅馬尼亞前線道：「好多兵士被人當作逃兵拘捕了。軍官們抬起頭來，開始不理會兵士委員會。有些地方，軍官們還想恢復敬禮。」特派員實行清軍。史丹開維奇寫道：「差不多每師都有布爾雪維克派，在軍中比師長更著名……我們漸漸把這些有名人物一個個排除了。」不肯服從的隊伍，各個前線都有，同一個時候被撤職了。在這行動之中，官長和特派員都是依靠哥薩

院以及那些特別隊——兵士們所怨恨的特別隊。

里加陷落那天，北方前線特派員正在開會，有軍中組織底代表參加；會場宣布必須更有系統地實行嚴厲制裁。一些兵士爲了會與德國人聯歡被槍斃了。好多特派員，渾糊回憶法國西大革命來鼓勵自己，鄙視顯示他們的鐵拳。他們不明白雅可賓派特派員是依靠於下層兵士之上的，毫不寬容貴族和資產者。惟有平民的冷酷能使他們在軍隊中確立嚴厲的紀律。至於克倫斯基那些特派員，則他們底下既無民衆擁護，頭上復無精神威權，在兵士眼中，不過是資產階級走狗和協約國牧童而已。他們能够暫時嚇嚇軍隊——事實上，他們確是這樣做的——卻無力使軍隊復活起來。

八月初彼得格拉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得到報告，說軍隊情緒有一種好的轉變，開始從事於軍事訓練了。但他方面也可看出專制、殘暴、壓迫等行爲漸漸增加起來。軍官問題特別難於解決。軍官們是完全孤立的，自己形成一種閉關的組織。其他報告也證明了這事實，即前線秩序外表上比較好些——兵士們再不爲了偶然的小事而起反抗了——但他們不滿意於整個時局則比前更甚。門雪維克頭秦在國政會議上那篇謹慎而外交的演說，在一般安慰人的論調之下就暗含有一種可怕的警告。他說：「有一種無疑的轉變，有一種無疑的安靜，但也有別的東西。也有一種感情，好像是一種幻滅，而這個感情，我們也非常害怕的……」暫時打敗布爾雪維克派，首先就是打破兵士底新希望，打破兵士對於一個較好的前途的信心。羣衆更加謹慎了，紀律恢復了相當的力量。可是統治者和兵士中間的鴻溝更加深了。明天，何物與何人將給這鴻溝吞沒了呢？

七月反動彷彿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的分水線。工人，後方守軍，前線兵士，甚至一部分農民，如以後將說到的，——後退了，跳回了，好像當胸受了一拳。事實上，這一拳，與其說是身受的，寧可說是心受的，但仍不減其效力。最初四個月之中，一切羣衆過程都是朝一個方向移動，——向左方移動。布爾雪維克派長大了，加強了，日益勇敢了。但現在運動衝着了一堵石堤。事實上不過叫人明白，沿着二月革命道路再向前進是不可能的。好多人認爲，革命一般地已經完

結了。二月革命的確是完結了。羣衆意識中這個內部危機，配上評議和壓迫，造成了混亂和退守——有些情形甚至於手足失措。敵人更大膽了。在羣衆本身之中，落後的，動搖的，因紛擾和困苦而發生怨望的分子，都鑽出頭來。革命洪流底反躍波濤，暴露出一種巨大力量，彷彿依社會水力学底根本法則而運動。決不能挺胸去抵擋這個狂濤，祇可以讓開牠，免得被牠衝走。支持着直至反動潮流自己衰弱了，同時準備着新的據點，以爲下次進潮之用。

那些有學問的懷疑家，看見某幾團兵士，七月三日在布爾雪維克派旗幟之下前進，一個星期之後就要求嚴厲處罰「德國奸細」了，——一定要得意揚揚說：看哪你們的羣衆，他們是如何穩定，又如何明瞭！但這是不值錢的懷疑主義。羣衆如果真地在偶然境況影響之下改變他們的感情和思想，那麼大革命發展之遵循自然法則便是不可解釋的了。羣衆愈多參加革命，則革命底發展愈合規則，我們也就愈有信心敢於預言往後階段底傾向。不過必須記得：羣衆底政治發展，並非在一條直線上進行，而是循着一條複雜的曲線。難道一切物質過程底根本運動不是這樣的麼？客觀條件強有力地迫着工人，兵士和農民走到布爾雪維克派旗幟之下，但羣衆在鬪爭中走上這條道路，是攜帶着自己的過去時代同來的，攜帶着自己昨日的信念，以及一部分今日的信念。到了一個困難的轉捩點，到了一個失敗和幻滅頃刻，舊時成見餘燼又燃燒起來了，敵人自然緊握此點如同救生圈。布爾雪維克派做的事情，凡是不明白的，不常見的，費思索的，——他們思想底新穎，他們的大膽，他們反對一切舊的和新的威權，——這一切現在忽然得到一個簡單的解釋：他們是德國奸細！這解釋，正惟其不合理纔能令人相信。敵人如此控告布爾雪維克派，正是依賴於民衆過去的奴隸地位，民衆尚保存着愚昧，野蠻和迷信。敵人這一注賭得並不差。愛國派扯下的這個大謊，通過七月和八月，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與那時一切問題都有連帶關係。評議底波瀾由立憲民主黨報紙傳播出去，泛濫於全國，於外省，於前線，甚至於最偏僻的地方。七月底，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地方布爾雪維克派組織還在要求採取更有力手段以抵制評議哩。文明社會政治鬪爭中評議何以能有如此影響，這個問題尙待社會學家研究哩。

可是工人和兵士之中的反動，雖是激昂而躁急的，卻不深刻，也不經久。彼得格拉較前進的工人，受打擊之後幾日就開始復原了。他們抗議拘捕和誣騙，他們來叩執行委員會底門，他們恢復了聯絡。塞士特洛勃茨克軍械廠工人受了襲擊，被人繳械，但不久又活動起來。七月二十日召集大會，決議示威幾日工資仍須照付，但這筆款項完全用來購買書報送給前線。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拉的公開鼓動工作又開始了，據鄂爾嘉·辣維起說是在七月下旬開始的。在金城各處開的那種二三百人會場上，有三個布爾雪維克出來說話：斯魯茨基——他後來在克里米給白黨殺死，伏洛達·斯萊——他後來在彼得格拉給社會革命黨殺死，和耶夫多啓莫夫——彼得格拉金屬工人最能幹的革命演說家之一。八月間，黨底鼓動工作更加擴大。據萊斯可尼可夫底札記，托洛茨基七月二十三日被捕之後，在獄中做了如下的政治報告：「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仍在瘋狂地打擊布爾雪維克派。我們的同志仍在被捕，但黨中並不沮喪。恰恰相反，每個人對於未來都抱有希望，認為壓迫祇能增加黨在羣衆中的地位……在工人區域中再看不見甚麼頹廢情緒了。」果然，彼得霍夫區二十七個工廠工人不久就召集了一個會議，通過一個議決案，抗議那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及其反革命的政策，無產階級市區很快恢復了生命。

當那幾天，在上頭，在冬宮和陶立特宮，人家正在拆拆又拼拼地組織新的合作政府時候，即當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天，甚至當那幾小時內，彼得格拉也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官方難得注意到的事情，但表明另一種合作，更堅固的合作，也成立了。——這就是彼得格拉工人和前線兵士的合作。前線派來的代表開始到了首都，攜來各團兵士底抗議，反對人家壓抑在前線的革命。這些代表叩執行委員會之門，叩了幾天，但得不到結果。執行委員會不容許他們進來，叫他們走開，迴避他們。新的代表接着來了，也碰着同樣的命運。所有這些管了閉門羹的兵士都在走廊內和候見室中碰頭，互相訴苦，咒罵執行委員會，然後商議一條共同出路。這裏，布爾雪維克派幫助了他們。代表們決定與首都工人及海陸兵士交換意見。工人和兵士自然張開兩臂歡迎的，招待他們食宿。開了一個會議，並不是上面有甚麼人來召集

的而急下層自動產生出來的；到會的有前線二十九個團底代表，彼得格拉九十個廠底代表，還有克羅斯達脫水兵底代表以及近郊衛戍軍底代表。會場底中心是前線代表，其中有幾個青年軍官。彼得格拉工人很熱心地傾聽前線來的人底講話，一字不漏地聽着。前線的人說起軍事進攻及其後果如何吞嚥了革命。平凡的兵士——絕不是鼓動家——以不經思考的字句描寫了前線日常生活種種瑣細事情很令人寒心的。——如此露骨顯示一切事情如何都在退轉到舊的可恨的革命以前制度去。昨日希望和今日現實之對照，感動了每個人，使大家同具一個情緒。前線代表中雖是社會革命黨人佔了支配地位，但一個激烈的布爾雪維克議決案差不多全場一致通過了。惟有四個人棄權。通過的議決案將不是一張廢紙。代表們回到前線之後將說實在話，關於妥協派如何拒絕他們，工人們又如何招待他們。前線兵士也將信他們的代表底話的。這些代表決不會欺騙他們。

在彼得格拉衛戍軍本身，七月底也顯然開始一種轉變，尤其與前線代表共同開過幾次會後更加明顯。受打擊最重的各團自然還未能恢復感覺。但他方面，在那些保持愛國態度最長久的部隊中，在革命最初諸月保持紀律的部隊中，黨底影響卻顯著地長大起來了。「軍事委員會」受的打擊特別重，但也已開始復興。凡是失敗之後，黨內的人總是不滿意軍事工作領袖的，無論實在的或幻想的錯誤和偏向，都認為該歸他們負責。中央委員會更進一步抓住軍事委員會，更直接地經由史維特洛夫和傑爾頓斯基二人監督之，於是工作又進行起來了，比前慢得多，但穩當得多。

七月底，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拉工廠的地位已經恢復了。工人們仍舊在那個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但如今不是舊時的工人了，更成熟的，——即更謹慎的，但同時也更堅決的。伏洛達斯基七月二十七日在布爾雪維克派大會上報告道：「我們在工廠內有了一種巨大而無限制的影響。黨底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來做的。……組織從底下生長起來，所以我們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這組織將不會渙散的。」「青年團」那時候有五萬團員，一天比一天更接受布爾雪維克派影響。八月七日蘇維埃工人部通過一個議決案，主張廢除死刑，為表示反對國政會議，苦地洛夫工廠工人拿出

一天工資捐給工人出版物。工廠委員會某次會議上，全場一致決議宣布莫斯科國政會議「圖謀緝獲反革命力量」。克龍斯達脫督好牠的傷了。七月二十日鐵錘廣場上開會，要求政權交給蘇維埃，調遣哥薩克上前線去，與憲兵和警察一起，廢除死刑；容許克龍斯達脫派代表往皇村，看希尼古拉第二是否肯守得嚴密；解散「敢死營」；沒收資產階級報紙等等。差不多與此同時，新任海軍上將梯可夫來此要遷接事之後，命令各戰艦卸下紅旗，改懸聖安德烈十字架；軍官和一部分兵士掛起了肩章。克龍斯達脫水兵則抗議此舉。政府派來一個委員會，偵查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的，不得不毫無結果離開克龍斯達脫回彼得格勒去；他們遇着了噶哨，抗議，甚至恐嚇。

整個艦隊都發生了變化。一個在芬蘭的領袖列志斯基寫道：「七月底八月初，大家明白覺得，外面的反動不僅沒有打破赫爾辛福底革命勢力，反而使辛乘更向左傾，更同情於布爾雪維克派。」水兵本也是七月運動底發起人，並未受黨領導，而且可說是遠反黨底意志，他們認為黨太穩健，甚至於懷疑黨妥協。武裝示威底經驗告訴了他們，政權問題不是那般容易解決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情緒現在讓位於對黨的信任。關於此點，赫爾辛福一個代表在七月底的報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艦上，社會革命黨底影響佔優勢，但在大戰艦，巡洋艦和驅逐艦上，所有水兵不是布爾雪維克深便是同情於布爾雪維克派的人。彼得保羅號和共和國號上水兵態度就是如此，以前也就是如此，但自從七月三日至五日事件之後，剛古特號，塞巴斯托普號，魯里克號，安德烈·配伏斯號，尼號，狄安娜號，格羅莫號和印度號，也走到我們方面來了。如此，我們手裏操有龐大的戰鬥力量……七月三日至五日之事變教訓水兵好多的事情，顯示他們僅僅情緒高漲是不足以達到目的。」

莫斯科離落於彼得格勒之後，走的道路卻是一樣。職兵大衛多夫斯基說道：「窒息性煙霧漸漸澄清了。兵士羣衆開始覺悟，我們又在全線採取攻勢。那種謊言曾有一個時候阻止了羣衆左傾運動，但以後更加有力推動他們到我們這邊來。」在打擊之下，工人和兵士的友誼更形密切了。莫斯科一個工人史特別可夫說起了密海孫工廠工人和鄰近

一團兵士如何漸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工人委員會和兵士委員會時常在聯席會議上決定工廠和兵營兩方面實際的生活問題。工人常開文化教育性質的晚會，請兵士參加，買布爾雪維克派報紙給他們看，以種種方法幫助他們。史特列可夫說：「若有人受了紀律制裁，他們就來到我們這裏訴苦……在街上開會時，密海孫工廠工人若受人欺侮了，祇消一個兵士聽見，就有大隊的人跑去保護。那幾天欺侮之事是數見不鮮的；人家拿德國金錢，買國，以及種種妥協派無恥談話來打擊我們。」

七月底，莫斯科工廠委員會召集會議，初開會時是很溫和的，但在星期一工作期中大向左傾了，臨了通過了一個議決案，顯然帶着布爾雪維克派彩色。在那幾日，一個莫斯科代表博德別爾斯基向黨大會報告道：「十區蘇維埃之中有六區是在我們手裏……在現時有組織的迫害之下，惟有工人羣衆纔能救護我們，他們堅決擁護布爾雪維克派。」八月初，莫斯科工廠選舉時，布爾雪維克派已經佔得了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之位置。黨底影響之增大於國政會議開會日的總罷工中，顯然可見。莫斯科官方的新聞報寫道：「現在應當明白，布爾雪維克派並非一個不負責任的團體，而是有組織的革命民主派底一個部分，他們背後站着廣大的羣衆，那些羣衆也許不是時時刻刻守紀律的，但完全忠誠於革命。」

無產階級七月間地位減弱，鼓起了工業家底勇氣。十三個最重要的實業團體，連銀行公會在內，召集了一個會議，成立了一個保衛工業委員會，負責領導工廠運動以及向革命作政治進攻。工人們抵抗。一陣大罷工潮及其他衝突，瀰漫於全國。無產階級較有經驗的一層，行動很謹慎，但新來的一層則更堅決加入鬪爭。金屬工人等待着和準備着，但紡織、橡皮、製革、造紙等業工人則衝上鬪爭舞台。勞動人民中最落後的和最易服從的階層，開始站起來了。更夫和門了一個鬧嚷嚷的罷工，騷擾了甚也。罷工者各家巡遊一遍，把燈火熄滅了，把電梯鑰匙取去了，把磁磚的門打開了，請如此類。每次衝突，無論爲了甚麼事情，都有波及於整個產業部門之傾向，而變了一種原則鬪爭。莫斯科製革工人，得到全國

工人底援助，八月間爆發了一個長久而頑強的鬭爭，爭取工廠委員會有雇解工人的權利。好多情形，尤其在外省，罷工成了很富於戲劇意義的，甚至有罷工者逮捕廠主和管理人員的。政府諄勸工人自制，政府與資本家合作，調哥薩克兵往頓涅茨河區，倍加麵包和軍需品底價錢。這個政策，一面激惱了工人至於白熱，一面並不能滿足資本家。奧爾巴黑重工業巨頭之一，訴苦道：「各地勞動特派員，尚未會如史高倍列夫一般適逢事理……勞工部裏，人家並不信任派往外省的人員……工人代表被召到彼得格拉來，在大理石宮，受教訓，受戒飭，人家要他們與工業家及工程師和解。」但這一切都沒有效果：「勞動羣衆此時漸漸入於那些更堅決的和更無恥煽惑的領袖影響之下了。」

經濟的失敗主義，變成了工業家反對工廠中雙重政權的主要武器。八月上半月，各工廠委員會召集會議時，會場上一件件搗破了工業家惡毒的政策，意圖使生產渙散而停滯。除了財政陰謀之外，人家還大大地隱藏原料，並關閉那些製造和修理工具的工場等。關於資本家底忘工約翰·里德舉出幾件事實是為明證：里德以美國訪員資格，與各種社會分子都能交接，看得到協約國外交人員底秘密報告，又聽得見俄國資產階級政客底坦白供認。他寫道：「立憲民主黨彼得格拉黨部書記告訴我，全國經濟生活之破壞乃是敗壞革命信用運動底一部分工作。一位協約國底外交家——我容想不說出他的名字——以其所知也證實了這事實。我知道哈爾可夫附近一些煤礦，被業主故意放火和灌水；我知道莫斯科一些紡織工廠，工程師離開時把機器破壞得不能使用；我又知道鐵路管事人，正在破壞火車頭時被工人捉住了。」殘酷的經濟現實便是如此。這個並不適合於妥協派底幻想，也不適合於合作政府底政策，卻適合於哥尼洛夫暴動底準備工作。

在前線，「神聖聯合」進行得也是與後方同樣不好。史丹閣維奇訴苦道：拘捕幾個布爾雪維克並不足以解決問題。「犯罪病菌在空中飛舞。其活動範圍是難得清楚確定的，因為全體羣衆都傳染了這種病菌。」若說兵士們已能自制些了，那祇因為他們相當學會了約束他們的仇恨，到了不得不爆發時，他們的真實感情祇有更加明白顯露出來。杜

平斯基團有一連人爲了不承認新委的連長，被解散了，他們居然能使其他諸連以至於全團的人都嘩變起來，團長要以武力恢復秩序，他們就用槍托把團長活活打死了。此事發生於七月三十一日。其他諸團雖未波及，但在官長方面內心仍然覺得：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以爆發的。

八月，中巴喬夫將軍向總司令部報告道：「步兵底情緒，除了敢死營以外，都是非常不固定的。有時，在幾天之內，某幾隊步兵底態度，忽然從這一極端變到那一極端去。」好多特派員開始懂得了，七月手段解決不了甚麼問題。八月二十二日，特派員雅曼特報告道：「革命軍事法庭在西方前線實行結果，造成了指揮軍官和居民羣衆之間的可怕衝突，連這種法庭觀念也沒有人信任了……」哥尼洛夫底救國政綱，在總司令部未曾叛亂以前，就已充足試驗過了，就已走進那條死巷去了。

有財產的階級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哥薩克軍隊解體底徵兆。這裏，最後一道堤防要崩壞了。二月間，彼得格拉城內幾團哥薩克兵沒有抵抗就把皇朝獻出來。在他們故鄉，在諾伏卡斯克，哥薩克官長固然圖謀隱瞞那報告革命的電報，三月一日仍舊很莊嚴舉行亞歷山大第二底祭禮。但最後，哥薩克人還是情願不要皇帝的，甚至要從他們的過去生活中發掘出共和傳統來。但他們不願比這更走進一步。一開始哥薩克便不肯選舉代表到彼得格拉蘇維埃去，爲的不肯同工人和步兵平等相處；他們另外成立了一個哥薩克軍隊代表會議，以他們後方長官爲代表，把所有十二部哥薩克都聯合起來。資產階級圖謀依靠哥薩克軍隊來反對工人和農民，這個圖謀也得到了相當的成功。

哥薩克底政治作用，是受他們在國內佔據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好長久以來，哥薩克便是下層唯一有特權的特殊等級。哥薩克不納稅，且領有比農民多得多的土地。在那三個相鄰的區域：頓河區，古班區和特爾區三百萬哥薩克人佔有二千三百萬俄畝土地，而同區四百三十萬農民則祇有六百萬俄畝土地。一個哥薩克底土地比一個農民底土地平均多五倍。在哥薩克人自身之中，土地分配自然也是很不平等的。他們之中也有大地主和富農，甚至比北方的更有勢

力他們之中也有窮人。國家一有要求，每個哥薩克人都應當贖了自己的馬，帶了自己的軍裝，去應命。有錢的哥薩克人既不納稅，則支出這點費用綽有餘力；但下層分子則爲這個賦役所重壓喘不過氣來。以上所舉根本的舉實，就足够解釋整個哥薩克所佔地位之自相矛盾。下層的與農民密切接觸，上層的則與地主密切接觸。同時上層和下層，又被一種特殊地位——一種選民地位——底意識聯合起來，習慣於不僅看不起工人而且看不起農民。所以中等哥薩克纔如此有用，來壓平暴動。

在戰爭那幾年中，比較年輕的幾輩人到前線去了，維持保守傳統的老頭子們，與軍官們有密切關係，出來做村中領袖。當革命後最初幾月，藉口復活哥薩克民主制，哥薩克地主們便召集好多所謂軍大會來選出一些阿脫曼（猶如總統）及阿脫曼底下的一些「軍政府」。政府特派員及非哥薩克人底蘇維埃，都無權力在哥薩克地域以內，因爲那裏哥薩克人都更強，更有錢，武裝得也更好。社會革命黨人圖謀使農民代表和哥薩克代表合組一個蘇維埃，但哥薩克人不答應，因爲他們確有理由害怕：土地革命將要奪去他們一部分領地。欠爾諾夫做農政部長時說的幾句話並非徒然的：「哥薩克必須放鬆一點他們的土地。」更重要的還是當地農民和步兵兵士時常對哥薩克人說這種話：「我們要奪你們的土地，你們霸佔得太久了。」在後方，在哥薩克鄉村，便是如此情形——部分地，在政治中心彼得格勒衛戍軍中也是如此情形。這就可以解釋七月示威中幾個哥薩克兵底行爲了。

在前線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一九一七年夏天，作戰的哥薩克軍隊共有一百六十二團，外加一百七十一個獨立的騎兵連，在前線的哥薩克兵，脫離了他們的鄉村關係，與整個軍隊同受戰爭底考驗，經過的路程與步兵一樣，雖然稍遲了一點。他們也不信能打得勝仗，也氣憤於瘋狂的紛亂，也怨恨官長，渴想媾和，回家。有四十五團和六十五連哥薩克兵先後被派在前線和後方做警察底職務。哥薩克兵又變成憲兵了。兵士、工人和農民，怨恨他們，記起了他們在一九〇五年時的劊子手工作。好多哥薩克兵，總因他們二月時的舉動，而感覺驕傲，現在開始受良心咎責了。哥薩克兵開始咒罵

他們的鞭子，服勤務時常常拒絕把鞭子帶去。頓河區和古班區哥薩克兵中並沒有幾個逃回家去。他們害怕村裏的老頭子。一般說，哥薩克隊伍，比步兵接受軍官底統治要長久得多。

從頓河區和古班區有消息傳到前線來，說哥薩克諸頭目同那些老頭子，已經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並不徵求前線哥薩克兵意見。潛藏的社會對立開始爆發了：『我們回家之後要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前線的人常常這樣說。哥薩克將軍克拉斯諾夫，頓河區反革命領袖之一，很生動地描寫了前方強有力的哥薩克隊伍如何漸漸崩裂了的：『開始召集會議了，通過最癡狂的議決案了……哥薩克兵不肯按時洗刷和喂養自己的馬匹了。莫想他們去做甚麼正經的事情。哥薩克兵掛起了紅帶，束起了紅繩，敬重軍官的話是聽都不願聽。』然而未走到這個地步以前，哥薩克兵會遲疑了好久，搔着自己的頭，考慮着究竟走那條路好。所以在危急關頭不容易猜得着：這隊哥薩克或那隊哥薩克究將怎樣行動。

八月八日，頓河區「軍大會」同立憲民主黨聯合來選舉立憲會議。這個消息立刻傳到軍隊中來。哥薩克軍官雅諾夫寫道：『哥薩克兵很反對這個聯合。立憲民主黨在軍隊中沒有根基。』事實上軍隊恨立憲民主黨人，認為一切壓迫民衆的事情都是他們幹的。步兵們一定嘲笑哥薩克兵說：『那裏老頭子把你們賣給立憲民主黨人了。』哥薩克兵也一定回答：『我們要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在西南前線，哥薩克諸部隊通過一個特別議決案，宣布立憲民主黨人爲「勞動民衆底死對頭和奴役者」，要求「軍大會」之中一切敢與立憲民主黨聯合的人，都要開除出去。

哥尼洛夫自己是個哥薩克，很信賴哥薩克兵——尤其頓河哥薩克兵——之贊助。他的準備政變用的那枝軍隊，都是哥薩克兵編成的。但哥薩克兵並不肯替這位「農民之子」賣力。他們在鄉村的人有決心保衛他們地域內的土地，但不願干預別人的爭吵。騎兵第三軍也不副人家的期望。哥薩克兵雖然反對與德國人聯歡，卻很願意在彼得格勒戰線上同海陸兵士聯歡。就是這個聯歡打破了哥尼洛夫底計劃，不流一滴血。這樣，舊俄羅斯底最後支柱，哥薩克，也軟

弱而傾倒了。

正在此時，雖俄國境界外很遠地方，在法蘭西領土之內，人家也以實驗室規模行了一種實驗，要「復活」俄國軍隊；——此地爲布爾雪維克派勢力所不能及，因之這個實驗是更能令人心服的。夏天和秋天，俄國報紙上披露了消息，說在法國的俄國軍隊之中發生了武裝叛亂。當時國內多事，這些消息差不多沒有人注意。早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即革命之前，引軍官李索夫斯基底話來說，在法國的兩旅俄國軍隊，兵士們「就堅決相信他們被賣給法國人了，爲了交換軍火。」兵士並非完全想錯了。他們「毫無一點同情」對於協約國的主人，而且沒有一點信任心對於自己的軍官。革命消息傳來時，這輸出的兩旅兵士在政治上雖已準備好了，卻仍不免覺得出乎意外。軍官們自然不會向他們解釋革命——軍官底地位愈高，則愈加惘然若失，——但亡命者中間的民主愛國派在兵營出現了。李索夫斯基寫道：「不止一次看見，有些外交家和禁衛團軍官，很客氣地端出椅子來，請以前的亡命客坐坐。」各團成立了由選舉產生的機關，不久就有一個拉脫維亞兵做了委員會首腦。這裏也有「異民族分子」發生作用。第一團是在莫斯科訓練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雇員和店夥，總之是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分，一年前先踏上法蘭西國土，冬季之中在西班牙戰場上打得很好。但「軍心渙散之瘟疫先傳染了這一團人。」第二團中，農民佔很大的百分比，比較長久保持安靜。第二旅差不多完全是西伯利亞農民編成的，似乎完全可靠。二月革命之後不久，第一旅就不願服役了。兵士們既不願爲阿爾撒斯——洛蘭打仗，也不肯替美泥的法蘭西送命。他們祇願回到新俄羅斯過生活去。這一旅被調到後方來了，駐紮於法國中部，拉古丁兵營。李索夫斯基記道：「大約有一萬抗命的俄國兵士駐紮在安靜的資產階級鄉村中間，有武裝無軍官絕對不肯服從任何人，在那廣大的軍營裏度着一種完全特別的生活。」這裏，哥尼洛夫有個異乎尋常的機會來應用他那復興軍隊的手段，此次而且得到他的熱烈同情者普恩凱贊和黎波底合作。總司令用電報傳達一個命令，要駐在拉古丁的兵士們「服從命令，」而且開往薩隆尼卡去。但是抗命的兵士不肯降服。九月一日軍隊兵開來了，兵

營內張貼佈告，內有哥尼格夫底恐嚇人的電報。但恰在此時，出了岔子：法國報紙登載消息，說哥尼格夫自身被人宣佈爲叛逆，爲反革命者。抗命兵士堅決認定，沒有理由必須到薩隆尼卡去送死——何況這個命令還是叛逆將軍發的。這些工人和農民，被人買到這裏來交換軍火的，決定自衛。他們拒絕同外來的任何人談判。從此以後沒有一個兵士離開過軍營。

俄國第二旅被調來攻擊第一旅。敵兵在近旁山坡上立下了陣地，步兵依照工程學底一切法則掘下了戰壕，而且開近拉古丁兵營。周圍都給阿爾卑斯山輕步兵把守了，不讓一個法國人混進這俄國兩旅兵底戰場去。如此法國軍事當局就在自己領土之內導演了俄羅斯國內戰爭戲劇，很聰明地周圍用刺刀環繞起來。這不過是一種預演罷了。後來法國統治階級在俄國本身領土之內，組織一個國內戰爭，而用封鎖底鐵絲網把牠圍繞起來。

「一種合於方法的破壞兵營開始了。」幾百個兵士從兵營走出來，願意降服。他們被接受過去了，礮火立刻又開始。如此經過了四日四夜。拉古丁的人一隊隊地投降。九月六日，營中祇剩下二百人左右，他們決定寧死不投降。他們的首領是個烏克蘭人格羅巴，一個浸禮派教徒，一個熱狂者；若在俄國，人家一定要叫他布爾雪維克。大礮機關槍和來福槍配合成爲一聲大吼，在礮火掩護之下，兵營果然被衝進去了。抗命者終於被壓服。犧牲者數目，無人知道。無論如何，法律和秩序是恢復了。但幾個星期之後，轟擊第一旅的第二旅俄國兵也傳染了同樣的病症……

俄國兵士帶着一種可怕的傳染病，渡海而來，病菌潛伏在他們的帆布背囊中，他們的大衣夾縫內，他們的心底秘密之處。拉古丁這幕劇是很有意思的；這是一個有意編排的理想的事實，差不多好像置於玻璃罩之下，來考察俄羅斯軍隊那些內心過程，這些過程底基礎是俄國全部過去歷史所立下的。

● Schmitz, 萊羅一個海池，第一次大戰時，約約國以此爲根據地進行巴爾幹戰爭。——譯者。

第十二章 進潮

鏗鏘，這個有力的武器，是兩面可以傷人的。如果布爾雪維克派是德國奸細，那麼這個消息為甚麼主要是從民衆最怨恨的人方面傳來的呢？為甚麼是立憲民主黨報紙最喧嚷最堅決控告布爾雪維克派的呢？——這些報紙向來是以最卑鄙的動機猜度工人和兵士的那些反動的監工者或工程師，自從暴動以後就躲在角落裏了，現在為甚麼忽然跳出來咒詛布爾雪維克派呢？軍隊中最反動的軍官為甚麼神氣活現了呢？他們咒詛「列寧一夥人」時候，又為甚麼舉起拳頭向兵士揮舞，彷彿兵士就是賣國賊呢？

每個工廠都有其布爾雪維克。『我像德國奸細麼，夥計？——一個鐵工或一個木工會這樣問，他的一生歷史，人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有時，妥協派為了抵抗反革命進攻，甚至還超出了自己的計劃，而無意之中替布爾雪維克派開路。兵士比連衣可說起某次兵士會議上，軍醫馬可羅越，普列漢諾夫一個黨徒，如何反駁人家對於列寧做奸細的控告，祇為的更堅決地攻擊列寧底政治主張是自相矛盾的和含有毒害的。沒有用！』如果列寧是聰明的，並非奸細，也非賣國賊，他要和平，那麼我們就贊成他。』——開會之後兵士們這樣說。

布爾雪維克派勢力暫時停頓了一下之後又擴展起來了。托洛茨基在八月半間寫道：『報價來得很快。受人打擊，受人迫害，受人誣毀，我們的黨卻從來未曾接近過。如此迅速發展過。這個過程，不久就要從首都傳到外省去的，從城市傳到鄉村和軍隊去的……全國所有勞動羣衆，到了新的試鍊時候，將曉得把他們的命運和我們的黨底命運結合起來。』

同以前一樣，彼得格拉仍舊佔據領導地位。好像有一把大掃帚在各工廠掃除一般，妥協派底影響連最後的角落

裏和夾縫裏都被肅清了。布爾雪維克派報紙說：「保衛主義底最後舉措陷落了。那些保衛派老爺，在那奧布霍夫斯基大工廠裏唯我獨尊之時，是好久以前的事情麼……現在他們不敢在那工廠拋頭露面了。」八月二十日，彼得格勒市政局選舉，共投了五十五萬票，比七月間臨政局選舉時少得多了。社會革命黨損失了三十七萬五千票以上，但還保有二十多萬票，這佔全體票數百分之三七。立憲民主黨祇得全體票數五分之一。「我們的門雪維克派則祇有可憐的二萬三千票。」蘇漢諾夫說。出於每人意料之外，布爾雪維克派差不多得到二十萬票，或約總數三分之一。

八月半開烏拉爾諸工會開一個地方會議，共代表十五萬工人，關於一切問題，都通過了布爾雪維克性質的議決案。在基也夫，八月二十日，工廠委員會會議，布爾雪維克派議決案也以一百六十一票對三十五票及十三票棄權之多數，通過了。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市政局派民主選舉恰與哥尼洛夫夫暴動同時，選出的一百零二個位置中布爾雪維克派得五十八個，社會革命黨得二十四個，門雪維克派得四個。在克龍斯達脫，一個布爾雪維克卜列克曼被選為蘇維埃主席，另一個布爾雪維克包克洛夫斯基則被選為市長。並非各處都是如此明顯的，有些地方發展很慢。但在八月之中，布爾雪維克派勢力差不多全國各處都增長了。

哥尼洛夫夫叛亂很有力量推動了羣衆左傾。斯得茨基關於此事提起了，馬克思底一句話：革命時需要反革命底政策。危險喚醒了魄力，也激起了智謀。抵禦的思想更緊張地工作者，並不缺少材料以推出結論。人家宣布需要一個合作政府爲了保衛革命，然而那些來合作的人竟是反革命黨。人家宣布莫斯科國政會議是表示舉國一致，惟有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警告說：「此次會議……將必然變爲反革命陰謀底工具。」事變證實了這話。現在克倫斯基自己也宣布了：「莫斯科國政會議……乃是八月二十七日底序幕……在會場上估計勢力……在會場上，未來的獨裁者哥尼洛夫夫第一次被介紹於全俄國……」說這話時，好像克倫斯基不是此次會議底發起人，組織者和主席好像不是他介紹哥尼洛夫夫，稱之爲革命底「第一個大兵」好像恢復兵士死刑來武裝哥尼洛夫夫的不是臨時政府好像布爾雪

維克派底警告未曾被人宣布爲煽惑羣衆！

此外，彼得格拉衛戍軍還記得，哥尼洛夫叛亂之前二天，布爾雪維克派在兵士部會議上指出：幾團進步的兵士被調離首都，是含有反革命作用的。對於這話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代表，以恐嚇的手段回答：不許討論哥尼洛夫將軍底軍事命令。以此精神通過了一個議決案：「布爾雪維克派顯然不是信口胡說的！」——現在無黨派關係的工人和兵士一定會這樣對自己說。

如果那些陰謀的軍官是有罪的，如妥協派自己事後所指控，不僅有將里加送給敵人之罪，而且有七月失敗之罪。——那麼又爲甚麼要迫害布爾雪維克派和槍斃兵士呢？如果那些軍人八月二十七日圖謀挑唆工人和兵士上街示威，那麼七月四日的流血衝突，他們也不是有一手麼？還有在這一故事之中，克倫斯基底立場又是甚麼？他把騎兵第三軍調來反對甚麼人？他爲甚麼任命薩文可夫做總督，任命費洛寧科副之？這個費洛寧科，這個候補執政之一又是誰出人意外地從裝甲汽車師來了一個答覆：費洛寧科在本師當過尉官，曾以最惡毒的嘲笑和侮辱施於兵士。那個可疑的腳色查伏衣科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一般說，選這些冒險家來擔任高級職位究竟表示甚麼意義呢？

事實是簡單的，好多人人都記得的，所有的人都能明白的，無法否認的，咄咄迫人的。野蠻師，破壞的路軌，冬宮和司令部互相攻擊的話，薩文可夫和克倫斯基底證言，——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個無可辯護的控訴，對於妥協派及其政制！迫害布爾雪維克派有甚麼意義，現在完全明白了，這本是準備政變時一個不可缺少的原素。

工人和兵士一經明白了這個，就感到了一陣羞恥。列寧躲起來了，祇因爲人家無恥地譏諷他麼？其他的人被關在牢內了，祇爲的要取悅於立憲民主黨人，將軍，銀行家，協約國外交家麼？布爾雪維克派並不辭營官職，他們受人憎恨，恰是爲了他們不肯加入那個叫做合作政府的股份公司！這便是工人，普通民衆，被壓迫者達到的結論。從這種情緒出發，加上有點對不起布爾雪維克派的感覺，就產生出一種不可征服的忠貞對於黨，一種信任對於黨底諸領袖。

老資格兵士，軍隊中的下級幹部分子，領兵，准尉官，以他們的一切力量堅持至最後幾日。他們不肯把他們的戰績，他們的犧牲，他們的英勇行為，一筆抹煞。這一切難道都是空費的麼？但到了底下最後支柱都崩塌了時候，他們便突然向左轉，轉到布爾雪維克派方面來。現在他們完全走到革命方面來了，帶着他們的准尉臂章，他們的老兵資格；他們咬緊的牙齦說：他們在戰爭之中上了當，但這回他們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底的。

根據各地文武官廳底報告，在那幾日，布爾雪維克主義成了一般羣衆活動，各種大膽要求，各種對剝削的反抗，各種前進運動，底同義字了。總之布爾雪維克主義成了革命之別名。這是說，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布爾雪維克主義麼？那些罷工者，那些反抗的水兵，不滿的兵士妻子，那些暴動的農民一定這樣自問的。可以說是上頭的人迫得羣衆，把自己本有的思想和要求同布爾雪維克主義口號合一起來。如此，革命便把人家攻擊牠的武器拿過來自己使用了。在歷史上，不僅合理的常變爲荒謬的，而且荒謬的也常變爲合理的。——倘若社會發展有此要求時候。

政治空氣之改變，很明白地表現在八月三十日兩執行委員會底聯席會議上，當時克龍斯達脫派來的代表要求有幾個座位在道最高機關之中。這是可能的麼？這些拜無忌憚的克龍斯達脫人，曾在此被判罪和驅逐的，此後他們的代表竟可以在這裏佔據幾個座位麼？但如何拒絕他們呢？昨天，克龍斯達脫底海陸兵士總來保衛彼得格勒。曙光號上水兵甚至現在還守護着冬宮。領袖們私下商議了一會之後，終於獻給克龍斯達脫的人以四個座位，祇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這讓步被冷淡地接受了，沒有人表示感謝。

莫斯科衛戍軍一個兵士泰雷諾夫記道：『哥尼洛夫叛亂之後，所有隊伍都染上了布爾雪維克色彩，……大家都心服於（布爾雪維克派）預言，說哥尼洛夫不久就要來攻彼得格勒城門了。』彌特別維趣，裝甲汽車師一個兵士，回憶了戰勝叛亂的將軍之後口相傳的英雄傳說：『那些傳說不外是關於如何勇敢，如何偉大的故事，人家說：既然如此勇敢，我們就可以同全世界作戰了。這裏，布爾雪維克派又活躍起來了。』

安東諾夫·奧夫先珂於哥尼洛夫叛亂那幾天從獄中放出來，立刻到赫爾辛福去。他說：『羣衆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芬蘭地方蘇維埃大會上，右派社會革命黨祇佔很少的數目，布爾雪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取得了領導權。人們選舉史密爾卡爲蘇維埃地方委員會主席，史密爾卡雖很年輕，卻已經是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了。——一個非常左傾的人，四月事變之中已經傾向於推翻臨時政府。人們又選舉帥恩曼爲赫爾辛福蘇維埃主席。——一個布爾雪維克，後來做了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一個謹慎的而有官僚習氣的人，但那時是同其他領袖并駕齊驅的。赫爾辛福蘇維埃依靠於衛戍軍和俄國工人之上。臨時政府不許芬蘭人召集議會，上次議會就是臨時政府解散的。但那個地方委員會邀請芬蘭人召集議會，並自願保護牠。地方委員會又拒絕執行臨時政府命令，將若干隊伍調離芬蘭。事實上，布爾雪維克派已經在道義上，在芬蘭，建立蘇維埃專政了。

九月初，一個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寫道：『從俄國許多城市傳來消息，說最近期間我們的黨組織發展得很快，但尤其有意義的是我們的影響在工人和兵士廣大的民主羣衆中散佈得很普遍。』也加德林諾斯拉夫地方布爾雪維克阿爾靈寫道：『甚至當初不肯聽我們說話的那些工廠，哥尼洛夫事件發生幾日中，工人們也站到我們一邊來了。』薩拉托夫布爾雪維克派一個領袖安東諾夫寫道：『聽到謠言，說加雷定已經動員哥薩克兵來進攻索里津和薩拉托夫了，這個謠言而且被哥尼洛夫將軍底叛亂所證實了和加強了，於是羣衆幾天之內都克服了以前的成見。』

在基也夫的布爾雪維克派報紙，九月十九日說：『蘇維埃改選時，兵工廠選出了十二個同志，——都是布爾雪維克派。所有門等維克派候選人都被打敗了。其他好多工廠情形也是如此。』從此以後，工人報紙中每天都有此類消息登載。敵派報紙圖謀減輕或不提布爾雪維克主義發展之事實，但這個圖謀徒勞無功。羣衆跳向前去，好像要挽回他們過去因動搖、遲疑和暫時退守而損失的光陰。於是乎發生普遍的頑強的不可壓制的進潮了。

布爾雪維克派一個中央委員，巴拉·雅可弗列娃，告訴過我們，七八兩月間全莫斯科地方布爾雪維克派勢力

衰弱得很厲害，現在她看見急劇的變化了。她向黨會議作報告道：「九月下半月，地方局工作人員巡視地方工作……各人所得印象是絕對相同的：無論何處，羣衆都普遍地布爾雪維克化，人人都見到鄉村要求布爾雪維克去工作……」七月事變之後黨組織潰散了的^{地方}，現在又復活起來了，而且很快地發展。布爾雪維克派進不去的區域，現在自動地產生了支部。即在落後省份，如湯包夫和黎亞特，——那些地方本是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底據地，以前布爾雪維克派以爲沒有希望的，——現在也發生了一個真正的變革。布爾雪維克派底努力飛躍地長大了，妥協派底組織則解體了。

哥尼洛夫叛亂之後，一個月和布爾雪維克派暴動之前一個月，莫斯科地方布爾雪維克會議代表們之報告，充滿了信心和熱情。在尼齊尼·諾伏高老特，二個月消沉了以後，黨又完全恢復了生命。社會革命黨工人成百地跑到布爾雪維克派方面來。在曉威爾，哥尼洛夫事件之後，黨纔能發動廣大的工作。妥協派衰落了，沒有人聽他們的話；他們被人趕出去。在夫拉地米爾省，布爾雪維克派勢力長得如此之大，至於省蘇維埃大會中祇有五個門雪維克派和三個社會革命黨人。在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在這俄羅斯底曼徹斯特，蘇維埃市政局和紳董會底全部工作都落入於布爾雪維克派之手，他們成爲當地全權的主人了。

黨底組織長大了，但黨底吸引力長得尤其快。布爾雪維克派底技術資源和他們的政治比重之不相配稱，表現在這個事實，即比起勢力增大來說，黨員人數是太少了。事變如此有力而迅速，將羣衆捲入漩渦，使得工人和兵士沒有時間組織成黨。他們甚至沒有時間去瞭解有個特殊的黨組織之必要。他們接受布爾雪維克派口號如此自然，猶如呼吸空氣一般。至於說黨是個構造複雜的實驗室，那些口號乃是根據集體經驗在實驗室裏製造出來的，——則他們心裏還不明白。蘇維埃代表了二千萬以上的人。黨在臨近十月革命之前纔不過二十四萬黨員，牠經過工會、工廠委員會、和蘇維埃，一天比一天更有自信來領導這千百萬人。

這個廣大的國土，從上至下都震動了，各地方的發展條件和政治水平又千差萬別，差不多每天都在進行種種選舉，——市政府選舉，紳董會選舉，蘇維埃選舉，工廠委員會選舉，工會選舉，兵士委員會選舉，或土地委員會選舉。在這種種選舉當中有一件事情明顯而不變的，就是布爾雪維克派勢力增長。莫斯科區政局選舉，特別以羣衆情緒底劇變驚動了全國。社會革命黨，這個『大黨』，六月間有三十七萬五千票，九月底祇剩下五萬四千票了。門雪維克派從七萬六千票減至一萬六千票。立憲民主黨保留了十萬零一千票，祇失去八千票。他方面，布爾雪維克派從七萬五千票增至十九萬八千票。六月間社會革命黨有全票數百分之五八，九月間布爾雪維克派則差不多有百分之五二。衛戍軍百分之九〇投布爾雪維克派的票，有些隊伍中還超過百分之九五哩。在重砲工廠裏，二千三百四十七票之中，布爾雪維克派得到二千二百八十六票。放棄投票者數目的增加，主要是出於這個事實，即是許多小市民在初生幻想之時擁護妥協派，不久之後又離開政治了。門雪維克派完全瓦解了，社會革命黨祇得到立憲民主黨一半票數，立憲民主黨祇得到布爾雪維克派一半票數。布爾雪維克派九月間所得票數，是與一切其他政黨艱苦鬥爭之後纔得來的。這是有力量的票，這是可靠的。中間集團之衰落，資產階級營壘之頗穩定，最被仇恨和追害的無產階級政黨之突飛猛進——這些就是革命危機之絕無錯誤的徵兆。蘇漢諾夫寫道：『不錯，布爾雪維克派熱心地和不停地做工作。他們無論何時都在羣衆中間，工廠裏面，……他們變成了羣衆的黨，因為他們時時在那兒，在工廠和兵營中，指導整個的生活，無論大事和小事。……羣衆和布爾雪維克派一起生活和呼吸。他們完全操在列寧和托洛次基底黨底手裏。』蘇漢諾夫自己也屬於那個破碎了的門雪維克黨。

在前線，政治情況則比較複雜。有些師，有些團，從來未曾聽過或見過一個布爾雪維克；好多人衷心驚訝得很，看見人家攻擊他們抱有布爾雪維克主義。他方面也有些隊伍，將他們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情緒夾雜一點黑色百人團氣味，當做最純粹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前線底情緒大體雖是朝着一個方向走的，但是那個政治洪流在戰場中流過時候，難

免起了一些漩渦和一些逆流，且也有不小的泥濘。

九月間，布爾雪維克派衝破了警備線，去同前線發生關係，——最近二個月中人家把他們和前線兵士認真隔開了。此時正式的禁令也未會取消。妥協派的兵士委員會盡其可能阻止布爾雪維克派同兵士接近；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了的。兵士們聽慣了自己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現在毫無例外地寧死也要看看和聽聽一個有血有肉的布爾雪維克。委員會負責入想出的種種形式上障礙，延宕和麻煩，一遇有一個布爾雪維克到來之消息，立刻被兵士們底迫切要求所打破了。革命老戰士耶夫珍妮亞·寶希曾在烏克蘭做了大專業，她留下了一些生動的回憶，關於她在未受政治宣傳的兵士羣衆中大膽冒險的經過。她的朋友們之驚人的警告，無論誠意的或非誠意的，到處都受事實所駁斥。有一師兵士，一向被認為極端仇視布爾雪維克派的，她在其中演說時，很謹慎說到她的主張，但不久就發現聽衆是與她一致的了。「沒有咳嗽，吐痰或掀鼻涕」（這些本是兵士會議中表示厭煩的最初徵象）會場完全寂靜而有秩序。「演說完了，是暴風雨一般給這位勇敢的女鼓動家拍掌。耶夫珍妮亞·寶希此次前線旅行，一般可視為一種凱旋遊行。次一等的鼓動家底經驗，雖未曾有這般英雄氣概，有這般效驗，但本質上是一個模樣的。

新思想，或以新方式說服入的思想，新口號，新推論，湧進戰壕中那種呆板的生活裏面去。幾百萬兵士頭腦都在軍事變，結算他們的政治經驗。前線一個兵士寫信給黨機關報主筆說：「親愛的工人同志和兵士同志，切勿放鬆那個不祥的K字呀，這個字害得大家去做流血的屠殺。那些頭等的劊子手Kolka（尼古拉第二），Kerensky（克倫斯基），Kornilov（哥尼洛夫），Kaledin（加雷定），Kadets（立憲民主黨人），——所有這些人都是K字起頭的。Kosulka（哥薩克）對於我們也是危險的。……西多·尼古拉也夫（簽名）上。」不要以為這是迷信的話；這不過是政治記憶術一個方法罷了。

總司令部底叛亂，不能不震動了兵士生活底每根纖維。犧牲了好多精力和生命纔勉強恢復的那種表面紀律，又

粉碎了。西方前線軍事特派員日俱諾夫報告道：「一般的情緒是神經質的……懷疑軍官，觀望不前；不肯服從命令可以這樣解釋，即他們以為這是哥尼洛夫底命令，不常服從。」史丹開維奇代替費洛寧科爲總司令部特派員，也寫了同樣的情形：「兵士羣衆覺得自己各方面受了叛逆所包圍……若有人告訴他們不是這個情形，此人也要被他們視爲叛逆的。」

在軍官們看來，哥尼洛夫冒險之失敗，不啻是他們的最後希望之喪失。即在哥尼洛夫失敗以前，軍官們也沒有很大的自信心。我們看到了，八月底那幾日，彼得格勒那些陰謀軍人，喝酒，吹牛，和頹廢。現在軍官們覺得完全被人鄙棄了。有個軍官寫道：「怨恨，迫害，完全開散，以及時刻有被捕和恥辱而死的可能，就使得軍官們走入酒店，飯館，旅舍……軍官們都沉溺於這個僻鄉生活裏面去了。」與此相對，海陸兵士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清醒，他們得到了新的希望。

據史丹開維奇說：「布爾雪維克派抬起頭來，覺得自己完全包圍了軍隊。下層委員會變成布爾雪維克派底支部了。軍隊中每次選舉都表明布爾雪維克派勢力驚人地增長。此外還不能漠視這個事實，即是不僅北方前線，而且整個俄羅斯前線，最好的和最守紀律的軍隊，第五軍團，是第一個選舉出布爾雪維克的軍團委員會的。」

海軍更加明顯地，光輝地和有聲有色地走到布爾雪維克派一邊來。九月八日，波羅的海水兵在各艦上懸掛戰旗，表示他們決心爲爭取無產階級和農民底政權而奮鬥。艦隊要求各戰線立刻停戰，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工人監督生產。三日之後，比較落後和穩健的黑海艦隊中央委員會，也贊助波羅的海水兵，採取「政權歸蘇維埃」口號。這口號，九月中旬也被第十二軍團中二十三個西伯利亞的和拉脫維亞的步兵團採取了。其他各隊伍也跟着採取這個口號。從此，陸軍與海軍之中，蘇維埃政權問題就未曾消逝於議事日程了。

史丹開維奇說：「水兵們開會，十分之九是布爾雪維克派。」這位新任的總司令部特派員有一次在勒瓦爾地方，當着水兵們面前替臨時政府作辯護。他一開口就明白這個圖謀不成功了。一提起「政府」，會場便氣憤憤地警戒着，

一陣憤怒、仇恨和猜忌的浪潮便瀰漫於全體羣衆。這浪潮是明顯的、有力的、熱烈的、不可抵抗的，合爲一響，全場一致的叫喊：「打倒牠！」我們不能不稱讚說這故事的人，他於那死命仇視他的羣衆之進攻中不忘記看出了美。

和平問題，那兩個月中被埋沒於地底下，如今則以十倍力量鑽出來了。彼得格拉蘇維埃某次會議上，軍官杜巴索夫，從前蘇來，宣布說：「無論你們這裏怎樣說，兵士們再也不肯打仗了。」會場上有幾個聲音回答：「迎布爾雪維克派也未嘗說這話哩……」但這位軍官並不是布爾雪維克，他回答道：「我告訴你們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兵士們叫我來告訴你們的事情。」另一個從前線來的人，一個臉色陰沉的兵士，一身灰色大衣沾滿了戰壕裏污泥和臭味，也在九月間那幾日向彼得格拉蘇維埃宣布說：「兵士需要和平，無論那一種和平，那怕是個丟臉的和平。」這幾句粗暴的兵話，叫蘇維埃害怕。事情竟發展到這個地步！前線兵士們並不是小孩子。他們十分明白，在現有戰爭地圖之下，惟有強盜底和平是可能的。爲了他這個見解，這位前線代表故意用最粗暴的字眼，來表示他十分厭惡霍亨索倫欽定的和平。但如此把他的見解完全暴露出來之後，他就迫得聽衆去明白：沒有其他道路可走了，戰爭已經使軍隊精神鬆懈下來了，必須立即媾和了，無論出甚麼代價。資產階級報紙帶着惡意的喜悅抓住了這個前線兵士底話，當做是布爾雪維克派說的。這句關於「丟臉的和平」的話，從此以後永遠被人視爲民衆底粗野和放肆之極端的表現。

一般說，妥協派並不像那個政治的雅客史丹開維奇那樣，趨向於欣賞那個將要把他們衝出革命舞台的進潮之美。他們一天又一天錯愕和恐怖，明白了他們再沒有任何抵抗力量。事實上，羣衆之信任妥協派，從革命一開始，就包圍着一種誤解——歷史上不可避免的，然而不能持久的誤解。祇須幾個月就可以把這誤解弄明白了。妥協派不得不拿另一個論調同工人和兵士說話，與他們在執行委員會所說的不同，與他們在冬宮所說的更不同。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諸負責領袖，一星期一星期過去，愈加害怕到公衆會場上來說話。次等的和三等的或勸家纔敢出來，他們不

得不以意義雙關的辭句來順應民衆底左傾。否則他們就是受了工廠、礦山和兵營情緒所傳染，開始說羣衆底話了；而且不久自己的黨決裂了。

水兵密夫羅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起了，那些自命爲社會革命黨人的水兵事實上如何爲了布爾雪維克政綱而奮鬥。這個情形是到處都可以看見的。羣衆知道他們要的甚麼，但不知道如何稱呼他們所要的。這個「誤解」本屬於二月革命底內在本質，卻帶有一種普遍的人民羣衆性質——尤其在鄉村中，那裏誤解得更長久些。惟有經驗能使這團亂絲理出頭緒來。小的和大的事變，不停地動搖了那些羣衆的黨，使各黨黨員人數配稱於各自的政策，而非配稱於各自的廣告牌子。

妥協派和羣衆之間這個「誤解」有一件事情最能表明出來：七月初，有二千名頓涅志礦工當着五千人羣衆之前跪着，脫了帽子，宣誓道：「憑着我們的兒女，憑着上帝，憑着天和地，憑着世界上我們認爲神聖的一切事物，我們宣誓：我們永不拋棄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們以流血換來的自由；我們相信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宣誓永不聽別黨派底話，因爲他們，布爾雪維克列寧派，以他們的鼓動引俄國走到滅亡去，而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則聯合如一個人說：土地交給民衆，無須賠償，戰後資本主義必須崩潰而代之以社會主義……我們宣誓，在這二個黨領導之下前進，至死不停。」礦工們這個誓言是反對布爾雪維克派的，而其實則走向布爾雪維克革命。二月底外殼和十月底核心在這天真而熱心的誓言之中表現得如此明白，好像把不斷革命底問題都說盡了。

到了九月，頓涅志礦工既沒有違背自己，也沒有違背那個誓言，便已掉轉頭來不理會妥協派了。烏拉爾礦工中最落後的分子也是這樣做。執行委員會一個委員，社會革命黨人奧傑果夫，本是烏拉爾選出的代表，八月初回到他的伊傑夫斯基工廠去了一趟。他在那個充滿了悲哀的報告之中寫道：「我非常驚訝，看見了我不在之時發生的種種激烈變化：社會革命黨那個組織，人數（八千黨員）和活動，在全烏拉爾地方都是馳名的……如今，由於那些不負責任的

鼓動家之故，這個組織竟渙散了，祇剩下五百個黨員。」

奧傑曼夫底報告，在執行委員會看來，並非出乎意外的消息。彼得格拉也是同樣情形。如果七月壓迫之後，社會革命黨人暫時地在工廠出風頭，有些地方甚至增加他們的勢力，那麼後來的衰落祇有更加是不可挽救的。社會革命黨人秦惜諾夫後來寫道：「固然，克倫斯基政府那時是勝利了，布爾雪維克派示威者被解散了，布爾雪維克派領袖捉去坐牢了，但那是得不償失的俾魯士王『勝利』。這話很對：同俾魯士王一樣，妥協派犧牲了自己的軍隊而贏得一個勝仗。彼得格拉工人斯柯林科寫道：『早先，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之前，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有些地方還敢在工人面前說話，不至於被人喊下台來，現在他們就沒有這個保證了……』一般地說，他們甚麼保證都沒有了。」

社會革命黨不僅喪失了牠的影響，而且改變了牠的社會成分。革命的工人，不是早已站到布爾雪維克派一邊來，便是走開了，正在經歷內心的危機。他方面，商店老闆，富農和小官吏等人底子弟，戰時在工廠藏身的，也有了時間覺悟。社會革命黨內正是他們最好的位置。然而到了九月，連這些人都害怕自稱為社會革命黨人了——至少在彼得格拉如此。工人，兵士，有些省份中連農民，都拋棄了這個黨，留在其中的祇有保守的官僚的和小市民的分了。

被革命喚醒的羣衆信任了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時候，這二個黨便拚命恭維民衆底高超的智慧和。但到了這些羣衆經過事變教訓急劇轉而於布爾雪維克派時候，那些妥協派就將自己失敗底責任歸嫁於民衆無知之上了。可是民衆絕不肯承認他們是比前更無知的，恰恰相反，他們覺得現在懂得了以前未曾懂得的事情。

社會革命黨，衰落了，軟弱了，於是也開始沿着牠的社會接縫發生分裂，使牠的黨員站在兩個互相敵對的營壘。在軍隊和鄉村之中還有那些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雪維克派站在一起，而且常受布爾雪維克派領導，出來自衛，抵抗政

譯者按：把元前三世紀間，愛其爾國王俾魯士帝兵攻羅馬，打了一個勝仗，但自己實力大受損失，將軍們向他賀喜時，他回答道：「百再這樣勝利一次，我就完了。」

府中那些社會革命黨人施行的打擊。這兩翼之間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的鬭爭，遂造成了一個中間派；這派在欠爾諾夫領導之下圖謀保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間的一致，但終於糾纏不持，陷入於無出路的和時常可笑的矛盾之中了，而且更加敗壞了那個黨。爲得能在羣衆會場上說話起見，社會革命黨演說家不得不自己介紹做「左派的，」國際主義者的，與那派「三月社會革命黨人」沒有共同之點。七月事變之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公然站在反對派立場——尙未嘗正式與原黨決裂，不過拾起布爾雪維克派過時的議論和口號而已。九月二十一日，含有一種教育的作用，托洛次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宣布說：布爾雪維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相諒解，已經漸漸容易了。」最後，這些人以一個獨立黨形式分裂出來，在革命大書上寫下最荒唐的一頁。這乃是智識分子自滿的激烈主義之回光返照。十月革命之後幾個月，這一個傾向祇剩下一小堆灰燼了。

門雪維克派之中也有一個深刻的分化。他們的彼得格勒組織與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發生了激烈衝突。他們的心幹部，以崔勒脫里爲領袖，並無農民後備如社會革命黨者，故瓦解得也更迅速些。中間的社會民主團體，不屬於兩大營壘的，此時還在圖謀統一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他們還在維持着三月間的幻想，三月間連史大林也以爲我們可以同崔勒脫里聯合，希望「在一個黨內消除小的不同意見」哩。八月下旬，門雪維克派和主張統一的人合併組織。在聯合會議上，右派佔了決然的優勢，崔勒脫里底擁護戰爭和與資產階級合作之提案，以一百十七票對七十九票通過。崔勒脫里在黨內之勝利，促進了這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失敗。工人的門雪維克派彼得格勒組織，人數非常之少，跟着馬財托夫走，推他前進，被他的遲疑不決所激惱，已有決心走過布爾雪維克派一邊來了。九月半間華西里島，蘇門，雪維克派組織，差不多整個加入布爾雪維克黨。這就加速了其他各區及各省的搖動。各種傾向的門雪維克派領袖們，在聯合會議上氣憤憤地互相攻擊破壞。高爾基底報紙屬於門雪維克左派，九月底說道：彼得格勒黨底組織，不久之前還有一萬黨員，「現時事實上已不存在了……最後一次全城會議不能開會，因爲不足法定人數。」

普列漢諾夫從右邊攻擊門雪維克派。他說：「崔勃脫里和他的朋友們，不知不意地替列寧開闢道路。」九月進潮那幾天中，崔勃脫里本人底政治見解，在立憲民主黨人那包高夫底回憶錄中寫得很生動：「此時他的情緒底最顯著特點，乃是害怕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日益增大的勢力。我記得有一次他同我密談中，他如何告訴我關於布爾雪維克派能够奪取政權的話。他說：『自然，他們不能維持政權至二三星期以上。但試想一下，那將破壞至何種程度……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避免這個事情。』在他的聲音之中含有真正慌張失措的調子……」崔勃脫里在十月以前經驗到了那包高夫於二月革命那幾日中所熟悉的那種情緒。

蘇維埃乃是布爾雪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共同活動的舞台，雖然布爾雪維克派同其他兩黨不當地發生衝突。蘇維埃三大政黨相對力量的變化——自然並不是立即地，而是必然落後地和人工延遲地——表現於蘇維埃底成分及其社會職能上面。

好多外省蘇維埃，七月事變之前就已成爲政權機關了。譬如在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得干斯克，察里津，赫爾森，托姆斯克，海參崴等——即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事實上的，即使不是繼續不斷地，至少也是斷斷續續地。克拉斯諾雅斯克蘇維埃，完全獨立地施行了購物券制，購買個人消費物品。妥協派的薩拉托夫蘇維埃，也不得不干涉經濟衝突，逮捕某些工廠主，沒收屬於比利時公司的電車，實行工人監督，在那些無人管的工廠裏組織生產。在烏拉爾地方，自從一九〇五年以來，布爾雪維克派就有了佔支配地位的政治影響了，那裏的蘇維埃時常組織法庭，審判人民，在許多工廠設立自衛隊，拿廠裏的錢來置辦武裝，組織工人監督，替工廠採集原料和燃料，管理製造品出賣，規定貨物價格。烏拉爾地方某幾處蘇維埃還從地主沒收來土地，共同耕種哩。在沁斯克各礦上，蘇維埃組織了一個地方工廠經理機關，負責整個管理事務，收支簿記，和接受定貨等。如此一來，沁斯克礦區之收歸國有已租具規模了。這些材料，我們是從

愛爾津借來的，他還說：「早在七月之初，不僅烏拉爾諸工廠一切事情都操在布爾雪維克派手裏，而且布爾雪維克派已經做出客觀的教訓來解決政治的、經濟的、和土地的問題了。」那些教訓是粗淺的，並未會構成系統，也未曾用理論照耀過，——但在好多方面，預指了未來要走的道路。

七月事變，打擊蘇維埃的，比較打擊黨或工會的，更加重些，因為在那幾月的鬪爭中主要的是蘇維埃或生或死的問題。黨和工會仍保持其意義，無論在「和平的」時期或在艱難的反動時代。任務和方法可以改變，但其本職能是不改變的。可是蘇維埃祇能在革命形勢基礎之上存在，革命形勢一消滅，蘇維埃也跟着消滅。蘇維埃團結了勞動階級大多數，將一個任務提出於勞動階級面前，這任務超出於一切私人的、團體的和行業的需要之上，超出於工資問題、改良和改革問題之上，——這就是奪取政權任務。但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似乎跟着七月間工人和兵士底示威失敗而行不通了。這回失敗，削弱了布爾雪維克派在蘇維埃中的力量，但更加削弱了蘇維埃在國家中的力量。所謂「救國政府」即是表示官僚政治恢復了獨立性。蘇維埃拒絕收權，不啻是屈服於那些特派員之前，不啻是漸漸憔悴而枯萎。

中央執行委員會地位之降低，有個很明白的表徵，就是：政府要妥協派搬出陶立特宮，理由是要修理這個宮殿以爲立憲會議之用。七月下半月，斯摩尼學院房屋交給蘇維埃使用，那裏本是貴族女兒受教育的場所。關於這座「白鴿」之家交付蘇維埃使用，資產階級報紙現在也用着當初說到布爾雪維克派佔據克希字斯該雅邸宅時的口氣來議論了。各種革命團體，連工會也在內，佔據了徵用的房屋的，都同時受人攻擊，根據住宅問題理由來攻擊。這個攻擊之作用不外是要把工人革命趕出那些太廣大的房屋以外，那些房屋是革命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奪取來的。立憲民主黨報紙，義憤填胸，——自然過時了一點，——關於野蠻民衆侵犯私人的和國家的財產權。但到了七月底，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實給印刷工人發現出來了。團結在有名的國會委員會周圍那些政黨，似乎好久以來就把最富足的「國立印刷

廠」窮估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了，連這個工廠享有的發行便利和免費寄遞特權，也被他們窮估了去。立憲民主黨底鼓動小冊子不僅是免費印刷的，而且是整頓地免費寄遞於全國，而且還有優先的寄遞權哩。執行委員會不得不審查這個報告，也不得不證實這個事實。立憲民主黨自然祇有多得一個題目來發洩氣憤：你們果真可以把那為破壞目的而估據政府房屋和那利用國家產業以保衛最高寶物，這二件事混為一談麼？總而言之，如果我們這般老爺曾經侵佔了一點國家財產，那祇是爲了國家底利益。但是這個議論並不能說服一切的人。建築業工人堅決認爲他們對於一個撥歸他們的工會使用的房屋，比較立憲民主黨人對於政府印刷機關，更加有權利些。這個爭吵並非偶然的，牠筆直引向第二次革命。立憲民主黨人無論如何不得不稍微閉住了嘴。

八月下半月執行委員會派出的指導員之中，有一個巡視南俄蘇維埃的，——那裏布爾雪維克派勢力比較在北方弱得多，——作了如下報告：「政治情緒是顯然改變了……在羣衆上層，由於臨時政府政策變更之結果，一種革命情緒高漲起來……在羣衆之中，人們可以覺到他們對於革命感着疲倦和冷淡。對於蘇維埃顯然冷淡……蘇維埃底作用漸漸減少了……」羣衆看見民主派中間分子底動搖而感着疲倦，這是沒有疑問的，並非對於革命，而是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他們漸漸冷淡了。這種情形在那些地方尤其不能忍受的，那裏，不管政綱如何，政權實際上操於妥協派蘇維埃手裏。領袖們爲了執行委員會屈服於官僚政治這件事所拘束，再不敢使用他們的權力了，如此更在羣衆眼前敗壞了蘇維埃底威望。此外，普通的日常工作，一大部分從蘇維埃移轉到民主的市政局去了，——還有更大部分則移轉到工會和工廠委員會去。漸漸地不很明顯，蘇維埃是否能存在下去呢？牠的前途怎麼樣呢？

蘇維埃，在最初存在幾個月之中，遠超出於其他一切組織之上，以創立工會，工廠委員會，俱樂部爲己任，並指導其工作。但這些工人組織一經成立了，就漸漸地受了布爾雪維克派領導。八月間托洛茨基寫道：「工廠委員會並不是從臨時性的會議產生出來的。羣衆選舉那些人到工廠委員會去，這些人在工廠日常生活之中，表現出堅決，能幹和忠於

工人利益。那些工廠委員會……絕大多數是布爾雪維克派組成的。」要想由妥協派蘇維埃來做護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再也談不到了。恰恰相反，兩方面之間有個激烈鬭爭。關於與羣衆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問題，蘇維埃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對抗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了。譬如莫斯科工會，違反了蘇維埃決議而實行一個總罷工。類此的衝突處處都有發生，不過形式沒有那般明顯，而常常勝利的並不是蘇維埃一方面。

妥協派被自己的政策趕進了斷頭巷去，不得不「發明」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給蘇維埃做做，叫蘇維埃去做文化工作，總之免得蘇維埃無聊。但不成功。蘇維埃之設立是爲着進行奪取政權鬭爭的，其他的任務，有比他更合宜的組織存在。薩拉托夫地方布爾雪維克安東諾夫寫道：「我們的蘇維埃是走上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軌道的，牠的全部工作都失去了意義……某次執行委員會開會時，我們都無聊得打呵欠，難爲情得很。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底話盒子是空洞而淺薄的。」

奄奄一息的蘇維埃，一天比一天更無力量來支持彼得格拉中心了。斯摩尼學院和各地蘇維埃的通信，漸漸減少了；沒有甚麼可寫的，沒有甚麼可提議的，沒有前途，也沒有任務。如此隔離羣衆，便表現爲財政恐慌這樣一種很可捉摸的形式。外省妥協派蘇維埃，本身就無法維持，因之不能拿錢維持在斯摩尼學院的大本營；左派蘇維埃則故意不肯以財政支持一個執行委員會，牠以參加反革命工作丟了自己的臉。

然而蘇維埃這個衰落過程和其他一些過程交錯起來，這其他的過程部分地具有相反的性质。遙遠的邊境，落後的縣份，偏僻的角落，覺醒起來了，創設自己的蘇維埃，祇要不落於中心底腐敗影響之下或不受政府底壓迫，則這些蘇維埃就表現出革命的新鮮氣息。蘇維埃底總數增加得很快。八月底，執行委員會登記處統計有六百個蘇維埃，其代表二千三百萬選舉人。官式的蘇維埃系統聳立於一個人海之上，這人海在奔騰澎湃，鼓浪向左。

蘇維埃底政治上復活，恰好與牠的布爾雪維克化同時，是從下層開始的。在彼得格拉首先揚起聲音的，是各區七

月二十一日，各區蘇維埃聯席會議派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執行委員會，要求解散國會，以政府法令嚴申兵士委員會組織不可侵犯，恢復左派報紙，停止繳除工人武裝，停止成羣逮捕，約束右派報紙，停止解散兵團廢除前線死刑。拿來同七月示威相比較，這裏顯然降低政治要求了；但還不過是走向康復的第一步。各區是圖謀以降低口號來擴大基礎。執行委員會諸領袖以外交態度來稱讚各區蘇維埃之「明智」，但結論祇限於聲明：一切不幸都是七月暴動造成的。兩方面告別了，很客氣地，然而很冷淡地。

在各區蘇維埃這個政網之下，一個有力的運動開始了。新聞報天天發表蘇維埃工會，工廠，戰艦，部隊等底議決案，要求解散國會，停止壓迫布爾雪維克派，停止寬容反革命。在這一一般背景之下，也聽到一些更激烈的聲音。七月二十二日，莫斯科省蘇維埃，比莫斯科城蘇維埃進步得多了，通過一個議決案，主張政權轉移於蘇維埃。七月二十六日，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蘇維埃「鄙視」人家同布爾雪維克派鬭爭時所用的手段，而且向列寧，向「革命無產階級這位光榮的領袖」致敬。

全國許多地方，七月底和八月上半月舉行的選舉，一般地是加強了蘇維埃中布爾雪維克黨團。克龍斯達脫，受了打擊，而在全俄國蒙了惡名，但新選出的蘇維埃含有一百個布爾雪維克派，七十五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十二個門寧維克國際主義派，七個無政府主義者，和九十個以上無黨分子，其中沒有一個人敢公開承認同情於妥協派。八月十八日開的烏拉爾地方蘇維埃大會上，到會者有八十六個布爾雪維克派，四十個社會革命黨人，二十三個門寧維克派。察利津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特別仇恨底對象，因為那裏不僅蘇維埃是布爾雪維克的，而且當地布爾雪維克派領袖，都編寧被選為市長。克倫斯基派人去討伐察利津，沒有甚麼重大事情可為口實，祇為的搗毀一個革命窠巢而已。——察利津本是頓河區阿脫曼加雷定底一個眼中釘。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所有工業區域，人家一天比一天更多舉起手來擁護布爾雪維克派底主張了。

八月底發生的事變，使蘇維埃受一個試驗。在危險陰影之下，內部力量再行團結很迅速地發生，到處都有發生，也有恐慌，但不很多。在外省同在彼得格勒一樣，布爾雪維克派，正式蘇維埃系統底非親生子，走上風來了。但在妥協黨底幹部之內，那些「三月」社會主義者，那些來往於部長和官僚應接室的政客，也暫時被排擠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曾在秘密工作中鍛鍊過的更有戰鬥精神的分子。爲了這個努力新團結，一個新的組織形式是需要的。防衛革命之領導權，無論何處都未曾集中於執行委員會之中。哥尼洛夫叛亂時節，執行委員會那種形式是不堪戰鬥之用的。到處都組織了保衛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參謀部。這些新機關依附於蘇維埃，而蘇維埃作報告，但代表一批新的分子，一種新的行動方法，適合於所負任務底革命性質。

當國政會議開會那幾天，莫斯科蘇維埃設立了一個六人的戰鬥機關，惟有牠有權利調動武裝隊伍，捕人。基也夫地方大會，在八月底開會，勸告當地蘇維埃不要遲疑，儘可以取不可靠的政軍權力代表而代之，並採取步驟立刻逮捕反革命分子和武裝工人。在維亞特卡，蘇維埃委員會享有非常權力，調動武力的權力也在其內。在察利津，整個政權都落在蘇維埃參謀部手中了。在尼齊尼·諾伏高老特，革命委員會派兵看守郵政局和電報局。克拉斯諾雅斯克蘇維埃則將政軍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

差不多處處複演這同一個情況，雖然細節上有些不同，有時不同得很厲害。但這絕不是僅僅模仿彼得格勒，蘇維埃底羣衆性，使蘇維埃內部發展完全具有一種極合規律之性質，凡遇大事，都以同一方式去反應。合作政府兩部分，被國內戰爭底戰線所分開了，但蘇維埃則真正把全國一切活力都團結於自己周圍。將軍們之進攻碰到了這個牆壁，碎爲灰塵了。再沒有比這教訓更能教訓人的。布爾雪維克派對此事件的宣言說：「官廳方面無論如何排擠蘇維埃並剝奪其權力，但在削平哥尼洛夫叛亂之時，蘇維埃表現出是不能讓人家壓迫下去的……表現出人民羣衆底能力和創造精神……這個新的經驗，無論如何不會離開工人，兵士和農民底意識的；從此以後革命開始時本黨提出的「一切

政權歸蘇維埃」的呼聲就變成爲革命的全國底叫喊了。」

市政局會經努力要同蘇維埃競爭，到這危險的幾日，就死亡了，消滅了。彼得格拉市政局很謙遜地派代表去見蘇維埃，「爲的解釋時局和建立聯絡。」蘇維埃是一部分人民選出的，市政局是全體人民選出的，似乎蘇維埃底權力和影響應當少些。但是革命過程底辯證法證明了，在某種歷史條件之下，部分比全體無比地大得多。同在政府中一樣，妥協派在市政局之中也是同立憲民主黨合作來反對布爾雪維克派的；這個合作使得市政局瘋癱了。正如使得政府瘋癱了一般。反之，蘇維埃則是妥協派和布爾雪維克派一種防衛性的合作抵抗資產階級底進攻之自然的形式。

哥尼洛夫事件之後，蘇維埃開始了新的一章。妥協派雖還保持不少的小地盤，尤其在衛戍軍中，但彼得格拉蘇維埃則急劇地傾向於布爾雪維克，令左右雙方都感驚訝。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夜間，還是契次當主席蘇維埃已經主張一個工農政府了，妥協派黨團底羣衆差不多完全擁護布爾雪維克派底議決案。霍勒脫里底相反提案祇得到十五票。妥協派的主席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右派要求記名投票，直拖至早晨三點鐘纔完事。爲的避免公然投票反對自己的黨，有好多代表走回家去了。即令如此，即令有這一個壓迫手段，布爾雪維克派議決案最後也得到二百七十九票對一百十五票之多數。這是一件大事。這是妥協派結局之開始。主席團吃驚得很，宣布他們要辭職。

九月二日，在芬蘭的俄國蘇維埃機關一聯席會議，以七百票對十三票及三十六票棄權，通過一個議決案，主張政權歸蘇維埃。五日，莫斯科蘇維埃隨着彼得格拉走，牠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二百五十四票之多數，不僅表示不信任臨時政府，認爲是反革命一個工具，而且攻擊執行委員會底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以奧楚克爲首的主席團，宣布他們要辭職。西伯利亞中部蘇維埃大會，九月五日在克拉斯諾雅斯克開會，完全接受布爾雪維克派領導。八月，布爾雪維克議決案，以一百三十票對六十六票之多數，在基也夫工人代表蘇維埃通過了。——雖然正式的布爾雪維克黨團祇有九十五個人。十日開會的芬蘭蘇維埃大會，十五萬海陸兵十和俄國工人，共推舉六十九個布爾雪維克派，四十八個左

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若干無黨人物，爲代表。彼得格拉省農民代表蘇維埃，推舉布爾雪維克塞爾格耶夫爲代表出席民、主會議。這裏又發現出，凡黨能經過工人或兵士去同鄉村直接接觸的地方，農民們都喜歡聚集於黨底旗幟之下的。

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佔支配地位，在九月九日帶歷史性的會議中，得到有聲有色的保證了。各黨團都很用心地集合自己的黨員：「這是蘇維埃命運有關的問題。」大約有十名工人和兵士代表到會了。九月一日的表決究竟是會場成分偶然變化底一種簡單插話呢，還是表示蘇維埃政策底完全變更呢？問題就是這樣提出了。布爾雪維克派黨團害怕不能集合一個多數，來反對主席團，——所有妥協派領袖契才、崔勒脫里、欠爾諾夫、高次、但、史高倍列夫都在主席團之內，——於是提議：依照各黨代表人數比例選舉主席團。這個提議本會相當地遮飾了原則衝突底激烈，正因這個原故受了列寧猛烈攻擊，但在策略上卻有此便利，即可以取得動搖分子底贊助。但崔勒脫里拒絕這個妥協提議。他說：主席團要知道蘇維埃是否真正轉變了牠的方向，「我們不能執行布爾雪維克派底策略。」右派提出的議決草案說：九月一日底表決並不適合於蘇維埃底政治路線，蘇維埃同從前一樣，仍舊信任牠的主席團。布爾雪維克派除了接受這個挑戰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他們本來準備好了這個決鬪。托洛次基從牢獄出來，第一次到會，受了會場一大部分熱烈的歡迎——左右雙方內心估計這次拍掌是多數不是——他站起來，要求人家在表決之前解答一個問題：克倫斯基仍舊是主席團一分子麼？主席團遲疑了一下，回答是的。如此，主席團擔負的罪孽本已深重的了，現在又纏了一引石磨在頸項之上。托洛次基說：「我們本深信……人家再不肯容許克倫斯基坐在主席團位置上的，難道我們想錯了。克倫斯基底幽靈現在坐在但和契次中間……人家要你們擁護主席團底政治路線時候，請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將擁護了克倫斯基底政策。」會議進行得異乎尋常的緊張，秩序保持着，因爲每個人都願在會場上爆發衝突。大家都要儘可能早地算出友和敵底數目。大家都明白，現在解決的乃是政權問題，戰爭問題，革命命運問題。決定以退出會議應爲表決手段。凡接受主席團辭職的，就到廳外去。少數人走出廳外，本來比多數人容易些。大廳每個角落

裏現在開始了一種熱烈的雖然低聲的鼓動；是舊主席團呢？還是新主席團呢？是合作政府呢？還是蘇維埃政權呢？一大羣人向廳門走去——「太多了」主席團心裏想，布爾雪維克派領袖方面，則估量他們會缺少一百票，不能得到多數。他們預先自己安慰道：「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工人和兵士仍在向門口走去。此時發生了嘈雜的聲響，長篇大論的話，以一二整節語表現出來。這邊喊：「哥尼洛夫派！」那邊喊：「七月脚色。」這手續大約費了一個鐘頭。一個無形的天平，兩臂動搖了。主席團幾乎不能抑制他們的興奮，這一個鐘頭之內留在主席台上沒有動。最後，票數計算好了：擁護主席團和合作政府的四百十四票，反對的五百十九票，棄權的六十七票。新的多數派如狂風暴雨一般拍掌，歡喜和激昂。理應如此。這勝利是很高的代價換來的！一部分的道路已經走過去了。

被推翻的領袖們，在這打擊之下還未清醒過來，拉長了面孔，離去主席台。崔勒脫里忍不住宣布一個嚇人的預言。他一面走，一面掉轉頭來喊道：「我們走下這個主席台時，良心上覺得這半年以來，我們很值價地高舉着革命底旗幟。這個旗幟現在交付你們手裏了。我們祇能表示這個願望，即願你們能夠同樣舉着牠，至少三個月長久！」崔勒脫里大錯特錯了，關於他規定的期限，以及關於一切的事情。

彼得格拉蘇維埃，牠是其他一切蘇維埃底祖宗，牠從此以後接受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了——僅僅昨天，布爾雪維克派纔是「小小的一羣煽惑者」哩。托洛茨基在主席台上演說，提起了布爾雪維克派被人控告替德國參謀部服務，這個控告至今尚未撤消。「叫密留可夫一般人和顯去可夫一般人，把他們的日常生活說出來罷。他們不敢這樣做，但我們無論那一天都可以報告我們的活動。我們沒有甚麼事情在俄國民衆面前隱瞞起來……」彼得格拉蘇維埃，以一個特別議決案，「鄙視了這誣蔑的倡始者，傳播者和贊助者。」

布爾雪維克派承受到應得的遺產了。這遺產一面是巨大的，一面又是極其菲薄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時地從彼得格拉蘇維埃奪去了兩家報紙（本是彼得格拉蘇維埃創辦的），所有的行政部門，所有的基金，以及所有的技術設

備，連打字機和墨水瓶在內，自從二月革命以來，歸於蘇維埃使用的無數汽車，如今連最後一輛都被妥協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拿去了。新的領袖，甚麼東西都沒有，沒有經費，沒有報紙，沒有書記機關，沒有交通手段，沒有調筆，也沒有鉛筆，甚麼都沒有，祇有幾堵白壁，以及——工人和兵士熱烈的信心。然而這就夠了。

蘇維埃政策，經過了這番根本的轉變之後，妥協派隊伍更加瓦解得快。九月十一日，但在彼得格拉蘇維埃替合作政府作辯護，托洛次基則主張一個蘇維埃政府，差不多全體反對合作政府，祇有十人贊成和七人棄權；同一天，莫斯科蘇維埃全體一致表決反對壓迫布爾雪維克派。妥協派不久就發現自己已被推入右方狹小的一片地位了，正如革命初時布爾雪維克派在左方所佔的地位一般大。但二者中間何等的不同！布爾雪維克派在羣衆中始終強於在蘇維埃中。妥協派則恰相反，在蘇維埃中的位置仍然大於在羣衆中的位置。布爾雪維克派在柔弱的時期還有個前途。妥協派則甚麼都沒有，除了一部過去歷史，——而這部歷史，他們又不能拿來自傲的。

彼得格拉蘇維埃改變了政策，同時也改變了面貌。妥協派領袖完全不見了，都躲在執行委員會裏面去了，在蘇維埃中，是次等的和三等的脚色來代替他們。崔勒脫里，欠爾諾夫，阿夫克生底也夫，史高倍列夫等人一經消失了，那些民主部長底友人和崇拜者，那些激進的軍官和貴婦，那些半社會主義作家，那些文化人和那些名流，也就不再出現於蘇維埃之中了。蘇維埃變得單純的，更平凡的，更黯淡的，但是更嚴肅的。

第十三章 布爾雪維克派與蘇維埃

仔細加以考察，布爾雪維克派鼓動底手段和工具，不僅是完全不能與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政治影響相配稱的，而且簡直渺小得驚人。七月事變之前，黨有四十一種刊物，連週刊和月刊在內，共總行銷三十三萬份，七月打擊之後，銷數減少了一半。八月底，黨中央機關報僅印五萬份。黨爭取彼得格拉蘇維埃和莫斯科蘇維埃那幾日，中央委員會庫藏共總祇有三萬紙虛布。

智識分子簡直不到布爾雪維克黨來，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從那些參加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大學生出身的，有很大部分已經變做非常得意的工程師、醫生、公務員了，他們現在毫不客氣地背棄了黨。甚至在彼得格拉，黨也時刻感到了缺少新聞記者、演說家、鼓動家；外省，則更沒有這類人才。沒有領袖；沒有懂得政治的人能夠向羣衆解釋；究竟布爾雪維克派要的甚麼——僻遠地域，幾百處都發出這個呼聲，前線叫得尤其厲害。鄉村差不多沒有一個布爾雪維克支部。郵政交通是完全混亂的地方，組織沒有人管，人家常常責備中央委員會，說牠祇領導彼得格拉一個地方，——這個責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機關如此薄弱，黨印刷物份數又如此微小，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思想和口號怎樣能够吸引如此廣大的民衆呢？解釋這個是很簡單的：那些口號，既適合於一個階級和一個時代底迫切要求，自然會替自己開闢幾千條道路。赤熱的革命媒質，是思想底最良導體。布爾雪維克派機關報，被人高聲唸着，一份份地讀得破爛。最重要的論文，人家還熟讀在心，背得出來，抄了下來，有可能時候還重印出來。兵士比連衣可說：「我們的司令部印刷機關大有功於革命。真理報上有多少篇文章被我們重印出來，又有多少種很有關於兵士並為兵士所能懂的小冊子也重印出來！所有印出的東西，都

很快地藉航空寄遞，腳踏車和機器腳踏車之助，在全戰線散發着……」同時，資產階級報紙，雖然幾百萬份地免費寄到前線去，但很難找到一個讀者。一大網一大網的印刷物，連開也沒有開，如此抵制「愛國派」報紙，有時帶着示威的形式。西伯利亞第十八師諸代表通過一個議決案，要求資產階級政黨停止寄宣傳品來，因為那些東西「沒有別的用場，祇可拿來燒開水泡茶喝。」布爾雪維克派出版物使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底有用的——或有害的，倘若你要這樣說——效力，就無比地高得多。

普通解釋布爾雪維克主義之成功，都歸功於「口號簡單」，恰合於羣衆底願望。這個解釋含有相當真理。布爾雪維克政策底一貫性，是出於這個原因，即是布爾雪維克派與那些「民主黨派」相反，完全不受那種沒有明說的或半明說的禁忌所拘束，這種禁忌歸根結底是要保護私有財產的。然而單單這個特點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在右方，固然有「民主派」同布爾雪維克派競爭；但在左方，也有無政府主義者，最高限度派，左派社會革命黨，企圖排擠布爾雪維克派。但這些黨派也是沒有一個能自拔於懦弱無力之上的。布爾雪維克主義與衆不同的，畢竟在於牠是使主觀的目的，即保衛民衆利益，去服從革命法則，視革命爲一種客觀決定的過程。以科學的方法去發現那些法則，尤其那些支配民衆運動的法則，——這就構成了布爾雪維克戰略底基礎。勞動者在鬭爭之中，不僅受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所指導，而且受自己的生活經驗所指導。布爾雪維克主義絕對沒有那種貴族式的高傲態度，輕視羣衆底獨立經驗。恰恰相反，布爾雪維克派乃是以此經驗爲他們的出發點的，而且依據在此經驗上面。這就是他們的諸大優點之一。

凡革命都是言多語繁的，布爾雪維克派亦未能免俗。但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底鼓動常常是散漫的，自相矛盾的，尤其善於逃避和規避，至於布爾雪維克派底鼓動則不然，則是以集中和透徹爲其特性。妥協派逃避困難，布爾雪維克派則去迎接困難。不斷地分析客觀狀況，拿事實來證驗口號，以認真的態度對待敵人，那怕敵人已不很認真可怕了，——這一切給了布爾雪維克派底鼓動以特殊的說服力。

黨底刊物並不誇大成功，並不曲解勢力關係，並不圖謀以叫喊求得勝利。列寧底作風乃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底作風。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派報紙供給的材料，以歷史的批評和時代的文件看來，證明了，比其他報紙供給的材料，要無比地更正確得多了。這個正確性乃是布爾雪維克派革命的能耐底一種結果，但同時又加強了他們的能耐。這個傳統之被拋棄，後來就成了不肯鬥徒精神底最有害的特點之一。

列寧回國之後立即這樣說：「我們並非江湖騙子。我們必須僅僅依據在羣衆意識上面。如果必須仍處於少數派地位，那就做少數派罷……我們不要害怕做少數派……我們要實行批評工作，使羣衆從騙局之中醒悟過來……我們的路線將證明是對的。一切被壓迫的人將走向我們來……他們沒有別的出路。」布爾雪維克政策，徹底瞭解起來，正是煽惑主義和冒險主義底反面。

列寧躲起來了。但他十分留心報紙，總是在字裏行間讀者，或者在私人談話——不很常有——中間捉着，那些未成形的思想之回音，那些未明白表示出來的意向。羣衆在退潮中。馬爾托夫一面替布爾雪維克派做辯護，反對誣蔑，一面則惆悵地嘲諷我們的黨，說牠「弄巧成拙」。列寧猜出了——關於此事的直接風聲，不久也傳到他耳朵——一定也有幾個布爾雪維克派不能免除一種懊悔調子，不惟那個容易受印象的魯那查斯基一人而已。列寧寫了文章，論小資產者底墮泣，論那些附和這種墮泣的布爾雪維克派底不忠於黨。各區和各省底布爾雪維克派，贊成這幾句嚴厲的話。他們更加確信：「老頭子」並未曾慌張失措，未曾喪失勇氣，並未曾屈服於任何偶然的情緒。

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一個委員——也許是史維特洛夫罷——寫信給外省說：「我們暫時沒有報紙——組織並未會解體……大會並未延期。」列寧雖不得已隱藏起來，仍盡其所能留意於黨大會底準備工作，而且替大會起草重要的議決案；計劃下次的進攻。大會預先定名爲一個聯合大會，因爲若干獨立的革命團體要於此時加入布爾雪維克黨。其中重要的是彼得格拉區際組織，對於這個團體的有托洛茨基，越飛，烏里茨基，黎亞贊諾夫，魯那查斯基，包

克洛夫斯基，馬奴易斯基，加拉罕，尤林尼夫，以及其他許多過去知名的或以後知名的革命者。

七月二日，恰在示威之前夕，區際派開了一個會議，約代表四千工人。蘇漢諾夫在來賓席上旁聽，他回憶道：「會場中大多數是我所不認識的工人和兵士……一定做過了熱烈的工作，這工作底成績，大家都看得出來的。祇有一點不解：你們和布爾雪維克派有甚麼分別呢？你們爲甚麼不同他們合併在一起呢？」這個團體有若干領袖拖延這個合併，托洛次基爲了促進這個合併，便在真理報上發表如下聲明：「我的意見認爲：現時，區際組織和布爾雪維克派中間，無論原則上或策略上，都毫無不同之點了，因之也就沒有甚麼理由可以替這兩組織分立存在作辯護了。」

聯合大會開會於七月二十六日，——其實是布爾雪維克黨底第六次大會，——會議都是半秘密地舉行的，在兩個工人區輪換開會。一共有一百七十五個代表，其中一百五十七個有表決權，共代表一百二十二個黨組織，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個黨員。在彼得格勒有四萬一千黨員；三萬六千個布爾雪維克派，四千個區際派，約一千個則屬於軍事委員會。在中部工業區，以莫斯科爲中心，黨共有四萬二千個黨員；在烏拉爾區，二萬五千個黨員；在頓涅志區，約一萬五千個黨員。在高加索區，布爾雪維克派大組織存在於巴庫，格羅士尼和梯夫里斯；前二地黨員差不多完全是工人；在梯夫里斯，則兵士佔優勢。

到會人物代表了黨底革命前時期。一百七十一個代表填了表的，其中一百十個共坐了二百四十五年的牢，十個共做了四十一年苦役，二十四個共受了七十三年流刑，五十五個共充了一百二十七年軍，二十七個共住國外八十九年，一百五十個共被捕五百四十九次。

現時共產國際書記之一畢亞特尼茨基回憶道：「那次大會，列寧，托洛次基，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都未到會……黨綱問題雖然由議事日程中除去，大會仍舊進行得很好，很緊張，那怕沒有領袖指導……」以列寧底提綱做工作基礎，布哈林和史大林作主要報告。史大林底報告是一個好的尺度，來計量列寧回國後四個月之內，史大林自己及黨底

一切幹部所走過的距離。史大林，以理論的腦筋，然而政治的堅決，圖謀列舉那些特點，足以決定「社會主義工人革命底根本性質。」同四月會議比較起來，此次意見底一致是立刻看得出來的。

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問題，大會記錄寫道：「中央委員會四個委員得到票數最多的，其名如下：列寧一百三十四票中得一百三十三票，齊諾維也夫得一百三十二票，卡明尼夫得一百三十一票，托洛次基得一百三十一票。除這四人之外，其他被選為中央委員的有：諾更，柯命泰，史大林，史維特洛夫，賴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飛，烏里茨基，密柳亭，洛莫夫。」這屆中央委員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們領導之下完成了十月革命。

馬爾托夫有一信來慶祝大會，信內他又表示「他對於造謠譁議的深深的氣憤，」但在根本問題上他仍舊立於行動底門外。「我們切不可放棄以革命的民主勢力之多數去奪取政權的計劃，而代之以與此多數鬭爭並反對此多數來奪取政權的計劃……」所謂「革命的民主勢力之多數，」馬爾托夫同以前一樣，意即指官式的蘇維埃代議機關，其實這個機關此時已經沒有基礎了。托洛次基寫道：「馬爾托夫仍是拴縛於那些社會愛國派的，不懂由於一種空洞的派別傳統，而且由於一種根深蒂固的對於社會革命的機會主義態度，——他把社會革命看作遙遠的目的，以為不能影響於我們處理現在的問題。這一點就分開了他和我們。」

這個時期，惟有左派門雪維克中一小部分人，由辣俊領導着堅決地走到布爾雪維克派來。尤林尼夫，後來的蘇維埃外交家，向大會報告這些國際主義者來合併的事情，隨了說道：我們必須聯合「門雪維克派（少數派）底少數派中一個少數派……」舊日的門雪維克派之滔滔入黨乃開始於十月革命之後。他們並不是來參加無產階級暴動，而是來參加由此暴動產出的政權；這裏門雪維克派又表現出機會主義底基本品性來了：崇拜現存的權力。列寧一向非常注意黨底成分問題，不久就要求十月革命後入黨的門雪維克派百分之九十九都要開除出去。他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後來索性把門大開了，讓門雪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進來；於是以前的妥協派就成為史大林黨制底台柱之一。

了，但這一切乃是以後的事情。

史達特洛夫，此次大會底實際組織者，報告道：「托洛次基在大會之前已經加入了我們的機關報編輯部，但因被捕下獄不能實際參加。『僅僅在這次七月大會上托洛次基纔算正式加入了布爾雪維克黨。多年來的意見紛爭和派別衝突到此可以做個總結了。托洛次基走到列寧門下，以列寧為師傅，他懂得列寧底力量 and 重要，比較許多其他的人更遲了些時候，但也許比較他們更懂得完全些。』練斯可尼可夫，自從托洛次基由加拿大回國後，便與他密切接近，以後又與他並肩在牢內過了幾個星期生活，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托洛次基對於佛拉底爾·意理趣（列寧）是非常尊敬的。他把列寧抬高於他並世所見諸人之上，無論在俄國見的或在外國見的。你可以從托洛次基談起列寧時的語氣，聽出了一個弟子底敬意。在此時候，列寧致力於無產階級事業有三十年歷史了，托洛次基有二十年。他們二人在戰前時期的意見衝突，現在已經消散了。列寧和托洛次基策略路線之間毫無不同。他們二人相接近，在大戰期中已顯然可見。」一到列夫·大衛多維趣（托洛次基）回國，這個接近就是完全確定的了。聽了他回國後起初幾次演說，我們這些老列寧派都覺得他是我們的人了。」此外從托洛次基被選為中央委員時所得票數看來也可證明：當他入黨之時，布爾雪維克派中就沒有人將他看作外人了。

列寧無形之中參加大會，灌輸一種負責和大胆精神於大會工作。這個黨底創立者和教導者，不能容忍懈怠，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他知道，一個不正確的經濟論斷，或一個不小心的政治觀察，到了行動時刻可以鬧出大禍，爲了辯護他對於黨底每個文件，甚至每個次要文件，那種不嫌吹求的態度，列寧不止一次說過：「這不是一件瑣細小事，我們必須精確無訛；我們的鼓動者將讀熟牠，將不會離開正軌。」……「我們有一個好的黨，——他添加這句說，他心目中正指着下層鼓動者對於說甚麼及如何說這個問題上的那種認真的精細的態度。

布爾雪維克口號之大膽，不止一次令人覺得是幻想的；列寧底四月提綱便給人這種印象。事實上，在一個革命時

代，祇顧目前的政策纔是幻想的哩；反之，現實主義若無一種遠見的政策便不能想像。僅僅說幻想與布爾雪維克主義無緣，——那還是不夠的；列寧底黨是革命中唯一站在政治的現實主義立場上的黨。

六月以及七月初，工人布爾雪維克派不止一次訴苦說：他們時常被迫去激水龍澆熄羣衆底怒火。——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澆熄成功。七月，除了帶來失敗，還帶來了一個很高代價的教訓。羣衆更加留心聽從黨底勸告了，更要瞭解黨底策略上的計算了。黨底七月大會確認那些勸告：『無產階級切不可上了資產階級挑唆的當，現時資產階級太願意激起我們作一個未成熟的鬪爭了。』八月全月，尤其下半年，黨不斷警告工人和兵士：切勿上街示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自己時常嘲諷他們的警告類似於德國老社會民主黨底政治理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一貫地約束羣衆不作任何嚴重的鬪爭，總是藉口於挑唆危險和必須積聚勢力。事實上這個類似是不實在的。布爾雪維克派很明白，勢力是在鬪爭之中積聚起來，而不是在消極躲避鬪爭時候。在列寧看來，研究現實不過是爲了行動而從事一種理論的探索罷了。每逢估量局勢時候，他總是將他的黨看做一種行動的力量而放在局勢底正中心。他特別仇恨——或恰切些說，特別厭惡——鄂托·鮑宛爾，希爾費定一流人底奧地利學派馬克思主義，他們以爲理論的分析不過是爲消極不動做註脚而已。謹慎，是制動機而不是發動機。沒有人坐在制動機上旅行過，同樣也沒有人會拿謹慎做出甚麼大事來，但同時布爾雪維克派很明白，鬪爭需要估計力量，——必須謹慎纔能勇敢。

第六次大會議決案，一面勸告莫作不成熟的衝突，一面又指出那時必須鬪爭，『倘若全國危機和羣衆運動深入造成了有利的條件，使城市和鄉村貧苦民衆站到工人一邊來。』在革命底速度中，這個局勢並不是幾十年的問題，也不是幾年的問題，而是幾個月的問題。

議事日程上提出了向羣衆解釋必須準備武裝暴動的任務，大會同時決定撤消前期的中心口號：改選歸蘇維埃。這二件事有聯帶關係的。列寧以他的論文，書信和私人談話開闢了這個改變口號的道路。

政權歸蘇維埃，其直接意義就是政權歸妥協派。這事以前本可以用和平手段做成功的，祇消罷免資產階級政府就夠了。——資產階級政府之苟延殘喘，僅出於妥協派底恩意以及羣衆對於妥協派的殘餘信任。工人和兵士專政，自從二月二十七日以來就已經是事實了。但工人和兵士尚未進步到那種程度，能夠覺知這個事實。他們委託政權給妥協派，妥協派又將政權交付於資產階級。以前布爾雪維克派估計革命能和平發展，那並非希望資產階級能自願地交還政權給工人和兵士，而是希望工人和兵士能及時地阻止妥協派將政權送給資產階級。

在蘇維埃民主制度下，將政權集中於蘇維埃之手，那將給布爾雪維克派以完全內便利在蘇維埃中佔得多數，以後再根據他們的政綱創立一個政府。爲此目的，就無需要武裝暴動了。黨派中間政權之轉移本可和平地成就了的。從四月到七月黨底一切努力，都是朝着這方面走的，即是經過蘇維埃使革命底和平發展成爲可能。『耐心地解釋』——這便是布爾雪維克政策之符號。

七月事變根本改變了局勢。政權從蘇維埃轉移到一派軍人手裏去了，他們與立憲民主黨和外國大使館有密切接觸，他們暫時維持克倫斯基，祇爲的把他當做一個民主的商標。即使現在執行委員會有決心通過議決案將政權收回自己手裏，結果也將與三天之前完全不同了。一團哥薩克兵，連着軍官學校的人，多半要開進陶立特宮來，乾脆將這些「篡竊者」逮捕起來。『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從此以後就是武裝暴動反對政府及其背後的軍事勢力之意。但是蘇維埃既然不要政權爲了『政權歸蘇維埃』原故而發動一個暴動，那顯然是荒謬的。

他方面，布爾雪維克派能否以和平的選舉手段在那無力的蘇維埃中佔得多數，——從此以後也就成爲可疑的了，有些人甚至認爲極少可能的了。門等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七月時藉同打擊工人和農民，自然要繼續供給一種煙幕來遮飾那對於布爾雪維克派的強暴行爲。蘇維埃仍操在妥協派之手，將變成爲反革命政府底下一種有氣無力的反對派，不久就趨於死滅。

在這些情形之下，再談不上甚麼和平地移轉政權於無產階級之問題了。這話在布爾雪維克黨說來，就是：我們必須準備一個武装暴動。拿甚麼口號來準備呢？拿這個老實的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奪取政權。我們必須赤裸裸地提出革命的任務。我們必須揭破朦朧的蘇維埃形式而暴露出問題底階級本質。這並非乾脆地拋棄蘇維埃。奪得政權之後，無產階級將要依照蘇維埃形態來組織國家。但那將是另一種蘇維埃了，那將履行一種歷史的工作，與那妥協派底蘇維埃底防守職能正相反對。

在開始受譁議和攻擊之下，列寧寫道：「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現在聽來好像是吉訶德主義或者一種玩笑。這個口號，客觀說來，乃是欺騙民衆，暗示民衆以幻想，好像現在蘇維埃祇要願意接受政權，或祇消通過一個議決案，便可以得到政權；好像蘇維埃黨派未曾因幫助劊子手而污辱自己的，好像我們能够把熟飯重化爲生米的一」

拋棄那政權歸蘇維埃之要求麼？這個思想起初很使黨驚異，——或寧可說使黨內做鼓動工作的幹部驚異，他們在以往三個月之間如此親切於這個人所共曉的口號，幾乎要將牠和革命底整個內容視爲一體了。黨內開始了一場討論。好多名有的活動分子，如馬奴易斯基，尤林尼夫等人，都說：撤消「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將造成了無產階級脫離農民的危險。他們的論據是拿機關來代替階級。把組織形式看作神物而加以崇拜——此事初看好像很奇怪的一乃是革命者中間特別流行的病症。托洛次基寫道：「我們仍然留在這些蘇維埃內部時候，……我們要努力使得這些反映革命過去階段的蘇維埃能够更進一步去擔負未來的使命。但蘇維埃底作用和命運問題無論如何重要，我們總認爲他是完全附屬於另一問題，即城市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卒衆、軍隊和農村等，爲了政權，爲了革命專政，而鬭爭的問題。」

黨究竟憑藉甚麼羣衆組織來領導暴動呢？這個問題並不容許一種先驗的回答，尤其不容許一種決然的回答。暴動底工具可以是工廠委員會和工會，那是已經在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之下的，——也可以是若干個蘇維埃，若干個打

破了妥協派束縛的蘇維埃。譬如列寧對鄂維尼啓事說：「我們必須把重心置於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應當是發動底機關。」

羣衆七月間與蘇維埃發生衝突之後，起初覺得蘇維埃是消極反對羣衆的，後來便認爲蘇維埃是羣衆底積極的敵人；此次改變口號在羣衆意識中得着了準備好的土壤。列寧時刻關心的事情，就在於以最簡單的形式表示出那一面從客觀條件生出來的，他而又歸納羣衆主觀經驗的東西。我們現在無需將政權獻給崔勒呢，底蘇維埃了，——進步的工人和兵士如此感想，——我們應當把政權抓在自己手裏。

反對國政會議的莫斯科罷工不僅違反了蘇維埃底意志，而且未曾提出蘇維埃政權要求。羣衆已經學習了事實底教訓而且接受了列寧底解釋。同時，莫斯科布爾雪維克派也毫不遲疑地站在鬪爭的崗位，一到了反革命剛謀殺妥協派蘇維埃這個危險發生時候，布爾雪維克政策總是結合革命的不妥協性和極端的伸縮性爲一個整體，這個政策底力量就包藏在此結合之內。

在戰爭舞台上的事變，不久就使黨底政策，關於牠的國際主義方面的，去經受一種很嚴格的考驗了。里加陷落之後，彼得格勒命運問題撞着了工人和兵士底最殘處。工廠委員會在斯摩尼學院開會議時，門雪維克馬茲倫科——一個軍官，他不久之前纔帶了人去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裝——說了一篇話關於彼得格勒遭遇的危險，並提出實際的防守問題。一個布爾雪維克派演說者喊道：「你們同我們說的是甚麼話呢？我們的領袖關在牢內，而你們要我們來討論與防守首都有關的問題。」以產業工人資格，以資產階級共和國公民資格，維包格區無產者沒有一點意思想在保衛革命的首都之中實行怠工；但是以布爾雪維克派資格，以布爾雪維克黨黨員資格，他們卻一分鐘也不想在俄羅斯及其他國家民衆之前與統治者集團分擔戰爭底責任。列寧害怕保衛情緒會變爲保衛祖國政策，寫道：「須待政權歸無產階級之後，我們纔會變成保衛主義者……無論里加陷落，無論彼得格勒底失守，都不能使我們成爲保衛主義

者。政權未曾轉移之前，我們總是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我們總是反對戰爭，我們總不是保衛主義者。」托洛茨基從獄中寫出來道：「里加陷落是嚴重的打擊。彼得格勒失守是危險的災禍。但俄國無產階級拋棄國際主義政策，那就是無可挽回的破產了。」

這是幻想者底學究精神。當那幾日，布爾雪維克派海陸兵士在里加城下戰死時候，政府正在從前線調兵來壓迫布爾雪維克派，而總司令正在準備向政府進行戰爭。對於這個政策，無論在前線或後方，無論爲防守或爲進攻，布爾雪維克派都不能而且不願擔負絲毫責任。若非如此就不成其爲布爾雪維克派了。

克倫斯基和哥尼洛夫夫是同一危險之兩種形式。但這兩種形式——一種是慢性的，一種是急性的——之間，到了八月底互相衝突起來了。必須先排除急性的危險。爲的以後再來解決慢性的危險。布爾雪維克派不僅加入了防衛委員會，雖然在其中註定佔據少數派地位，而且宣告與哥尼洛夫夫作戰時候，他們甚至願與「執政局」成立「軍事技術聯盟」。爲此問題，蘇漢諾夫寫道：「布爾雪維克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政治機警和明智……自然，加入那不合於他們本性的妥協時，他們是在追求自己的某些目的，而爲他們的盟友所未能預見的。但這樣說來，他們是更加明智的了。」其實，在這個政策之中，毫沒有甚麼「不合於」布爾雪維克主義本性的東西，恰恰相反，再沒有別的比這更能適合於黨底整個性質了。布爾雪維克派之爲革命者，是行爲上的，不是姿態上的，是本質上的，不是形式上的。他們的政策是受決定於各種勢力底真實關係，而非受決定於愛和憎。正在受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迫害之時，列寧寫道：「那將是很大的錯誤，倘若以爲革命的無產階級爲了「報復」社會革命黨人和門雪維克派——因爲他們幫助打擊布爾雪維克派，幫助槍斃前線兵士和解除工人武裝——要拒絕「贊助」他們以反對反革命。」

從技術上贊助他們，而不是從政治上贊助他們。列寧堅決警告反對政治的贊助，在他致中央委員會一封信裏說：「即使現在，我們也不可以贊助克倫斯基政府。那將是拋棄原則的，你們問：難道我們不去打哥尼洛夫夫麼？自然要去打

的，但這不是一件事情，道中間有個界限。若千布爾雪維克派，受了事變洪流底推湧，正在跨過這個界限而走人「妥協主義。」

列寧善於從遠遠地方把捉政治情緒之最微妙處。八月二十九日，基也夫市政局會議上，當地一個布爾雪維克領袖畢亞大可夫宣布說：「在這危險的時刻，我們必須忘記了一切的舊賬……必須與一切革命的黨派聯合，祇要牠們贊成堅決的鬭爭反對反革命。我號召你們團結起來……」這正是列寧所警告預防的那個錯誤的政治論調。「忘記舊賬，」——這意思就是要賤新賬給那些候補破產的人。列寧寫道：「我們要作戰，我們要去打哥尼洛夫，但我們不贊助克倫斯基，而要暴露他的弱點，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擁護臨時政府等等，這幾句話，必須加以殘酷打擊，恰恰當作幾句話來打擊。」工人沒有一點幻想，關於他們與冬宮「聯合」的性質。「無產階級去打哥尼洛夫時，並不是替克倫斯基底獨裁打仗，而是替革命底所有勝利品打仗。」各工廠工人這樣說，——彼得格拉，莫斯科以及各省工人都是這樣說。布爾雪維克派，無須對妥協派作一絲一毫政治讓步，無須迷亂了組織或旗幟，仍然能同常時一樣把他們的行動與政對者底行動協調起來，倘若這樣可以在目前打擊另一個更危險的敵人時候。

在反對哥尼洛夫的鬭爭中，布爾雪維克派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蘇漢諾夫這話是暗示布爾雪維克派那時已經提出這個任務，即是轉變防衛委員會為無產階級暴動底一個工具。毫無疑問的，哥尼洛夫事變時那些革命委員會，在相當限度之下，變成了後來領導無產階級暴動的那些機關底雛形。但蘇漢諾夫究竟太過於誇獎布爾雪維克派底遠見了，當他以爲布爾雪維克派預先看到這個組織的作用。布爾雪維克派底「自己的目的，」乃是粉碎反革命，儘可能拆散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團結多多益善的羣衆於自己領導之下，儘他們的可能武裝革命的工人。布爾雪維克派並不隱瞞這些目的。被迫害的黨救了壓迫牠的和誣蔑牠的政府，但牠救了政府免於給軍人打倒，祇爲的更有把握地從政治上毀滅這個政府。

八月最後幾日，勞力關係上又有一個急劇的變更，但這次是從右向左的。羣衆一經加入戰鬪，就不難恢復七月變以前蘇維埃底地位。從此以後，蘇維埃命運又握在蘇維埃自己手裏了。蘇維埃可以無須鬪爭而奪得政權。爲了這個，妥協派取消承認事實造成的局勢就夠了。整個問題乃在於他們願否這樣做。在熱烈時，妥協派宣布：同立憲民主黨合作，從今是不可思議的了。自今以後若是不可思議的，則無論何時都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拋棄了「合作」沒有別的意思，祇是表示政權移歸妥協派罷了。

列寧立刻抓住了新局勢底本質，做出必要的推論。九月三日他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論妥協。他說，蘇維埃底作用又改變了。七月初牠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鬪爭機關，八月底牠則成爲反對資產階級的鬪爭機關了。蘇維埃又能調遣軍隊。歷史又半開了革命底和平發展之可能性。這是異常希望而珍貴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努力來成就牠。列寧於是嘲笑那些說空話的人，他們拒絕任何妥協問題是「經過一切不可避免的妥協」來達到你自己的目的和履行你自己的任務。他說：「在我們方面的妥協將是回到我們七月以前的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底政府。現在，且僅僅現在，也許祇有幾日或一二星期期限，這樣一個政府還可以用完全和平的手段創立起來，鞏固起來。」這個短短的期限正是表明整個局勢底緊急。妥協派祇有幾天時間來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選擇一下。

妥協派急忙拒絕列寧底提議，好像害怕上當，其實列寧底提議之中毫無一點詭計。列寧確信他的黨是註定要取得政權的，所以很坦白地圖謀緩和鬪爭，減弱敵人對於那不得不然的事情的抵抗力。

列寧底勇敢轉變政策，每次都是局勢本身改變之結果，卻始終保持着他的戰略計劃底一致性。——列寧政策底勇敢轉變乃是革命戰略底一部不可估價的教科書。這次的提議妥協，本有一種事實的教訓之意義——首先教訓布爾雪維克黨自己。牠說明了，雖然有了哥尼洛夫事件之經驗，妥協派也再不能走上革命道路了。布爾雪維克黨現在決

然覺得自己是唯一的革命黨了。

妥協派拒絕做個傳達機器，將政權從資產階級接過來交付於無產階級，正如他們三月間從無產階級接過來交付於資產階級一般。由此事實，「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又擱置起來了。但並不擱置長久：幾天之後布爾雪維克派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之中佔得多數，以後又在其他好多蘇維埃之中佔得多數。所以「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並未曾再退出隱事日程，反而得到一個新的意義：一切政權歸布爾雪維克派蘇維埃。在此形式之下，這個口號決然終止其為和平發展的口號了。黨走上了經過蘇維埃並以蘇維埃之名來舉行武裝暴動的道路。

為的瞭解往後事變發展起見，必須提出這個問題：妥協派蘇維埃在九月初怎樣重新獲得牠們七月間所喪失的權力呢？布爾雪維克黨第六次大會底議決案，處處含有這個問題，以為七月事變結果，雙重政權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最近的蘇維埃歷史家，都抄襲這個觀念，從這本書到那本書，絲毫都不想拿以後的事實來重新估量這個觀念。而且他們從來不問：倘若七月間政權完全轉到一派軍人手裏去了，為甚麼八月間這派軍人不得不出於暴動呢？有了政權在手的人自然不會選擇那條冒險的陰謀道路，惟有要奪取政權的人纔會選擇他。

第六次大會那個斷語，至少，應當說是不確切的。我們若是把那種政制稱為雙重政權，在此政制之下一種本質上虛幻的政權操於正式政府之手，而一種真實的政權則操於蘇維埃之手，那麼就沒有理由可以斷言：一部分真實的政權從蘇維埃移至資產階級去之後，雙重政權就消滅了。但若就當時爭任務底觀點說，則是可以而且應當過分一點估量政權集中於反革命之手的程度。政治並不是一門算學。事實上，減輕這個變化底意義，比加重這個變化底意義，要無比地危險得多了。但是歷史的分析就無需要鼓動用的那些誇大。

史大林把列寧思想簡單化了，報告大會說：「局勢是明顯的。現在沒有人說起雙重政權的話。如果蘇維埃以前代表一個真實的政權，那麼現在僅僅是羣衆團結的機關而已，沒有任何權力。」有幾個代表反駁道：七月間是反動勝利，

而不違反革命勝利。武大林則以一句出人意外之格言來回答：「在革命之時無反動。」其實，革命須得經過一連串的開歇的反動，才能走到勝利。革命每前進一步，總是要後退一步的。反動之於反革命，正如改良之於革命一般。政制上那些變化，合於反革命階級的要求，卻不改變政權底佔有着者——我們可以稱之爲反動底勝利；但政權若沒有從這個階級之手移至那個階級之手，則反革命底勝利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政權轉移並未發生於七月。

「如果七月暴動是一個半暴動，那麼在某種程度之下，反革命底勝利也是半勝利了。」幾個月之前，布哈林這樣說——說得很對，但沒有從他的話推出必要的結論來。一個半勝利不能將政權交給資產階級。雙重政權是改變了，重新構造了，但沒有消滅。在工廠裏，仍然同以前一樣，違反了工人意志，甚麼事都不能做；農民保持了足夠的權力，可以阻止地主享受他們的財產權；指揮軍官在兵士之前仍舊覺得沒有把握。但那是甚麼政權呢，倘若沒有物質的可能去支配財產權和指揮武裝力量？八月十三日，托洛茨基關於已發生的變化寫道：「問題不僅在於政府之旁有個蘇維埃，牠執行了許許多多政府的職務……重要的乃在於：蘇維埃背後和政府背後站着兩種不同的政制，各自依靠於不同的階級之上……資本主義共和國政制從上面壓下來，而工人民主政制則由底下發生，二者互相癱瘓着。」

絕對無疑，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大地喪失了牠的重要地位。但若以爲資產階級取得了妥協派領袖們所喪失的一切，——那也是錯誤的。這些領袖不僅失於右，而且失於左，——不僅軍人方面有所得，工廠委員會和兵士委員會方面也有所得。政權分散了，碎割了，——一部分消失於地底下了，猶如七月失敗後工人藏起來的槍械。雙重政權終止其爲「和平的」聯絡的，調整的，牠變成了更加隱藏的，更加分散的，更加敵對的和爆發性的。到了八月底，這個隱藏的雙重政權又活動起來了。我們將看見，這個事實實在十月間得到何種的意義。

第十四章 末一個合作政府

忠實於其傳統，即經不起一個嚴重打擊，臨時政府又於八月二十六日夜間瓦解了，如我們上面說的。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以便利哥尼洛夫。社會主義者退出政府，以便利克倫斯基。如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政府危機。首先提出了克倫斯基自身問題。政府首腦變成陰謀底一個共犯者。人家如此氣憤他，提到他的名字，連妥協派領袖有時也要借用布爾雪維克派底字彙了。欠爾諾夫，不久之前纔從那全速率開駛的內閣火車中跳出來，在他的黨底中央機關報上寫文章，關於「那個混沌，在其中，你不能分別出那裏是哥尼洛夫終點和那裏是費洛寧科薩文可夫起點，那裏是薩文可夫終點和那裏是本色的臨時政府起點。」這個暗示是很明白的。所謂「本色的臨時政府」者，——自然就是克倫斯基，他與欠爾諾夫同屬於一個黨。

但雖然拿激烈的話來撫慰他們的感情，妥協派仍決定沒有克倫斯基，他們便行不通。他們不許克倫斯基赦免哥尼洛夫，但自己趕緊赦免了克倫斯基。為報酬起見，克倫斯基答應在俄國政府形式問題上讓步。昨天人家纔堅持惟有立憲會議能夠決定這個問題，如今法律手續上的困難忽然消失了。在政府宣言上，哥尼洛夫之免職，是拿「救祖國，救自由，救共和」之需要來解釋的。這個純粹口角春風的面目已經過時的對左派讓步，自然絲毫不能增加政府底威權，尤其因為哥尼洛夫自己也會宣布是個共和派。

八月三十日，克倫斯基不得不將薩文可夫免職；幾天之後薩文可夫又被那個無所不包的社會革命黨開除了。但是一個在政治上與薩文可夫同等的人物，帕欽斯基，立刻被任為總督了；他一上任就封閉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執行委員會提出抗議。新聞報稱這事為「粗笨的挑唆。」再過三日，帕欽斯基又不得不被免職。克倫斯基並不想改變他的總

政策這一點可以由此事實證明的，即早在三十一日他就組成了新政府，有立憲民主黨人參加。此事連社會革命黨人也不肯答應的，他們以召回自己的代表來恐嚇。那是崔勒脫里，他替政權開了一張新藥方：『保存合作觀念，但排除那些拖累政府的分子。』史高倍列夫附和說：『合作觀念加強了，但政府中不能有位置留給與哥尼洛夫夫同謀的黨派。』克倫斯基不同意這個限制；克倫斯基在他的立場上是對的。

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又排斥佔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政黨——那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一點，卡明尼夫曾於某次兩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指出來，他以特有的教訓口氣，從最近諸事變推出了結論：『你們叫我們走上一條更危險的道路，與那些不負責任的人羣合作。但是你們忘記了，過去幾日不祥的事變所結成的和鞏固的那個合作——革命的非產階級，農民和革命的軍隊之間的合作。』卡明尼夫又提起了五月二十六日托洛次基替克龍斯達脫水兵辯護反對崔勒脫里底控告時說的幾句話：『反革命的將軍要拿繩圈套住革命底頸項時候，立憲民主黨人將拿肥皂來塗抹繩子，克龍斯達脫水兵則將起來同我們一道戰鬥，一道死。』這話提得正對。對於甚麼『民主團結』甚麼『誠實合作』等議論，卡明尼夫回答道：『民主力量能不能團結，要看你們肯不肯與維包格區合作……任何其他的合作都是不誠實的。』卡明尼夫底演說無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蘇漢諾夫說道：『卡明尼夫說得很聰明而機警。』但這演說除了造成一個印象以外別無結果。兩方面底路線都是預先定好了的。

一開始，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的決裂就僅僅是裝模作樣的。據哥尼洛夫夫的自由派自己本來明白必須縮短幾日，因此幕後決定了——顯然取得立憲民主黨同意——成立一個政府，超出於全國一切真實勢力之上。至於如此程度，使人無疑明白了牠的臨時性質。除了克倫斯基以外，五人執政局還含有：外交部長德烈欽阿，他已經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了，爲了他和協約國外交家的聯絡；莫斯科軍區司令凡爾霍夫斯基，爲此原故，他由上校急陞爲將軍，海軍上將凡德勃夫斯基，爲此原故，他急忙從牢內放出來。最後，可疑的門雪維克尼基了，他的黨不久就通知他開除黨籍了。

借了他人之手打敗哥尼洛夫以後，克倫斯基似乎祇關心一件事，即如何去實行哥尼洛夫底政綱。哥尼洛夫要把總司令權力和政府首腦權力合而為一，克倫斯基成就了。哥尼洛夫要以五人執政局來遮飾個人獨裁，克倫斯基實現了。資產階級要求爾諾夫辭職，克倫斯基就把他趕出冬宮。阿來克先也夫，立憲民主黨底英雄，而且舉他為候補內閣總理——克倫斯基則任命他為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即是全軍底事實的領袖。在他的告海陸軍命令中，克倫斯基要求軍隊之中停止政治鬭爭，即恢復原初狀態。列寧在他的躲藏所，以他特有的異乎尋常的簡單論斷，敘述上層分子中這個狀況道：「克倫斯基是一個哥尼洛夫派，偶然同哥尼洛夫反目，但仍舊與其他的哥尼洛夫派親密結合的。」這中間祇有一點缺陷：反革命失敗得太甚了，使克倫斯基底個人計劃不好實行。

執政局趕緊從獄中放出以前的陸軍部長顧去可夫，他是因教唆陰謀嫌疑被捕的。一般說來，司法機關並未會動手懲罰立憲民主黨教唆犯。在此情形之下愈來愈加困難把布爾雪維克派鎖禁在牢裏了。政府想出了一個辦法：不用撤消控告，准許布爾雪維克派保釋出獄。彼得格拉總工會負起了「替革命的無產階級領袖做保人的光榮。」九月四日，托洛茨基便以區區三千盧布保金放出了——這筆款根本上也是虛構的。鄧尼金將軍，在他的俄國紛亂史中以動情的筆調寫道：「九月一日，哥尼洛夫將軍被捕了；九月四日，白朗斯坦——托洛茨基被同一臨時政府釋放出獄。這二個日子，俄國人應當牢記的。」布爾雪維克派之保釋還繼續了幾日。從獄中釋出的人絕不浪費時間。羣衆等待他們，召喚他們。黨需要人才哩。

托洛茨基出獄那天，克倫斯基發布一個命令，承認那些委員會「大有功於政府，」但要他們以後停止活動。連新聞報也不得不說頒布這命令的人「頗不識時務」哩。彼得格拉各區蘇維埃聯合會議，通過一個議決案，「不解散那些革命的鬭爭組織。」下層來的壓力如此之大，使得妥協派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議決不服從克倫斯基底命令，而且號召各地分會「爲了局勢依舊嚴重之故，仍拿以前的毅力和堅忍出來工作。」克倫斯基吞聲忍受了；他沒有別的

辦法可想了

執政局這個全能的首腦，每走一步都得到：局勢已經改變了，反抗的精神已經長大了，必須改變一點政策，——至少口頭上改變。九月七日，凡爾登夫斯基在報上宣布說：哥尼洛夫叛亂以前準備下的復興軍隊綱領，暫時必須擱置起來，「因為在現時軍隊心理狀況之下，」這個綱領若實行起來祇有更加渙散了軍心。為表明一個新時代底開始，陸軍部長就到執行委員會來。他聲明：大家儘管放心，阿來克先也夫將軍就要走了，一切與哥尼洛夫叛亂有關的人也都要跟着他走了。他接着說，健全的原則必須注入軍隊之中，「但非借助於鞭子和機關槍，而要依靠宣傳權利，正義和嚴肅的紀律底思想。」這話聽來，好像是在初春時革命那幾日說的。但此時是九月，秋天已經來到了。幾天之後阿來克先也夫果真免了職，接他的任的是杜靈寧將軍。這位將軍底本領就在於沒有人知道他。

為此讓步之交換條件，海陸軍部長要求執行委員會立即幫助軍官們頭頂上懸着達摩之劍；最精的是波羅的海艦隊；你們必須叫海軍兵士安靜下來。長期辯論之後，仍舊同往常一樣，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艦隊那裏去。妥協派並且堅持這代表團須有布爾雪維克派參加，首先須有托洛次基參加。他們說，惟有這個條件，代表團纔能做出成績來。托洛次基聲明：「我們堅決拒絕崔勒脫里主張的那種與政府合作的形式。……政府實行一種徹底錯誤的政策，違反民衆利益，並不受民衆監督。但到了這個政策走進斷頭巷或圍出大禍時候，人家又叫革命的組織來做苦工，去補救那些不可避免的後果了。……這個代表團底任務之一，如你們提出的，就是在衛戍軍中搜索「不良分子」，即奸細和偵探。……你們忘記了麼，我自己就是受第一百零八條刑法控告的。……在反對民衆自由處決時候，我們有我們的辦法。……不是與檢察官和反間諜機關攜手的，而是用說服、組織和教育手段。——那是一個革命黨底方法。」

召集「民主會議」是在哥尼洛夫叛亂那天中決定的。會議底目的是在再來一次顯示民主勢力，引起左右兩

●譯者按：Dariusius 是古代一個國王底名字，國王謀他權坐一天王位，但用一根髮絲一握利劍在他頭上，表示他時刻都有被殺的危險。

方敵人尊敬，而且——這並非不重要的——約束那個太魯躁的克倫斯基。妥協派認真地圖謀使政府服從一種臨時的代議機關，直至立憲會議召集爲止。資產階級事先就採取敵視態度，認爲這個會議是民主派圖謀鞏固他們戰勝「尼洛夫後佔據的地位。密留可夫在他的歷史中寫道：『崔勒脫里這個把戲，本質上是完全屈服於列寧和托洛次基底計劃。』恰恰相反，崔勒脫里底把戲正是意圖廢除布爾雪維克派征取蘇維埃政權的關爭的。民主會議對抗蘇維埃大會。妥協派要爲自己創立一個新基礎，圖謀以人爲手段結合各種組織來窒息蘇維埃。民主派憑自己的意志分配票權，唯一的關心就是保證自己能得一個無疑的多數。上層團體所得代表名額，比下層團體多得多。自治機關，連那未曾民主化的紳董會在內，大大超過了蘇維埃。合作社人員扮演着操縱命運的角色。

此時以前，合作社人員在政治上毫無位置，第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是在莫斯科國政會議那幾天中，從此時起他們就以二十萬社員代表資格出來說話了，——或者簡單說，他們是以俄羅斯全國人民半數代表資格出來說話。合作社底根，經過農村底上層分子，而伸入農村之中；這些上層分子贊成一種「公正的」沒收地主土地，但附了一個條件，即他們自己的地產，時常很可觀的地產，不僅能得保護，而且能夠加增。合作社諸領袖是從自由的民粹派智識分子出身的，部分地也是從自由派馬克思主義智識分子出身的，他們構成一個自然的橋梁，聯絡立憲民主黨和妥協派。合作社人員對於布爾雪維克派採取仇恨態度，正如富農對於不服從的雇工一般。他們揭開了中立面具之後，妥協派急忙抓住他們，爲的加強自己力量，以反對布爾雪維克派。列寧拼命攻擊民主廚房那些廚子。十個頑固的兵士或落後工廠工人，比一百個這些冒充的……代表，要更值價一千倍。』托洛次基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中也說：這些合作社辦事人之不能表示農民底政治願望，正如醫生不能表示病人底政治願望，郵務員不能表示寄信人或收信人底政治願望一般。合作社人員可以做好的組織者，商人，賬房先生，但農民爲了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是信任蘇維埃的，同工人一樣。這並不能阻止合作社人員取得一百五十個坐席，而且同未改造的紳董會和種種其他傀儡團體一起，完全紊

亂了羣衆底代表制度。

彼得格拉蘇維埃，將列寧和齊諾維也夫名字列入於派赴民主會議的代表名單中。政府發布一個命令，在會場門口逮捕這二個代表，但在會場之內逮捕他們。這顯然是妥協派和克倫斯基兩方面約好的。但這件事情不過是蘇維埃方面一種政治示威而已，無論列寧或齊諾維也夫都無到會之意。列寧認為布爾雪維克派在這會議中簡直沒有事情可做的。

民主會議開會於九月十四日，恰在國政會議之後一個月，會場借用亞歷山大戲院。共取得代表證明書一千七百七十五份。開幕時出席的約一千二百人。布爾雪維克派自然佔少數，但無論選舉方法如何狡猾，布爾雪維克派代表終於形成很大的一羣，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於集合了會場三分之一代表在自己周圍。

一個強硬的政府出席於這樣一種「私的」會議，是合宜的麼？這個問題使得冬宮取決不下，也使得亞歷山大戲院激昂興奮。最後，政府首腦決定現身於民主派面前了。希里亞薩尼高夫描寫克倫斯基上台時情形說：「他得到拍掌歡迎，便走到主席團來，同坐在那裏的人握手。我們（布爾雪維克派）的坐位相互間距離不遠，輪到我們同他握手時，我們互相望了一下，決定不伸出我們的手。演戲的姿勢越過桌子來，——我不理那姿勢，給我的手，克倫斯基伸着手，沒有碰到我們的手，就沿桌走過去了。」這位政府首腦，到哥尼洛夫派面前，也得到同樣的待遇。除了布爾雪維克派和哥尼洛夫派之外，現在已無其他的真實力量了。

克倫斯基為整個局勢所迫，不得不解釋他在陰謀中起甚麼作用；這次他又太依賴他的時機，應變才能了。他不经意地說：「我知道他們要的甚麼。他們未去找哥尼洛夫以前，先來找過我，提議我來實行那個路綫。」左邊叫喊：「誰找誰提議？」給自己的話底回聲嚇壞了，克倫斯基於是退縮起來。但陰謀底政治内幕已經揭露出來了，連最天真的人也知道。了。烏克蘭妥協派博爾希回去後報告在基也夫的烏克蘭民族議會說：「克倫斯基並未會成功來證明他沒有

參加哥尼洛夫暴動。但這位政府首腦在演說中又給了自己一個打擊，同樣嚴重的回答着：「在危險時候大家都要走上前來，並解釋自己的行為。」這幾句人人討厭的話之時，有個人喊道：「那麼死刑呢？」克倫斯基於是失去了均衡，大叫起來，完全出於每個人意料之外，也許出於他自己意料之外：「等一等罷。如果我總司令會簽了字，槍斃了一個人，那你們儘管咒罵我好了。」一個兵士走到主席台邊來，直對他喊道：「你是國家禍患！」這還了得，他，克倫斯基，原想忘記了他佔據的高位，而以一個人底資格回到會代表討論問題的。「但此地大家都不瞭解這個人。」所以他要拿權威的話來說了：「無論何人，凡敢……」可惜這話，人家在莫斯科已經聽過了，而且哥尼洛夫還是敢……

托洛茨基演說時問道：「死刑如果是必要的，他，克倫斯基，如何敢說他將不使用死刑呢？如果他認為可以允許民主派不去使用死刑，那麼……恢復死刑這件事就成了輕率的行為，而且走入了犯罪底界線。」整個會場都同意這話——有些人不響，有些人咆哮着表示同意。以此自白，克倫斯基嚴重敗壞自己的威望以及臨時政府底威望了。——他的同僚和崇拜者司法部次長德米揚諾夫說。

沒有一個部長能夠報告政府除了解決自己如何生存問題外還做了些甚麼事情。經濟設施底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和平政策麼？「我不知道，臨時政府在這方面是否做了點事情。我沒有看見。」——前任司法部長札魯廷說，他比別人更坦白一點。札魯廷很狼狽地訴苦說：「全部權力都落到一個人手裏了。」部長底來去惟他所欲。崔勒脫里不謹慎地提起了這個話題：「民主派應當自責的，倘若上頭，他們的代表人昏頭昏腦了。」但正是崔勒脫里最完全代表了民主派所有那些特性，使得政府之中發生了拿破侖主義傾向。托洛茨基反駁說：「克倫斯基為甚麼能佔據他現在佔據的位置呢？由於民主派底懦弱和猶豫，克倫斯基獲得這個位置……我未曾聽到一個演說家，在這裏出來替執政當局或其首腦辯護……」會場爆發一陣抗議聲之後，托洛茨基接着說：「我很抱歉說出會場這種熱烈表示，其所代表的觀點並未曾在這演說台上明白發揮出來。沒有一個人會上這裏來，告訴我們：「你們為甚麼議論合作政府底過去

呢？你們又爲甚麼操心牠底未來呢？我們現在有克倫斯基，那就够了……」但是布爾雪維克派的提出問題，自然而然地把崔勒脫里和札魯疑聯合起來，又把二者和克倫斯基聯合起來。關於這點，密留可夫說得很對：札魯疑可以埋怨克倫斯基專橫，崔勒脫里可以暗示政府領袖昏頭昏腦——「那不過是幾句話而已。」——可是當托洛次基說會場中沒有人出來公然替克倫斯基辯護時候，「會場立刻覺得這話是一個共同的敵人說的了。」

那些代表政權的人，說起了政權，好像說着一件負擔和一個災禍一般。爲政權而鬭爭麼？貝爾洪諾夫部長教訓代表們說：「政權現在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這話是真的麼？哥尼洛夫並未會避之惟恐不及的。但這個十分新鮮的教訓已經半被遺忘了。崔勒脫里猛烈攻擊布爾雪維克派，因爲他們自己不拿取政權，而推動蘇維埃去拿政權。其他的人也接受了崔勒脫里底思想。是的，布爾雪維克派應當拿取政權的——主席團坐在長桌旁邊喃喃自語。阿夫克生底也夫轉過臉來向他身旁坐着的希里亞亞尼高夫說道：「把政權拿去罷，羣衆要跟你們走的。」希里亞亞尼高夫以同樣口氣回答他的鄰座，提議先把政權交到主席台上來。台上演說和幕後談話，這個半玩笑的邀請布爾雪維克派拿取政權，一半是嘲諷，一半也是試探。那些人現在抓住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好多外省底蘇維埃了，他們下一步打算做甚麼呢？他們果敢奪取政權麼？這是難以相信的。崔勒脫里底挑釁式演說以前二天，言語報曾宣言，若要排除布爾雪維克派，幾至好多年之久，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國家命運交付於布爾雪維克派領袖。但那些可憐的時下英雄，自己也不願奪取全部政權的……實際上無論從甚麼觀點看，他們的地位都不值得重視。這個驕傲的結論至少可以說是太倉卒做成的了。

布爾雪維克派底一件大本領，——直至現在，我覺得，人家尚未恰切估計到，——就是在於他們非常深知他們的敵人，完全看透了他們。這是唯物的方法，列寧式的清楚和簡單，以及決心奮鬥到底的人底覺悟，——幫助了他們。他方面，自由派和妥協派，則憑着自己需要和臨時要求來想佈布爾雪維克派。他們不能不如此。這些完全沒有前途的黨派，

永遠不能修正視現實，正如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不敢正視他的病一般。

然而妥協派雖不信布爾雪維克派能暴動，卻仍害怕布爾雪維克派底暴動。這個害怕心理，克倫斯基表現得最明顯。他在演說中忽然叫喊道：「你們不要想錯了。你們不要以為布爾雪維克派打擊夜時候，民主派勢力不會來贊助我。你們不要以為我是懸掛在空中。記得罷，倘若你們進行甚麼事情，鐵路就要停駛的，郵電也傳遞不通……」會場上一部分人拍掌，一部分人保持一種不很極意的沈默。布爾雪維克派則譁然大笑。須得聲明牠不是懸掛在空中——這樣的獨裁未免太可憐了。

布爾雪維克派在他們的宣言中，回答了那種開玩笑的邀請，那種怯懦底控告，那種笨拙的威嚇，說道：「我們的黨為政權而鬭爭，為的是實現我們的政綱，我們始終不願違反全國勞動羣衆大多數人有組織的意志去奪取政權。」這話意思是說：我們要以蘇維埃多數黨資格去取得政權。「所謂勞動階級有組織的意志」者即指未來的蘇維埃大會而言。宣言又說：「此次會議底決定和提議之中……惟有能得全俄國蘇維埃大會核准的，纔有實行的希望……」

托洛次基朗讀布爾雪維克宣言時候，提到必須立刻武裝工人，就惹起了大多數席上頑強的叫喊：「爲甚麼？」「做甚麼用？」叫喊之中仍含有那種驚惶和挑釁意味。做甚麼用呢？托洛次基回答說：「爲的造成一個真正的堡壘以抵抗反革命。」但不僅爲此：「我以我們的黨名義，以擁護我們的黨的無產階級羣衆名義，告訴你們：武裝的工人……將以俄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英勇，保衛革命之國以抵抗帝國主義軍隊……」這個諾言清楚地劃分會場爲兩派，——崔勒脫里則稱之爲一句空話。後來，紅軍底歷史駁斥了他。

妥協派領袖拒絕與立憲民主黨人合作，那個熱烈時期現在早已過去了，沒有立憲民主黨人合作政府證明是不可能的。實在我們自己不要奪取政權。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就可以取得政權了，但……我們使用所有我們的影響去幫助資產階級分子從迷惘之中醒悟過來……而走上政權。這是史高倍列夫底理論。可是哥尼洛夫派從迷惘中醒

悟過來時候，這些老爺又爲甚麼阻止他們取得政權呢？崔勃脫里解釋說：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政府還是不可能的；那將惹起國內戰爭，必須打敗哥尼洛夫，爲的使他不曾以他的冒險來阻止資產階級一步步走上政權。「現在革命的民主派已經勝利了時候，正是進行合作的特別有利的機會了。」

合作社底政治哲學，由其領袖柯寧提出來：「無論我們願不願意，資產階級總是政權所歸的階級。」老革命家民粹派彌諾爾要會場一致決定擁護合作。否則「我們欺騙自己是沒有用的。否則我們將屠殺——」屠殺誰呢？——左派方面喊道：「我們將互相屠殺。」彌諾爾於不詳的寂靜之中做了結論。但事實上，所以有合作政府必要的，照立憲民主黨人之意，乃是爲的打聲布爾雪維克派底「無政府流氓」。「合作觀念底真諦正在這裏，如密留可夫十分坦白解釋的。彌諾爾希望合作可以避免妥協派和布爾雪維克派之間互相屠殺；密留可夫則相反，他堅定希望着，合作可以團結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底勢力來屠殺布爾雪維克派。

正當討論合作問題時候，黎亞贊讀八月二十九日言語報上一篇社論——付印時候，密留可夫臨時把這篇社論撤消了，那日報紙留下一方空白。這社論說：「是的，我們不害怕說出哥尼洛夫將軍追求的那些目的，乃是我們認爲救國所必需的。」這個宣讀轟動了會場。左方有人叫喊道：「哦，他們如此救國！」但立憲民主黨找到了辯護人。畢竟這篇社論並沒有印出來，而且並非所有的立憲民主黨人都擁護哥尼洛夫，我們必需曉得分別：那是罪人，那是聖者。托洛茨基回答道：「人家說，我們不該控告整個立憲民主黨都參加哥尼洛夫叛亂。這裏，志那門斯對我們，布爾雪維克派說，而且不是第一次說：「你們提出抗議，當我們叫你們全黨爲七月三日至五日運動負責時候；你們現在不要重覆同樣的錯誤了；不要叫所有的立憲民主黨人都爲哥尼洛夫叛亂負責。」但我的意見，以爲這個比較有一點不確切。他們控告布爾雪維克派號召七月三日至五日運動之時，並不是邀請布爾雪維克派參加政府問題，而是邀請他們走進克利斯帝監獄問題。札魯廷（司法部長）我希望，也不會否認這個差異的。現在我們還是說：倘若你們爲了哥

尼洛夫運動要把立憲民主黨人拉進監獄去，那你們不該通通拉進去，而要從各方面一個一個地加以檢查（笑聲：有人叫「好呀！」）但如果是邀請立憲民主黨參加政府的問題，那麼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就不是這個或那個立憲民主黨人在幕後與哥尼洛夫勾結了，就不是薩文可夫和哥尼洛夫進行談判時麥克拉克夫正在電話機旁了，就不是勞及薩夫到頓河去同加甫定作政治談判了，——那些都不是事情底本質；事情底本質乃是整個資產階級報紙，或者公團歡迎哥尼洛夫，或者小心地不作聲等待他的勝利。……所以我告訴你們：沒有人同你們合股開店的！

第二日，赫爾辛福和斯維亞包格一個代表，水兵希戶金，更簡單而深入地說到同一論題：「一個合作政府，決得不到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和芬蘭衛戍軍兵士底信任或擁護的……水兵們已經掛起了他們的戰旗，來表示反對合作政府」以理論來反對沒有效力了。水兵希戶金便拿出海軍大砲來反對。他得到其他的水兵完全擁護，他們正在守衛會場門口。布哈林後來記載：「克倫斯基調來保護民主會議以防備我們的那些水兵，如何走到托洛茨基身邊來，搖晃着刺刀，問他：『我們快要使用這些傢伙了麼？』」這不過是將陽光說水兵來克列斯帶監獄探望時的問題重覆一遍而已。但現在時機是更加臨近了。

如果我們除開細微的差異不說，我們就容易看出民主會議分為三個派別：一個人數頗多的但很不固定的中派，——他們不敢奪取政權，他們贊成合作政府，但不要立憲民主黨；一個柔弱的右派，——他們無條件地擁護克倫斯基擁護與資產階級無限制合作；一個左派，——比右派強二倍，贊成蘇維埃政權或社會主義政府。蘇維埃派赴民主會議代表團某次會議上，托洛茨基主張政權歸蘇維埃，馬爾托夫則主張清一色的社會主義內閣。前者得到八十六票，後者得到九十七票。當時形式上約有一半的工人和兵士蘇維埃受布爾雪維克派指揮；其他一半則搖擺於布爾雪維克派和妥協派中間。但布爾雪維克派是以國內工業中心和文化中心諾有力的蘇維埃名義說話。他們在蘇維埃之中比在民主會議之中強得多了，在無產階級和軍隊之中又比在蘇維埃之中強得多了。何況那些落後的蘇維埃也很快地跟

着前進的蘇維埃走。

在民主會議中，以七百六十六票對六百八十八票及三十八票棄權通過了贊成合作政府。兩個陣營差不多相等的一個修正案排除與立憲民主黨合作的，得到了多數通過：五百九十五票對四百九十三票及七十二票棄權。但排除了立憲民主黨，合作政府就完全沒有作用的了。爲此之故，整個議決案是被六百十三票之多數否決了的。——這是左右兩極端之聯合，合作政府之最堅決的擁護者和最徹底的反對者之聯合，以反對中派；中派祇剩下一百八十三票，外加八十票棄權。這是各次表決中最一致的票數，——但這個一致是毫無意義的，恰好同牠所反對的那個不要立憲民主黨的合作政府觀念一般。如密留可夫正階觀察的，「關於基本問題此次會議便是這樣沒有一個意見，沒有一個公式。」

領袖們還能做甚麼事情呢？祇好強姦「民主羣衆」底意志，——這個意志正是排斥領袖們底意志。包含各黨各派代表的一個主席團召集了，爲的重新決定那已經在全體會議上決定了的問題。結果，五十票贊成合作，六十票反對。現在事情似乎明白了罷？政府是否應當對那當作常設機關的民主會議負責，——這個問題，得到肯定的決議，即由那個擴大的主席團一致通過。五十六票對四十八票及十票棄權，贊成資產階級代表補充這個常設機關。克倫斯基於是出來宣佈他拒絕參加一個清一色的社會主義政府。那麼唯一可做的事情祇有把那個不幸的民主會議送回老家去，而代之以其他機關了，在此機關之中贊成無條件合作的人將佔多數。要實現這個願望，祇消獲得初步的算術法則就夠了。若勒脫里以主席團名義，向會場提出一個議決案，規定這個代議機關之召集，是爲的「幫助創立一個政府」，而政府應當「認可這個機關」。如此，約束克倫斯基，這個夢想就放進舊檔案裏面去了。資產階級代表補充至必需的比例以後，未來的「共和參議會」或「預備國會」就將以批准一個同立憲民主黨合作的政府爲其任務了。崔勒脫里底議決案，同會場所要求的和主席團所決定的，恰恰相反；但是一般的衰朽，腐敗和頹喪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會場竟通過了那個稍微化裝的屈服議決案：八百二十九票對二百零六票及六十九票棄權。布爾雪維克派報紙寫道：「你們暫時

特選一位妥協派先生和立憲民主黨先生。玩你們的把戲罷，做你們的新試驗罷，這將是你們的最後一個試驗——我們敢打賭。」

皮丹閣羅奇說：「民主會議，其異乎尋常的思想癖好，連發起人也吃驚的。」在妥協派當中，「完全的紛亂」；「右方在資產階級當中，」怨聲嗶然，人家低聲傳達輕微的消息，政府威權底最後殘餘漸漸腐蝕了；……惟有左方有一種情緒底增長和方黨底鞏固。」這是一個敵人說的，他十月間又要對布爾雪維克派開槍哩。這次彼得格拉檢閱民主勢力，對於妥協派，正如那次莫斯科檢閱全國一致力量時對於克倫斯基一般，——都是公開表白破產，都是證明政治的無能。國政會議推助了哥尼洛夫暴動，民主會議則終於替布爾雪維克派暴動清除道路了。

議會以前，這會議指定了若干人組織一個常設機關，每個團體出百分之十五代表，——共約三百五十個代表。除此以外，有財產的階級團體再得一百二十個坐席。政府以自己之名添加了二十個坐席給哥薩克。所有這些合成了一個「共和參議會」或「預備國會」，代表全國人民直至立憲會議召集為止。

對於共和參議會應當採取甚麼態度？對於布爾雪維克派，立刻成了一個迫切的策略問題。他們應否加入呢？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方面抵制議會機關的政策，乃出於他們不願以他們的柔弱受羣衆試驗，如此就可以保持他們的宿極的高傲之權利，對友對敵都無影響。一個革命的黨，祇有已經提出推翻現存政制的直接任務之後，纔能拋棄議會關係。在兩次革命之間那幾年頭，列寧非常深刻地研究了這個革命的議會關係問題。

即使是一個選舉權最受限制的議會，也可以表示階級底真實關係，而且在歷史上不止一次表示過。譬如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失敗後的俄國國會，抵制這樣的議會，就是抵制真實的勢力關係，而不去改變這個勢力關係，使之有利於革命。但是霍勒脫里和克倫斯基底「預備國會」絲毫不符合於勢力底關係。那是上層分子底懦弱和詭計所創成的，——他們的迷信機關，他們的崇拜形式，他們的希望以此拜物教來制服一個強大得多的敵人並使之也來信奉奉

此拜物教，纔造成了這個「預備國會」。

要強迫革命灣腰駝背，就預備國會底羈絆，必須先粉碎革命，或至少嚴重打敗了牠。然而，事實上，僅僅三個星期之前，資產階級前鋒纔遭遇了一個失敗。革命勢力膨脹起來。牠的目的不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一個工人和農共和國。革命既然不斷地在蘇維埃中擴大其權力，就沒有理由要屈就預備國會底羈絆。

九月二十日，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召集民主會議，布爾塞維克派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彼得格拉委員會委員，開一個會議。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員會演說，提出了抵制預備國會口號。這個提議遇着一部分人堅決反對（卡明尼夫，賴可夫，黎亞贊諾夫），但得另一部分人贊成（史維特洛夫，越飛，史大林）。對於這個問題，中央委員會分爲勢力相等的兩派，不得不提交此次會議裁決，這本是與黨底組織和傳統相衝突的。托洛茨基和賴可夫，各代表一個意見，上台發言。好像這個激烈的辯論是純粹策略的性質，會場大多數人也的確是這樣想。事實上，這次爭論是復活了四月間的紛爭，並爆發了十月間的紛爭。問題是在於：黨究竟應當使牠的任務順應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呢，還是應當提出奪取政權目標。以七十七票對五十票之多數，黨會議拒絕了抵制口號。九月二十二日，黎亞贊諾夫有機會以黨底名義向民主會議宣布布爾塞維克派將派代表參加預備國會，爲的「在這妥協派新權學之中暴露一切再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圖謀」。這話聽來很激烈的，但實在是以一個政府反對派暴露政策，來代替一個革命的行動政策。

列寧底四月提綱形式上被全黨接受了；但每逢有大問題提出來，三月精神又露出頭角。這個精神在黨底上層分子之中還是很深厚的，全國許多部分這些分子直至此時纔離開了門塞維克派。列寧事後能參加這次爭論。九月二十三日他寫道：「我們必須抵制預備國會。我們必須退回農兵士代表蘇維埃來，退回工會來，退回一般羣衆之中來。我們必須號召他們起來鬪爭。我們必須給他們一個正確而明確的口號：趕走克倫斯基那一夥拿破侖主義強盜以及他們的偽造民意的預備國會……門塞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到了哥尼洛夫事變之後還拒絕我們提議的妥協哩……」

：無情的鬭爭反對他們堅決驅逐他們一切革命的組織……托洛茨基主張抵制好極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政策，在參加民主會議的布爾雪維克代表團中失敗了。抵制萬歲！

這個問題愈發到黨底下層去討論，勢力關係之改變就愈加有利於抵制政策。黨底差不多一切地方組織，都分爲多數和少數兩派。譬如基也夫委員會，主張抵制的人，以耶夫珍妮妮、賓希爲首，成爲微弱的少數。但祇有幾天之後，全城會議中，一個議決案主張抵制預備國會的，就由大多數通過了。議決案宣布說：「不應當浪費時間來空談及傳播幻想。」如此，黨就趕緊起來糾正牠的領袖底錯誤了。

正當這個時候，克倫斯基拋棄了一切有氣無力的民主要求，而以全力向立憲民主黨表示他有一隻強硬的手。九月十八日，他出人意外地頒布一個命令，解散艦隊中央委員會。水兵們回答道：「解散一波中」這個不合法的命令，是不能實行的，要求立即撤消。」執行委員會來干涉，並供給克倫斯基以形式的託辭，於三天之後撤消他的命令。在塔什干，社會革命黨佔多數的蘇維埃，奪取了政權並罷免了舊官吏。克倫斯基打了一個電報給那奉命去壓平塔什干的將軍說：「無論如何不同叛逆談判……必須採取最堅決的手段。」軍隊佔領了城市，逮捕了蘇維埃政權代表，立即爆發一個總罷工，有四十個工會參加。一個星期長久沒有報紙出版，衛戍軍也發靜起來了。如此，爲了追求法律和秩序底幻影，政府反惹起了官僚行政的無政府狀況。

民主會議決議反對立憲民主黨合作那一天，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邀請康諾瓦洛夫和起希金二人接受克倫斯基獻給的政府位置。據說，幕後是布哈南調動的。然而，這話不要聽得太呆板。即使不是布哈南自己在調動，也是他的影子在調動，必須產生一個爲協約國可以接受的政府。莫斯科的工業家和經紀人擡起頭來了，他們擡高了身價，露出了哀的美敦書。民主會議儘在通過議決案，以爲他們的表決有真實的意義。其實問題是在冬宮決定的，在殘餘政府和各黨派代表聯席會議上決定的。立憲民主黨派了他們的最顯著的哥尼洛夫派到冬宮去。大家互相勸說有聯

合一致之必要。崔勒脫里，這個無窮盡的帝議陳說者，發現不能團結的主要障礙：「直至如今這是互相猜忌……這個猜忌應當除去的。」外交部長德列欽可做了統計，報告道：革命政府存在一百九十七日之中，有五十六日是消歸於危機的。其他諸日做些甚麼事呢，他沒有說。

甚至在民主會議直接違反本意而忍受崔勒脫里底議決案以前，英美諸報底通信員就打了電報回去，說與立憲民主黨合作的政府已確定了，他們而且很有把握地說出新部長底名姓。他方面，「莫斯科名流協會」以我們的老朋友勞強可為會長，也打電報給他的會員托勒謝可夫，因為他奉邀入閣。八月九日，這些名流也曾打電報給哥尼洛夫，說：「在這嚴厲試驗的危險時刻，所有能思想的俄國人都以希望和信心望着你。」

克倫斯基很慷慨地容許預備國會存在，但附了條件，即「必須承認政權底組織和政府大員底任命，僅僅是臨時政府自己底事情。」這個迫人屈辱的條件是立憲民主黨授意的。資產階級自然不會不明白，立憲會議成分將比預備國會成分更加不利於牠。引密留可夫底話說：「立憲會議之選舉，祇能產生最偶然的，也許有害的結果。」雖然如此，立憲民主黨——牠不久之前還圖謀使政府受帝國國會監督——仍堅決拒絕給預備國會以立法權利，那麼這祇體表示牠還沒有拋棄了消滅立憲會議的希望。

「非哥尼洛夫即列寧」——密留可夫定下了這個雙岔路。他方面，列寧也寫道：「非蘇維埃政府，即哥尼洛夫政權，沒有中間的道路。」在這一點上，密留可夫和列寧對於局勢估量是一致的，——而這並不是偶然的，與妥協派空話英雄相反，這二個人是認真代表社會基本階級。照密留可夫底意見，莫斯科國政會議已經顯示了「全國分為二個陣營，其間不能有根本的調和或融治。」但見二個社會陣營之間不能調和的，則其出路就要以國內戰爭來決定了。然而無論立憲民主黨或哥爾雪維克派，都不肯撤消立憲會議口號。立憲民主黨需要立憲會議以為一種最高法院，向之控告立即的社會改良，控告蘇維埃，控告革命。民主派從射出來的那個立憲會議影子，卻被資產階級利用去對

抗活的民主政治。資產階級惟有粉碎布爾雪維克派之後纔能夠拋棄立憲會議他們還做不到這個事情。在這個階級立憲民主黨人祇限於努力保證政府不受那些與羣衆有關的團體之束縛，爲的以後能更有把握地和更完全地使政府順從於他們自己。

但布爾雪維克派雖認爲形式的民主政治沒有出路，也還不肯拋棄了立憲會議觀念。何況，如此一來，他們就非拋棄了革命的現實主義不可。事變往後發展是否會造成無產階級完全勝利底條件呢？那是不能絕對確定地先見着的。但在蘇維埃專政以外及此專政未成立之前，立憲會議應該成爲革命底最高勝利品。恰如他們擁護妥協派蘇維埃和民主派市政局以反對哥尼洛夫夫一般，布爾雪維克派也決心要擁護立憲會議以抵制資產階級底進攻。

三十天的危機，終於以成立一個新政府結束了。除了克倫斯基以外，重要的人物是那個很有錢的莫斯科工業家康諾瓦洛夫；革命初時他曾資助過高爾基底報紙，後來做了第一個合作政府閣員，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之後辭職表示抗議，到了哥尼洛夫夫事變成熱時候加入立憲民主黨，現在則以內閣協理兼工商部長資格重入政府了。與康諾瓦洛夫一起同佔部長位置的，有托勒謝可夫，莫斯科交易所委員會主席，和斯密諾夫，莫斯科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席。基也夫糖廠廠長，莫列欽可仍舊做外交部長。其他的部長——其中含有社會主義者——則無何種特點可言，但都完全決定同唱一個調子。協約國尤其可以滿意這個政府的，因爲那個老外交官那包高夫仍在倫敦做大使，立憲民主黨人馬克拉克可夫，他是哥尼洛夫夫和薩文可夫一個盟友，他到巴黎做大使去，到瑞士去的，是那位「進步的」耶弗列莫夫。爲民主和平所作的鬭爭，便如此操於可靠的人手裏了。新政府底宣言，乃是惡意模擬莫斯科民主宣言的。然而合作政府底意義，並非在於牠的變形政綱，而是在於牠倒謀實現七月事業，以粉碎布爾雪維克派來斬殺革命底頭。但這裏，工人之路，真理報底一個化身，很唐突地提醒了那些合作人物：「你們忘記了，布爾雪維克派現在乃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這話恰碰着痛處。如密留可夫所承認的：「命定的問題自己提出來了：現在向布爾雪維克派宣戰不嫌太晚了麼？」

對峙的確太晚了。含有六個資產階級部長和十個半社會主義部長的新政府組成那一天，彼得格拉蘇維埃也選出了一個新的執行委員會，含有十三個布爾雪維克派，六個社會革命黨人和三個門雪維克派。蘇維埃以牠的新主席托洛次基提出的一個新議決案來迎接那個合作政府。「新政府將以內戰政府之資格，寫入革命底歷史裏面……政府成立消息，傳到整個的民主勢力來時候，祇能得到一聲回答：辭職罷！依靠在真實的民主勢力這一致的呼聲之上，全俄蘇維埃大會將創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政府。」敵人總要認爲這個議決案表示的不過是普通不信任政府之意。其實，這是革命底綱領，祇消再過一個月，這個綱領就實現出來了。

工業曲線繼續急劇地低落下去。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不久就要創立的預備國會，都拿經濟衰落底事實和徵兆做論據，來反對無政府，反對布爾雪維克，反對革命。但是他們自己連一個工業計劃底影子都沒有。政府設立的一個調整工資機關，未曾認真走了一步。資本案關閉工廠，爲了沒有煤，火車漸漸開不動；城市電力站趨於停息；報紙害怕大異禍而悲傷；物價高漲；工人一層層地罷工，不理黨派，蘇維埃和工會底勸告。惟有那幾層勞動階級未加入罷工，他們已自覺地向革命邁進。總之，最和平的都會，也許是彼得格拉罷。

政府，不關心羣衆，輕率漠視羣衆需要，無恥地以空話回答抗議和失望呼聲——以此激起了人人反對牠。好像政府是有意惹起衝突的。鐵路工人和職員，差不多自從二月革命以來就在要求增加工資。一個委員會又一個委員會，辦理此事，但從沒有一個回答；這就刺激了鐵路工人底神經。妥協派撫慰他們，鐵路工人執行委員會約束他們。但九月二十四日終於爆發罷工了。此時政府纔覺悟局勢嚴重。人家給予鐵路工人以相當讓步，九月二十七日，那已經遍於一大部分鐵路的罷工遂復了工。

八九二月是糧食狀況急速惡化之月。哥尼洛夫事變時，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二城麵包口糧已經減至半磅一日了。在莫斯科縣區，每星期不能超出二磅。伏爾加，南俄，前線，以及緊靠前線的後方——乃至全國一切部分都發生了很厲

害的糧食恐慌，鄰近莫斯科的紡織工業區，許多工廠工人確確實實在開始餓肚皮。斯密諾夫工廠老闆，這幾日纔加入新合作政府做審計部長，廠裏的男女工人則在近旁小鎮與勒霍夫——朱也夫舉行示威，旗子上寫道：「我們沒有飯吃」。「我們的孩子沒有飯吃」。「凡不贊成我們的就是反對我們」與勒霍夫地方工人和當地軍人醫院兵士拿他們的微少口糧分給示威者吃。這是反對政府合作之時興起的另一種合作。

報紙每天報告新的衝突和叛亂。工人、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提出抗議。兵士底老婆，要求增加津貼，住所和冬天燒的柴火。黑色百人團底鼓動圖謀在羣衆餓餓之中找到燃料。莫斯科立憲民主黨報紙俄羅斯新聞，舊時是結合自由主義和人民主義（民粹主義）的，如今則以仇恨和厭惡對待真正的「人民」了。自由派教授們寫道：「騷亂底大浪已經逼於全俄國了。那種虐殺底自發性和無意義……比其他任何事情使人更難於對付……」使用壓迫手段，借助武裝力量麼？可是恰恰是以當地衛戍軍兵士爲代表的武裝力量，在那種虐殺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羣衆走到街上來，開始覺得自己是時局底主人。

薩拉托夫地方檢察官，報告司法部長馬良托維道：「主要的禍害，我們無法對付的，就是兵士。自由審判，任意捕人和搜查，徵發一切種類物品……這一切，大多數情形，不是完全兵士幹的，使是有兵士直接參加。」第一次革命時代馬良托維還自命是個布爾雪維克哩。在薩拉托夫城裏，在小縣治，在鄉村，司法機關各方面都完全沒有得到幫助。」地方檢察官辦事處也沒有時間來登記全體人民所犯之罪哩。

布爾雪維克派也深知道到政權之後將遇種種困難。彼得格拉維維埃新主席說：「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說無憑出來，我們知道並不會一分鐘就治愈一切病痛的。我們需要依照工會執行委員會模型創立一個政權，將給罷工者以牠所能的一切，將不隱瞞甚麼事情，若是做不到時候就將公開承認事實……」

政府最初開會，有一次討論各地「無政府」問題，尤其在鄉村。又加一次宣布必須「不惜採取最堅決的手段。」

連帶地，政府發現了對付騷亂的鬪爭所以失敗，是因爲政府特派員在農民羣衆之中「不符人望」。爲補救這點，政府決定立刻在受騷亂影響的一切省份，組織「臨時政府特別委員會」。希望從此，農民就要以歡呼的喊聲來迎接討伐軍隊了。

不可搖撼的歷史力量正在將統治者拉下來。沒有人認真相信新政府能成功。克倫斯基底孤立是無可挽回的了。有財產的階級不能忘記克倫斯基底背叛哥尼洛夫。哥薩克軍官加克流金寫道：「那些決心要打布爾維克派的人，是不願意爲了臨時政府政權名義去打的。也不願意爲保衛此政權去打的。」克倫斯基自己雖然掛在政權上，卻害怕去使用這個政權。反對派力量底一天比一天長大，麻痺了他的意志，直至最後一根纖維。他逃避任何決定，局勢迫得他非行動不可時候，他連冬宮也怕去了。新政府成立之後，克倫斯基差不多立刻把總理職權交給康諾瓦洛夫，而自己到那最少需要他的總司令部去。直到預備國會開幕時他纔回到彼得格勒來。部長們雖然挽留他，十四日他還是回到前線去。克倫斯基躲避命運，但命運死跟在他背後。

康諾瓦洛夫是克倫斯基底最接近的同僚，又是內閣協理。據那包高疾說，他急得沒有辦法，爲了克倫斯基底反覆無常和說話不可靠。但是其他閣員底情緒也同他們的總理差不多。部長們徬徨四顧，在驚慌之中靜聽着，等待着，寫着不相干的筆記，忙着不要緊的事情。司法部長馬良托維，據那包高夫說，是非常之着急，關於那些元老員不容許那個穿着普通黑衣服的新同僚索可洛夫加入他們團體的事情。馬良托維驚慌地問道：「你想怎麼辦好呢？」依照克倫斯基定下的而且嚴格遵守的禮節，部長們互相說話不可以如普通人那樣指名喚姓，應當稱呼官銜——「某某部長」。一個有力的政權之代表應當如此的。閣員們底回憶錄好像諷刺文章。克倫斯基自己後來評論他的陸軍部長說：「那是我任命過的最使我後悔的人。凡爾登夫斯底活動之中雜有難以言語形容的笑話。」但不幸的，乃是臨時政府整個活動之中都雜有一種非出於自願的笑話。這些人並不知道應當做些甚麼事情，或應當到那裏講教去。他們並

非常權，而是扮演著當權的人，好像小孩子扮演兵士一般，雖然更能使人發笑些。

密留可夫以目見證人資格，寫了這個時期政府首腦底狀況，寫得很確切：「克倫斯基已經失去了立足地，他愈往前走就愈加露出那種精神病症底一切徵象，醫學上可以稱此症為『心理的神經衰弱』。同他接近的一部分朋友，早已知道，從早晨極端疲弱的時期，克倫斯基下半年可以變為非常興奮的狀態，由於他服食的藥物底影響。」密留可夫解釋立憲民主黨部長希金底特別影響，說是因他善於處理這個精神病人，——起希金職業上本是一個精神病醫生。這些話是否可靠，是要那位自由派歷史家負責的，他自然有種種可能知道實情，但他絕非拿真理做他的最高準繩的。

與克倫斯基最接近的史丹開維奇的話，也證實了密留可夫底解釋，即使不是精神病的解釋，至少也是心理學的解釋。史丹開維奇寫道：「克倫斯基給了我以一種全局空洞之印象，一種前所未見的奇異的安靜之印象。他的身旁依舊有那些『小副官』，但再沒有接踵而來的羣衆包圍他了，再沒有代表團或攝影照燈了……表現出一種奇怪的閒暇時期，而我得有珍貴的機會，同他談話幾個鐘頭長久。在此談話之中，他表現一種奇怪的閒暇。」

政府每次改組，都說是為了一個強硬的政權；而每個新組成的內閣又都大言炎炎，但不過幾天之後就陷於神經衰弱狀態了。那時祇等待一個外來的推動，就要倒塌的。這個推動，每次都是由羣衆運動發出來。你們如果揭開那欺人的外幕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每次政府改組都是走着與羣衆運動正相反對的道路。從這個政府到那個政府，都伴隨着一個危機；而下次危機又比上次危機更加拖延長久，更加奄奄一息的。每個新危機都消耗了一部分政府權力，削弱了革命，顛覆了統治集團。起初二個月執行委員會能够做種種事情，——甚至能够召喚資產階級到一個有名無實的政權上來。其次二個月臨時政府連同執行委員會，也還能够做許多事情，——甚至能够在前線發動一個進攻。第三次政府，連同那個削弱的執行委員會，也能够開始破壞布爾等維克黨，雖然無力破壞成功。第四次政府，最長久的危機以後產生出來的，則甚麼事都不能做了。牠剛剛產生出來，就開始死亡；牠睜大眼睛坐等着替他收屍的人。

